武俠世界



第37年

52

$20.00

編者話 本期續刊蕭玉寒先生撰著的三國天機風雲之四「天宇飛龍」。常山趙子龍乃千獨峯「獨臂神尼」傳人，十八歲投入司馬瓚軍中，司馬瓚兵敗身亡，趙子龍重返師門年餘，其師便派他到福建武夷山九松嶺送密函，且定要在八月十四送到……趙子龍先遇「天機隱俠」龐德公，後又遇到諸葛亮，送信給「無極天機僧」時幸得龐德公師弟指點……欲知趙子龍在天下三分的勢格中充當甚麼角色，諸葛亮如何替他化解「桃花煞劫」等精彩內容，請細閱本文。

* * *

申公豹先生撰著的中篇故事「八方狙殺」在今期續刊完，欲知「狠山千總」與于心仁如何鬥「黑千歲」步超，請莫錯過精彩的大結局。

江辛南先生所著的短篇「神鼠戲魔龍」下闕亦在本期續刊完，欲知魔龍下場如何？請閱。

* * *

下期將刊登「邪惡行動」、「苗疆風雲」、「龍蛇干戈」，篇篇珠璣，請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 斌
主 編：鄭 光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7年
第52期
（總號191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三國天機故事之四／蕭玉寒・文 可飛・圖

飛龍天宇

常山子龍 桃花煞劫

天機幻變，乾坤運轉。

諸葛亮與雕雪一道，於三原龍首山上，仿效其師龐德公，替一位李姓人堪點了一座「黑虎龍脈」，為四百年後的「天機大勢」造就了一位驚世奇材。當時諸葛亮畢竟尚未意料得着，他此時的佈局，竟應驗於四百年後，因此心中欣然，也不停留，續向蜀川地域仔細堪察而去。

因為諸葛亮已從天象地力中判斷，「三分天機大勢」中的「蜀川之王」，必應驗於這塊「金城千里、天府之國」的大地上，因此他此時便正為此而預作驚天佈局。

諸葛亮、雕雪二人，這一雙「天機門」的傳人，猶如一對金童玉女，掠下龍首山，很快便又不徐不疾的奔馳於山下的一條大路上了。

此時是中午時分，陽光烈日，路人甚少，似乎均畏烈日的燒烤紛紛躲進茶亭樹蔭中納涼去了。

兩人功力深厚，卻毫不畏懼，依然一路向南面奔去。

忽然，山口處奔出一位年約二十的少年人，長相十分俊俏，目如朗星，灼灼生輝。少年人乍見諸葛亮和雕雪，便不由猛地一頓，驚訝的道：「請問閣下是否諸葛公子？」

諸葛亮亦不由微一怔，他目注少年人一眼，忽然又欣然一笑，似對少年人十分讚賞。

雕雪一見，不由大奇道：「喂！少哥兒，你不認識他，他亦不認識你，你怎知他是諸葛公子……莫非你是曹操派來追殺的幫兇麼？」

少年人並不生氣，含笑道：「剛才見諸葛公子身上帶一柄羽扇，便知他必是諸葛公子了！其實並非我知，而是我從山東南奔，遇上一位奇人，他叫龐德公，向我作一番指教，又說假如日後在路上遇上一位身帶羽扇的少年人，便可向他請教心中的疑難。因此我見了，便立刻上前相喚，絕無惡意。」

雕雪一聽，知道原來是師傅龐德公的佈局，她不由作聲不得。

諸葛亮卻立刻道：「噢？既然是師傅引介，必有他的道理，請問少俠高姓大名？來自何處？」

少年人朗聲道：「我姓趙名雲，字子龍，乃常山眞定人。自幼跟隨千獨峯獨臂神尼學藝，後來投入遼東白馬公孫瓚的旗下為將……可惜近日公孫將軍已兵敗於袁紹身亡了……我無奈只好重返千獨峯師門，今奉了師命，前赴武夷山。途中巧遇奇人龐德公……才得知公子的形跡行踪。」

諸葛亮目注趙子龍一眼，但見他目如朗星，英氣勃勃，心道：此乃一代將才之形相啊……諸葛亮心中轉念，便問趙子龍道：「我便是龐德公的弟子諸葛亮，她是吾師妹雕雪。當日師傅對你有甚賜示呢？」

趙子龍坦然道：「龐老前輩曾對我說，我是甚麼『三分天下天機勢格』中人，日後有一番大作為。可惜尚未到時緣，尚須歷一番磨難劫數。但到底是甚麼？龐老前輩卻沒明示，只着我遇上諸葛兒，一切自會明白。請諸葛兒務必不吝賜告！」

諸葛亮見了趙子龍，心中便有一種十分親切的感覺，有如兄弟同門，他又仔細目注趙子龍一眼，見他命宮「天庭」位隱伏一股十分奇妙的五色怪氣，不由暗吃一驚，心道：此乃「桃花煞劫」之兆，十分可怕，若不能化解，只怕就此沉淪；但若能安然脫身出來，則又兇中伏吉，對他的運命有甚大助益。

諸葛亮微一沉吟，便隱晦的對趙子龍道：「子龍弟時年必乃十九，此年運格恰逢『桃花劫數』，因此務必小心謹慎，善入善出，方可免因此而沉淪……但若能大步跨越，則於子龍弟你卻有甚大裨益，因此亦決不可逃避。」

趙子龍不由又驚又奇，忙道：「那請問諸葛兒，何謂『桃花煞劫』？又如何『善入善出』呢？」

諸葛亮一聽，不由微微一怔，心道：「桃花煞劫」尚好解釋，那不外是牽涉女色之類的劫磨罷了！但如何「善入善出」？這等玄妙之極的男女情愛慾念糾葛，我又如何回答得出……但諸葛亮又決計不希望趙子龍因此劫數而沉淪，以至失了一位「三分天下大勢」的一代奇才。

諸葛亮無奈，只好又仔細的審視趙子龍一會。終於，他發覺趙子龍「天庭」上隱伏的「桃花煞劫」五色怪氣，越向南位，其色便越淡，到南面的「司空」位時，五色怪氣竟然消逝不見，心中這才不由一陣欣慰。暗道：他年值十九，運至「天庭」，幸而向南而下，抵「司空」廿二命宮位時便豁然開朗，劫數盡散也……

諸葛亮心中轉念，便毫不猶豫，斷然的道：「子龍兄不必多疑顧慮，一切日後自會明白。你一直南行，雖然可令你歷盡劫磨，但亦可以令你大獲助益，因此不須躲避，且勇敢的向南而行吧！」

趙子龍一聽，心中雖仍充滿迷惑，但又知諸葛亮既然是龐德公這等絕世高人的徒弟，應說的自然會直道，不應說的便追問也徒然。於是只好向諸葛亮拱手拜辭，依言一路向南而去了。

* * *

趙子龍一路南行，不覺已走了十數個日夜。忽地，突見一條山路，盤旋而下，九曲十三彎，上接

虛空，下連黃土，險峻非常。

趙子龍心道：這莫非便是師傅所指示的武夷山麼？

他四周向人打探，一連問了多人，均不知道武夷山九松嶺的所在。

趙子龍暗道：武夷山偌大地域，延綿數百里，單問九松嶺，只怕連當地人亦未必知悉。

這麼一想，他自己也不由好笑起來，無奈只好繞着武夷山，由東向西的打探起來。

這樣一連又走了數日，幾乎已繞武夷山峯脚走了一圈半，問過不少人，包括漁樵耕讀，但依然無人知悉九松嶺的位置。

趙子龍到此時也不由有點焦躁，於是便深入山中，再自西向東，逢人便問，眼看又重返東面，依然茫無頭緒。

九松嶺到底於何處？這在趙子龍心中，依然是一個謎團，這就有如他爲甚麼去九松嶺一樣。

這天已是八月十四日的傍晚，距約定的日子已近，趙子龍幾乎已絕望了。

就在此時，一聲清磬，突地從山坳中傳了出來。

趙子龍心中不由一動，暗道：磬乃佛家銅製樂器，既有磬聲，便必有出家人，要打探那地那人的行踪，那九松嶺的所在，有誰比山中的佛門僧人更清楚呢？

這麼一想，趙子龍便決然的循磬音尋去，轉一個山坳，便見山崖下面，有一座甚小的茅棚，茅棚小得可憐，只怕比荒郊的土地廟神座也大不了多少。

那清脆的磬音，却正是從小茅棚傳出來的。

趙子龍走上前去，便看見一位不知年歲的老和尚，閉目垂眉，盤膝趺坐於蒲團上面。他面前擺了一個佛磬，正一下一下的敲着，渾忘物我，無休無歇。

奇怪的是，茅棚極小，老和尚的身子，却恰恰擠滿了茅棚，不多一絲不少一點，任何的空隙也不見。

趙子龍不由驚異的眨了眨眼，他但覺這老和尚古怪之極，他就連自己的來意也忘記了，忍不住開口問道：「大師傅，茅棚極小，絕無空隙轉動，爲甚不建大一點？」

老和尚並沒答話，就連眉毛也沒挑一下，依然低首垂目，手敲佛磬，聲聲不絕。

趙子龍一連問了三次，他的疑問亦重復了三次。

老和尚的佛磬忽然停敲，他緩緩的睜開眼皮，瞥了趙子龍一眼，目光銳如電光，道：「世人立於天地，可容身足矣，又何必强求那廣厦千萬幢呢？你又何必管人閑事？」

趙子龍不明白老和尚話中的含意，他時值年少氣盛，面上不由一紅，心道：你這老和尚冷得可以，我便問你一句，原是出於好意，你不答也罷了，爲何却擺這副冷口冷面？我又何必理你！

趙子龍心中不悅，但並沒作聲。

老和尚又忽然開口道：「你既然不想理事，又來此地作甚呢？」

趙子龍不由一怔，心道：這老和尚好厲害的目力，怎的便洞穿我心胸了？

老和尚忽然又微微一笑，道：「其實你理也理不了，這等人間情仇恩怨，複雜之極，可怕之極！你能理順它麼？既然如此，你又再敢理麼？」

趙子龍被老和尚一句提醒，這才想起自己的來意，忙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豈能中途反悔？請問大師可否賜示，九松嶺到底位於何處呢？」

老和尚微笑道：「施主欲尋這九松嶺作甚？呵呵，武夷山上九松嶺，六六之無窮，九九之不盡，你又如何尋得着！」

趙子龍被老和尚謎語般的話弄懵了，他也不知說甚麼才好。他想了想，無奈道出來意：「大師，實不相瞞，我此行乃受人之托，送一封書函往九松嶺，而且非於八月十四日前送到不可，但眼看此日將盡，却連送信的地點也沒尋着，因此心中焦急，請大師明白告示。」

老和尚目中精光一閃，但轉瞬即逝，緩緩的道：「施主欲送信函去九松嶺，難道連收信人的形跡亦不知嗎？」

趙子龍苦笑道：「托我送信之人，只道尋着九松嶺，而且須在八月十四日送到，收信人自會現身。至於收信人是誰，實不相瞞，連我亦不知道，只知他是一位得道高僧，世人稱爲『無極天機僧』。僅此而矣，果然艱難之極。」

老和尚的精光又一閃，往趙子龍的臉上掠過，這才緩緩的道：「施主尋那天機僧幹麼？」

趙子龍搖搖頭，道：「我不知道，但那托送信之人說，天機僧看了這封信，自然便會化解心中的疑惑……我不敢違逆，所以也就上此武夷山來了。」

老和尚微笑道：「施主心中的疑惑，莫非大者如天下大勢，小者如自身前程麼？」

趙子龍不由又一怔，奇道：「大師如何便洞悉我的心事？」

老和尚呵呵笑道：「知如不知，不知如知；既然如此，多問何必？」

趙子龍到底難明這等謎般的佛

家偈語，便不想再與老和尚糾纏，急道：「大師到底知否那九松嶺的所在呢？」

老和尚目注趙子龍一眼，忽地微歎口氣，道：「施主就算尋得着九松嶺，也未必便能釋去你心中的疑惑，既然如此，你又何必苦苦尋覓？」

趙子龍不耐煩的決然道：「我尋着九松嶺，把信送到了，這便完事了！大師到底是否知道？」

老和尚忽然喝道：「虎鬥龍爭勢未平，江天風靜月華清；人間欲問天機訣，認取清宵佛磬聲……」

趙子龍越聽越糊塗，正欲轉身離去。

老和尚一頓，忽然又道：「施主既欲知九松嶺路徑，老衲告知你便了！」

趙子龍大喜，連忙道：「請大師賜告！」

老和尚將手執的佛磬槌子，往地上一畫，道：「自此地回頭向西行，拐過三座山脚，但見山口旁有棵松樹，便拐彎進去，沿山路而行，每見路邊有松樹，便立刻轉彎，松樹在左，便向左拐；松樹在右，便向右轉。當見到第九棵松樹，便一直向前，此時不必拐彎，路也再無分岔……目的地也就不遠了！」

老和尚這一通左拐右轉，右轉左拐，便把人的腦袋也轉亂了。幸而趙子龍心性靈慧，過目不忘，微一思忖，便也領悟了老和尚所示的路向。

趙子龍向老和尚多謝一聲，便即時轉身而去，依老和尚的指示，掉轉頭來，向山外掠去。

身後老和尚的佛磬音，又响起來了。

趙子龍的輕功已甚具火候，此時已遠在十里之外，但那佛磬聲却清晰入耳，在他心中迴蕩，他正感驚奇，忽地耳際又傳入老和尚的喝聲道：「……此行西去慾海深，桃花魔煞鬥慧根；魂蕩謹記三回頭，沉迷一刻惹殺身……」

趙子龍一聽，心中不由猛地一震，他不由憶起他自遼東司馬瓚兵敗身亡，逃出幽州，途中所遇的絕世高人龐德公，以及一見如故的諸葛亮，他二人所揭示的，似與現下老和尚的意思相滙貫通……他不由欲再向老和尚細詢。

他轉身掠回剛才那座山崖，向前一望，不由驀地頓住身形，一陣目瞪口呆。

但見那山崖依舊，而那老和尚連同那僅可容身的茅棚，一齊無影無踪，就如此處根本沒有老和尚，也沒有那極小的茅棚一樣！

* * *

趙子龍幾乎以爲自己正在作夢，但天尚未入黑，日光仍在斜照，又如何會有白日夢發？他怔了怔，不由掠向原處，但見老和尚在地上畫的路向圖，依然十分清楚，顯然絕非作夢了。

若非作夢，那老和尚便必定是一位武功絕世的高人！趙子龍立刻便意識到此點，就憑老和尚這一手「縮地千里」爲咫尺的神功，當世便少有人可企及了！

驀地老和尚剛才的言語，又一一在趙子龍心中掠過。此時回心細想，但感字字珠璣，隱隱然已點出當今的天下大勢，以及他自己的個人前程。

趙子龍心中正充滿迷惑，他不由暗道：既然如此，我又何必捨近求遠，明放着一位絕世高人不去求教，反去苦苦尋那甚麼「無極天機僧」？可惜剛才却失之交臂！

趙子龍心中不由一陣失落，當下展開身法，風馳電掣地在四周飛掠，一面大聲叫喚：「大師！請現身！」

但忙了半個時辰，依然毫無反應，那老和尚也絕未現身。

趙子龍微嘆口氣，祇好又折返原地。他心中後悔，不由又走到那山崖下面，向那茅棚原來座落之處，俯身一揖，拜道：「小子趙子龍，一時愚昧，未識高人廬山眞面，辜負了大師一番指點美意，吾悔不當初，尚祈勿怪！」

趙子龍正俯身拜時，忽見那茅棚原來座落之處，現出一個錦囊，小小的，十分精緻。

趙子龍拾起錦囊，打開一看，原來裏面是三顆丹丸，丹丸紅色，十分小巧玲瓏，有如佛家的舍利子一般。錦囊中尚有一封字條，寫道：「汝本多情，多情亂性，迷途知返，好自爲之！贈汝丹丸，以固根本，幸能自持，再見不遠，愼之，愼之！」

趙子龍仔細看了一遍，雖然不能參透其中的玄機，但似乎已隱示老和尚與自己有再見之緣。再細思仍不太明白，祇好先擱到一邊，拜了一拜謝過了。

那三顆丹丸，趙子龍知道對自己必大有裨益，不過如何服用，却又不知，祇好先行收入懷中，以備日後應用。

他抬頭一看日影，已然西沉，便不敢再躭擱了，立刻轉身掠出山去，循老和尚所示路徑，先行尋覓那九松嶺的所在。

老和尚所示的路徑，在地上畫來十分容易，但走起來却艱難漫長之極，直到天黑，趙子龍才翻過三座山峯，但見入口處，果然有一棵大松樹，心下這才稍感一寬。

他照指引入山，走到第二棵松樹時，天已黑漆一片。幸而趙子龍

內功已達夜能視物的境界，這才不致被阻。

不久一輪明月升了起來，銀光灑遍山地，趙子龍的行動便方便多了。

但連續日夜奔波，趙子龍已感有點吃力，幸而他內力深厚，尚能支持得住。他走到山泉前面，洗了臉，又吃了一把隨身攜帶的乾糧，再繼續趕路。這樣一直又走到二更時分，終於見到路旁的第八棵松樹。他依言往左拐彎，再前行一段，眼前不由一亮。

但見一棵高松，挺立於月夜的山嶺上。

趙子龍心道：九松嶺之谷，竟並非有九株松樹，而是指第九株松樹的山峯。但也十分奇怪，一路行來，雖然山林密佈，但松樹却僅得九棵，顯然「九松嶺」之名，又另有一番深意了。

此時趙子龍也無暇細欣賞大地形勝的奧秘，他脚下不敢停頓，向嶺上飛奔而去，雖然眼看已過了八月十四日的期限了，但九松嶺已在眼前，遲到也絕比不到好啊！

上嶺的路雖然崎嶇，但祇有山路一條，不需分辨，對趙子龍來說，便輕鬆容易多了。因此不到半個時辰，便翻上山嶺頂峯。

那嶺上的松樹，近看才知原來如此雄姿，但見松幹粗愈丈許，一幹分出九枝，高達三十丈，蔭蔽十頃，蒼翠葱籠，十分雄偉。

不過，嶺上茫茫百里，却空蕩一片，別說甚麼「天機廟宇」，就連草房茅屋也不見一座。

趙子龍此時確信已抵達九松嶺了，但心中却更添驚疑，暗道：托他送信的人說，祇要抵達九松嶺，便必可見到「天機廟」；而在「天機廟」內，便必可見到那位「無極天機僧」了。但此時茫茫百里，却到何處尋覓那「天機廟」？人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但連廟也不見了，和尚却從何處尋起？

他再細看四周，自己所站之處，是一片百畝大小的峯巔，除了那棵奇松，便祇有遍地細草。而且四周祇有上來的一條山徑，其餘三面，均是懸崖峭壁，高達百丈，根本難於攀越。

趙子龍不由又驚又奇，暗道：這是怎的了？看來此地必是九松嶺無疑，但觀地勢却絕無僧人藏身的痕跡，這封密函却往何處送呢？

趙子龍出生於常山眞定（河北省正定縣），自幼便父母雙亡，幸遇一位獨臂神尼，把他抱返千獨峯，收他爲關門弟子，把她的畢生絕學傳授於他。

到趙子龍十八歲學有所成，獨臂神尼便要趙子龍獨自出山歷練。趙子龍投入遼東司馬瓚軍中，司馬瓚也不怎麼瞧得上他，僅在軍中出任一名領軍校尉的偏將之職。當司馬瓚兵敗身亡，屬下將領東奔四散，多半投降了袁紹，趙子龍却心灰意冷，隻身重返千獨峯門去了。

不過，趙子龍在千獨峯僅過了年餘，到他二十歲這一年，獨臂神尼便決絕的趕趙子龍下山，不准他多留片刻。

臨走，獨臂神尼又把一封密函，交給趙子龍，要他送去九松嶺，交給「天機廟無極天機僧」，爲「天機僧」辦妥事後，才准他重返師門見她。但有一個條件，他下山後，決不可向任何人洩漏她是他師傅，否則不但不准他重返師門，而且必千里追殺，取他生命！

趙子龍心中充滿迷惑痛苦，他自幼便由獨臂神尼收養長大，他心中視獨臂神尼如師如母，十分敬重依戀，不料却似乎被獨臂神尼猶如拋棄了！

爲甚麼？爲甚麼自己的一片孝心，却遭師傅如此對待？趙子龍下山之後，心中充滿迷惑痛苦。幸而他此時恰好先遇「天機隱俠」龐德公，又再遇諸葛亮和雕雪，他心中的痛苦才稍爲減輕，因而重振勇氣，決定探淸自己心中的謎團。

趙子龍心念迴轉，憶起諸葛亮的諄諄囑咐，心緒不由便平靜下來了。

此時夜風陣陣，颯颯呼嘯。峯頂的巨松，迎風傲挺，恰與趙子龍屹立峯巔的身影相互對峙。

趙子龍雖經日夜奔波，耗力不少，但他正值年少，血氣方剛，因此略一調息，便感疲困盡消，精神奕奕。

他展開身形，繞九松嶺四面掠過，再搜索了一遍，但終究沒發現「天機廟」的形跡。

趙子龍忽發奇念，暗道：平地沒有，莫非在斷崖下面麼？他這般轉念，居然膽大包天，欲憑他的師門「千峯迎日」絕世輕功，下懸崖細察。

他認定東面最深最險的一座懸崖，展開壁虎游牆身法，滑下懸崖。

懸崖雖然陡峭，但趙子龍身輕如燕，祇輕觸一塊略微突出的崖石，便可穩住身形。不到半個時辰，居然被他滑下懸崖數十丈深了。

此時四周越來越暗，大概是崖深月色難以透進的緣故。趙子龍明白此點，心中也毫不畏怯。

就在此時，趙子龍忽感手握的石塊，竟在活動，原來那是一塊可以旋轉的石塊，他欲換手另抓，已然不及，電光石火之際，那石塊已隨手而下，趙子龍的身子，不由亦隨石塊飛墜而下。

趙子龍眼看必被摔得粉身碎骨，幸而他瞬間便即穩住心神，猛提一口眞氣，腰腹一收，竟借力彈回崖壁邊。

他的手觸及石壁，「千峯迎日」的絕世輕功，便可發揮施展，祇見他雙手雙脚緊貼石壁，猶如險峯屹立以迎日，身形便立即穩住了。

就在此時，趙子龍突見峭壁之上，有一處地方凹了進去，似乎是一座巖洞，洞頂壁上，還隱約可見字跡。

趙子龍心中一動，橫爬了幾丈，探身一瞧，不由突突一陣心跳。

原來那字跡，竟是「天機廟」三個古字，刻於石壁之上，下面果然是一座巖洞，裏面竟於此時傳出了佛磬聲。

趙子龍心中一陣狂喜，暗道：這當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了！

他也不敢遲疑，猛一翻身，便躍了下去。站於洞口，定眼向內一瞧，祇見洞內異常闊大，鑿山爲殿，雕石成佛，香煙繚繞，佛磬聲不絕於耳。一輪明月亦恰於此時斜照入洞，洞中登時淸輝遍地。

趙子龍這才猛然醒悟，暗道這「天機廟」如此難覓，原來深隱於斷崖下面，若非打誤撞，摔了下來，祇怕就站於頂上，也爲雲霧掩蓋，難於發現。

此時洞內已有人走了出來。趙子龍連忙走上前去，一看原來是一位小和尚，頭上留有一圈毛髮，大概尚未剃度，不過十四歲模樣的娃兒，但精神奕奕，步履輕捷，一看便知已有極深的內力根基了。

小和尚逕直走到趙子龍面前，合什道：「你便是趙施主麼？」

趙子龍一怔道：「你怎知我姓趙？」

小和尚笑道：「你既有緣抵此天機廟，還問甚麼『怎知』了？」

趙子龍無心與小和尚糾纏，立刻道：「小師傅！既然是天機廟，未知是否有一位天機僧呢？」

小和尚又笑道：「既來之，則安之；你既然已來，還猶豫甚麼？大師已在裏面等候了！」

趙子龍見小和尚話中隱含玄機，不由又奇道：「小師傅怎會知道我會來此？」

小和尚道：「知如不知，不知如知；你若問我，我又問誰呢？你不是前來送信的麼？收信人便在裏面啊！」

趙子龍又好奇又好笑，也不再多問，隨小和尚進入洞內。繞過一座石殿，又走過一座石門，這才來到一座石室前面，門上掛了一串竹簾。

小和尚示意趙子龍在門前稍候，他自己掀簾進去，過了一會，才把竹簾掀起，對趙子龍道：「趙施主請進，小心勿觸碰竹簾！」

趙子龍口中答應，但心中却並不以爲意，暗道區區一道竹簾，有何厲害之處？竟需如此小心翼翼！他心中轉念，在走過身，便故意以右指向竹簾輕輕一彈。

不料這一彈之下，竹簾的竹條突如觸電似的，根根如箭，直向趙子龍射來，雖然並非眞的箭矢，但從竹尖射出的勁力，却絕不遜於百十武林高手的劍氣！

小和尚本來笑嘻嘻的，此時却立刻臉色一變，倒縱而出，留下趙子龍獨自應付竹簾的驟變。

趙子龍的戰意突發，嘿的一聲，右掌向竹簾連發數掌，運柔力把竹條射至的劍氣接住，僵持片刻，趙子龍再沉吼一聲，積蓄的內勁突發，這才把射來的劍氣擋了回去。

趙子龍深知，這電光石火的霎間，他已有如和數十位武學高手過招，不得不出盡全力，才可保住生命。他心中不由嘆道：不料「天機廟」內，一草一木，一桌一椅，竟隱含殺機，等閑人若欲擅闖，那簡直難如登天！

「阿彌陀佛！爭雄鬥勝，徒惹殺機，豈非自招煩惱？」

就在此時，一聲佛唱驀地在趙子龍耳際響起，趙子龍心頭猛地一震，他的內勁竟難以抵禦佛唱隱含的內力！他一怔間，不由自主的垂首道：「是，小子魯莽了！」

「既然自醒，那便請進吧！」佛唱聲又道。

趙子龍此時不敢輕率大意了，小心翼翼的避開竹簾，走了進去。

往內走了三丈，抬頭一看，便見在一個石蒲團之上，盤膝坐着一位鬚眉皆白的老和尚，心道：這必定是「無極天機僧」了，便連忙走前兩步下拜，道：「小子趙子龍，拜見天機大師！」

老和尚果然是無極天機僧，祇見他合什的雙手微一招，趙子龍便感有一股渾厚之極的柔力相吸，身不由己，緩緩的昇了起來，飄到一旁的石櫈上面。這一手絕招，顯然又比一聲「請坐」神妙多了。

「趙施主不是欲向老衲送信麼？」無極天機僧道，他的嘴唇不動，所發聲音却猶如針箭，直射入人的耳中。

趙子龍連忙從懷中掏出獨臂神尼的親筆信函，雙手呈奉。

＊　＊　＊

無極天機僧伸出中指一勾，那信函便如長翼，無風自動，凌空向他手上飛去。

天機僧接住，也不拆看，便順手向身旁一擱，緩緩的道：「獨臂

這豈非自招煩惱麼?」說罷，雙目一閉，似陷入無限悠思中，不再言語。

趙子龍見狀不由暗奇，心道：他連信也沒拆，便知其意，而且他口中提及師父，竟如至親之人，既憂且痛，不知他與師父到底是甚關係?

趙子龍悶坐一旁，思潮起伏，不知如何是好。

過了一會，無極天機僧才又把眼皮一睜，道：「趙施主必定心疑老衲在胡說八道了，既沒看信，怎知信之內容，既然不知，又怎可妄斷她自招煩惱?」

天機僧一連幾個問號，句句切中趙子龍的心事，他不由道：「大師如何知道晚輩心中所思呢?」

天機僧微微一笑，道：「老衲自然知道，而且老衲還知道趙施主是獨臂神尼唯一傳授武功的弟子，她亦必定不准你向外人洩漏她是你的師父，除非你代她把一個人殺了，否則她也不准你再踏足千獨峯師門半步，是麼?」

也不必問「是麼」，趙子龍已吃驚的直眨眼，忙道：「這是大師猜中的，並非子龍向你洩露，不然，師父便必大怒了，但大師爲甚知道得這般清楚?」

無極天機僧微歎口氣，忽地苦笑道：「此事牽涉老衲出家前的一段俗世恩怨，老衲豈會不知?老衲還知道，你師父要你殺之人，外號叫火焰仙子，不知是也不是?」

趙子龍此時更驚奇得猶如見鬼魅了，他怔了一會，這才道：「是啊！實不相瞞，師父着晚輩所殺之人，的確稱爲火焰仙子，但晚輩並不知此人是否該殺，她又藏身何處，師父又爲甚如此恨她?晚輩簡直如墜迷谷，請大師指點晚輩。」

天機僧道：「若老衲告訴你，你師父的手臂，乃火焰仙子所斬你信麼?」

趙子龍猛吃一驚，道：「她和師父有甚深仇大恨?要將師父的手臂斬去，這不太殘忍了麼?」

天機僧又長歎一聲，喃喃的道：「情天恨海，浮沉於斯，害人不淺，老衲當日亦着了形相，致弄成如此悲劇，雖修禪數十載，唯此時尚未能釋然，看來也屆化解的時機了，剛好趙施主又面臨老衲當年所遇的『桃花魔煞』，老衲現身說法，比一切有說服力多了，你須切記引以爲戒。」

天機僧一頓，才又緩緩的道：「此時實因老衲當年一段風流孽債而起，你師父獨臂神尼，與火焰仙子，二人當日均是老衲的紅顏知己。」

原來獨臂神尼與火焰仙子本是一對同出一門的好姐妹，兩人時值青春年少，結伴同遊，這一天恰好抵臨桃源峯，兩人立刻被小桃源峯的美景迷住了。

但見泉流奪谷而出，沿澗流入谷中，突有巨石塞谷斷流，又有巨石相倚成洞，曲轉而上，石上有刻字道：喜無樵子復觀弈，怕有漁郎來問津。

火焰仙子與獨臂神尼目睹石門刻字，但感筆力雄健，意味深長，更令人吃驚的是，刻字均是以指力所成，顯見刻字之人，不但武功蓋世，而且極富文彩，乃文武雙全的一位奇才。

火焰仙子與獨臂神尼二人當時均覺心中一蕩，心內均萌與這位奇人相見的强烈慾望。但女孩兒家的心事，却決計不會向人輕易透露，就算是同門姐妹亦無例外。

兩人相視一笑，便決然的走過石門，但見前面豁然開朗，四面山壁環繞中有田十數畝，有茅舍、桃園、竹林、石池、小澗，乍一回頭，更覺似無來處，好一座洞天福地小桃源。

兩女正暗自神往，忽地破空聲嘯鳴，響聲未絕，一團白色人影，便如天上飛鴻，在半空中迴旋一周，然後疾降而下，如玉樹臨風，突現於兩女身前。兩女心中均不由暗道：單憑這一身絕世輕功，便足以傲視江湖了。

兩女再向白衣人定睛一看，芳心更不由一陣悸動，女兒家的春心不由便被强烈的撩動了。

原來白衣人竟是一位二十許的青年男子，但見他面如朗月，目如晨星閃閃灼灼，恍似天外飛降的仙童，他便是當年的「天游大俠」——李秋風。

李秋風向兩位姑娘望一眼，便拱手道：「請問兩位姑娘，爲何擅闖在下的小桃源居?」

火焰仙子美目一閃，便凝於李秋風的俊臉上，眼神熱烈如火，喃喃的道：「好輕功，好身手，好英俊，好文才，當今世上男子的優點，爲甚全聚於你一人身上?」

獨臂神尼却含羞默默的一笑，又向李秋風一瞥，這才道：「我姐妹二人，不知此乃大俠的仙居，請原諒擅闖之罪，但這小桃源果然是人間仙境，人見人愛啊！」她語意含蓄，也不知是說境物美，還是人物更俊。

李秋風但感兩位姑娘，一位熱情如火，一個却溫文爾雅，各有所長，却一般可愛。

自這一天相遇，日後常來常往，李秋風發覺，兩位姑娘均愛上了他，但他却覺二人一般可愛，也不知如何去取捨抉擇。

不料就因李秋風這一念猶豫不決，便令情海翻波，兩女爲了他，

竟私下決鬥。獨臂神尼與火焰仙子的功力相約，但她心性溫雅，出手不如火焰仙子狠辣，因此在一百招下，獨臂神尼的左臂，便被火焰仙子一劍削掉，眞正的名符其實的「獨臂」了。

獨臂神尼見自己已成殘廢，便無顏再見李秋風，含羞忍恨悄然離去。

李秋風此時才猛地醒悟，自己眞正喜歡的是獨臂神尼。他怒斥火焰仙子，發誓永不與她相見。然後四出尋訪獨臂神尼的踪跡，可惜遍尋不獲，令李秋風十分痛苦，後來火焰仙子也含怒離開了小桃源峯。

李秋風受此打擊，不由心灰意冷，但感情之害人，猶如猛獸烈火，發誓從此永絕情愛。他便投入空門，在崑崙山遇到一位佛門高僧，傳授他「天機神功」以及尋龍堪輿的「地脈神功」，並贈其名號爲「天機僧」，法號「無極」。

意指從此堪破紅塵，遨遊於天地無極之中。

無極天機僧輕描淡寫間，便在趙子龍眼前中展現了一幕慘酷的情海翻湧可怕圖像，趙子龍不由微歎口氣，作聲不得，憑他此時的閱歷，委實也難判斷其中的是非對錯。

天機僧此時却忽然續道：「火焰仙子削掉獨臂神尼的手臂，雖然狠辣了點，但那是她二人雙方事前訂明，憑技藝定取捨，也不能過於怨懟。祇是後來火焰仙子見老衲一氣出家，皈依佛門，心性大亂，竟然做出種種惡行，遺禍人間，四出殘殺武林人士，變成武林公敵，這又當作別論了。」

趙子龍年少氣盛，此時忍不住雙眉一掀，道：「火焰仙子既成武林公敵，那師父爲甚不親自出手除害，誅殺火焰仙子?武林公敵人人得而誅之麼。」

無極天機僧微歎口氣，道：「你可知獨臂神尼着你上天機廟送信的用意嗎?」

趙子龍搖頭道：「晚輩不知，尚請大師明示。」

無極天機僧目注趙子龍一眼，忽然道：「趙施主是否玄關尚未攻破，因此師門神功尚未達收放自如?」

趙子龍一聽，不由大奇道：「正是如此，但此事除恩師她老人家外，再絕無人知悉，大師如何知道呢?」

天機僧微笑道：「老衲剛才見你破竹簾劍氣所用的身法，便對你的武功修爲一目了然了，而且老衲昨晚目觀天象，但見二十八宿衆星灼灼爭輝，此乃天下大亂，江湖武林慘遭殺戮之兆。今晚趙施主便出現於此，可知一切均是定數，要逃也逃避不了，此亦乃你師父獨臂神尼密函中意也。」

趙子龍奇道：「師父的密函，大師亦未開拆，怎知其意?」

天機僧不由呵呵一笑道：「隔物透視，乃佛門禪功之微末，老衲豈會不懂，趙施主不必驚疑。」

他一頓，又苦笑道：「趙施主的玄關，獨臂神尼本來亦可助你攻破，但他着你至此，那是另有深意，逼老衲出手助你通關，然後去殺火焰仙子，如此一來，火焰仙子雖非老衲所殺，但亦因老衲間接所致，這令老衲好不爲難。」

趙子龍道：「大師慈悲爲懷，原令人欽敬，但那火焰仙子既已成武林公敵，作惡多端，大師出手亦不爲過，降魔衞道，亦是佛家本旨。」

無極天機僧微歎口氣，道：「趙施主以大義說教，老衲無話可說。但當日老衲會向她二人發下毒誓，今生今世決不做有違她兩人心願之事，這重誓若破，老衲數十年修爲，便難成正果了。」

趙子龍一聽，心道：師父和火焰仙子，一個欲殺對方，一個欲以戮毒武林向天機僧狠狠報復，均是天大心願，天機僧左右爲難，當眞不知如何是好了，便道：「既然如此，晚輩既已將信送達，便完成師命的一半，餘下的一半，由晚輩自己去達成便了，晚輩就此向大師拜辭。」

天機僧却忽然道：「趙施主且慢，你既然能上此地，便即與老衲有緣，看來這一場魔障之劫，老衲已避無可避，也是天數使然吧！」

他話音甫落，便向趙子龍斷然的道：「趙施主，空靈師弟贈你之藥丸，還留在身邊麼?」

趙子龍奇道：「空靈大師是誰?晚輩並不認識啊！」

天機僧微笑道：「趙施主本大有慧根，可惜被桃花魔煞劫數所纏，心迷而意亂，失諸交臂而已，你難道忘了向你指示九松嶺路徑的老和尚麼?」

趙子龍這才猛然憶起茅棚中的老和尚，原來便是天機僧的師弟空靈大師。據聞空靈僧精於煉製丹藥，他所煉製的丹藥是武林至寶，足以起死回生，奪天地之造化，練武之人獲之，更可以大增功力，勝於苦練一甲子，因此武林中人，不惜萬金以求，可惜有緣獲贈的，却是萬中無一，珍貴之極。

趙子龍却一下獲贈三粒，這豈非天降奇緣嗎?他當下連忙把空靈僧所贈的丹丸掏出來，遞給天機僧，正欲再開口詢問。

天機僧却忽然又道：「老衲這天機廟，祇在每年中秋，月光入洞之時，開放一次，留待有緣人相

遇。待月光出洞，形雲密霧，又會自動封閉洞口，非到明年中秋，不會散去。因此這開洞時間，前後不足兩個時辰，亦即趙施主在此逗留的時間。」

天機僧說罷，便決然的道：「施主且盤腿坐好，運氣調息，吾這便替你打通玄關。」

趙子龍一聽，不敢相違，便依言盤膝而坐，運功調息，瞬間便已進入物我兩忘的境界。

天機僧把空靈大師的丹丸，伸手取出來，壓於趙子龍的眉心，以拇指輕按，輕輕揉動。

不消一會，那三粒丹丸便已化爲煙氣，趙子龍但感一股熱流，自眉心透入體內，周身遊走，異常舒泰。

就在此時，天機僧右掌忽地一伸，便按在趙子龍的背部大穴。趙子龍但感丹田灼熱，猶如一盤炭火置於裏面，五臟六腑同受火灼，混身大汗如雨，衣履盡濕，猶如高熱大病之人。

過了一會，灼熱稍減，積蓄於丹田穴位，此時趙子龍試一運氣，但覺內力自丹田穴位磅礴而出，運一周天，竟暢通無阻，頓感渾身勁力，遠勝以前。

天機僧賀道：「恭喜施主，奇經八脈已通，任、督二脈更不在話下，玄關已破，從此功力通玄，足可於江湖馳騁了，這一半乃空靈大師丹丸之力。」

趙子龍知自己巧獲奇緣，功力大增，已抵常人苦練一甲子，心中感佩，連忙向天機僧拜道：「大師再造之恩，晚輩子龍決不敢忘。」

天機僧目注趙子龍，微一沉吟，方道：「子龍你奉師命而來，僅是引發一場武林浩劫的契機，而適逢當今天機大勢劇變，天下羣雄並起，諸侯爭戰，才是另一場大浩劫的開始，你運命註定經歷此兩大劫磨，其中的關節，你好自爲之，善自把持了。」

趙子龍想了想，心中似有所悟，但又無法於千頭萬緒中跳越出來，他一陣迷惘，祇好道：「是，大師，子龍雖不想涉此江湖恩怨，但吾之運命却又不容我超然物外，吾將如何是好呢？」

天機僧微微一笑，道：「你的運命已入天機大勢演行大格，豈能迴避？不但是子龍你，只怕老衲因已違重誓一半，亦必捲入此漩渦中了！」

趙子龍道：「這一切均非子龍所願，豈非很痛苦麼？」

天機僧道：「苦中樂所倚，樂中苦所伏；苦則樂生，樂極則悲發；苦樂何在？你明白麼？」

趙子龍若有所思道：「大師乃說，苦與樂皆在一念之間麼？又或百忍成金嗎？」

天機僧道：「忍只可應付短暫，並不能脫痛苦。一切忍下，一切仍在，如水注瓶，瓶滿之際，不是水溢，便是瓶崩，是時一切爆發，一發不可收拾。」

趙子龍道：「那如何是好？」

天機僧道：「忍不如化。」

趙子龍道：「化又如何？」

天機僧道：「化，即達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之境界也。」

趙子龍無言以對。

天機僧見狀，知趙子龍到底非空門中人，於此等佛門法度，一時難於參透，便微露玄機，道：「了前因，償宿願，勇敢面對命運。到達我無掛牽於心，人無牽掛於我時，便即返璞歸眞之期了！」

趙子龍道：「如何抵此境界？」

天機僧道：「不矯情，不多情，一切隨遇而安。」

趙子龍道：「那子龍是否該去殺火焰仙子？又是否殺得了她？」

天機僧忽然呵呵一笑，道：「殺與不殺，是你一念之間；能否殺，那是你自身的際遇。老僧非仙非神，又豈能預作判斷？」

趙子龍沉吟不語，似在思忖。

天機僧見狀，忽然又補了一句道：「瓜果生摘，其味苦澀；而待其熟而採之，則爲上佳品。你走吧！」天機僧忽地斷然道。

趙子龍不敢再逗留，只好起身拜辭。

那小和尚仍送趙子龍出洞。

來到洞口，小和尚道：「你既然下得來，自然上得去了？」

趙子龍點點頭，向小和尚多謝一聲，便向石壁飛身一掠，貼壁而上。上一半，俯頭向下望去，只見雲霧迷漫，果然已沒了天機廟的所在。

趙子龍此時功力陡增一甲子，他的掌力一沾石壁，身形即飛升而上，比下來時，又快捷了近倍，這是趙子龍玄關已破之故。

他輕輕一彈，身形便躍上九松嶺平台，他也不再停留，循原路回去，打算先尋個地方落脚，再打探火焰仙子的下落。他已斷定，火焰仙子既然是武林公敵，便該死之極，他殺她便是奉師命替天行道，甚合俠之大者的本旨。

他取原路下山，但走了許久，却始終見不到第八棵入山的松樹，所走的路，也越來越崎嶇險峻。山路崎嶇，趙子龍倒並不以爲意，但尋不着第八棵松樹，却不免焦急起來。因爲他知道尋不到這棵松樹，便很難走出九松嶺的地域。

趙子龍也不知道，他因心情恍惚，只顧思索自己的運命，已然走錯了方向。他本該向西行，便可離

開九松嶺，再下武夷山去。但他却向東行，因此便改而向山外之山盤嶺走去了。

他走了大半晚，來到一處地方，抬眼一望，雙脚忽然頓住，再不想往前邁動。

但見月正當空，滿地清輝，羣山猶如披上銀色披風，對面山腰，飛下一道瀑布，猶如銀龍戲水，夜風清涼，流泉聲幽，直似千音鳴奏，蕩人心魄。

趙子龍不由瞧得醉了，他年正二十，血氣剛，又初涉江湖，心思特別玄幻活潑，目睹此深山美景，不由便感心中一陣激動。

他情不自禁的引吭長嘯起來，此時他的內力已極具火候，一聲長嘯發出，便有如虎嘯龍吟，直上九霄，四周羣峯，競相迴應。

趙子龍的嘯聲欲斷未絕之際，突然對面山頭之上，也發出一聲清嘯，勁力雖有不逮，但於靜夜之中，倒也清晰可聞。

趙子龍剛離軍旅生涯，初涉江湖，正感迷惘寂寞，此時乍聽有人回應，心中便不由一陣欣然。他也不及細思了，便向發出清嘯的對面山峯飛掠而去。

對面山峯發清嘯之人，似乎有意吸引，清嘯聲悠悠不斷。

趙子龍循聲掠去，片刻便躍上對面山峯，他抬頭一望，心中不由一動。

原來峯上發出清嘯之人，竟是一位美女，身穿粉紅衣裙，粉臉桃腮，眉目如畫，俏立於月色下，恍如仙女下凡。

趙子龍但感這美女孤身一人，俏立孤峯月色下，其狀十分清雅冷艷，他的心神不由蕩了一蕩。

雖然如此，趙子龍却自小師訓甚嚴，於男女間決不敢稍違禮節，他眼見對方孤身一人，心道：不便上前，便縱身回掠，打算悄悄溜掉算了。

不料就在此時，一聲嬌笑却在他耳邊響起道：「嘻！既來之，則安之，少俠武功絕世，難道還怕了一個孤身弱質女子麼？」

趙子龍年少氣盛，聞言身形便不由一頓，道：「我怕甚麼？」

美女嬌笑連連，向他飄移過來，其狀有如仙女騰雲駕霧。

趙子龍心中又不由一蕩，但連忙收攝心神，道：「請問姑娘是誰？孤身在此深山野嶺作甚麼？好不教人奇怪！」

美女笑道：「你是男子，能上此峯，難道女子便不能麼？這才奇怪啊……當然啦，任我桃花女武功高强，但脫下這身外衣，依然是女人一個呢，嘻！」

趙子龍見美女言語輕佻，心中不悅，暗道：此女莫非乃妖邪狐精一類麼？這般轉念，俊眉一軒，便欲發作。

不料桃花女似乎窺透了他的心思，格格嬌笑道：「少俠似乎以爲，我是妖狐一類妖物了？是麼？」

趙子龍微哼一聲，道：「就算不是，只怕也非正道人家女子！」

桃花却毫不生氣，嬌笑道：「少俠以爲我一個女子，與你同處一峯共賞明月，便有孤男寡女之嫌麼？少俠也太迂腐了，須知心正不怕人言，船穩不怕水覆麼！少俠若是心胸坦蕩，又何懼男女之嫌？莫非少俠害怕自己胸不正，做出甚麼欺負女子之事麼？」

趙子龍氣道：「我怕甚麼！」他被美女三言兩語，便弄得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不知如何是好。

他抬眼細看桃花女，但覺她果然清麗脫俗，仿似與月爭輝，相形之下，便感自己似乎眞的太迂腐。

桃花女見了趙子龍的神情，不由微微嬌笑，她也不猶豫，走上前來，引他走到一塊石上，兩人併肩而坐。

趙子龍聞到桃花女身上的一種奇特的香氣，心中的抗拒念頭，不由便失去了，他把桃花女視作仙女似的。

桃花女嬌笑道：「如此良辰美景，爲何不抬起頭來，盡情欣賞？」

趙子龍不由便抬頭，忽地與桃花女的美目相觸，心頭便感一陣異蕩，神思也不由恍惚起來。

桃花女又笑道：「中秋賞月，乃風流快活之事，你何必如此拘謹，有負明月仙子的美意！」

趙子龍喃喃的道：「在下不便冒犯仙子。」

桃花女一聽，不由呵呵一笑，道：「你以爲我眞的是仙女麼？儍子，眞的仙女又豈肯與凡夫俗子併肩而坐？我是一位女子，坐在你身邊，陪你賞月，你想如何，便放膽施爲好了！」

趙子龍越發迷糊，桃花女也越挨越近，與趙子龍貼身而坐，她的玉手，也搭上趙子龍的肩上了。

趙子龍心神搖蕩，但感平生從未如此時如此令人迷醉，他只希望桃花女千萬不可在此時離開，否則他便很失望。

桃花女也似乎知透他的心意，她玉手一伸，竟抱住了趙子龍的脖子，格格的嬌笑道：「少俠，你是否叫趙子龍？」

趙子龍不由便點頭承認，他也根本不會思忖，爲甚桃花女會知悉他的姓名。

桃花女美目一轉，嬌笑道：「原來果然是子龍哥哥！你叫我桃花妹妹好麼？」

此時趙子龍眼中但見迷人櫻唇便近在咫尺，他的心神一蕩，不由便向那櫻唇湊去，「嘖」的一聲，他雄勁的男子嘴唇，便與夠迷人的櫻唇緊貼到一處了。

桃花女不勝嬌羞的嚶嚀一聲，趁勢運功一頂，一粒口含的丹丸，便渡入趙子龍的口中。

趙子龍在迷糊中尚有三分清醒，丹丸入口，不由微感驚疑，正欲吐出，不料桃花女的香舌，已趁勢往裏一頂，丹丸便骨碌地掉入趙子龍腹中去了。

桃花女的櫻唇依然緊貼趙子龍的嘴唇，因此趙子龍就連一絲抗拒的機會也沒有。

那丹丸下肚，趙子龍僅餘的三分清醒也驟然失去了，他此時已失去一切記憶，只有身邊的桃花女是唯一的例外，他只知她是世上最美麗可愛的仙女。

趙子龍反手也握住桃花女的玉手，不肯放開。

桃花女笑道：「你這麼用力，怕我走麼？」

趙子龍點點頭。

桃花女道：「你還想逃避我麼？」

趙子龍搖搖頭。

桃花女格格嬌笑道：「你若捨得，你便走啊！」

趙子龍的手握得更緊。

桃花笑道：「那你是不願離開我了？」

趙子龍連忙點頭。

桃花女立刻道：「那你以後就要聽我的話啦，知道不知道？」

趙子龍又點點頭。

桃花女眼珠一轉，道：「那你不準隱瞞我，你眞的是趙子龍麼？」

趙子龍不由開口道：「我眞的是趙子龍！」

桃花女又連忙道：「你是趙子龍！那你有一位師傅，她叫獨臂神尼……是麼？」

趙子龍忽然沉默了，似乎有一股無形的力量抑制着他，令他不能開口說話。桃花女一見，立刻把櫻唇貼向趙子龍的嘴上，這猶如一股强大的吸力，把那股無形的抑制力冲散掉，趙子龍不得不又開口吐出話來了。「是……獨臂神尼是我師傅……」

桃花女目中寒芒一閃，又道：「你奉了師命，欲殺火熖仙子，是麼？」

趙子龍點頭道：「是……我要殺火熖仙子！」

桃花突然厲聲道：「不！你要殺獨臂神尼！」

趙子龍心頭一震，脫口而出道：「不……我不能……絕不能殺獨臂神尼！」

桃花女突地挪開身軀，眼珠一轉，道：「你聽我的話，我就讓你留在我身邊，不然我馬上離開你！」

趙子龍渾身一震，他急得滿頭大汗了，忙道：「我……我聽你的話！」

桃花女這才又把櫻唇貼住趙子龍的面頰，嘖的親了一口，嬌笑道：「你聽話好……來，我帶你去一處好地方，好麼？」

趙子龍不由狂喜道：「好啊！走吧！」

在桃花女的玉手牽引下，趙子龍迷迷糊糊的向峯嶺的南面走去了。

趙子龍此時如夢遊太虛幻景，不知身在何處，心中只有桃花女的艷影，鼻中祇聞着桃花女的香氣。

好一會，趙子龍睜眼一看，自已已走進一間香艷的女子閨房，牙床鴛枕，錦被繡衾，芳香撲鼻，襲人欲醉。

桃花女就坐在他身側，正望着他媚笑。

趙子龍在迷糊中欲爬起來，四肢却軟綿綿的，難以移動分毫。他也不想動，更不想離開。

桃花女見狀，格格嬌笑道：「你醒了麼？」

趙子龍喃喃的道：「是，我醒了。」

桃花女嬌笑道：「你這傻子，既然醒了，怎麼還不向我動手呢？」

趙子龍迷茫的道：「動手？動手……但如何向你動手啊？」

桃花女見狀，心中不由一蕩，暗道：這小子於男女間事，竟仍是白紙一張，好極了，這豈非可任由我桃花艷女隨心所慾描畫麼？

＊　＊　＊

桃花女想着心中不由一蕩，她雖然精於此道，但碰上趙子龍這等內力深厚，英俊之極的少年，却也機會不多，她決定要好好的享用了。

她嘻嘻的蕩笑一聲，便倒下去，把趙子龍抱在懷中，以櫻唇相就，親熱起來。好一會，又仰臉問趙子龍道：「你快活麼？」

趙子龍正神魂飄蕩，癡迷的傻笑道：「我快活！好快活！」

桃花女輕輕的在趙子龍下巴上咬了一口，媚笑道：「那你還不曉得動……麼？」

趙子龍喃喃的道：「動……甚麼？」

桃花女蕩笑，伸手一握趙子龍的腿間要害，道：「傻子，你這兒難道不會動？」

桃花女說着，她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慾念了，便伸手自解衣裙，露出一具絕妙的玉體，橫陳於趙子龍

的眼底。

趙子龍丹田中突感一陣燥熱，渾身熱血沸騰，再也忍受不住，不由一把將玉體抱住，雙手亂探亂摸，一面又用嘴巴狂亂的嗅起來。他如此施爲動作，身上的烈熖似乎便輕緩了一點。

桃花女此時也嬌喘連連，她幾乎連自己的眞正目的也忘記了，放蕩的媚笑道：「嘻嘻！好人啊……這樣把人弄啊……我要死了！你快躺上來！」她不顧一切的挺身將趙子龍一拉，倒在她的赤裸玉體上，一面伸手替趙子龍解脫衣服。

趙子龍絲毫沒有抗拒之意，他的上衣被脫去，露出一身矯健的肌肉。

桃花女此時也慾火焚身，春心激蕩，恨不得立刻便融化於趙子龍的虎軀上！她玉手一伸，便揑住趙子龍的褲子，正欲一把扯脫下來。

趙子龍若眞正與桃花女的玉身相接，他的一生，便將永遠擺脫不了桃花女的控制，唯她的玉體爲命了。

就在此時，外面忽地一聲佛唱響起：「阿彌陀佛！善哉！善哉！花不迷人人自迷，你尚沉迷不醒麼？」

這一聲佛唱，强勁無比，直把趙子龍的腦袋震得嗡嗡作響，隨即又化作一股料峭的寒流，沿耳鼓而下，直注趙子龍的心胸肺腑。

原來這是佛門無尚神功——獅子吼，內含威力無比的禪功，可激發人體內的眞氣，眞氣充盈之下，神智也就會清醒起來了。

趙子龍渾身一震，丹田的燥熱立刻消退一半，他定睛一瞧，床上的玉體竟是峯上那少女，他暗感不妥，一個倒縱，從桃花女的玉手下脫身出來。

桃花女尚不知發生甚麼事，那一聲佛門「獅子吼」，是認準趙子龍而射的，她自然毫不察覺，她見趙子龍欲逃，急得赤身跳起，擋住趙子龍的去路，蕩笑道：「好人！你把我弄苦了，還想逃避麼？」

趙子龍右掌突翻，正欲一掌擊斃桃花女，但見她渾身赤條條的，心中又不由一蕩，他的心神畢竟尚有一半受制於這「玉體」上，到底下不了手，抱起自己的衣衫，便掠出洞外。桃花女本可趁機出手傷人，但不知怎地，她也竟然沒向他下毒手，祇怔了怔，便隨後追出來了。

原來那是一座隱蔽的山洞，山洞外是山野明月，山洞內却是一派春光。

趙子龍剛在洞外定住身形，桃花女僅披了一襲輕紗，也掠了出來，格格的蕩笑道：「小寃家，到此時你還要裝模作樣，折磨我桃花女嗎？快跟我進洞中快活啊！」直到此時，桃花女尚不知道，她施於趙子龍身的媚術，已被洞外的佛門「獅子吼」衝破化解一半了。

趙子龍又羞又氣，嚷道：「你……你再追來，我把你殺了！」

但不知怎的，他也無法向她出手。

桃花女蕩笑道：「心肝兒，你捨得殺我麼？嘻嘻，洞外清冷，莫頑皮了，快跟我回去快活去吧！」

桃花女說着，竟毫不猶豫，飄身又欲向趙子龍這面逼近。祇要被她近身，趙子龍必定又會被她第二次受制。

就在此時，山林平地上，驀地飄落一位鬚眉皆白的老和尚，祇見他微一揚手，向桃花女拂去，一股渾厚無比的力度，便把桃花女逼退三丈，隨即雙手合什，向趙子龍笑道：「恭喜趙施主，已安然渡過一劫了！」

趙子龍此時尚有一半迷惑，他雖然已認出來人竟是「天機廟」的「無極天機僧」，但却並不感驚喜，反而若有所失的喃喃道：「我……我怎有劫難？」

桃花女見天機僧突然現身，破壞了她的好事，不由氣得粉臉鐵青，恨不得把天機僧生吞活剝。她見天機僧祇顧與趙子龍說話，又知天機僧的功力通玄，硬抗那簡直是以卵擊石，心念一轉，忽生惡念，暗道：你這見鬼的老和尚自負清高，勸人戒甚麼男女色慾，嘿嘿，我今日偏要你臨老破戒！一個白髮老和尚，去做採花淫賊，摟着人家大姑娘睡覺，想必有趣好看極啦！

桃花女惡念萌生，便忽地在秀髮上伸手一摸，指甲中已暗藏歹毒無比的「飛蝶蠱」，遙隔三丈，運內力悄悄的向天機僧臉上一彈。

「飛蝶蠱」歹毒無比，一經入體，便令人淫心大動，性情劇變，無女色不能活，而且終生潛伏體內，除了本門解藥，普天下無人可解。更無色無味，令人防不勝防。

因此就連功力通玄的無極天機僧，亦差點着了道兒，幸虧他功力到底已達超凡入聖境界，甫遇外物微激，體內眞氣隨即激發，他猛地打了個噴嚏，便把「飛蝶蠱」噴開去了。

不料天機僧這一記噴嚏，却正好面向趙子龍而發，趙子龍正處半迷半醒狀態，江湖閱歷尚淺，根本不知防備，被天機僧眞氣衝開的「飛蝶蠱」毒，竟全數撲入趙子龍的鼻孔，立刻又全數被他吸入體內去了！

天機僧雖已警覺，但此時已救無可救，因爲就連他亦深恐有些微入體，壞了他的百年根基，正運功排除，哪還有餘力去解救趙子龍的「飛蝶蠱」入體之厄？

桃花女此時若再多彈一指「飛

蝶蠱」，祇怕天機僧便危之極了。但桃花女懾於天機僧的名頭，眼見一彈無功，害不到天機僧，心中不由大慌，暗道：他此刻正運功相抗，若不趁此逃走，豈非拿小命去碰刀口？她於是片刻也不敢逗留，身形倒縱，一退數丈，幾個起落，便消失於月夜中了。

趙子龍半迷半醒之際，忽感鼻孔一癢，隨即突感體內熱流暴熾，口乾舌燥，百脈沸騰，連腰也直不起來。他也不知桃花女的去向，連忙拚命運功相抗，頭上熱汗淋漓。

天機僧此時已運功自我搜索完畢，確信自己並無中「飛蝶蠱」之毒，這才暗鬆口氣。轉頭見趙子龍辛苦之狀，連忙伸手按於他的背上，運眞氣助他抵抗。趙子龍但感身上的火焰，已被逼到「關元」穴位，但到此即再推移不開，並於「關元」積聚，再也衝不散了。

趙子龍但感一陣神清氣爽，以爲自己已徹底衝破桃花女的「禁制」。他不由咬牙恨道：「這妖女如此可惡，待我趕將上去，一掌將她斃了！」

天機僧却忙道：「子龍且慢，此女追殺不得！你就算追上去，也必定兇多吉少，休說把她斃了！」

趙子龍一聽，不由奇道：「爲甚麼？這妖女武功平平，僅憑美色迷人而已！」

天機僧不由又微嘆口氣，因爲他深知「飛蝶蠱」的厲害，除非獲其炮製的獨門解藥，否則絕難解救。趙子龍不幸已中其毒，他以眞氣助他抵抗，不過是將其逼入「關元」穴位積聚起來，暫時不發而已。若追上前去，祇要桃花女稍一引發，「蠱毒」發作，趙子龍從此便必受桃花女禁制，從此沉淪慾海，永不超生。

而且趙子龍身中「飛蝶蠱」，固然是他自身的「桃花魔煞」劫數，但亦因他天機僧李秋風的「孽緣」而起，他自己亦難辭其咎，日後若與獨臂神尼相見，他也不知如何向她交代了……天機僧深知獨臂神尼對趙子龍表面嚴厲，但心中却視他如子孫血脈，若知她的愛徒受他天機僧所累，這一段「孽緣」，祇怕便永遠無法化解了！

天機僧心道：自己苦修百年，豈料却於白髮之年尚要週旋於男女情慾之事，眼見難逃這一場劫數了！而目下唯一可做的，便是先行穩住趙子龍的心神，不讓他胡思亂想而觸發蠱毒，然後再圖解救之法！

趙子龍見天機僧久久沉吟不語，又阻止他去追殺桃花女，心下不由又驚又奇，忙道：「大師！妖女如此厲害麼？她是誰人的弟子？請大師明示！」

天機僧但感自己已捲入與趙子龍同一劫數了，因此對他不由特別關切起來，他的心中隱衷，也不便再隱瞞。他微嘆口氣，道：「實不相瞞，這妖女便是火焰仙子門下首徒，名叫桃花女，盡得火焰仙子的眞傳，其歹毒邪門功夫，在火焰門中更獨創一招，外號稱爲『桃花魔女』，當今武林有個傳言，你須緊記了……」

趙子龍道：「是何傳言？大師快說！」

天機僧道：「火焰一出漫天紅，遇火男兒命如風；仙子秀髮可摧魂，美女甜舌勝神功！十分可怕。」

趙子龍大驚道：「原來妖女竟是火焰仙子的門人，那身爲門主的火焰仙子，豈非更可怕麼？」

天機僧道：「火焰仙子人美如花，雖年過花甲，但依然是處子之身，再加苦練美女火焰神功，數十年不休不歇，因此容貌形如二八佳麗，美艷無倫，碰上的人莫不失魂落魄，因此說『仙子秀髮可摧魂』，竟指她身形乍現，秀髮一晃，男子見了，必神魂飄蕩，失却理性，雖僥倖不死，亦形如行屍走肉，當眞可怕之極！」

趙子龍道：「火焰仙子既以美色惑人，數十年來，她如何可保女兒之身？她又爲甚要創此火焰仙門，四出殘害武林中人呢？」

天機僧微嘆口氣，道：「當年一段孽緣，老衲已向你坦白了。火焰仙子對老衲怨恨之極，一腔怨毒無可發洩，便苦練邪門火焰神功，又創立火焰門，專門收納美而淫邪的少女爲徒，授以勾魄攝魂這等邪門秘術，發誓要殺絕普天下少年英俊的男子！哎……」

天機僧說到此處，忽然嘆了口氣，似被往事勾出心中的痛苦。好一會，才又道：「此劫乃因老衲而起，火焰仙子的滿腔怨恨，原該衝着老衲而來。因此，火焰仙子其實仍難忘當年的傷心情怨，她雖練成獨門邪功，但絕不親自出手，以肉身示人，所有殺人勾當，均由其女徒施爲。桃花女因此成了她的替身，而她數十年來一直保住處子之身……她可能已風聞獨臂神尼已派了徒弟前來殺她，因此搶先一步，亦派出她的首徒桃花女，先把你殺了，再去對付老衲及獨臂神尼。哎，看來老衲也避不開這一場劫數了！」

趙子龍心中仍一片迷糊，不知如何是好，他無奈向天機僧道：「大師，那趙子龍又該如何面對？師傳要我殺火焰仙子，但這裏面又牽涉許多是非恩怨，如何分辨是非？是否該殺火焰仙子？請大師指點晚輩！」

天機僧不由嘆了口氣道：「老衲已不幸與你同遭此桃花魔煞，正沉思化解之法，一時間哪有甚麼主意示人啊？」

趙子龍深知天機僧其實心中仍在左右爲難，便道：「那大師是否可以指點晚輩，火焰門到底位於何處？火焰仙子的踪跡如何可發現呢？」

天機僧一聽，不由甚感爲難，他似乎已知火焰門的隱身之處，但又決計不便道出，他無奈祇好道：「此事在你是師命難違，於老衲而言却是一大魔障。老衲暗助於你，已破了當日老衲決不偏袒任何一方的誓言，劫磨立刻便降臨於老衲身上了！因此一切祇能順其自然，歷其劫磨！子龍目下宜靜心養性，千萬莫輕舉妄動。你在此等待老衲半月時間，老衲自然會給你一個完滿的交代便了！」

趙子龍心中迷惑，但又知天機僧洞天徹地，所言必有其道理，無奈祇好道：「那晚輩謹遵大師教誨便了！」

天機僧身形一晃，已失所踪。

趙子龍獨自佇立月色之中，久久不動，他自在遼東返回千獨峯，又奉師命下山，尋覓火焰仙子的行踪，伺機除去。但入江湖不到半月，便迭遭奇遇，十分詭異，直把他弄糊塗了。

師命難違，火焰仙子又爲禍武林，看來是非殺不可，但爲甚以佛門濟世爲懷的得道高僧天機大師，却堅阻他去爲武林除害呢？而其中所牽涉的那一段情天恨怨，當中的是非曲直又如何分辨，這一切，均決非初涉人世情海的趙子龍所能領悟。

趙子龍於淒冷的月色下久久佇立，他終於無奈的決定，暫借桃花女那秘洞藏身，以等待天機僧回返，向他探問清楚，再作下一步的打算。

但天機僧自當晚離去後，一直沒有現身，也毫無他的訊息，趙子龍按捺不住，再前去探索「天機廟」的所在，但到處雲遮霧掩，決計難尋。眨眼已過了十四日，距天機僧答應回返的日子祇差一天了。趙子龍心中不由越來越焦燥，他也不能確定，明日約定見面的日子，天機僧是否眞能準時出現。

欲解蠱毒　尋龍堪輿

趙子龍並不知道，就在天機僧離開的當天深夜，在懸崖峭壁下雲遮霧掩的「天機廟」下面，一老一少的兩條身影，便已越澗而出，捷如猿猴似的躍上九松嶺之巔，然後又風馳電掣的下山去了。

第二天，在武夷山脚西行的山路上，便出現了一位銀鬚白袍的老和尚，他的身邊却跟着一位年方十四五歲的小娃兒，小娃兒頂上留着一撮毛髮，大概尚未剃度，跟在老和尚的身邊，便顯得十分怪異，也不知小娃兒是老和尚的徒弟，還是老和尚的小孫兒，但和尚又怎會有後代子孫？

更奇的是，小娃兒的模樣竟有五分像猴子，額窄嘴尖，如非他的眼珠烏黑溜轉，黑白分明，甚有靈氣，那人們便必定以爲他是會說話的仙猴了。

原來小娃兒便是趙子龍於「天機廟」中曾見過一面的「小和尚」，那老和尚自然便是「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無極天機僧了。

小娃兒「小和尚」的來歷也十分奇特。當日天機僧於深山野嶺，忽然發現一個半人半猴的怪物，他心中一陣奇怪，便施展絕世輕功，把這隻怪物擒住了，這怪物原來是被人遺棄的嬰兒，由一隻母猴帶入深山餵養長大，因此有五分長相似猴子。

天機僧把他帶返天機廟，經一番佛法陶冶，終於將他的猴子習性改掉大半，但容貌却改變不了。天機僧感慨之下，乾脆便將他命名爲「笑猴兒」，「笑」即「小」，「笑猴兒」亦即「小猴兒」之意，同時亦含有希望他日後再無悲苦，笑口常開之意。

笑猴兒却十分喜歡這名字，他跟隨天機僧十多年除領悟佛法禪機外，武功也極具根基，足可與武林中的高手並列了。

天機僧帶着笑猴兒，從南向西行，不知不覺已走了數百里，但天機僧依然沒有停歇的打算。

笑猴兒並不感倦，他尚有三分猴性，終日奔走熱鬧，正合他的心意，但猴性天生好奇，遇到不明或新鮮事，便會好奇的抓耳搔腮，笑猴兒自幼由猴餵大，他的血液含有猴的血統，因此就比世人好奇得多了。

「大師伯伯！」笑猴兒終於忍不住叫了一聲，雖然天機僧禁止他在路上多言，但到底禁制不了他的好奇猴性，這「大師伯伯」的稱謂，是笑猴兒自小叫慣了的。

天機僧瞥一眼笑猴兒，見他抓耳搔腮的模樣，不由又好氣又好笑，便故意道：「猴兒，這數日來禁你說話，想必是如火燒你了，好，你有話便快點問吧，但有一個條件……」

笑猴兒一聽，如星的靈目不由一閃，暗道：大師伯伯容他發問，這當然好之極了，因若再不許他說話，他便必活生生悶死了，但大師伯伯雖待他有如師父，嚴厲起來，逼他練功養性時，所提出的條件要

求，却也十分苛刻要命。

例如要他學大師伯伯的模樣，在蒲團打坐三日三夜，就幾乎要了笑猴兒的小命了。

笑猴兒不由又驚又喜，小心翼翼的道：「大師伯伯，是甚條件？」

天機僧肅然道：「條件有三個，其一，今日大師伯伯所說的任何話，你祇能藏在心內，亦不能向任何人洩露。」

笑猴兒心驚暗道：這第一個條件就很要命了，大師伯伯明知我好奇，喜歡向人打聽，但若我知道的不告訴別人，別人又怎會把知道的告知我笑猴兒，但若不答應啊，眼前便先悶死了，無奈先答應爲是。

笑猴兒心極靈巧，他這般轉念，便笑着點頭道：「既然如此，笑猴兒祇好答應了。」

天機僧一聽，神色一寬，他知道笑猴兒雖然頑皮，但他答應的事便絕不會違逆，祇要他不輕易向人洩露，其餘的也就次要了。

天機僧微微一笑，道：「第二個條件，就是告知你後，你便要代大師伯伯四出奔走傳訊，不可偸懶誤事。」

笑猴兒大樂道：「是，是，大師伯伯，你跑腿送信的活兒，正合笑猴兒的脾性，我答應。」

天機僧呵呵一笑，道：「那第三個條件，就是祇准你問三個問題，若多問一條，便罰你多坐三夜蒲團，你可答應？」

笑猴兒一聽，先就心驚膽跳，因爲他怕極打坐蒲團，但又禁不住心中的好奇，祇好點頭答應。

天機僧笑道：「好，那你問吧！」

笑猴兒想了又想，這才小心翼翼的道：「大師伯伯，自天機廟出來後，你東奔西跑，盡往深山大嶺四處查探，到底查探甚麼呢？」

天機僧聞言，不由欣然一笑，暗道：這猴兒問得巧妙極了，一個問題，包羅萬有，却一下便抓中要點，顯見他的心竅越來越靈巧了。

天機僧十分喜歡笑猴兒，無時無刻不在引導他步入「天機之門」。見他進步神速，心中欣然，便坦然的道：「此事說來話長，一時也難於細說。大師伯伯祇可以告訴你，此事乃因一場即將降臨的武林浩劫，爲了化解此浩劫，大師伯伯無法不四出奔波……」

笑猴兒心急，不待天機僧說畢，便忙道：「那大師伯伯如何化解呢？」

天機僧呵呵一笑，道：「好！這是第二個問題了，日前你於天機廟所遇的趙子龍大哥哥，不幸身中『火焰門』桃花女的『飛蝶蠱』毒，此事非同小可，足以引發一場武林浩劫，爲化解這一場浩劫，因此不得不設法替趙子龍化解他身中的蠱毒。」

笑猴兒越聽越好奇，他也忘了天機僧的第三個條件了，不由又急道：「那爲甚麼趙子龍大哥哥化解了身中的『飛蝶蠱』毒，便可化解一場武林浩劫呢？」

天機僧忽地臉轉肅然，沉吟道：「此亦是老衲無法中的辦法也，其中的種種是非恩怨，非你所能領悟。老衲祇可以說，此事牽涉了上一代武林名宿的情恨恩仇，若不能化解，則必加深彼此的仇恨，屆時生死火併，武林便有一場腥風血雨降臨了，因此趙子龍身中的『飛蝶蠱』毒，老衲無論如何，亦要爲他化解，以消弭武林這一場腥風血雨。好，這是第三個疑問了，猴兒，你還有要問的麼？」

笑猴兒心中半明半惑，並未能透徹領悟其中的曲折情由，他正欲再打聽下去，却猛然醒悟，他已問了三個疑問，不由嚇得伸手掩耳捂嘴，轉身就溜了開去。

天機僧一怔，他向笑猴兒伸手一招，一股渾厚的柔力，便把笑猴兒扯了回來。天機僧道：「猴兒，你急着溜逃甚麼？」

笑猴兒笑道：「猴兒已問了三個難題，若再不走，必定忍不住再問，如此一來，猴兒的屁股豈非要變作鐵板，沾於蒲團上永不能移動了麼？不得了，這豈非把猴兒活活弩死了，因此決不敢再多留片刻啊！」

天機僧一聽，不由莞爾一笑，也不再多說甚麼。而此刻他的心情亦十分沉重焦慮，因爲他深知目下行將降臨的武林腥風血雨，其原因與他天機僧有甚大牽連，若因此而令天下武林受屠戮，他天機僧苦修近百年的功行，便會一朝盡喪了，他又怎能再悠閒以待？而且這一切的根由，說出來笑猴兒也決計不會明白，他祇須知道他目下所做的乃不得不爲，全力協助，不畏艱苦奔波，也就足夠了，其餘的細節，天機僧也根本無暇解說。

不久，天機僧和笑猴兒，便從武夷山的南面，一路向西行，已遠處數百里外了。

兩人進入河內溫縣（河南溫縣）地域，這天中午時分，天機僧帶着笑猴兒，登上一座山峯，這座山峯乍看平平無奇，但登上峯巔，天機僧向南面一看，眼神却不由突地一亮，暗道：吾踏破鐵鞋無覓處，不料却於眼前現身麼？

原來但見南面聳起的一座山峯，挺立於羣山之首，風姿綽約，猶如一位亭亭玉立的仙女，又如春花含笑，令人目睹而心曠神怡，隨即樂也融融。

天機僧暗道：趙子龍身中的「

飛蝶蠱」毒，乃屬「陰中之陰」，除了其本門的解藥可以化解外，唯一的解救辦法，便是以「地脈尋龍大法」，替趙子龍造就一位「陰中之陽」的奇女子，此女與趙子龍一旦結合，便可以其身上的「陰中之陽」龍氣，化解趙子龍身上的「陰中之陰」飛蝶蠱毒性了，吾四出奔波，正是爲此目的啊！

天機僧心念電轉，也不敢怠慢，連忙展開身形，向南面那座形如玉女的山峯掠去。笑猴兒見狀，亦隨後飛掠而上，他的輕功已極具火候，天機廟的懸崖峭壁，亦可一掠而上，何況是區區的山路。

上得峯頂，天機僧四面一看，但見山石秀潤光潔，草木青葱，宛如山花插上美女雲鬢，美艷而喜氣洋洋。

天機僧直看得眉飛色舞，不知怎地，連他這等功力通玄的絕頂高手，上了此峯，亦不由心中蕩然而動，情不自禁，但感百慮盡消，祇剩喜氣洋洋，心中一派欣然鼓舞。

笑猴兒隨後掠上，他忽然樂得手舞足蹈，抓耳撓腮，哈哈大笑，好一會，才一面大笑，一面喘氣道：「大師伯伯，怎的了，樂死猴兒了，但大師今日爲甚也如此樂也融融？」

笑猴兒的叫聲入耳，天機僧的心頭不由一震，這才猛地驚覺，連他自己亦着了這山峯地力的迷惑，幾乎不克自持……他連忙默運玄功，這才把心頭的激蕩抑止住了，很快也就神清目明。

天機僧怕笑猴兒的內力抵禦不住山峯地力的迷惑，伸手向笑猴兒背上一按，以佛門神功助他抵抗。

好一會，笑猴兒這才稍爲安靜，不再手舞足蹈，但依然樂得大笑道：「好啊！大師伯伯，這山峯好極了，哈哈，上了此峯，心中祇有快樂，但想愁苦也苦不起來了，爲甚麼？」

天機僧一面運功助他抵禦，一面啓發笑猴兒道：「吾早與你解說地脈尋龍堪輿之道，你目下所遇，便即受此龍脈地力的感染啊！」

笑猴兒忙道：「這便是龍脈的地力所致麼？好厲害啊，這龍脈叫甚麼呢？」

天機僧伸出左手，向四面指點，一面道：「猴兒你看，此峯是否形如仙女，又是否有如含笑春花，令人目睹而無限歡樂？」

笑猴兒的內力根基已十分深厚，此時再得天機僧的相助抵禦，神思恩已復清明，他向四周一望，不由連連點頭道：「是極！是極！大師伯伯，這山峯果如下凡仙女，又似一朵盛放的含笑春花啊！」

天機僧知笑猴兒的心智已復清明，便把按在他背上的右手收回，微笑道：「不錯，因此此峯所潛龍脈，可稱之爲『含笑春花仙脈』也。」

笑猴兒道：「含笑春花仙脈有甚好處？」

天機僧道：「含笑春花仙脈，其地力十分雄厚，承此龍氣之人，若是男子，則日後必出一代帝王將相，奇貴無比，因其地力『陰中之陽』，可令陽性之人極大得益。而若爲女子，則必出一代女中豪傑，而且此女必奇樂無窮，樂而大方得體，乃一位見之可解千愁的快樂女子，有如一位百年難遇的『仙樂之女』也！」

笑猴兒不由吐舌道：「如此厲害啊！難怪猴兒甫上此峯，沾此龍氣，便感快樂無窮了，但請問大師伯伯，你打算將此龍脈造就一位『帝王將相』，還是一位『仙樂之女』呢？」

子龍沉吟不語，暗道：吾之本意，當然是欲造就一位陰中之陽的「仙樂之女」，以化解趙子龍身中的「陰中之陰」飛蝶蠱奇毒，但世事玄妙，未知是否一如吾之所願呢？他心中轉念，便簡略的道：「此時吾尚難判斷，一切且看趙子龍的運命之緣份如何演進吧！猴兒，此地不宜久留，快助吾行事吧！」

他機僧說罷，當即取出一個羅盤，在山峯上四處堪度，終於定下一處地方。他吩咐笑猴兒搬來五塊石頭，按東、西、南、北、中五個方位，擺放五塊石頭，鎮住「含笑春花」大龍脈，又作好標記。然後即下山而去，四處查探承此大龍脈的人選去了。

* * *

離開河內溫縣地域的玉女仙子峯後，笑猴兒便高興起來了，因爲自此時起，天機僧便不再在深山野嶺中勘察，改而轉向人多聚集的村鎮市集行走。有人煙的地方自然就有飯菜茶水，這比那「山溪野果」好吃多了。

這天傍晚，天機僧帶着笑猴兒，走進一個大鎮。

大鎮中市集未散，甚爲熱鬧，在鎮中的城隍廟前，正有人在賣藝演雜耍。不少人圍成一圈，正欣賞湊熱鬧。

笑猴兒天生好奇，碰上這等熱鬧，豈能放過？他又拉又扯的求天機僧，放他過去看看。天機僧微笑一下，不知怎的竟爽快的答允。

天機僧和笑猴兒，走近那圍觀的人圈。天機僧目光如電，也不必進去，遠遠便辨清人圈裏面的動靜，笑猴兒身子機伶，一閃身便鑽進去了。

只見場內有一男一女，男的年約五十，風霜滿面，顯比他的實際年紀蒼老多了，而且愁眉深鎖，似

有重心事。

那女的却年僅十六歲，模樣甜俏，在場內團團轉，傻里傻氣的在嘻哈大笑。

這一男一女，一愁一喜，一哀一笑，登時把圍觀的人逗樂了。

笑猴兒雖然天生好奇，但一見那少女的模樣，却不由歎了氣，心道：那男子顯然是她的爹，她爹爹滿懷心事，愁眉不展，她却嘻哈大笑，當眞傻之極了。笑猴兒是被人遺棄的孤兒，連爹娘的樣子如何也不知道，他見了人家父女相聚，似十分快樂，心中不由便感觸起來。

天機僧目注那傻里傻氣的少女一眼，眼神却不由一亮，心中有所思，雙脚粘住，決計不肯離開了。

此時只見那男子忽然捧出一個瓦罐，在手上團團一轉，隨而一拋，便在他肩上停住不動了。他雙手抱拳，向四周人羣團團一轉，眉頭緊皺，朗聲道：「各位鄉親父老，此乃亡妻骨塔，無力安葬，只好先行燒化成灰，再籌款下葬。在下無以爲報，聊以雜耍以娛各位善長仁翁，如蒙各位賜賞，在下感激不盡！」

男子話音剛落，圍觀的人便有的歎息道：「原來是爲亡妻賣藝籌殮葬費，此情可憫！但未知他身懷亡妻之痛，是否還有心情賣藝？」

那男子把亡妻骨塔放到一邊，搬來一把竹梯，往空地上一插，竹梯竟便穩立地上，巍然不動。然後又向四周拱手道：「各位，在下別無長技，只好向天上王母娘娘的蟠桃園，偷一個回來，供各位每人分吃一口，以祝各位延年益壽，長命百歲！」

男子話音剛落，人羣中又有人嘩叫道：「好厲害啊！竟敢上天宮蟠桃園偷桃啊！聽說那仙桃吃一個可長壽九千年，那就算吃一片，豈非可多活一、二百年麼？若眞能偷得仙桃回來，我等每人願出十兩白銀作酬勞！但如何知道那是否天宮蟠桃園的仙桃呢？」

男人道：「那自然是從天上掉下的桃子才作準也。」

衆人一聽，心道：若眞有桃子凌空而落，那亦非仙即神了！於是不約而同齊聲道：「好！那便以此作準吧！」

男子默默的點點頭，却不再猶豫，向那傻氣嘻笑的少女招手道：「芝兒！你過來，爹爹有話對你說。」

那少女原來叫芝兒，她雖然傻里傻氣，但却十分聽從爹爹的呼喚，她一聽便立刻走過來，向衆人嘻哈一笑，把衆人逗樂了，便向那男子道：「爹爹有甚吩咐芝兒？」

那男子道：「芝兒，爲替你娘親籌銀殮葬，你就攀上雲梯，直上天宮蟠桃園，偷一個仙桃回來，酬謝各位鄉親父老吧！」

芝兒一聽，想也沒想，便立刻嘻哈的一笑道：「是！爹爹，芝兒這就去偷仙桃回來便了！」

話音甫落，芝兒已飛身一躍，身在竹梯的半腰了。別看她傻里傻氣的，輕功之高，却絕不下於江湖武林高手。

笑猴兒此時却瞧得不由一陣發呆，他原有猴兒之性，也極喜吃桃，但僅憑這一把竹梯，眞想直達天宮去天宮蟠桃園，他作夢也沒有想過！

笑猴兒不由向身後的天機僧道：「不得了！大師伯伯，連笑猴兒也不敢去幹的勾當，她一位女娃兒竟有膽去幹嗎？」

天機僧却在笑猴兒的耳邊輕聲道：「江湖奇人異士時有所見，切莫以己之技度人之能，須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不能幹的，別人便不能麼？悄悄瞧着，切莫大驚小怪聲張，以擾亂獻技者的心神。」

笑猴兒吐吐舌頭，扮了個鬼臉，却也不敢再作聲，只緊張的盯着那女娃芝兒，看她如何施展。

芝兒此時已呼溜溜的躍上竹梯的頂端了。衆人不由大感迷惑，竹梯已盡頭，這女娃兒如何再攀上去呢？

此時忽見那芝兒在懷中掏出一捆絲繩，她屹立於竹梯的頂端，把絲繩向上空一拋，絲繩便如飛鳥般飄搖直上，越升越高，漸而直入雲端，渺渺不見盡頭，只剩下絲繩的一端，握於芝兒手中。

那男子此時仰空問道：「芝兒，你準備好了麼？」

芝兒嘻嘻一笑，道：「準備好了！爹爹，芝兒這便直上天宮，去那天宮蟠桃園偷仙桃去也！」話音甫落，便見芝兒飛身而上一躍，雙手抓住絲繩，沿絲繩凌空向上攀升，眨眼已攀上數十丈高了。

笑猴兒仰望半空，但是芝兒那嬌俏的身形，已越來越小，身週雲霧飄浮，顯見已身處雲空之中，並無半點虛僞取巧。漸漸地，芝兒的身形已小如飛鳥，隱入雲空，再而竟不見了她的影踪。

在場圍觀的人不由目瞪口呆，鴉雀無聲，有人更張大嘴巴，久久不能合上。

那絲繩的一端，依然繫於木梯之上。此時那男子亦飛身上梯，執住絲繩的一端，貼於耳邊，似與隱在雲空中不見的女兒在感應相通。

那男子聽了一會，忽然大聲道：「好了！芝兒終於潛上天宮，入了南天門，此刻正偷偷摸入蟠桃園了！」

衆人一聽，均面面相覷，作聲不得，因爲若信的話，此事太過不

可思議了，但若不信，那女娃兒却又明明已身處茫茫雲空中了。

在衆人驚愕之際，那男子忽然又大聲道：「當眞可喜可賀，芝兒已偷入蟠龍園，得手摘了一個大仙桃了……芝兒，不可頑皮，莫貪玩啊，先把仙桃拋下，向各位鄉親父老敬獻！」

那男子話音甫落，半空中紅光一閃，衆人驚疑中，男子的手上已多了一個鮮紅的大桃子。

男子已欲把桃子拋下，忽然繩頭一動，那男子來不及拋下桃子，便連忙把耳貼近繩端，僅傾聽了一會，便忽然失聲驚叫道：「不好了！芝兒被守蟠龍園的天兵天將發現了！她還有命麼……」

他話音未落，半空中忽然掉下一樣物體，擦過竹梯，落在地上，衆人一看，竟是一隻血淋淋的活人手臂！

那男子悲叫道：「天兵天將已把芝兒偷蟠桃的右手斬下來了，只怕還有更厲害的刑罰呢……」

悲叫聲未絕，半空中又掉下一樣東西，原來是一截人腿。

在場圍觀的人，原來只欲湊熱鬧尋開心，不料却搞出人命來，有膽小怕事的，便欲開溜了事。

那男子一見，凌空一躍飛掠下來，輕功之高，令人駭然。他四周一掠，把欲開溜的人客堵住了，又向場中各人拱手悲叫道：「各位鄉親父老不必驚惶，小女不愼冒犯天條，命喪天宮，也是無可奈何，與衆人無咎。但請各位可憐她爲籌亡母殮葬費用，以身殉親，大節大孝，格外施捨幾兩安息錢銀，則小女雖命喪天宮，亦無憾矣！各位，請了！請了……」

在場圍觀的人客，此時又奇又驚又怕，眼見已弄出人命，只盼莫禍及自身，只好破財擋災了。但見衆人紛紛解囊贈銀，有的十兩，有的五兩，最不濟的，也有一二十文錢。

不多一會，那男子亡妻骨塔旁邊，便已積聚了數十兩銀，白花花的，在晚霞中甚爲悅目。

衆人已欲離去，免惹禍上身，那男子却忽然呵呵一笑，道：「各位請留步……待小女芝兒，向各位拜謝贈銀之義！」

話音剛落，木梯後面的城隍廟內，忽然如飛鳥般的掠出一條嬌俏的身影，衆人定睛一看，竟是那偷仙桃喪生天宮的芝兒。

芝兒向衆人嘻哈一笑，又向各人款款的萬福謝道：「嘻嘻，多謝……多謝各位，嘻嘻……」

衆人被這突生的變異，弄得目瞪口呆，哭笑難分。

那男子却又向各人拱手道：「多謝各位慷慨相贈！亡妻委實是新亡不久，在下無力殮葬，更無他法，因此才以些微小技，獻給各位，先博各位一樂。若有得罪之處，萬望多多包涵原諒！」

衆人此時就算心有不忿，亦無可奈何，深知賣藝的自然是爲了求財，用甚手段技藝，那是你情我願，怨不得誰了。

好一會，才有人忍不住問道：「那請問師傅，地上血淋淋的人手人腿，到底從何而來？人命關天，可作不得兒戲玩笑啊！」

那男子一聽，從容的一笑。芝兒却嘻哈大笑，她拾起地上血淋淋的人手人腿，竟大嚼起來，而且吃得津津有味，十分快樂。

衆人直瞧得瞪眼咋舌，以爲這女娃兒當眞瘋得入心入肺了！

那男子却坦然的道：「各位，實不相瞞，小女吃的，並非人手人腿，其實只是染了朱丹的熟麵條罷了，說穿了不值一笑。」

衆人這才恍然大悟，一切均是這父女二人的神技作怪而已。

不過亦有人聳然動容道：「話雖如此，但師傅父女之輕功繩技，却絕對是江湖一絕，我等有幸目睹，那一、二兩銀，亦值得極了！」

那男子微笑不語，對自己家傳的技藝也頗爲自傲。

圍觀的衆人，當下哄笑一聲，各人也就紛紛散去了。

那男子亦已收拾好行裝道具，便欲離去。

此時天機僧却大步走到那男子面前，合什道：「請問施主仙鄉何處？」

那男子道：「在下司馬福，乃當地溫縣人。大師爲甚相詢？」

天機僧目注男子一眼，忽然道：「司馬施主中年喪妻，有子嗣而散失，更肺中積疾，靜夜喘咳，痛苦萬分，未知是否如此？」

那男子——司馬福一聽，登時一陣發呆，怔怔的望着天機僧，好一會方道：「大師眼光如仙如神……怎的便把在下的隱衷窺透？」

天機僧微微一笑道：「司馬施主眼角魚尾紋甚多，此乃中年必喪妻之兆；又施主眼蓋深陷面青灰，此乃子嗣走失，有子如無子之像；再者施主鼻樑塌而印堂陷，此乃兇煞壓斷山根，於心肺極爲不利；綜而判之，不難確測。」

那男子司馬福一聽，臉上忽紅忽白忽黑，似有滿腹心事感觸，一發湧上心頭。他歎了口氣，忽地拱手，向天機僧深深一揖，道：「大師奇能，眞可洞天徹地！既能瞧破在下苦況，必有解救之法，萬望大師施以援手！」

司馬福說時，竟欲向天機僧下

跪，天機僧手掌一翻一托，司馬福便拜不下去。天機僧道：「司馬施主不必客氣，實不相瞞，老衲亦有求於施主，既有所求，便必有所賠也……但請施主詳道身世，以便設法化解。」

司馬福此時但感一股渾厚無比的柔力把自己托住，無論如何拜不下去，他深知此乃人的內力氣勁，眼前這位和尚，必是一代絕世高人。他也不敢隱瞞，坦然的道：「實不相瞞，吾乃西漢太史令司空馬談之後，因堂祖司馬遷得罪於朝廷，不容於世，才隱世不出，司馬後人聊以繩技雜耍謀生。吾早年曾於途中生子，名司馬兒，年僅三歲，不幸在市集中走失，至今已十五年，仍毫無音訊，想必已不存於世矣……」司馬福觸起傷心事，不由十分感觸。他停了停，才又說下去道：「後來小女芝兒出世，眨眼十五年，亡妻竟再無所出，直到半年前，亡妻因奔波勞累，亦一病去世！吾已將近五十，眼看入土近了，祇可惜芝兒自小便患癡迷之疾，心智不全，傻裏傻氣，遺下她孤身一人，吾又怎能安心？命運悲苦，倒教大師見笑了！」

天機僧却絕無見笑之意，相反充滿同情，但竟有一點欣喜。因爲他已當面審察司馬芝的運格氣息，發覺她的「癡迷玄幻」心性，恰好與「含笑春花」大龍脈相配，祇要栽培得法，司馬芝必成一代女中豪傑，更可化解趙子龍身中的「飛蝶蠱」奇毒。這等「陰中之陽」的運格，在女子中萬中無一，天機僧一旦尋獲，自然甚感欣慰。

天機僧點點頭，微嘆口氣，道：「司馬施主命途多舛，十分不幸。但福中禍倚，禍中福伏，往昔之難，焉知非日後的福緣呢？司馬施主切勿自悲氣餒。」

司馬福道：「在下未遇大師之前，的確已萌絕念，因此極力籌措一筆銀兩，留給芝兒，好等她日後憑此過活。但她這副癡迷的模樣，終究令在下難以心安。若大師能慨施援手，化解芝兒的『癡劫』，則在下便死而無憾矣！尚望大師成全。」

天機僧微一沉吟，忽然問道：「司馬施主的千金，是否自出娘胎，便是這副癡迷模樣？抑或另有災磨所致？」

司馬福一聽，觸動痛處，不由嘆了口氣，苦笑道：「實不相瞞，小女自出世便是這副模樣，傻裏傻氣，十分癡迷，令人痛心。雖然學藝甚精，但這等微末小技，也成不了大氣候。在下中年喪妻，兒子失散，眼看司馬氏一脈，必定煙消雲散了！」言下唏噓不已。

天機僧此時把司馬芝招近身前，仔細的向她打量，司馬芝見天機僧銀鬚白鬍，滿臉祥和，如白鬚仙翁，心中早就歡喜極了，不由便嘻哈而笑，快樂極了。

司馬福苦笑道：「小女這副模樣，教大師見笑了。」

天機僧却微一搖首，道：「不然，令千金福緣之深厚，非你我所能及也！若栽培得法，日後必有作爲！」

司馬福忙道：「大師如此判斷，尚望大師成全！」

天機僧此時再無猶豫，决然的道：「實不相瞞，老衲乃天機廟天機僧。爲化解一段劫數，四出奔波，尋覓一位有助化解的人選。此人選不但可以助吾化解劫數，且其自身亦因此獲益良多。老衲已相中令千金作此人選，未知司馬施主是否樂意令千金負此重任呢？」

司馬福一聽，不由大喜道：「在下久聞民間有『天機廟無極大師』之說，知大師乃絕世高人，不料今日幸遇！大師既有指示，在下如何會拒絕？在下樂意極了！」

天機僧微笑道：「如此甚好。這便請司馬施主帶同亡妻骨塔，隨老衲到一處地方吧！」

笑猴兒一聽，不由慌道：「大師伯伯！這又去深山野嶺了嗎？」

司馬芝一聽，却樂得拍手嘻哈笑道：「好啊！去深山野嶺，又有猴子哥哥伴着，必定好玩極了！」

司馬福不由苦笑道：「大師，你看小女這副模樣，是否眞的可以造就呢？」

天機僧微微一笑，伸手一敲笑猴兒的腦袋，道：「他是野猴餵養，本來猴性十足，但至今已有所成。精誠所致，金石爲開，施主又何必先失信心。」

司馬福連忙點頭稱是，不久，四人便聯袂入山。

路上司馬芝開心極了，又笑又跳又叫，就連猴性未退盡的笑猴兒，亦被她弄得直皺眉頭。

司馬福暗叫慚愧，但女兒天生如此，也無可奈何。天機僧却渾似不覺，任由笑猴兒和司馬芝沿途嬉玩。

一路無事，很快，四人便抵達天機僧堪定龍脈的玉女峯了。

在路上，天機僧已向司馬福解釋此行之意，乃欲以大地龍脈的地力，造就司馬氏出一代女中豪傑。司馬福眼見女兒的厄運已有轉機，心下自然又喜又奇。他身邊帶備玩技的道具，因此就連挖土的鋤鏟等物也不必另備。

四人攀上玉女峯嶺。天機僧、笑猴兒二人自然十分輕鬆，司馬芝也面不改容，大氣不喘，但司馬福積疾在身，爬上峯頂，便氣喘吁吁。



趙子龍一馬當先衝殺出去，正遇大將……

幸而司馬福雖感辛勞，却毫不退縮，咬緊牙根，奮力攀爬，終於也攀上玉女峯巔了。

司馬福喘了口氣，爬上峯巔，精神却倏地一振，心胸亦不由一寬，但感積慮全消，身心振奮，先前的愁苦，似突然消失，竟連說話也豁達起來了：「大師！果然好地方！好景緻呵！這豈非欲窮千里目，更上一重山麼？」

天機僧見狀，不由暗暗點頭，心道：按司馬福的反應來判斷，玉女峯的龍氣，的確可與他司馬氏一脈相融滙也！

司馬芝本就一副樂女的模樣，上了此峯，竟然毫無異樣。

天機僧此時也不再遲疑，引領司馬福父女二人，走到有「龍脈標記」的地方，向地上一指，對司馬福道：「司馬施主，老衲替你司馬氏堪點的，乃一含笑春花大龍脈，龍氣極旺，日後你司馬氏一脈，必定前程無可限量！」

司馬福的心境此時也變得甚爲開朗！他呵呵笑道：「大師，在下先行謝過了！如何施爲但請大師吩咐！」

天機僧點頭道：「如此甚好。」他向司馬福指點了開穴的方位位置，又道：「這便請司馬施主父女一道，親手開穴，以應開啟龍竅脈承龍氣之大格。且須速挖，此時乃上吉入殮時分，若過了今日巳時，便須再等三年，才可開啟龍竅地脈也！」

司馬福一聽，不敢怠慢，因爲若再等三年，他怕自己早已身入黃土了！

司馬福喚司馬芝近前，父女二人一道，以鐵鏟破土。山地土質堅硬，司馬福執鐵鏟，下鏟祇挖出少許泥土，忙了半個時辰，司馬福已累得呼呼喘氣。

司馬芝雖然傻裏傻氣，但此時却忽然變得懂事起來，她也不待爹爹吩咐，便以手挖起泥土來了。她的內力已有根基，伸指運力向山地一插，居然被她抓起一把土來。

但時間一長，芝兒的雙手十指，便已被磨破，鮮血淋漓，血肉模糊，不過她仍咬牙挖土。在父女二人拚命挖掘之下，山地上漸而露出一個三尺來深的洞穴來了。

天機僧佇立一旁，見狀默然不語，也絕無相助挖土之意。

笑猴兒性雖頑皮，但心兒却極軟，他見司馬福父女辛苦萬狀，司馬福氣喘吁吁，眼看已成強弩之末，芝兒的十隻手指，已與鮮血混成一片，更滴滴流入土中，心中大爲同情，欲走上前去，相助挖土。

天機僧却連忙以「密音傳話」道：「猴兒不可！一切任由他父女二人施爲足也！」

笑猴兒不解道：「爲甚麼？大師伯伯。」

天機僧道：「此穴乃屬他司馬氏一脈的祖宗龍氣，足以令其脫胎換骨！天降大任於斯人，必先勞其筋骨，世上人事如此，何況乃承龍蔭脈的大法呢？因此不可由外人相助，免失了潛移默化之神效也。」

笑猴兒急道：「但司馬大叔眼見快將不支倒地，芝兒十指也鮮血淋漓，十分可憐！」

天機僧却微笑道：「血沃龍土潤龍脈，正如世人以硃砂點龍睛開眼一般道理！若無鮮血潤土，其龍氣又怎會激而旺發？」

笑猴兒見天機僧堅決不肯讓他上前相助，便不敢再堅持，他視天機僧如師如父，他的話笑猴兒怎敢不聽？

司馬福父女幾經辛苦，終於在山地上挖開了一個深達五尺的土坑。

此時天機僧含笑道：「可矣！洞穴已成，司馬氏一脈轉運大法，已越過第一關了！」

司馬福一聽，再也支持不住，一屁股坐在地上，呼呼的直喘粗氣。他因積勞成疾，短時間尚可支撐運力，但時間一長，便因肺患而氣衰了。

天機僧此時却不容司馬福稍歇，立刻又道：「目下距巳時不遠，務必速作準備，司馬施主請用你亡妻的衣物，包裹骨塔，權作一副衣冠塚也！」

司馬福一聽，却不由大吃一驚，忙道：「大師！這却難辦！因當日火化亡妻，所有遺物，均已隨火而化，並無任何遺物剩下！」

天機僧一聽，不由亦眉頭一皺，心道：若無衣物包裹骨塔，便不存氣，後人承納的龍氣，便會打折扣了！吾亦料不到有此一失，却如何是好呢？

天機僧自己也沒了主意，別人如何會有辦法？司馬福後悔把亡妻的遺物全部火化，此時不由連連嘆息。

司馬芝却嘻哈一笑，道：「大師伯伯！芝兒有辦法！」她學笑猴兒的口吻，也呼起「大師伯伯」了。

天機僧不由一怔，心道：連吾束手無策，你女娃兒有甚妙法？但又知她福緣深厚，不敢輕忽，便鼓勵的點點頭，道：「司馬姑娘有甚法子？」

司馬芝嘻哈一笑，道：「芝兒知道，娘親平日最喜歡那個……綠竹葉！她曾教芝兒以竹葉編衣服穿呢。因此芝兒想替娘親做一件竹葉衣，包在骨塔上，豈非猶如娘親穿上衣服嗎？」

她說的法子，雖然突兀，但意思却非常清楚，亦十分有趣。司馬福不由皺眉，道：「芝兒！快別胡鬧啦！」

不料天機僧一聽，却咧嘴一笑，道：「不錯！但凡死者生前所最愛之物，均可算是其珍惜遺物也！她娘親生前若最喜歡竹葉，那倒不失爲一種可與死者魂靈相通的珍貴遺物！而且更可收返璞歸眞的奇效。」

司馬福起初以爲女兒癡性發作，又在胡說八道，不料天機僧却大爲稱讚，不由大喜道：「既然如此，芝兒，你就快去替你娘親用竹葉做一件衣物吧！」

司馬芝一聽，一蹦一跳的去了，採摘葉子是笑猴兒的拿手本領，所以他也不待天機僧吩咐，便跑過去相助芝兒去了。

不一會，兩人便抱了一大捆青綠的竹葉回來。

司馬芝把竹葉夾於指間，左右交織，一面又與笑猴兒嘻哈玩笑，手指飛快的動着，不一會，一件翠綠的竹衣便居然編織出來，有領口有衣袖，活靈活現，十分神似。

天機僧一看，不由暗暗點頭，心道：芝兒本性聰慧非凡，她的癡迷傻氣，不過是本命受阻，未能開竅而已，一旦得龍脈祖宗元氣相助，衝破玄關，日後的成就必無可限量，司馬氏一脈，必出一代女中豪傑！

笑猴兒却喜得抓耳撓腮，道：「好啊！芝兒姐姐，你教猴兒這織竹葉衣的手藝好麼？這竹衣好玩極了！」

司馬芝嘻嘻笑道：「猴兒啊，你想穿麼？芝兒織一件給你好啦！但竹衣是祇能女子穿的，猴兒穿上綠竹衣，不把人嚇死麼？」

笑猴兒吐了吐舌頭，不由作聲不得，他但覺得，芝兒姐姐雖然終日嘻哈癡樂，但她的心智靈慧，比他笑猴兒却強多了！

此時天機僧仰望白影，默默運算一會，忽地朗聲道：「巳時將到！司馬施主，快替先人穿戴衣冠！」

司馬芝一聽，也不待爹爹司馬福吩咐，即把竹衣披在骨塔上面，就如她親手替娘親穿衣一樣認眞仔細。

天機僧心中欣喜，再過一會，又大聲道：「先人衣冠已備，速引其歸入龍土！」

司馬福和司馬芝，父女二人，四手齊捧骨塔，放入已挖好的洞穴中。

天機僧仰望天際，當一線白影斜照洞穴時，便又立刻道：「速塡墳土！莫過巳時！」

司馬福和司馬芝聞聲，連忙各自揮鏟用手塡土，撥入洞穴。撒下的泥土，不少已沾染司馬芝十指的

鮮血。

不一會，洞穴便全被泥土覆蓋了，又平了口，再加高三尺，一座古樸土墓便築成了。

天機僧吩咐司馬芝和笑猴兒，合力搬來一塊白石，向司馬福問明他亡妻的姓氏，微運氣，併指向白石劃去，指力如刀，白石塊上，登時現出一行刻字：「河內溫縣司馬氏惠英之墓。」

天機僧着司馬福把石碑豎於墓前，司馬家的先人祖墓也就落成了。

天機僧又肅然道：「司馬氏一脈，拜祭先人！」

司馬福聞言，先行上前拜祭，他憶起亡妻生前受的痛苦，不禁淚如雨下。他拜祭一番，墓穴却毫無反應，祇好退了下來。

天機僧見狀，不由微歎口氣，心道：司馬福與墓中人雖有夫妻之份，却並無血脈之通，因此他所承納的龍脈蔭庇，必大遜於墓中人所出的後代，此乃運命大勢，半點勉强不得。

天機僧心中轉念，便向司馬芝道：「司馬芝姑娘，快上前拜祭先妣。」

司馬芝第一次聽到有人稱她爲「司馬芝姑娘」，心中不由大喜，居然不再痴迷傻氣，正正經經的回道：「是！大師伯伯，司馬芝拜祭先妣娘親！」她出身名門仕族，倒也知道「先妣」即「亡母」之意。

司馬芝走上前去，在墓碑前跪下，恭恭敬敬的叩了三個响頭。

司馬芝剛叩罷第三次頭，就在此時，墓前石碑上面，那七個刻字，忽然由灰白一轉而爲鮮紅，猶如鮮血染上似的，十分怪異。

天機僧目注墓碑上的異兆，心中一動，暗道：此乃司馬芝十指鮮血入土，與先人龍脈元氣相融，已與龍脈地氣相通之兆，當眞可喜可賀，但僅此而矣，爲甚沒有更强烈的感應呢？

天機僧正思忖，就在此時，墓碑上如血染紅的刻字上面，竟有如血的紅氣泛出，漸而凝聚成形，竟然是一個鮮紅的「兒」字，雖然轉瞬即逝，以至司馬芝、司馬福父女二人也並沒留意，但這已足令天機僧深感駭然了。

天機僧暗道：司馬芝雖與亡母龍靈元氣有所感應，但並不强烈，反而墓碑上以鮮血凝成一個「兒」字，顯然墓中亡母龍靈元氣念念不忘其走失的兒子「司馬兒」，因其血脈相連，已生强烈感應，由此可推斷，司馬家走失的兒子，不但尚在人世，而且其運命已屆旺發之期，搶先與亡母的「龍靈之氣」滙聚了，那這「司馬兒」到底是怎樣一位人材？不料吾之尋龍堪輿大法，原意既助司馬氏父女運命轉旺，又助趙子龍化解「飛蝶蠱」毒，結果誤打誤撞，却又大大旺發了司馬家不知所踪的兒子司馬兒運命，莫非此乃天命所歸，連我天機僧亦無法改變嗎？

天機僧心念電轉，當下深感駭然，但就連他此時亦不能確定，司馬家走失的兒子司馬兒，到底是否尚在人世？他若在人世，又到底流落於何處？更重要的是，這司馬兒的本命運格到底如何？是否足以承納此「含笑春花」大龍脈呢？若不能承納，則其運命必暴發而招暴斃，當中絕無半點倖免，這一切天機僧均未能確定，他又怎會貿然洩漏此天機奧秘？

而天機僧此時也絕未意料得着，他此時爲司馬家父女二人堪點的這一座「含笑春花」大龍脈，竟與「三分天下、分久必合」的天機大勢演行軌跡相輔相承，因爲司馬家走失的兒子司馬兒，當日被一位地方官吏收養，又替他易名爲「懿」，因與「兒」同音之意。十幾年後，司馬兒——司馬懿已學有所成，在「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帳下，出任幕僚之職，此時他恰好是二十歲，誰也意料不到，就是這一位與家人失散的淪落人司馬懿，日後竟與「天下盡歸司馬氏」的天機大勢相承，成了一個一統朝代的創始人，天機地脈的玄妙，當眞不可思議，這在下文自有細述。

當下天機僧也不便洩漏司馬氏這一座龍墓隱含的驚人奧秘，他微歎口氣，不再思索，向司馬福賀道：「好了，司馬氏一脈已承祖宗龍氣，日後自有奇妙效應。」

司馬福不知怎的，自拜祭了亡妻的陵墓，僅一霎間，心胸便感一陣溫暖，直透心肺五臟六腑，身心十分舒泰，精神陡振，連多年的肺疾似亦舒緩了數分，他不由驚喜的喃喃道：「莫非是亡妻有靈，蔭庇我司馬福延年益壽麼？但爲甚芝兒又毫無效應？」

司馬福話音未落，忽見司馬芝渾身一抖，隨即俏臉漲紅，身上似被烈焰烘燒，一會後，她的眼珠忽晶光大亮，猶如痴呆之人突然開竅，祇見她款款的走到天機僧面前，伏身下拜，一面正正經經的道：「大師伯伯，請收下司馬芝爲徒！」她的神態，猶如一位嬌美少女，神態嬌美而端莊，那種「痴迷傻氣」，似已跑到九霄雲外去了，令人十分驚奇。

天機僧一見，不由大喜，祇見他欣然一笑，道：「佛門中人，不收女徒，但老衲倒願向芝兒引拜一位師父，你若投到她門下，所學有成，必不下於老衲所授也！」

司馬芝一聽，似亦明白佛門不

收女徒弟的規條，她也沒再糾纏，一躍而起，正正經經的問道：「請問大師伯伯，這位高人是誰呢？」

天機僧心中不由欣然一笑，暗道：獨臂神尼平生祇收了趙子龍爲徒，假如司馬芝能投到她門下，獨臂神尼有這位女弟子作伴，她的偏激戾氣，受司馬芝的「樂天龍氣」感染熏陶，必可化去；司馬芝又因此而得拜名師，與趙子龍成了師兄妹，兩人的結合，便十分自然得體了。

天機僧心念電轉，便不再猶豫，欣然的道：「芝兒，這位高人，便即千獨峯的獨臂神尼，你若能拜她爲師，日後必定前程無限，亦是你的一大福氣，祇是未知司馬施主是否捨得你孤身一人，千里去拜師呢？」

司馬福此時但感病體已癒大半，精神振奮，興起重新振作做人的信心，又見女兒的「痴迷傻氣」似已回復靈清，心智已與健康少女無異，深知此乃「龍脈」蔭庇的威力，又是天機僧相助的恩德，對天機僧不由佩服得五體投地。他見天機僧詢問他的主意，他毫不猶豫的决然道：「大師，在下父女二人的新生生命，均大師所賜，但有所教，在下莫敢不從。大師既肯引見小女往拜明師，此乃天下美事，在下樂意極了。」

司馬福自己也覺奇怪，不知怎的，自上了玉女峯後，他的心性也忽然豁達起來，愁苦之念盡消，他也不再多言，把司馬芝叫到面前，殷殷的囑咐道：「芝兒，從此你便跟隨大師伯伯了，你切記要聽從大師伯伯的話，切莫再胡鬧頑皮。」

司馬芝笑了笑，隨即點頭道：「爹爹放心，芝兒知道，大師伯伯是帶芝兒去見一位高人師父，拜她爲師，芝兒一定好好聽師父和大師伯伯的教誨。」司馬芝一頓，忽然又很認眞的道：「芝兒日後學藝有成，便立刻趕返故鄉，爲爹爹你療傷好麼？」

司馬福又驚又喜，他似見了陌生人似的瞪着司馬芝，直喜得老淚縱橫，連聲道：「好！好極了！芝兒，司馬氏就祇剩下你一點血脈，你但能恢復靈智，是否替爹爹療傷也不打緊了，爹爹就算身入九泉亦含笑了。」

司馬福說罷，便向天機僧拜辭，先行下山，回家設靈拜祭亡妻去了。

天機僧目送司馬福的背影遠去，心中暗道：司馬施主至今尚未知他司馬氏的另一血脈的下落，他料他走失的兒子必已夭折，他的全副希望，便放在女兒司馬芝身上了。他又豈知他的失落兒子，才是這座大龍脈的最大得益者呢？但這等異兆太過玄幻奇妙，說出來也决計無人相信，因此天機僧也不敢洩此天機奥秘。

他轉望司馬芝一眼，見她對父親的離去，竟無半點依戀之意，心中不由暗奇，便試探的道：「芝兒，你捨得與爹爹分離嗎？」

司馬芝笑了笑，道：「芝兒心中不捨，但自古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世事本難全，而且芝兒知道，今日與爹爹暫別，是爲拜師學藝，日後便有更長久的父女相聚的機會，既然如此，芝兒便不捨，也祇好藏於心底了。」

天機僧一聽，心中不由一陣欣喜，暗道：司馬芝所承納的「龍脈地力」，雖然比不上她那位並未見面的兄長司馬兒，但却已足令她心智開竅，既然如此，她身潛的「陰中之陽龍氣」，便必定可以化解趙子龍身中的「飛蝶蠱」奇毒了。

就在此時，天機僧閃眼望去，祇見那墓碑上面，忽有鮮血般的液體滲出，沾在石碑上並不淌落，反而漸聚成形，竟是一朵盛放的含笑春花模樣，奇異之極。

天機僧不由一怔，心道：玉女峯含笑春花龍脈竟如此雄厚，下葬不到二個時辰，便迭現異兆，須知此乃鮮血龍脈相滙現形開花結果之吉兆啊！

當下天機僧不再逗留，帶同司馬芝、笑猴兒，三人一道下山，向東面的武夷山方向疾奔而去。天機僧知道，此時距他離開武夷山已十三天了，他與趙子龍約定在十五天後見面，便須在二日二夜之內，奔行近千里。這對自己和笑猴兒並不算十分艱難，但司馬芝未知是否可以支持？因此下山之後，天機僧便施展絕頂神功，挾帶司馬芝，一路向東面飛掠。

＊　＊　＊

此時天機僧並不知道，爲了解救趙子龍身中的桃花魔煞——「飛蝶蠱」毒，在武夷山北面的天柱峯，此時正有一對金童玉女在四周勘察。

男的手執羽扇，英姿勃勃，女的俏如仙女，嬌態迷人，兩人携手並肩，奔行於天柱峯山野間，猶如一雙神仙俠侶。

忽地，那男的伸手向前面一指，輕聲道：「師妹，快看前面那七彩雲石。」

少女——師妹聞聲向前一看，祇見十丈遠處，一塊七彩的石上，有五隻雲雀，凌空而降，落在雲石上面，吱吱喳喳，十分快樂。少女奇道：「諸葛師哥，五隻雲雀降落七彩雲石，彩翼翩翩，十分悅目，但這是甚麼徵兆呢？」

那男的原來是諸葛亮，那少女自然便是他的師妹雕雪了。

當日諸葛亮和雕雪，在路上和趙子龍偶遇，諸葛亮指示趙子龍一直向南行，便可化解他運命中的「桃花魔煞」。然後兩人便一直西行，於蜀川四周堪查，不久兩人又折返南面，向正處多事之秋的中原進發。

途中諸葛亮忽然决定，無論如何非要上福州（即今福建一帶）武夷山一行。雕雪知道，諸葛亮是放心不下，打算親自出手，替趙子龍化解「魔煞」了。

雕雪甚少見諸葛亮爲一偶然相遇的人如此上心，她冰雪聰明，稍一思索，便明白諸葛亮已斷定，趙子龍乃「三分天下」天機勢格中人，而且他十分欣賞趙子龍這一位「一代將才」了。因此絕無異議，欣然與諸葛亮一道，同赴福州武夷山而來。

兩人一路南行，不久便進入武夷山中，再一直南行，依趙子龍的「命宮走向」，果然便搜索到九松嶺地域來了。然後在桃花女出現的山峯脚下，巧與趙子龍相遇。

趙子龍此時等待天機僧回返，已等了十三個日夜。他正焦急時，諸葛亮和雕雪突然出現，趙子龍十分欣喜，猶如見了兄長親人似的。

當下趙子龍把自己的遭遇，對諸葛亮說了，諸葛亮運用師門所學，很快便發覺，趙子龍已身潛「飛蝶蠱」奇毒，這奇毒一旦發作，便必與奇淫之人，終日沉迷於色慾，直至精血枯盡而亡，十分可怕，十分歹毒，當眞是一場可怕的「桃花魔煞」劫數。

趙子龍又告知諸葛亮，說天機僧已正爲他奔走，尋求化解之法。可惜他出外已十多天，至今仍未回來，想必是難尋解救之法，眼看祇能靠自己想辦法了，又說他打算自己運功驅毒，可惜經脈似已受阻，百般努力亦徒勞無功，正焦急時，恰與諸葛亮相遇。

諸葛亮問清情形，他已知趙子龍身中的奇毒，决非憑功力所能化解。他思索一番，心道「飛蝶蠱」毒乃「桃花魔煞」的一種，與趙子龍的運命有極大淵源，既然如此，爲甚不可以「大地龍脈」的威力，去化解趙子龍運命中這一段劫數呢？奇妙的是，諸葛亮與天機僧，似心有靈犀一點通，雖然殊途，但竟同歸「龍脈地力」這一大奇學上面。

諸葛亮打定主意，也就毫不猶豫，吩咐趙子龍於此地等候天機僧回返，他自己與雕雪一道，遍察武夷山的地脈風水，以圖就近尋獲一處龍脈大地，以其强大威力化解趙子龍的「桃花魔煞」劫數。

於是諸葛亮和雕雪，不辭千辛萬苦，於一日一夜間，走遍了武夷山的「溪曲三三水、山環六六峯」，意即九道溪流，三十六座山峯。

此時，兩人正好抵達武夷山的主峯天柱，巧見「五色雲雀降落七彩雲石上」的奇景。

當下雕雪十分驚奇，忙問諸葛亮那是甚麼徵兆，她雖與諸葛亮同出龐德公的「天機門」，但諸葛亮自幼便得龐德公的啓蒙，於天機、地脈學上的本領，比雕雪這位新入門的師妹，畢竟强得多了。

＊　＊　＊

諸葛亮欣然道：「師妹，師傅曾道地脈道之最高境界，乃於尋龍點穴上一擊必中，你看這塊七彩雲石，是否與那龍穴有關呢？」

雕雪格格笑道：「師傅並未向我傳授地脈之學，我又怎會知道？師哥快別賣關子啦！」

諸葛亮微微一笑，趁機啟發道：「你再向四周瞧瞧，看看能領悟甚麼？」

雕雪果然向四周望去，但見天柱峯果然十分奇特，四面羣山環繞，恰似座座護衞屏障。雕雪雖然不精此道，但冰雪聰明，細看之下便略有所悟，笑道：「師哥啊！雕雪以爲此峯四面有山環繞護衞，外觀上看，其勢格便安穩得很啊！」

諸葛亮一聽，不由欣然一笑，點頭道：「好啊，師妹果然不愧是師傅判斷的『天機俠女』，雖從未涉獵此道，但悟性奇高，果然被你瞧出此峯的精髓來了！那師妹你再數數看，四面環繞之山，到底有幾座了？」

雕雪向四下仔細分辨，便格格笑道：「師哥，我素聞武夷山有『三三曲溪、六六環峯』之說，此峯形如天柱，東面兩峯分別似『天鷹、玉燕』，南面一峯似『秋雁』，西面一峯似『喜鵲』，北面一峯似『翩鴻』，共爲五山環繞天柱峯。又天柱峯似男子昂然屹立於天地，五山環繞似健美嬌鳳，這豈非『五鳳朝陽』嗎？」

諸葛亮含笑點頭，道：「很好！但還有甚麼？」

雕雪道：「還有呵……自然是五隻彩雀，降落於七彩雲石上啦！不得了，這恰好弟是五合一奇觀也！」

諸葛亮微笑道：「不錯，五山環繞天柱峯，五雀飛落雲石上，七彩雲石又恰位於天柱峯的中央，師妹，由此你又得出甚麼判斷？」

雕雪又喜又奇，格格笑道：「到底是甚名堂？」

諸葛亮斷然的道：「按方位形勢判斷，七彩雲石下面，便是潛龍結脈之處，按其形格，又可稱之爲『五鳳朝陽』大龍脈也！」

雕雪大喜道：「那五鳳朝陽大龍脈有甚用處？」

諸葛亮道：「五鳳朝陽，即五

山護一峯，五陰旺一陽之奇格，威力之大，足可令人起死回生，更可化解人間一切奇陰之毒。」

雕雪一聽，忙道：「那趙子龍這小子身中的是甚麼毒性呢？」

諸葛亮道：「趙子龍所中的乃『飛蝶蠱』毒，其性屬『陰中之陰』奇毒……」

雕雪立刻道：「師哥，你既然說『五鳳朝陽』大龍脈的威力，足以化解人間一切奇陰之毒，那豈非便可化解趙子龍身上所中之『陰中之陰』奇毒嗎？師哥快設法爲趙子龍這小子解毒啊！」

諸葛亮一聽，見雕雪情急之狀，不由笑道：「怎麼了？師妹，你爲甚忽然如此關切趙子龍這『小子』來？」

雕雪笑道：「初看趙子龍，以爲他是曹操派來追殺我等的奸細，但如今看來，他不但並非奸細，反而是一位重誠守諾的少年俠士，自然便希望他健康成才啦！咦？這有甚麼好奇怪啊？」雕雪忽然古怪的問笑了一句。

諸葛亮此時的俊臉忽地泛出紅暈，他的心事似十分微妙，但又似怕被雕雪窺破心中之秘，故意淡然的道：「沒甚麼，我只是隨口一句……師妹不高興我這樣問麼？」

雕雪絕頂聰慧，她已捕捉住諸葛亮剛才霎間的不自然，似含有一絲忌意，而且這忌意顯然是因她而生的，她醒悟此點，不由一陣心花怒放，俏臉笑如花開，道：「不！我高興……十分高興……」

諸葛亮此時觸着了雕雪火熱的眼神，心中不由微一蕩，連忙掩飾的笑道：「爲甚如此高興？師妹。」

雕雪灼灼的目注諸葛亮，俏臉紅紅的嚷道：「爲甚麼？因爲是師哥你着緊雕雪，才會有此問法啊！」

諸葛亮俊臉不由又一紅，因爲他雖然精於「天機兵略」之道，但對女孩子微妙的心性，却是一竅不通，他見自己的心思被雕雪窺破，便顯得很不自然，訕訕的一笑，也不知說甚麼才好了。他怔了怔，連忙掩飾的道：「時候不早，師妹，快趕回趙子龍那兒去……他等待的天機僧，或許已回返了！」

雕雪甜甜的笑着答應，隨諸葛亮轉回趙子龍所在的武夷山西面山脚。

遠遠的，雕雪已瞧見山脚秘洞那面，忽然多了一老二少三人，老的是一位白鬚和尚；少的却是一男一女，男的有五分像猴兒，眼睛却如火般的灼亮；女的十分俏麗，步態亦十分輕盈，似已有極深的輕功根基。而她熟悉的趙子龍，此時却痛苦萬狀，盤膝坐在地上，那老和尚的雙手，正搭在他的背上，似在助他運功療傷！

雕雪一見，立刻便搶先奔了過去，尖叫一聲道：「喂……趙子龍他發生甚麼事了？昨日他不是還好端端的麼？怎會有此劇變？」

諸葛亮此時也一掠而至，他也不及詢問，掠到趙子龍的身前，抓起他的手脈，仔細揣摸一番脈象，便吃驚的叫了一聲道：「子龍！你的潛毒，怎會提早發作了？」

趙子龍此時雙目緊閉，臉如紅火，身體四肢却冷如冰雪，根本說不出話來。

此時那老和尚一面運功助趙子龍抗毒，一面奇道：「這位施主好眼力，怎的把脈便知道施主身中奇毒？且知是提前發作呢？」

諸葛亮知老和尚必是趙子龍所稱的「天機僧」了，他在蜆山時，亦曾聽師傅龐德公提及，他有一位師弟名叫李秋風，與他同出「天機門」，後來他上了蜆山潛修，而李秋風因一段感情糾葛的打擊，身入空門，於武夷山天機廟隱世不出，他心道：莫非這位天機僧，便是師傅提及的李秋風麼？諸葛亮心中轉念，便試探的道：「大師，實不相瞞，吾乃蜆山天機俠隱龐德公的弟子諸葛亮，請問大師法號是否出自天機廟呢？」

老和尚原來果然是天機僧，他尚未及答話，一旁的笑猴兒已忍不住插嘴道：「這位大哥哥！我這大師伯伯法號叫天機僧，那自然是出自天機廟啦！大哥哥原來亦是天機門下，那大哥哥與大師伯伯，豈非一家人了嗎？」

諸葛亮心中一動，又忙道：「原來是天機廟的天機大師！聽吾師提及，他有一位師弟上李下秋風，於武夷山天機廟潛修，未知大師是否認得此人？」

天機僧一聽，目中精光一閃，似因「李秋風」三字憶起痛苦往事，他長歎一聲，道：「此人即老衲，老衲即此人也！但那李秋風三字已逝，師侄又何必再提呢！」

諸葛亮一聽，便知天機僧果然是師傅龐德公的師弟了，他連忙向天機僧俯身拜道：「師侄諸葛亮，拜見師叔……」一面又示意雕雪上前，向天機僧道：「師叔，這位是師傅龐德公門下的女弟子雕雪……師妹，快上前拜見天機大師叔！」

雕雪一聽，亦連忙向天機僧拜道：「師侄雕雪，拜見師叔！」

天機僧目注諸葛亮一眼，欣然的點頭微笑，似十分讚賞。但當雕雪拜見時，天機僧却微微一怔，含笑道：「噢？姑娘原來是師兄龐德公的女弟子麼？但據老衲所察，姑娘本性決非姓雕，而是另有其姓。是麼？」

雕雪一聽，不由俏臉一紅，因

爲她原來的姓氏，與一段孽緣相連，雖然有功於百姓蒼生，但在她女孩子心中，畢竟是羞於提及的尷尬事……

幸而諸葛亮深知雕雪的心思，見狀便向天機僧含笑道：「師叔爲甚有此推斷？」

天機僧目光如電，洞悉世人奧秘，他見了雕雪的情狀，更證實了他的判斷。於是亦微微一笑道：「雕雪師侄玉潔冰清，其命格唯有以秋露爲食的『蟬』方可匹配，又『雕』者『貂』也，綜而推斷，不由令老衲憶起一位曾爲天下百姓蒼生除兇的奇女子名字。如此而已，說出來不值一笑。」天機僧心胸仁厚，知雕雪女孩子心性，必不欲再提往事，便既隱點出了雕雪的原來姓氏，但又把其中的奧秘隱去了。

雕雪已領悟了天機僧的用意，她含羞帶笑的向他再拜道：「多謝天機師叔！」

天機僧亦十分欣賞雕雪這位女師侄，他不由呵呵笑道：「雕雪師侄，你能投入師兄門下，是你自身的命格福氣，多謝我作甚？」

雕雪格格笑道：「雕雪多謝師叔的宅心仁厚啊！」

天機僧聞言，與諸葛亮相視，兩人皆會心的一笑。

其中的玄機奧秘，也只有他三人才明白了。

龍脈化煞　恩怨烟消

此時趙子龍的身子，却猛烈的抖顫起來，臉上的火紅亦開始轉白復青。

天機僧見狀，不由大吃一驚，心道：不料吾以無尚眞力，助他抵禦「飛蝶蠱」毒的「陰中之陰」寒氣，竟亦徒勞無功，更促其加速發作了！吾原來欲以司馬芝「陰中之陽」龍氣，化解他的「陰中之陰」毒性，需兩者「陰陽相配」，但趙子龍目下的情形，却如何與司馬芝「陰陽相配」呢？吾之化解大法，只怕已遲慢一步了！

諸葛亮見狀，忙向天機僧道：「天機師叔！子龍身上潛毒，似與師叔的純陽眞氣逆生抗拒，宜以別法化解。」

天機僧收回按於趙子龍背上的掌力，歎了口氣，道：「此點吾亦始料不及！吾欲以男女陰陽互配大法，化解其毒性，但趙施主身潛毒性，竟提早發作，吾之化解之法便無法施爲矣！哎，不料趙施主運數中的『桃花魔煞』竟如此厲害，只怕已難逃此劫也！」

此時，司馬芝這「快樂之女」，忽然接口道：「大師伯伯！這位大哥哥很辛苦啊！爲甚麼不再助他運功療傷呢？」原來司馬芝跟隨天機僧，返回武夷山，又見了趙子龍，不知怎的，她乍與他相見，心中便有一股熱流似的感覺，她俏麗如「含笑春花」的臉色亦不禁一陣緋紅。她但覺得，她與這位大哥哥，就如早就相熟，十分親切，她對他不由十分關切。

天機僧此時正苦苦思索，也無暇理會司馬芝的意思。

諸葛亮微一沉吟，即斷然的道：「天機師叔！按子龍目下的情形，看來唯有以『大龍脈地力』助其化解了！」

天機僧不欲洩漏其中的玄機奧秘，便以傳音入密的功夫，向諸葛亮傳話道：「諸葛師侄，此『龍脈化煞』大法，吾早就佈伏，老衲帶來的這位少女司馬芝，便是『含笑春花大龍脈之女』，其龍氣屬『陰中之陽』，只要與趙施主陰陽配合，便足以化解趙施主身中的『陰中之陰』奇毒也。不料他的毒性，却提早發作，以他目下的危狀，又怎能與這『陰中之陽』少女配合呢？老衲亦正爲此而惶急不安。」

諸葛亮立刻亦以密音回話道：「天機師叔，在你回返之前，師侄已與趙子龍相遇，知其情形，爲化解其毒，已預先尋堪了一座『五鳳朝陽』大龍脈，其龍氣極盛，未知是否可以化解趙子龍命數中的『桃花魔煞』呢？」

天機僧一聽，眼神不由一亮，喜道：「竟有此事，『五鳳朝陽』大龍脈，乃『陰中之陽』龍氣之首選，比吾堪得『含笑春花』龍脈更強數倍，當然可以化解趙施命數中的桃花魔煞也！師侄却於何處尋得此驚世龍脈呢？」

諸葛亮道：「也不遠，位於武夷山天柱峯的山巔正中罷了！不如待師侄引領師叔先行查證一下好麼？」天機僧到底是師叔，因此諸葛亮爲表尊重，又補充了一句。

不料天機僧却豁達的笑道：「師侄，不必了！據吾觀之，你已盡得師兄的『天機、地脈』眞傳矣！你既已確判，必有根據，何必再費時失事？老衲這便携趙施主一同前去，以求那『五鳳朝陽』龍氣的蔭庇吧！」

天機僧說罷，即毫不遲疑，打算挾帶趙子龍前去，諸葛亮却已搶先一步，把趙子龍負於背上，領先而去。天機僧、雕雪、笑猴兒、司馬芝等一老三少，亦隨後跟上。

不一會，衆人便抵達天柱峯巔。天機僧也無心欣賞天柱的綺麗風光，目中精光四射，先向四周搜索一遍，他的眼神也再次一亮。因爲天機僧此時亦忽然察覺，那（五鳳朝陽）大龍脈，竟然潛隱於他日夕相對的武夷山上……他亦曾經多次踏足天柱峯，但那時竟未發覺，

此峯的正中，竟隱伏一塊十分奇特的七彩雲石！而若無這塊奇石的出現，那四周五峯的方位便極難判斷，也難怪七彩雲石下面的大龍脈，竟於天機僧眼下錯失了！

天機僧醒悟此點，他不由心中暗道：諸葛亮果然不愧爲「天機門」的首徒，就憑他這一手精湛絕倫的尋龍堪輿地脈奇學，便足以傲視天下，亦足以令「天機門」宏揚天下了！天機僧心念電轉，便故意向諸葛亮道：「諸葛師侄，此處果然是『五鳳朝陽』的眞龍結脈之地。但其形勢之優在何處呢？」天機僧這是有意考究諸葛亮的尋龍堪輿絕學了。

＊　＊　＊

諸葛亮一聽，毫不猶豫，即朗聲道：「此天柱峯形勢鶴立雞羣，可視作尋龍堪輿學上的祖山。祖山之東，有天鷹、玉燕兩峯峙立；祖山之北，有翩鴻形峯聳峙；祖山之西，有喜鵲峯引吭欲歌；祖山之南，有峯如秋雁長相斷守。而五雀可視爲五鳳，天柱可視作一大奇陽，綜而論斷，豈非『五鳳朝陽』之大龍脈奇格麼？」

天機僧欣然而笑，又道：「那整體形勢而論，又有甚優勝之處？」

諸葛亮道：「此峯脈勢，有如辭權下殿，起伏低昂，如萬馬奔騰，踴躍馳騁而來，潛而結穴，展開脈象，衝起奇陽大勢，龍氣凝聚，實乃千百年難遇之五鳳朝陽大龍脈也！」

天機僧立刻道：「既然如此，諸葛師侄打算如何施爲呢？須知趙施主已等不及地力的潛移默化了！」

諸葛亮微一沉吟，即決然的道：「若師叔並無異議，我打算爲趙子龍施行『請龍入體，速助其化』之法。」

天機僧一聽，欣然點頭道：「五鳳朝陽龍脈威力無比，施行『請龍入體、速助其化』大法，確是目下唯一的解救方法了！事不宜遲，諸葛師侄可速作施爲！」

諸葛亮此時也毫不猶豫，把昏迷不醒的趙子龍，背到七彩雲石旁邊，搬到雲石上面，請司馬芝姑娘在一旁扶持趙子龍坐下。

然後諸葛亮即大聲道：「吾於龍脈東面朝明堂施法，請天機師叔站於西面，笑猴兒小兄弟站於北面，雖雪姑娘站於南面，以助吾護法！」

天機僧一聽，毫不遲疑，即依諸葛亮的吩咐，挺立於七彩雲石的西面，與東面的諸葛亮相對，肅然凝立不動。笑猴兒見天機僧亦如此尊從諸葛亮這大哥哥的指引，他雖然頑皮，亦決計不敢不從，呼地一下，便跳到北面去作護法去了。雖雪深知諸葛亮的「天機神通」，已不在師傅之下，因此早就掠到南面，收斂笑容，肅然俏立。

而坐在趙子龍身側的司馬芝，則小心翼翼的扶持，她的臉上，癡迷的笑意已盡失，代之以滿臉的關切。

諸葛亮見各人均各就各位，各司其職，心中欣然。他也再不遲疑，默運師門「無爲眞氣」，貫於右手五指，突地五指疾出，五股强勁的「無爲眞氣」，即向四面疾射而出，破空嘯嘯，刺人心魄。五道强勁眞氣，分別射向東面的天鷹、玉燕兩峯，南面的秋雁峯，西面的喜鵲峯，北面的翩鴻峯，强勁無倫，令人震駭。

五峯的精魄，似乎亦受了震蕩，發出一陣奇妙的嗡嗡迴響。

就在此時，五峯山體，突然冒出五朵分爲橙、紫、藍、白、黃五色的煙雲，形如天鷹、玉燕、秋雁、喜鵲、翩鴻，冉冉而升，款款飄來，竟一齊落於諸葛亮的右手掌心上……其狀之奇異，其色之瑰麗，簡直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諸葛亮此時又沉喝一聲道：「五峯精魄，借汝龍氣，五鳳朝陽！速速去來！」

諸葛亮話音未落，他掌心上的「五鳳彩雲」，竟款款而起，冉冉向七彩雲石上昏迷不醒的趙子龍頭上飄去，又忽然一沉「五鳳彩雲」竟落在趙子龍和司馬芝的周圍，霎間把兩人籠罩住了！

在「五鳳彩雲」籠罩之下，七彩雲石上的趙子龍和司馬芝，完全隱入五色彩雲中不見了，也不知兩人於五色彩雲錦帳下發生甚麼「風流艷遇」。

笑猴兒對趙子龍和司馬芝這兩位大哥哥、姐姐印象極佳，因此十分關切兩人的安危，見狀不由失聲尖叫道：「不好了！諸葛哥哥，趙子龍大哥哥和司馬芝姐姐，被五峯飄來的五色彩雲吞噬了！猴兒久處深山野嶺，不怕濃雲迷霧，待猴兒進去雲帳，救他兩人脫險好麼？」

話音未落，笑猴兒便欲飛身掠起，撲入「五色彩雲帳」中去。

諸葛亮正凝神施展「借龍入體、速助其化」大法，根本無暇分身阻止笑猴兒的莽撞。若他眞的闖入「五色彩雲帳」中，那趙子龍和司馬芝的化合，便必定半途而廢，不但不能化解「桃花魔煞」，兩人的經脈亦必因「亢發」而不能「化合」，導致「亢奮激爆」，輕則內力盡失，成了白癡廢人，重則生命不保，嗚呼哀哉。

幸而天機僧正以他的無尙「天機神功」，神遊四野，百丈內外落葉飛花，亦難瞞他的耳目，笑猴兒

的輕微激動，立刻便被天機僧察覺，此時笑猴兒已提氣欲一躍而起，天機僧右手一彈，一縷勁氣飛射笑猴兒的「曲泉」穴，曲泉穴是人腿中樞大穴，被輕擊之下，笑猴兒立感腿部一麻，再也跳不起來了。

隨即一縷尖音直鑽入笑猴兒的耳際：「作死麼？猴兒！你如此莽撞，欲把趙施主和司馬姑娘雙雙害死嗎？」

笑猴兒一聽，便知是天機僧出手制止他跳起，又出聲示警。他雖然年僅十四歲，但自小即參佛禪之學，對「傳密達意」這等「靜功」特別精進，因此已能運用自如。笑猴兒連忙分辯道：「猴兒這是欲去救人，怎會是害死人呢？」

天機僧道：「猴兒，那五色彩雲帳，是諸葛師侄施展的『五鳳朝陽』無尙尋龍大法，正助趙施主化解身中的奇陰蠱毒，亦正助他破解他命數中的『桃花魔煞』劫數。而絕非甚麼吞噬也！你若魯莽闖入，那便壞了兩人的『化合』，亦即破了諸葛師侄的『尋龍大法』，不是將二人害苦了嗎？」

笑猴兒一聽，這才明白了一半，他不禁吐了吐舌頭，向天機僧扮了個知錯的鬼臉，但又立刻好奇的問道：「是，大師伯伯！但爲甚諸葛哥哥這『尋龍大法』，便可如此奇妙，將趙子龍大哥哥身中的毒性魔煞化去呢？」

天機僧見笑猴兒十分聰慧，心中嗔怒盡消，欣然啟發道：「猴兒，你知道麼？那『五色彩雲』，即拱衛天柱峯的五大龍氣，將之請來，直接導入司馬芝姑娘的體內，她即一身兼具六大龍脈元氣，乃屬『陰中之陽』，强大之極，再與趙施主化合，那便足以化解他身上命數中的『陰中之陰』毒性和『桃花魔煞』劫數矣。此法之神奇妙幻，連我亦是平生僅見，可知諸葛師侄之能，已不在老衲之下了！好！很好！天機門有此衣砵傳人，龐德公師兄果然獨具慧眼！」

就在天機僧與笑猴兒對答之際，七彩雲石上面，籠罩住趙子龍和司馬芝的「五色彩雲帳」，忽然一陣急驟的晃蕩，隨即緩緩往中央收縮，逐漸縮細，到最後忽然消散。

祇見七彩雲石上面，趙子龍和司馬芝仍好端端的貼身而坐，神態十分親密。但兩人到底在「五色彩雲帳」中有甚奇遇，那便祇有他二人才知道了。

令人驚奇不已的是，趙子龍片刻前仍昏迷不醒，此時却忽然呵呵大笑，隨即與司馬芝手挽手，一躍而起，神彩飛揚，紅光滿臉，哪還有半絲劫煞病態？而司馬芝亦如脫胎換骨，她嬌柔的依偎着趙子龍，甜甜的嬌笑，一派大家閨秀的神采，她昔日的「癡迷傻氣」，也不知跑到哪兒去了！

趙子龍和司馬芝，二人攜手併肩，雙雙走到天機僧面前，俯身下拜，一面道：「多謝大師一番造就恩情！」

天機僧不由欣然笑道：「好！恭喜趙施主和司馬芝姑娘，你二人的運命劫數，已被龍脈地力化解了！此後平安無恙，百毒不侵，必成大器！不過最有功的並非老衲，而是老衲的師侄諸葛亮，你二人還不上前致謝？」天機僧十分欣慰，先前的憂急亦一掃而空。更令天機僧欣喜的是，他出身的「天機門」，如今竟出了諸葛亮這位一代「天機傳人」，天機僧雖然已臻四大皆空，但亦不禁甚感欣然。

趙子龍和司馬芝果然走到諸葛亮身前，正欲下拜。諸葛亮已含笑伸手，與兩人合握，一面道：「子龍，吾與你一見如故，心中已視你如弟，客氣甚麼？而且彼此亦同爲『三分天機』大勢中人，日後必然聚首一堂，吾與你便即自家兄弟也！」

司馬芝心性靈慧，她一聽便向趙子龍含笑道：「子龍哥，你還不上前拜見兄長？」趙子龍微一怔，有點迷惑。司馬芝連忙又道：「這位諸葛哥哥既已視你爲弟，他便即有結拜爲義姓兄弟之意啊！」

趙子龍一聽，不由又驚又喜，他也毫不猶豫，當即向諸葛亮道：「若諸葛兄有此美意，我趙子龍十分樂意，但未知小弟是否有此福氣呢？」

諸葛亮聞言欣喜的笑了，他也不答話，伸手握着趙子龍的左手，走回七彩雲石前面，兩人跪下，向七彩雲石叩拜，一同誓道：「今以『五鳳朝陽』大龍脈爲證，吾等諸葛亮與趙子龍，結拜爲義姓兄弟。日後彼此情同骨肉，誓死相扶，結義之情，永世長存！」

兩人誓畢，叙了年庚，諸葛亮年已二十有三，年長趙子龍二歲。趙子龍以弟之禮，拜見了兄長諸葛亮；諸葛亮欣然而受，與趙子龍四手相握，兄弟情誼，溢於言表。

天機僧此時亦十分高興，連連點頭，笑道：「好！很好！兩位同屬三分天機大勢中的英俠，於大龍脈『五鳳朝陽』面前結義爲兄弟，日後共同匡扶明主，乃千古流傳的佳話也！」

司馬芝此時含羞帶笑，亦上前向諸葛亮萬福道：「小妹司馬芝，拜見兄長。」

諸葛亮微一怔，但立刻醒悟，司馬芝這是以趙子龍的未來妻室身份致禮，他不由亦含笑回了一揖道：「原來是未來弟婦，愚兄回禮了！」

三人這一互拜相認，却惹嗔了一位俏姑娘，祇見雕雪俏臉忽紅忽白，似在拚命抑制，終於却忍不住含笑嗔道：「你等千拜萬拜，便忘了我這位師妹了麼？」

諸葛亮見雕雪因這等事發急，心中不由又好笑又好氣，他也不忍令雕雪難受，便向趙子龍道：「雕雪姑娘是我師妹，年正二十，少賢弟一歲；賢弟可願意結交這一位義妹？」

趙子龍欣然笑道：「雕雪姑娘冰雪聰明，又是同出兄長一門的高徒，能夠結爲義妹，趙子龍樂意之極！」

雕雪這才欣然而笑，她走上前來，向趙子龍盈盈一福格格笑道：「義妹雕雪，拜見子龍二哥。」

四人以兄妹相見，欣然相聚，可把笑猴兒冷落了。祇見他又急又氣，抓耳撓腮，終於忍不住一下掠到天機僧面前，氣道：「大師伯伯！此處已無猴兒容身之所，快帶猴兒回天機廟去啊！」

天機僧已窺透笑猴兒的心思，却故意逗他道：「猴兒啊，天大地大，爲甚反而沒了你一頭猴兒的容身之處？」

笑猴兒酸溜溜的道：「你不看人家兄啊妹啊的相認結拜麼？但笑猴兒却始終孤身一人，伶仃冷落，連司馬姐姐有了子龍哥哥，便也不再理會猴兒了！猴兒留着又何必惹人生厭啊！」

天機僧聞言，不由心中一動，暗道：笑猴兒跟吾十多年，亦是讓他出外歷練的時機了……

不料諸葛亮亦有此意，他向笑猴兒含笑道：「猴兒弟弟熱血心腸，剛才以爲子龍哥哥和司馬姐姐有危，竟不顧安危，欲闖入『龍氣幻景』中救人，雖稍爲魯莽，但俠義之心可嘉可獎，吾看子龍哥哥和司馬姐姐不但不討厭你，反而十分歡迎你一道闖江湖呢。」

笑猴兒一聽，忙向趙子龍道：「眞的麼？子龍哥哥！」

趙子龍欣然道：「猴兒弟弟於我有引見之恩，子龍亦視你如弟弟，自然眞的樂意帶你一道出外走走。但未知天機大師是否允准罷了！」

笑猴兒不由心花怒放，他一步跳到天機僧面前，急道：「大師伯伯！你准許麼？」

天機僧欣然笑道：「大師伯伯早有讓你出外歷練的念頭，可惜一直未有合適之人托附。如今你有幸遇上子龍哥哥，視你如弟，老衲十分放心，豈有不准之理？但有一個條件，未知猴兒是否答應？」

笑猴兒一聽，頭皮便一陣發麻，愁眉苦臉的道：「大師伯伯，除了打座參禪外，猴兒便甚麼條件也肯答應！但千萬莫要猴兒打上三日三夜的禪座啊！」

笑猴兒惶急的模樣，把天柱峯上的老少逗樂了。

天機僧憐愛的伸手輕叩了笑猴兒的腦殼一下，含笑道：「猴兒，大師伯伯爲陶冶你的猴性血脈，不得不以佛禪打坐來冶練。如今你的猴性已去八九，這佛禪打坐自然也可從寬免却啦！但你須記住，出外不許胡鬧，一切聽從子龍哥哥的教導。你若調皮搗蛋，吾雖隔千里，亦必捉你回來，罰你打坐三個月，知道麼？」

笑猴兒一聽，立刻道：「是！猴兒答應！」

司馬芝笑道：「猴兒弟弟，爲甚答應得如此爽快？」

笑猴兒向司馬芝扮了個鬼臉，笑道：「若罰猴兒打坐三個月，猴兒的小命也就完了，我自然立刻答應守規矩也，這叫好猴不吃奪命果啊！」

衆人不由大笑，天柱峯上充滿一派歡樂。

＊　＊　＊

諸葛亮趁便，向天機僧請示目下的天機大勢。天機僧亦十分贊同諸葛亮「天下勢必三分」的見解，他僅提出一點，便是無論如何要以天下蒼生百姓的安危爲念，力求於戰亂中，盡量設法護保天下生靈，免陷中華九州於萬劫不復的境地。諸葛亮表示，他一定牢記天機僧的教誨。

天機僧又向諸葛亮提及趙子龍的運數，說他命數中的「桃花魔煞」雖然已經化解，但他牽涉師門的一段恩怨，仍須他去代爲化解，因此不宜提早投入「天下三分」大勢漩渦中去，但祇要天機大勢演行到某一機緣，不但趙子龍，祇怕就連他天機僧亦不能置身於外，諸葛亮沉思一會，雖然他尚未能確判天機僧的見解，但他畢竟是自己的師叔，諸葛亮也不便强烈的反對，因此也就打消邀趙子龍同返荊州蜆山脚隆中的念頭。

諸葛亮向趙子龍殷切的道：「子龍弟，你若了斷江湖武林中事，務必前來隆中相會。」趙子龍雖然也不捨得與諸葛亮分手，但師命難違，他亦無可奈何，祇好答應待師門之事了結，便必赴隆中相聚。

諸葛亮眼見諸事已了，便不再逗留，向天機僧拜辭，然後與雕雪一道，離開天柱峯，下山去了。

諸葛亮離開後，天機僧知化解那一段「孽緣」的時機到了，便毫不猶豫，着趙子龍引領司馬芝，帶同笑猴兒，以及天機僧手書的一封引薦信函，出發往千獨峯，拜見獨臂神尼。

＊　＊　＊

三人經一番跋涉，終於上了千獨峯，獨臂神尼性極孤僻，見趙子龍並無達成殺桃花仙子的任務，便即回山，初時甚爲震怒，欲將趙子龍驅逐下山。

就在趙子龍爲難之際，司馬芝和笑猴兒二人，却聯手把獨臂神尼逗樂了。司馬芝是「含笑春花龍脈之女」，笑猴兒則是猴性未脫的靈童，他二人合力齊心，當今世上，祇怕沒人能抵抗這二大魅力。終於，近七十年來，獨臂神尼第一次發出笑聲，這一笑，頓把獨臂神尼積壓的抑郁驅散了。

獨臂神尼面冷心熱，在她心中，其實視趙子龍如親子。當她得知天機僧爲救趙子龍的生命，付出不少代價，她心中對天機僧的怨恨，不由也減緩了一半，再加上天機僧又替她尋選了一位令她十分欣慰的女徒弟司馬芝，又知司馬芝已於「五鳳朝陽」的幻景中與趙子龍「化合」，心中更樂，心道：這豈非千獨峯變作「天樂峯」了麼？

她心中欣慰之極，對桃花仙子的仇恨不由也消減了，她竟破例向趙子龍含笑道：「好！龍兒，你爲師父帶回如此一位妙師妹，爲師便原諒你所犯違師命之罪，但有一條件，便是你須代師教授師妹武功，半年之內她若不能達高手之列，那便二罪俱發，重重懲治，龍兒，你可答應了？」

趙子龍深知此乃獨臂神尼十分歡喜司馬芝，又爲了讓自己和司馬芝能朝夕相對之故才有此說，心中十分感激，忙道：「是！龍兒遵命！」

於是，趙子龍便留在千獨峯，不分日夜教授司馬芝的武功。司馬芝果然不愧爲「含笑春花龍脈之女」，悟性之高，連獨臂神尼暗中審察亦感驚奇。笑猴兒則隨山亂跑，或跟隨司馬芝，向獨臂神尼請教一些武功訣要。獨臂神尼知悉笑猴兒的悲苦身世，竟深有感觸，視笑猴兒如自己的孫兒一般，十分親切慈和。笑猴兒平生第一次嚐到女性的「母愛」，他快樂得幾乎變作「哭猴兒」了。

司馬芝本來已身具武功根基，身上又潛伏「地脈龍氣」，悟性奇高，短短半年，她的武功便足與笑猴兒並駕齊驅了。笑猴兒跟隨天機僧十多年，武功之高，足列當世高手之列。

半年後，天機僧實踐他給獨臂神尼信函中的承諾，親赴千獨峯，向獨臂神尼陪禮謝罪。獨臂神尼終於與天機僧聚首，她此時的心境，已因司馬芝這「快樂之女」感化，變得開朗，心中欣慰，甚至視作是一家人於千獨峯團聚。

身處欣慰奇福中的獨臂神尼，對桃花仙子的仇恨不由也大大減輕，甚至開始對她有點同情了。天機僧又驚又喜，他也意料不着，司馬芝這「含笑春花龍脈之女」，其身上的「快樂龍氣」，魅力如此厲害。他因此斷然的決定，帶同獨臂神尼、趙子龍、司馬芝、笑猴兒同赴「桃花門」，化解早年這一段「孽緣」。

桃花仙子自創立「桃花門」，雖然帶着對天下美男子的仇恨，指使門下妖女四出迷殺青年英俊武林少年，以向有負於她的天機僧狠狠報復，但她內心却並不快樂，長年活於自我折磨的痛苦之中。

天機僧等人抵臨「桃花門」所在的桃花峯。桃花仙子聞訊又驚又奇又怒，她先是派出桃花女率門下妖女去迎戰阻截。不料衆妖女的迷魂妖術，被天機僧的佛門「獅子吼」神功震潰。衆妖女不但妖術盡失，且幡然悔悟，改邪歸正，反戈一擊，紛紛掠回桃花門，勸桃花仙子平息干戈。

天機僧等人隨後擁進，桃花仙子見無力阻止，又羞又氣又怒，自付必被獨臂神尼狠狠羞辱。不料獨臂神尼却帶司馬芝走上前去，誠懇的道：「哎，師姐，七十年往事如幻夢，誰是誰非也過去了，相逢一笑千杯醉，笑傲乾坤泯恩仇啊！」

桃花仙子正驚疑間，司馬芝已走上前去，向桃花仙子拜道：「師侄司馬芝，拜見師伯桃花仙子。」桃花仙子正感驚疑，驀地一股强烈如火灼的「快樂之氣」，從司馬芝身上飛射而出，把桃花仙子周身籠罩，桃花仙子但感心胸一陣灼熱，登時把她肺腑中的「仇恨寒冰」一概消融掉了。

桃花仙子情不自禁，不由發出一陣欣然大笑，這一笑，天機僧、獨臂神尼、桃花仙子三人的七十多年恩怨，也隨之烟消雲散了，「含笑春花龍脈」的「快樂龍氣」，果然玄妙之極。

幾天後，桃花仙子下令解散桃花門，一衆桃花門的女弟子，發給路費財物，任其自由離去。桃花峯上，便祇剩下天機僧、獨臂神尼、桃花仙子三人獨處。司馬芝知機，早就示意趙子龍和笑猴兒，隨她一道出外面遊玩去了。

笑猴兒但見桃花峯上桃花盛放，心中十分喜悅，悄聲問趙子龍道：「子龍哥哥，桃花盛放，風景美艷。大師伯和神尼、仙子七十年後相逢，是否重回當年的故事呢？」

趙子龍聽了不由一怔，因爲他雖然知道七十年前，天機僧和神尼、仙子的「故事」，但這等男女間玄秘的感情事，對入世未深的趙子龍來說，又如何解釋得了？

司馬芝見趙子龍被笑猴兒難倒了，怔怔的不知所措，她格格一笑，道：「你這小猴兒，人細鬼大，甚麼七十年前的故事？不能坦白說是七十年前的情侶麼？但經七十年歲月的折磨，三人之間的『情』和『侶』，已非七十年前的意思了。」

笑猴兒並不肯放鬆，又追問道：「那是甚麼意思？」

司馬芝微笑道：「七十年前的情侶，是活於人間的凡人感情生活，七十年後的『情侶』，却是活於玄幻景界的高人了，是情是侶？是恩是仇？是恨是怨？一切的一切，均隨七十年時光的洗煉雲散煙消，一切的一切，均是如幻如眞、非幻非眞的迷離妙幻境界罷了！」

司馬芝說到此處，忽地曳然而止，也不管笑猴兒是否明白，也無論笑猴兒再如何追問，也決計不肯多說一句。

趙子龍也不想再思索下去，心道：師門的一段恩恩怨怨終於化解，一場潛伏的武林浩劫也終於消弭，吾之師命也圓滿達成，看來，與兄長諸葛亮的約會，也應該是踐諾的時候了。

官渡之戰　奠定大局

就在趙子龍相助師門化解一場潛伏的武林浩劫的同一時間，「三分天下」的天機大勢，也正在急劇的演行。

袁紹親自統兵三十萬，帶文醜、顏良等冀州猛將，南下進攻曹操，令天下震駭。

袁紹於漢獻帝建安四年(公元一九九年)三月擊滅幽州的「遼東白馬將軍」公孫瓚後，消除了後顧之憂。冀州(即今河北一帶)有山河之固，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在戰略形勢上可佔有利位置。

曹操在擊敗袁紹、張繡，消滅呂布後，他的地盤擴大了。但袞、豫兩州是四戰之地，亦即四面强敵環伺，四面受敵，又無山河險地可固守，即將到來的惡戰，又勢必在自己的領地內爆發，亦即到來的作戰，被人搶佔先機發動進攻，戰略形勢十分不利。

而人力物力方面，袁紹的冀州本來是富足之地，素有「帶甲十萬、糧支十年」的美稱。不過，由於袁紹連年與幽州公孫瓚戀戰，雖然取勝，但自身的實力亦受到嚴重的摧殘，已到「百姓疲憊、倉庫無糧」的可怕地步。

曹操方面，雖然因他的「屯田」策略，總應有所發展，但由於地處四戰之地，所受的戰爭摧殘，比袁紹的河北也不遑多讓，因此整體的人力物力，曹操弱於袁紹。

再看雙方的軍事力量，袁紹的軍隊有八十萬之衆，部隊的裝備有步兵用的堅鎧萬具，馬匹的鎧甲有三百具。但軍隊經連年征戰，已十分疲困，加上軍隊將領內部不和，不聽號令，其實力大打折扣。

而曹操所統的軍力，祇有三萬餘衆，部隊裝備也祇有步兵堅鎧二十具，馬匹鎧甲不到十具。其裝備比起袁紹的軍隊，不知差了多少倍。但曹操的軍隊上下齊心，紀律也比袁紹的軍隊好，更有「保衞天子」作號召，軍心因而十分昂揚振奮，比之袁紹的軍心厭戰，顯然又强多了。

早在十八路諸侯結盟討伐董卓時，袁紹便傲然的對曹操說：「吾要南面據守黃河，北面控制燕代，然後率領大河以北的將士，南下以爭天下！」

曹操深知，袁紹這一次南下進攻，是實踐他當年雄圖中原、進取天下的野心大志來了，而袁紹的所謂「討伐挾天子國賊」之言，不過是一種借口而矣，因此曹操知道，他與袁紹的這一場決定生死的惡戰，已不可避免了。

當時，袁紹的南下進攻曹操的戰略部署分爲六點。

其一，留第三子袁尚鎮守冀州，次子袁熙鎮守幽州，外甥高干鎮守并州，別駕王修鎮守青州。

其二，軍師審配，主持後方留守，運輸糧草接應前方部隊。

其三，集中主力十萬，由袁紹親統，直撲黎陽、許昌等曹操的命脈之地。

其四，重整軍隊編制，解除反對南征的將領兵權，改作後軍，隨後接應，目標仍然是許昌。

其五，前鋒部隊猛將顏良、文醜統率，直搗許昌。

其六，派人聯絡南陽的張繡、荊州的劉表，以作外圍援應。其中佔據了徐州的劉備，則派人送聯合作戰的通知令。

袁紹統領大軍，從冀州南下，至曹操的豫州許昌之間，相距約五百里。

進攻曹操的路線有三條，其一是最近最直接的一條，即黎陽、白馬、陽武、官渡，直插許昌。其二則存左面的官渡以西，取道修武，渡過孟津，直趨陽城、葉縣，以進擊許昌的背後。其三則爲從右路的官渡以東，取道袞州，沿濟水至定陶，直趨睢陽、陳縣、隁城，攻襲曹操的後方。

袁紹擁有精兵主力十萬，又處於主動進攻、外圍作戰，後方鞏固的有利態勢，如果兵分三路，從三面向曹操作分進合擊，則曹操的三萬兵力，必定被逼分兵接戰，兵力更弱，極難支持久戰。

但袁紹却過於自大狂妄，欲以泰山壓頂之勢，集中一路，十萬大軍直撲官渡南面的許昌，這便犯了急攻冒進的兵家大忌了。

曹操方面，投奔許都的大名士孔融，先就心惶，他向曹操進言道：「袁紹地廣兵强，田豐、許攸皆一代謀士，顏良、文醜爲勇將，恐怕此戰難於克敵。」

曹操最得力的謀士荀或却反駁孔融道：「不然，田豐剛而傲上，難爲袁紹相容，許攸貪鄙枉法，不久必自斃，後方留守審配專橫無謀，逢紀剛愎自用，上述諸人各懷異心，必生內哄，而顏良、文醜二人，匹夫之勇而已，運謀必可擒殺，何足畏懼。」

曹操亦斷然的道：「袁紹野心雖大，却才智淺薄；外表强悍，內裏膽怯；其性情猜忌刻薄，將士離心；其軍雖多，指揮不當，將士驕傲，軍令不從，何足道哉？袁紹雖座擁冀、并、青、幽四州之地，地廣糧多，但這一切不久即爲我所有，不足怯懼！」曹操深知與袁紹此戰已勢不可免，不是己死，便是彼亡了！

* * *

曹操決心以戰求存。他毅然決斷，搶佔先機，先行攻陷徐州，消滅劉備這根插在他背後的芒刺。

在曹操的全力進攻下，劉備僅有的二萬兵力，帳下又並無善謀之士，雖有關羽、張飛之勇，到底無濟於事。不久曹操便攻下徐州，劉備被逼與張飛一道，先行逃亡。關羽爲保護劉備的兩位夫人，在曹操的重重圍困下，被逼向曹操投降。關羽在投降時，表示自己「降漢不降曹」，曹操也欣然同意了，事實上，曹操此時正面臨一場生死存亡的惡戰，只要關羽不再與他爲敵，便甚麼也會容忍了。

曹操解除了徐州的威脅，便立刻趕回許昌，作出了連串部署。此時，他已準確的判斷，袁紹的主攻方向集中於官渡，他的戰略部署，便是據此而展開的。

曹操命河內太守魏種牽制袁紹從并州進攻，以保障左翼的安全。命夏侯惇防守敖倉，派一部份守衞孟津(河南孟縣)，以掩護他左側安全。

命于禁率步騎兵兩千駐守延津(河南延津)，吏郡太守劉延，扼守白馬(河南滑縣)，共同阻擊南下的袁軍。命程昱率兵七百人防守甄城，以保障右翼。又命藏霸率精兵攻入青州，牽制袁軍。

曹操自己親率兩萬大軍，防守許昌。他先命徐晃、張遼率一萬兵力，進駐官渡，先行阻擋袁軍，他自己則統率一萬大軍，及關羽、樂進、許褚數員猛將，以及最得力的謀士郭嘉、荀或、荀攸等謀士，先留駐許昌，隨時準備開赴官渡，與袁紹的十萬大軍決戰。

曹操的部署有一個重要的特點，便是集中有限的兵力，在事先佈置好的官渡陣地上與遠道而來疲困的袁軍決戰，以逸待勞，令袁軍陷於被動不利的作戰環境。曹操戰略部署的正確，是他戰勝袁軍的一個決定性因素。

同時，曹操在此逐鹿中原的關鍵時刻，尚十分重賢愛材，他極盡能事，厚待投降的關公(關羽降後，被漢獻帝封爲大將軍，因此尊稱爲『公』)，以及降將張遼等人，這幾員猛將，感恩爲他賣力，亦是曹操取勝的一大重要因素。

此時，袁紹已統軍進至黃河畔的黎陽郊外。距南面的許昌已不到四百里，只須攻下黃河南岸的白馬、武源、陽武諸鎮，便可進抵許昌的最後一道屏幛——官渡，再攻陷官渡，則一百里外的許昌便垂手可得了。

袁紹坐鎮中軍營帳，極欲盡快攻陷許昌，擊滅曹操，則江山天下，他便已得其大半了。

袁紹正自得意思忖，他的愛將顏良已進帳請求領軍進攻黃河南岸的白馬重鎮，袁紹不假思索，便立刻同意了。此時袁紹最善謀的幕僚田豐，因反對袁紹進兵許昌，已被袁紹下獄，袁紹身邊，便只有謀士許攸獨自支撐，許攸聞顏良欲單獨率軍進攻白馬，便連忙入帳，向袁紹道：「顏將軍雖然猛勇，但性子狹隘，不能容物，不可獨擔此重任也。」

袁紹傲然道：「顏良是我的上上之將，他的能耐，又豈是汝等文謀之士能意料！」袁紹根本不聽許攸的勸諫，下令顏良率前鋒向白馬重鎮發動進攻。

顏良率前鋒三萬大軍，連夜開拔，向黃河南岸曹操地盤逼進。

袁軍前鋒逼近黎陽，已迅速把黎陽攻佔了，又乘勢向白馬重鎮逼近。

白馬守將劉延，慌忙向許昌的曹操告急。

曹操接報，立即與衆將士商議退敵。關公在許昌，受曹操厚待，又贈與呂布昔日的坐騎赤兎馬，心中亦不由感佩。聞袁紹大軍壓境，便欲趁機打探兄長劉備的消息，趕到丞相府，向曹操請戰道：「關某聽說丞相出兵迎敵，吾願作前鋒。」

曹操一聽，心中猶豫，擔心關公因此探得劉備的去向，便捨他而去，終於婉拒道：「關將軍勇氣可嘉，但目前尚不須勞動將軍坐鎮，日後有急需，再來相請將軍好了！」

關公無奈，只好先行退下。

曹操不敢遲緩，當即調集許昌的一萬主力，由他親自統率，開赴前線，相機破敵。

曹操大軍開到白馬城，却不進城，將城中的守軍調出一半，約五千人，加上本部的一萬兵力，合共一萬五千人(約等於現代的二個師團的兵力)，於城外險要佈防，迎擊顏良所率的三萬大軍。

不久袁軍已經逼近。曹操站於山腰，向下遙望，但見一片平川曠野，根本無險可守。顏良的前鋒三萬大軍，已佈成陣勢，聲勢浩蕩，十分驚人。

曹操心中憂急，他向身後的呂布舊將宋憲道：「聽說汝乃呂布帳下的猛將，敢與山下的袁紹大將顏良一戰嗎？」

宋憲知曹操試探他的忠心，不敢怠慢，只好奮然答應出戰。宋憲提搶上馬，衝出陣前，只見顏良橫刀立馬於帥旗下，見宋憲闖陣，顏良大喝一聲，拍馬飛前，揮刀便劈。顏良的刀沉而猛，宋憲乍接，已手臂酸麻，不到三個回合，顏良大吼一聲，大刀一揮，把宋憲一刀劈於馬下。

曹操見狀，吃驚道：「顏良果然勇猛！」宋憲的好友魏續怒道：「顏良斬我好友，吾願去報仇！」曹操點頭答應。

魏續持矛上馬，衝出陣前，大罵顏良，顏良也不答話，拍馬舞刀而上，僅一相交，魏續便被一刀斬了。

曹操驚道：「如今誰敢上前應戰？」

徐晃奮然道：「吾願前去破敵！」

曹操吩咐徐晃小心，他待徐晃又不同於呂布的舊將。

徐晃拍馬出戰，與顏良大戰二十回合，到底技遜顏良一籌，不敢戀戰，回馬退敗而去。

曹操諸將見了，均感駭然，暗道：顏良之勇，似不在當年呂布之下。

曹操只好鳴金收軍，顏良亦退回陣內，不再出來，曹操眼見初接仗便連折兩員大將，心中甚感憂慮。

謀士程昱道：「如今只有一人可破顏良了！」

曹操道：「此人是誰？」

程晃道：「除關靈長外，別無他選。」

曹操猶豫道：「確然如此，但怕關公立了大功，便捨我而去。」

程昱微笑道：「關公不忘者，劉備而已。劉備若仍在世，必投袁紹軍中，如今正好派關公破袁紹之將，袁紹聞報必遷怒劉備，則劉備必死，關公回歸之心從此斷絕。此乃一石二鳥之計也！」

曹操一聽，喜道：「此計甚妙！」當下再不猶豫，立刻差人去請關公前來助陣。

不久關公接令趕到，赴帥帳見曹操。曹操先行置酒招待。正飲宴間，有兵士入帳，報說顏良在陣前挑戰，曹操即邀關公上土山觀看。

但見顏良排出陣勢，旗幟鮮明，槍刀林立，聲勢浩大。曹操歎道：「河北袁軍，竟如此威壯！」

關公道：「吾視之如土鷄瓦狗而已！」

曹操又指道：「帥旗麾蓋之下，穿綉袍金甲者，便是顏良，其威勇似不在雲長之下。」

關公受激，不由怒道：「在吾眼中，顏良猶如插標待斬之囚罷了！」

曹操故作吃驚道：「雲長不可輕敵！」

關公奮然站起，道：「關某這便前去萬軍之中，取其首級以獻丞相！」

曹操身後的大將張遼，素與關公友好，聞言連忙提醒道：「軍中無戲言，雲長宜小心應付。」

關公心中更怒，他也不答張遼之語，立即提刀上馬，赤兎馬快，風馳電掣般衝下山來，直闖袁軍陣前。袁軍被天神驟降似的關公威勇嚇倒，猶如裂浪似的退出一條路來，有稍阻擋的，人頭立刻不見，誰還敢上前阻截？

顏良正在帥旗麾蓋下，立馬舞刀，向山上的曹軍挑戰，神態十分狂傲，根本不將曹軍放於眼內，不料關公的赤兎馬快如閃電，眨眼衝至。顏良正欲大喝，關公的青龍刀已如泰山壓頂劈來。顏良大駭，大刀猛迴，欲加擋架。不料關公的刀法如電奔，力如千鈞，震開顏良的大刀，順勢下劈，呼地一下，已把顏良的人頭斬落。

關公探身一拽，把顏良的人頭撿起，懸於馬前，舞刀殺出。袁軍將士，心膽俱裂，四散奔逃。關公入陣斬人出陣，快如閃電，如入無人之境。

曹操一見，立刻揮軍攻下山來，袁軍大敗，向北面潰逃，死傷過半。

曹操端坐山上帥帳，聞報大喜。不一會，關公已飛馳上山，手提顏良的首級，獻給曹操。曹操不由歎道：「將軍神勇，令人驚佩！」曹軍中張遼等諸將，亦紛紛向關公致賀。

關公微笑道：「吾不足道，但吾弟張翼德，於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如探囊取物也！」

曹操吃驚，回身向諸將告誡道：「今後如遇張翼德，切勿輕敵！汝等可將此寫於衣袍裏面，以作警

惕！」曹軍衆將，目睹關公之勇，對他的話不敢不信，皆暗暗自警，日後遇上那張翼德，百倍小心應付。

顏良的前鋒敗軍逃回黎陽，向袁紹報稱，說顏良已被曹軍中赤面長鬚使靑龍刀之將斬了。

袁紹不由大吃一驚，忙問左右道：「曹軍中竟有如此猛將！此人到底是誰？」

此時劉備自徐州兵敗，果然已投入袁紹軍中，他亦在帥帳內，聞說心中不由又驚又喜，惴惴不安。

果然袁紹的謀士許攸一沉吟，便道：「此人必是劉玄德的義弟關雲長！」

袁紹一聽，不由大怒，指着劉備罵道：「汝弟斬吾愛將，汝必是通謀之人，吾豈能容你留在世上，來人，將他推出斬了！」

劉備心中惶急，但神態仍十分從容，他站起，向袁紹俯身道：「袁將軍怎可以一面之辭，便斬我劉備呢？劉備自徐州兵敗，也不知二弟雲長是否仍然生存？況且天下間容貌相同之人不少，怎能說赤面長鬚之人，便是關雲長呢？袁將軍請加細察。」

袁紹本性猶豫，並無決斷，他聽到劉備如此分辯，便轉而不信，責斥許攸道：「汝胡亂判斷，幾乎令我錯殺好人了！」於是仍舊請劉備坐下，商議替顏良報仇之事。

此時，衆將中有人一步跨出，厲聲道：「顏良與我猶如兄弟，他被賊所殺，吾怎可不替顏良報仇？」此人原來是袁紹的另一員猛將文醜。

袁紹大喜道：「好！非文將軍亦不能報顏良被殺之仇也！吾今讓你領軍三萬，再渡黃河，攻殺曹賊！」

許攸一聽，忙道：「不可！如今吾軍初敗，軍心未穩，宜留駐黎陽，分出部份兵力，直取官渡，令曹軍兵力分散，疲於應付，再大軍進攻未遲。若輕舉妄動，若有所失，則全軍皆不能回還河北了！」

袁紹一聽，怒斥許攸道：「汝等膽怯之人，延緩軍機，才有此敗！汝不聞兵貴神速之論麼？」

許攸知不能再勸，頓萌退意，暗中歎道：「主帥驕傲自大，野心過盛；將士爲己爭功；黃河之水，我又怎會再渡北回！」

劉備心中忖念，莫非雲長眞的在曹軍中麼？於是便趁機請戰道：「劉備承蒙袁將軍收留大恩，無以爲報，願與文將軍同去，破敗曹操！」袁紹點頭同意了。

但文醜却拒絕道：「主公！劉備乃敗軍之將，於吾軍心不利！主公若要他同去，末將願意分出一萬兵力，由他統領作吾後軍好了！」

劉備見袁紹沉吟不語，知他亦嫌自己新敗，不想自己加入前鋒，無奈只好答應作文醜的後軍，於是文醜令劉備率一萬兵力從後，他自己率二萬大軍，星夜開拔，搶渡黃河，向曹軍進攻。

曹軍方面，由於關雲長的神勇，初戰便斬了袁紹的二大猛將之一，更殲滅袁軍近三萬兵力，擄獲馬匹兵器一大批，令軍心大振，不再畏懼袁軍的威勢。這是曹軍所以能以弱勝强的因素之一。

曹操十分高興，他爲留住關公的心，當即奏請漢獻帝，加封關公爲漢壽亭侯，又親鑄官印贈給關公，當眞是恩寵有加，厚待之極。

就在此時，已報袁紹的另一員猛將文醜率軍北渡黃河南進，已抵延津要塞，曹操見初戰大獲全勝，再欲立威，便又決定，由他自己親率大軍，北上迎擊文醜的袁軍。動身前，曹操特別頒下命令，此番行軍，一律糧草先行，大軍隨後。

謀士呂虔忙道：「糧草在前，若被敵軍劫去，軍心必亂。」

曹操微笑道：「待敵軍眞的劫糧，吾再作打算。」

呂虔心中仍然疑惑，但見曹操主意已決，無奈不再反對。

＊　＊　＊

曹操此次出戰，依然是前一次的將領及兵馬，祇是多了一員大將關公隨行。曹操却把關公留在自己的帥營中，因此外間並不知曹軍內有關公坐鎮。

曹軍糧草在前，一路向北面的延津進發，又派人傳知早在武源、陽武一帶佈防的大將張遼、徐晃，準備接應。

曹操率大軍在後，忽報前軍大喊，袁軍文醜已率兵殺到，前軍糧草散滿一地，將士紛紛逃到後軍，向曹操報道：「如今糧草在前，未及運回，必被袁軍奪去，如何是好，請丞相定奪！」

曹操微笑道：「糧草被奪，乃吾主意，罪不在汝等，驚慌甚麼？袁軍若殺到，可先上小山暫避其鋒！」

於是曹軍均湧上山丘暫避，曹操又吩咐將士解甲歇息，將戰馬放開，任由馬匹游走吃草。

眨眼文醜的大軍已逼近，衆將皆大驚道：「袁軍到了！留在此地十分兇險，不如急速調軍回防白馬鎭吧！」

謀士荀攸一聽，連忙制止道：「正好以糧草馬匹爲誘敵之餌，怎可收回退軍？」轉眼忽見曹操向他目視微笑，荀攸立刻會意，知曹操正在用計，便不再多言。

文醜的大軍，已奪下曹軍的大批糧草，正在高興；又見曹軍的馬匹，四處游走吃草，不由更喜，將

士紛紛前去搶奪馬匹，陣勢登時大亂，自相踐踏，死傷不少，文醜喝斥不住，知久留不利，搶先撥馬回退。

曹操見狀，便回身問身後的諸將道：「文醜乃袁軍二大猛將之一，誰可擒之？」

張遼、徐晃二人均是曹操的猛將，一聽按捺不住，雙雙躍馬出戰，大叫道：「文醜不要走！」

文醜回頭見二將趕上，便橫架鐵槍，彎弓搭箭，一箭向前面的張遼射來。徐晃一見，大喝道：「賊將休得暗箭傷人！」張遼醒悟，連忙低頭避箭，颼的一下，頭盔已被一箭插穿。張遼不懼，拍馬再追，又被文醜一箭射中戰馬，把張遼掀翻倒地。

文醜飛馬馳回，欲殺張遼。徐晃一見，急忙掄起大斧，截住文醜廝殺。徐晃與文醜戰了二十餘回合，文醜身後大軍殺到，知難敵文醜的神勇，祇好撥馬而回。

文醜率軍沿崖趕來，徐晃的曹軍嚇得四散奔逃，徐晃正危急之際，突見前面江岸彎處，有十餘精騎閃出，爲首一員大將，正是關公。

關公見文醜追殺徐晃，便提刀飛馬迎住，大喝一聲：「賊將休得猖狂！」說時青龍刀已猛劈過去。文醜慌忙擋駕，但知關公乃斬顏良之將，心中先怯，戰不到三個回合，便撥馬而逃。關公馬快，隨後閃電般趕上，猛地一刀劈向文醜的腦後，將他的人頭斬落！

曹操在山丘上見關公已斬了文醜，便依原來的部署，把令旗一揮，大軍上馬殺出，袁軍大半落水被淹斃，所奪的糧草馬匹，又大部爲曹軍奪回。文醜所率的二萬前鋒，又被殲滅大半了。

關公正追殺袁軍，後面的劉備聞報，說又是紅面長鬚之人，斬了文醜，連忙馳馬趕到黃河北岸，隔河一望，祇見一簇人馬，往來如飛，旗上大書「漢壽亭侯關雲長」七字。劉備不由大喜，暗謝天地道：「天佑吾弟尚在人世！」劉備正欲渡河相見，曹軍大隊，已掩殺過來，祇好先行收兵退回。

此時，袁紹親率大軍，已連攻下曹軍二大重鎮，進至距許昌不到百里外的官渡要塞了。他忽然接報，說：「今番證實，關公果然在曹軍，又再斬了文醜了！」袁紹震怒，大罵道：「大耳賊焉敢如此欺我！」

不一會，劉備也趕到官渡，與袁紹相見。袁紹立即下令，將他推出去斬了！劉備慌道：「我有何罪？」

袁紹道：「你密使汝弟關羽，又殺吾一員大將，這還敢說無罪？」

劉備分辯道：「請容我伸辯一言再受死！曹操素來忌恨劉備，如今明知劉備在袁將軍處，便故意差遣雲長誅殺二將，袁將軍知悉必怒，此乃曹操借袁將軍之刀殺劉備之計也！但望明察。」

袁紹一聽，悟道：「不錯！果然是曹操借刀殺人之計！但關雲長爲曹操效力，到底於吾極爲不利。」

劉備無奈道：「爲感謝袁將軍不殺之恩，劉備打算派一心腹之士，持吾密書往曹軍見雲長，告知訊息，關公知悉，必星夜趕赴官渡，以助袁將軍也。」

袁紹一聽，不由大喜道：「吾若得關羽相助，當勝顏良、文醜十倍也！玄德快修書送去！」

劉備親筆寫下書函，但一時間却未有合適的人選，潛入曹軍送信。袁紹便下令先行退軍武陽，連營數十里，暫時按兵不動，待關公來助，再向曹操猛攻。

曹操見袁紹退出官渡，便令夏侯惇扼守官渡要塞，自己先率軍退回許昌休整。曹操又深知，曹軍與强大袁軍對壘，兩戰皆勝，除了將士用命，關公力助，亦是一大因素，心中因此更敬重關公。回到許昌，特地設宴，爲關公慶賀。待關公之厚，在曹操一生中絕不多見。

事實上，關公在曹操生死存亡之際，全力助他取得兩戰兩勝，已大挫了袁紹的銳氣，令袁軍軍心震駭，未決戰已先心怯。反過來却大振曹軍人心，將士畏袁軍强勢之怯頓消，人人振奮，決心與袁軍決戰到底。這就爲曹操日後與袁紹的決戰，穩穩的打下堅實的基礎了。因此關公在曹、袁二軍的官渡之戰中，對曹操來說，是一服威力强大的强心藥；而於袁軍而言，却是一曲敗亡的前奏曲。曹操對關公的另眼相看，特別厚待，終於取得了極大的回報。

而且，於「天機大勢」的玄象上來看，假如並非向「三分天下」的奇格演行，那關公便必定選擇留在曹操陣營，曹操有關公相助，便很有可能一舉掃平天下，建立他的一統江山了。而劉備則因關公的背叛，必心灰意冷，再無心競逐天下，那未來的「天下三分」之一的「蜀國」，也就極可能不會出現了。不過，「天機大勢」早已伏下「桃園三結義」的玄格，註定關公必定「身在曹營心在劉」，他必定會重返劉備的陣營，助劉備開創「三分天下」。而一旦達此目標，關公從「桃園三結義」開始的輔助「三分天下」運命，也就圓滿結束，亦即他氣運以至壽數的終止完結。這是「天機大勢」日後演行的奇格，下文自有詳細描述。

當日關公接受曹操的慶功祝賀，恩遇之隆，當世無以復加。他返回府中，不久便接到劉備派人送來的密函。

劉備在密函中道：「雲長賢弟：劉備與你，自桃園結義，誓同生死，如今爲甚却中途背誓，斷割結義之情？你一定是欲圖取功名富貴，劉備一併成全，獻上吾之人頭，助你成功好了！餘言難盡，劉備抱着必死之念，等待你的答覆便了！」

關公讀罷密函，不禁大哭。他當即寫了覆函，道：「兄長在上：關羽素知仁義者不負心，忠勇者不畏死。關羽自幼便知禮義，豈有背盟之意？當日吾守下邳城，內無積糧，外無援兵，本欲以死殉義，但奈何有兩位嫂嫂在城，關羽有保護重責，因此未敢赴死而已。無奈唯有暫時寄身曹營，希望日後再與兄相見。直到近日，才得知兄的訊息。關羽必定立即向曹操辭別，護送兩位嫂嫂歸還。吾若有二心，人神共戮，吾心肝膽，筆墨難於形容。」

劉備派來的使者道：「玄德望關將軍之心甚切，何不速行？」

關公道：「人生於天地，若無始無終，並非君子之爲也。吾來時說得明白，去時亦須清楚。煩請先將此私函呈交兄長，關羽辭別曹操，即護送兩嫂前來相見。」

使者道：「但若曹操不准你離開，却又如何？」

關公慨然道：「吾是時唯有一死以謝天下！」

使者無奈，唯有先行攜覆函回去。

使者離開後不久，關公也不猶豫，即入內堂，告知兩位嫂嫂，又立即趕去相府，向曹操辭行。

不料曹操已探悉劉備尚健在，又知關公來意，便吩咐在相府門前，掛上「謝絕訪客」的「迴避牌」。關公不便硬闖，祇好先行返回府中。

第二天早上，關公又去辭行，但相府的「迴避牌」依然高懸。一連三日均是如此，關公知道，這是曹操不允許他離去的表示。心道吾去意已決，豈能再留下來呢？

關公當下寫了一封辭謝信，道：「丞相台鑑：關羽自小便跟隨劉皇叔，誓同生死，皇天后土，當聞吾誓。當日下邳失守，吾所請三事，蒙丞相恩允。如今關羽已知故主下落，回首昔日之盟，豈容違背呢？丞相待吾之新恩雖然豐厚，但舊主情義決難忘記。因此將呈上辭書，伏祈明察。餘恩未能回報，日後必定奉還！」

關公派人，將辭行信送到相府，一面又將曹操多次封增的金銀財物，原封不動，封存庫中，又把朝廷封鑄的「漢壽亭侯」金印懸掛於堂上。

辦妥這一切，關公便入內堂，請兩位嫂嫂上車出行，關公騎上赤兔馬，手提青龍刀，率領舊日親兵，護送車輛，逕直的向北面城南駛來。

北城門的守門官兵欲加阻攔，關公橫刀怒喝一聲，官兵均紛紛退避，讓出一條路來。

關公出了城門，對隨行的親兵道：「汝等護送車輛先行，但有追兵，吾自會抵擋，不要驚擾兩位夫人！」親兵遵令，護着車輛先行，向官道快速駛去。

曹操此時正在相府，他果然是欲以「迴避」之法，阻止關公離去，心道關公一日未能辭行，他便一日不能離去。不料却突接關公送來的辭書。曹操閱罷，即大驚道：「雲長離開了！」

隨即又有守北門的官兵飛報：「關公奪門而去，車輛人馬二十餘人，正向北面行進！」

接着又有關公府上的探子來報，說：「關公將所有封賞的金銀財物，美女十人，漢壽亭侯官印等，皆封存妥當，無一帶攜，祇把舊日行李，連同舊日親兵帶走而已。」

此時，衆將均雲集於曹操的相府中，聽候曹操的命令。諸將中，張遼與關公甚爲交厚，徐晃亦敬重關公，其餘衆大將均敬服關公的義氣神勇，因此均默不作聲。座中却有一員大將蔡陽不服氣，他站了出來，向曹操道：「豈能容關羽來去自如？吾願率鐵騎三千，追上前去，生擒活捉關公回來，聽候丞相發落！」

曹操見在座諸將，張遼、徐晃、許褚、典韋等人，均默不作聲，知彼等皆不欲與關公反目爲敵；況且目下袁紹大軍壓境，勝負尚屬未知之數，也決不能因關公之故，先折自己實力；同時曹操亦深知，按關公的脾性，就算能將他强留，今後亦必定不會爲自己出力，倒不如一併向他示之以恩，日後尚有轉圜的餘地。

曹操思忖一番，終於長嘆一聲，道：「關公不忘故主，來去明白，眞大丈夫之爲也，你等均以此爲榜樣。不必去追趕了！」

曹操接着又對張遼道：「雲長封金掛印，即功名富貴難動其心，金銀美女難移其志，這等義氣之人，吾深爲敬佩。吾料他此行尚未去遠，你先去請他留步，待我趕去向他送行，更贈他征袍路費，以便日後留有相見之情！」

張遼領令，單人匹馬，先去追趕，曹操隨後亦率許褚等數十騎趕

來。

關公出了許昌城北門，已走了數十里路，因要護送車駕，不能速行，很快便被張遼從後面趕上來了。

張遼在後面大叫道：「雲長請慢走！」

關公回身一望，是張遼單人匹馬趕來，便吩咐車駕親兵，祇管北行，不必理會。他自己勒住赤兔馬，緊握青龍刀，待張遼騎近，即道：「你莫非打算追截我回去麼？」

張遼忙道：「非也，非也，丞相知兄遠行，打算前來相送，先令我前來請留台駕，並無他意。」

關公慨然道：「吾意已決，就算丞相率鐵騎來追截，吾亦唯有決一死戰而已！」於是橫刀立馬橋上，向南面望去，等待曹操的駕臨。

不一會，曹操已率數十騎，飛奔前來。他背後是許褚、徐晃、于禁、李典等諸將。曹操見關公單人匹馬，橫刀立於橋上，便令身後諸將勒住馬匹，成一字形排開。關公見諸將均未攜作戰重兵器，這才放心，暗鬆口氣。

曹操見關公單人匹馬，威風凜凜，心中又驚又佩更有不捨，他向關公含笑道：「雲長爲甚走得如此匆促？」

關公在馬上，向曹操欠身作禮道：「關某昔日歸漢，已有言在先，但有故主消息，即當馳往，多番前去相府拜辭，均未能參見丞相，因此才以信函辭拜，封金掛印，歸還丞相，希望丞相不要忘記昔日的承諾！」

曹操微歎口氣，道：「吾欲示信於天下，怎會悔諾？吾但恐怕雲長途中缺少使用，特別前來相送而已。」說罷，令人將一盤黃金，送過去關公處。

關公道：「承蒙恩賜，尚有剩餘，足夠吾路上之用。請將此黃金轉贈曾隨吾征戰的將士。」

曹操道：「吾不過是以小小心意，以謝將軍之大功勞，將軍何以推辭呢？」

關公慨然道：「小小功勞，丞相不必介意。」

曹操歎道：「雲長眞乃天下義士也，恨曹某人福薄，未能留在身邊。將軍在路上風寒，今特送上征袍一件，希望將軍再勿推却。」

曹操說罷，令人把錦袍送了過來。

關公見曹操意態甚誠，不便强推，但又怕其中有詐，便在馬上，用青龍刀把錦袍挑了過來，披於身上。他回頭向曹操道：「多謝丞相贈袍送行，丞相恩德，容日後有緣相會再行圖報。」

關公說罷，不再逗留，策馬下橋，向北面疾馳而去。

許褚雖然敬重關公，但見他不肯下馬接袍，心中生氣，怒道：「關羽如此傲慢無禮，爲甚不設法擒捉？」

曹操長歎一聲道：「他單人匹馬，吾數十兵將，他又豈能不加警覺，此非傲慢之舉也，況且他已爲吾立下大功，力斬袁紹兩員大將，折損袁紹實力近半，吾若爲難於他，天下人必笑吾言而無信也，任彼去吧，日後或尚能留相見的機會也。」

曹操說罷，即率諸將回身馳返許都，在路上，曹操尚在思憶關公之義勇，不住歎息，眞誠之意，溢於言表。

曹操此時待關公仁至義盡，不但令在場諸將大爲感動，更替他自己日後留下一條十分關鍵的生路。若非如此，曹操必定中途夭折，他親手創建的「魏國」決不會誕生，「三分天下」的天機大勢，也便非按既定的軌跡演行了。

＊　＊　＊

此時，袁紹和曹操的「中原爭雄」，却已進入關鍵性的生死關頭。

曹操在最初鋒的兩仗，因戰術運用得當，更得關公之助，力斬袁紹的兩員猛將，令袁紹軍力收挫，銳氣已失其半，曹操取得了關鍵性兩戰兩勝。

但可惜關公却於此際離去，在當時的戰爭條件下，一將可抵萬兵，關公的離去，對曹操是一大打擊，對袁軍畏怯的軍心來說，却是一服興奮藥。

因此在半個月後，袁紹將他留守河北的猛將張郃調來，重整軍力，又向陽武進逼，力求尋曹軍的主力決戰。

曹軍連續退却，不久便退至官渡最後一道屏障，袁紹的大軍，也逼近官渡。

曹操深知已到生死存亡的關頭，便不敢再猶豫，留荀彧守許昌大營，他自己親率二萬大軍，與留在官渡佈防的張遼、徐晃諸將會合，抵禦袁紹的進攻。

此時袁軍的兵力尚達十萬，而曹操却僅得三萬，雙方兵力對比，十分懸殊。

袁紹的謀士沮授，向袁紹分析獻計道：「吾軍雖然人數多，但比不上曹軍勇猛善戰，而曹軍的弱點是軍糧少，物資缺乏，因此曹軍利於速戰，吾軍却宜久攻，祇有以持久之戰，才有可能最終消滅曹軍。」

但袁紹不但不聽，反而怒斥沮授一番。他下令主力部隊開到官渡前線，依托沙堆建立營寨，從東到西幾十里長，逼曹軍的主力與之決戰。

曹軍方面，此時僅以三萬兵力，抗擊袁紹的十萬大軍。曹操亦知自己不可久守，便首先向袁紹發動進攻。不料却碰上張郃這一員猛將，有勇有謀，將曹軍擊退了。

曹操無奈，祇好下令紮下營地，與袁紹軍對抗，更挖下深溝，築起高壘，固守陣地，待機再與袁軍決戰。

曹操採固守的戰術，對曹軍來說是很不利的，在雙方對峙的期間，曹軍兵少糧缺，士卒疲乏，豫州各郡縣受袁紹招降，官兵多有叛變，後方不穩，連許昌大營的官將，亦有人與袁紹通風報訊。更不妙的是，曹操的軍糧輸送命脈，被袁軍數次奔襲成功，軍中糧缺，人心浮動，情勢已十分危急。

此時，連曹操本人亦心生動搖，他寫信給留守許昌的荀彧，流露打算放棄官渡，退守許昌的主意。

幸而荀彧却十分冷靜，堅決反對退兵，他在回覆曹操的信中道：「袁紹傾全力集兵官渡，目的是與吾軍決一勝負。公今以弱對强，若不能爭取主動，便會受敵之控制了。現下吾軍糧兵雖少，却比不上楚漢時項、劉兩軍在滎陽、成皋相持的艱苦，那時劉邦、項羽均不肯先撤退，就是因爲誰先退，誰便會陷於被動局面。公以十分之一兵力，據守官渡，扼制袁軍的咽喉，使其不得寸進，已經半年，相持的局面很快就會發生變化，而這正是爭取出奇制勝的良機，千萬不可錯失也。」

曹操接荀彧回信，又與軍師荀攸、賈詡參謀等人商議。參謀賈詡分析說：「公明達情勢勝於袁紹，勇氣膽識勝袁紹，用人任賢勝於袁紹，當機決勝勝於袁紹，有此四勝而半年未能克敵，原因是太過求萬全之策。祇要能捕捉戰機，當機立斷，則很快便可取勝了。」

曹操至此，再不動搖，決心加强防守，堅持危局，尋求戰機，擊敗袁軍。

戰爭的勝負，往往在於主帥一念之間的決策。

曹操當時的決策，便非常關鍵。因爲袁、曹兩軍的對壘，已到了勝敗轉折的關頭，亦是最艱苦的時刻，誰能堅持下去，誰便會爭取到主動權，若曹操放棄官渡，退守許昌，便會造成「先退而勢屈」的不利局面，一退即潰，給袁紹捕捉而聚殲的機會，後果是十分可怕的。

而袁紹方面，在戰役指導上，袁紹單純實施正面突破，不知採取戰役、戰術上(即用計)的迂迴、包圍、奇襲，調動曹軍脫離既設的堅固陣地，以求合圍聚殲，造成兩軍相持對壘的局面。這種相持對壘局面，對於遠離後方，運輸線過長的袁軍來說，是十分不利的，祇要運輸線或糧草出現危機，袁軍便必敗無疑。

袁軍這等不利，袁紹軍中也並非無人預料得到，在少年時曾與曹操爲同伴的許攸，作爲袁紹的謀士，便曾於官渡兩軍相持不下的關鍵時刻，向袁紹獻計道：「曹操兵少，今日已傾全力以抗拒吾軍，許昌留守兵力必虛。若派軍輕騎突襲，則許昌必可攻陷。攻下許昌，便可以奉迎天子以擊曹操，軍心大振，曹操必敗無疑，就算未能攻下許昌，也必令曹軍首尾難顧，疲於奔命，則曹操亦必敗也。」

不料袁紹不但不聽，反懷疑許攸受了曹操的賄賂，故意使計，騙他進軍許昌以殲滅。當下袁紹怒斥許攸道：「汝心懷不軌，與曹交厚，故獻此奸計，本當斬汝人頭，暫且寄於頸上，待吾生擒曹操，再一拚斬了汝祭旗，汝速退，今後不許進吾營帳！」

許攸所獻之計，分兵突襲許昌，是一條令曹軍分兵變弱、更易被袁軍各個擊破的妙計，因許昌是漢獻帝所在的「都城」，許昌被襲，不論是否被攻陷，對曹操均是一個致命的重創。此時曹操僅佔「挾天子以命諸侯」的「天時」之利，絕不容有失，曹操非救許昌不可。如此一來，曹軍在官渡預早建立的堅固防線，便必因分兵變弱，以至必被袁軍攻陷，官渡防線一破，許昌被圍，則曹操便大勢去了。

但袁紹於此關鍵時刻，却因許攸是少年時代曹操的好友，懷疑他與曹操通謀，不但斷然拒絕，而且將許攸怒斥逐走。袁紹這等「多疑寡斷」的性格，便把他的十萬大軍及他本人辛苦創立的基業斷送了。

許攸一怒之下，投奔官渡曹軍。

曹操聞報許攸來降，他正解衣歇息，也不及穿鞋子，光着脚板便奔迎出來。遠遠的見到許攸，曹操便撫掌大笑道：「君遠道而來，吾大事可成了！」因爲曹操深知許攸甚有計謀，又熟知袁軍的內情、兵力部署，有許攸來助，曹操便如虎添翼，破袁軍有望了。

曹操甚至向許攸下拜，令許攸也受寵若驚，慌忙雙手扶起曹操，連聲道：「公乃漢朝丞相，吾一介布衣，怎敢承此大禮？」

其實曹操所「迎」，所「拜」的，並非許攸，而是他處於風雨飄搖中的「大業」而已。

許攸受曹操如此厚待，大爲感動，很快便向曹操透露了袁軍的一個致命弱點。

原來早在半月前，袁紹爲求正

面突破曹軍的官渡要塞，已命淳于瓊率兵萬人，從河北運了一大批糧草到來，屯積於袁軍官渡大營以北四十里的烏巢。當時許攸亦曾建議袁紹派將率軍駐紮於糧庫外面，以防曹軍的偷襲，但袁紹以爲，曹軍被他攻打半年之久，已疲於奔命，哪有餘力偷襲？若分兵守糧，則正面攻打官渡曹軍的兵力，便會削弱，因此竟拒絕了許攸的建議。

曹操又知許攸曾獻計出奇兵偷襲許昌，以令曹軍首尾不能相顧，却被袁紹拒絕。曹操不由仰天歎道：「若依君之計，曹操死無葬身之地了，袁紹剛愎自用，拒此妙計，乃天亡彼也！」

許攸被曹操的眞誠感動，便決然的向曹操獻計道：「曹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草已盡，十分危急。袁紹的糧草物資，均屯積於烏巢，守軍防備並不嚴密。若派精兵突襲烏巢，出其不意，斷其糧草，則不出三日，袁紹必敗！」

曹操一聽，不由大喜，暗道：此計正合吾出奇制勝之法，於是不理部份幕僚的反對，決心夜襲烏巢。他留曹洪、荀攸堅守大寨，親自率領精銳騎兵五千人，使用袁軍的旗號，利用夜晚悄悄從小路去偷襲烏巢。

半夜到達後，曹操即下令圍攻放火，袁軍守烏巢將領淳于瓊祇好退入營壘堅守。

曹操夜襲烏巢的消息傳到袁紹處，謀士沮授勸袁紹速派兵救援。袁紹却企圖以進爲守，他對他的兒子袁譚道：「即使曹操奪吾烏巢，吾却奪其大營，曹操又有老家可歸嗎？」袁紹決定，派張郃去攻打曹軍官渡大營。

張郃甚有智謀，主張先救烏巢，道：「曹操親率精兵攻襲烏巢，烏巢守軍必定不敵，若烏巢被破，吾軍糧草盡毀，軍心必亂，則大勢去矣，請先去救援烏巢。」

謀士郭圖却附和袁紹，道：「攻打曹操的大營，勢必迫使曹操引軍回救，如此則不直接救援烏巢，而烏巢之圍自解也。」

張郃却一再申辯，力主先救烏巢，袁紹後來採取折中辦法，決定依然派主力大軍，由張郃率領，進攻曹操的大營，而派小部輕騎去救援烏巢。

張郃無奈，祇好率三萬大軍，前去攻打曹軍的官渡大營。但曹軍官渡大營十分堅固，張郃屢攻不下。

另一面，曹操在烏巢，正全力攻打淳于瓊。忽報袁紹的輕騎已逼近，有將領請求分兵阻擊，曹操却毅然決然的道：「不可！先集中全力攻陷烏巢，待敵軍到達吾之背後，再來報告吧！」

曹操指揮將士，拚命衝殺，終於大破袁軍，殺了淳于瓊，把烏巢的袁軍糧草物資，全部燒毀。

烏巢糧草被毀的消息傳到前線，袁軍將士知糧草已斷，軍心動搖，內部立刻分裂。謀士郭圖因力主先攻曹操大營，爲推卸罪責，竟惡人先告狀，向袁紹進饞言道：「張郃烏巢之敗幸災樂禍，出言不遜，辱罵主公。」袁紹大怒，欲殺張郃。

張郃十分氣憤，下令將進攻曹軍的器械全部燒毀，向曹操投降。曹操乘勢出擊，袁軍大敗。袁紹和他的兒子袁譚，僅帶了八百親兵逃返河北。

在曹操夜襲烏巢的當晚，本來被袁紹拘禁於軍中的謀士沮授，仰觀天象，忽見太白星逆勢而行，直犯斗、牛二宿，光華灼灼、嘯嘯銳鳴。沮授見狀，暗道：太白逆行而犯斗、牛，乃主北面之主必遭敗亡，景象已呈兇兆，吾等的奇禍至矣，亡在旦夕，吾之屍首也不知落於何處？

不久袁紹果然兵敗如山倒，十萬大軍全軍覆沒。沮授本人，亦被曹軍俘擄，因欲逃走而被殺。天象之奇，玄妙萬分。

而在兵法方面而言，曹操起碼有三點優於袁紹。其一是出奇制勝，曹操抓住糧草是雙方勝敗的關鍵，不惜冒險夜襲烏巢，而袁紹不知防範，用錯兵力，以至烏巢被毀；其二是英勇果決，曹操在夜襲烏巢未克，袁紹的援救輕騎逼近時，並不驚惶失措分兵阻擊，而是集中全力，且先行攻陷烏巢，取得決定性的戰役勝利；其三是捕捉戰機，曹操善於捕捉戰機，敢於向敵之軟腹部命脈出擊；而袁紹却錯失戰機，在大好優勢下，不敢奇襲許昌，直擊曹操的軟腹命脈之地，令曹操得以集中全力，於官渡要塞捕捉住夜襲烏巢的戰機。

天機運勢的演行軌跡，兵法人謀的優勝，便造成了三國「官渡之戰」的結局，曹操以三萬兵力，一舉戰勝袁紹南攻的十萬大軍，令袁紹全軍覆沒。

官渡之戰後，曹操統一北方的大局已奠定了，袁紹在河北祇剩下殘餘勢力。曹操採用了郭嘉「急之則相保、緩之則內亂生」的分析，故意大軍壓境，圍而不攻，任由袁紹的諸子自相殘殺，到時機成熟，即逐一擊破。在六年間共進行了黎陽、鄴城、南皮、幽州、壺關等等五個戰役，均大獲全勝。袁紹在北方的青、冀、并、幽四州，全部落到曹操的手上。

至此，大一統的「曹魏之國」，已雄武地呈現於中華九州的大地上了！

* * *

另一方面，當日投在袁紹軍中的劉備，因已與關公、張飛失散，手下無兵無將，根本不被袁紹放在眼內，當劉備得知關公的消息後，預料剛愎自用的袁紹，必敗於善於用兵的曹操手下，便先謀退路，趁袁紹命他率兵偷襲曹操的後方時，趁機溜走，不知所踪。袁紹當時尚雄心勃勃，一心要消滅曹操，一統天下，因此對劉備的溜逃祇是輕蔑的罵了一句：「敗軍之人，留此又有何益處！」根本不以爲意。

而此時關公已過五關、斬六將，千里奔波，抵達北方的一座小城。沿途又收降了周倉，以及義子關平等人。小城原來已被張飛佔領，他當日與劉備在徐州失散後，帶着一千兵馬，無處容身，便乾脆攻下一座小城，暫且居住。

張飛初時懷疑關公已反叛了劉備，大怒欲殺關公。後來獲悉眞相，才向關公大哭迎接，拜伏於地。不久，劉備聞訊，趕來小城，桃園結義的劉、關、張三人，歷盡劫難，終於又再度重逢聚首，兵馬合計有四、五千人。

這或許是「三分天下」的天機大勢演行的必然結果。因爲若劉備失去關公、張飛，就有如失去左、右手，根本不可能以一個完整的人立於天地，也根本不可能再走向創基立業的目的地，「三分天下」的奇格，也就不會發生了，這便是天機大勢演行的奇妙之處。

與此同時，在南面的長江一帶，曾得歷代傳國玉璽，其祖基被天機隱佚龐德公判斷爲「赤龍地脈」的孫堅，果然難以抵禦「赤龍地脈」的「殺」氣，在攻打荊州時，被據佔荊州的劉表部將黃祖一箭射死。孫堅的長子孫策，懷着復仇的決心，投靠袁術，攻打劉表。後來又以助袁術平定江東爲藉口，從壽春出發，沿途招兵買馬，到歷陽（安徽和縣）時，兵力已達五、六千人。此時周瑜亦帶兵投奔孫策，孫策如虎添翼，於是大舉向長江東南面進軍。

孫策一路上勢如破竹，擊敗江東的衆多割據諸侯，先後佔領會稽、丹揚、吳郡、豫章、廬陵、廬江等六郡廣大地域，統稱爲「江東」。

孫策文有張昭、張溫、秦松等人爲謀士，武有周瑜、程普、黃蓋等爲大將，割據江東，聲勢雄壯。就連曹操在當時因正與袁紹爭鋒，也不得不主動與孫策結好，將曹仁之女許配孫策幼弟孫匡，兩家爲姻親之好。更表奏朝廷，封孫策爲騎都尉、會稽太守。不過，孫策向曹操求封爲大司馬時，曹操因威脅到他的丞相地位，便堅決拒絕了。孫策因此大怒，常有襲擊許昌的念頭。

曹操聞悉，便利用吳郡太守許貢，挑起孫策與許貢的矛盾。孫策把許貢殺了，許貢的親隨爲許貢復仇，亦把孫策暗算重傷。

孫策臨危，把江東交托其弟孫權。孫策對孫權道：「論舉江東之力，與天下爭鋒，於戰陣之間決戰取勝，你不如我；舉賢任能，使之盡心竭力相助，以保江東，則我不如弟。你須繼承吾志，於江東好好幹一番大業！」孫策不久便去世了。

孫堅、孫策父子二人，均抵受不住其祖宗「赤龍地脈」的熾烈「殺」氣，先後夭亡，而孫策死時，更僅得二十六歲。

孫權接掌江東，時年僅爲十八歲。江東人心不穩，有人懷疑孫權的能力，有人更欲另尋新主。幸得張昭、周瑜等人的全力輔佐，江東的局勢才初步穩定下來。孫權也果然十分善於用人納材，連諸葛亮的兄長諸葛瑾以及魯肅等人，亦於此時先後投奔。武將呂蒙、甘寧等人，亦投到孫權的旄下，孫權終於在江東站穩了脚根。

孫氏祖宗「赤龍地脈」的「王者之氣」，終於在孫權這位第四代孫兒身上旺發出來。孫權的運命演變，也開始進入「三分天下」天機大勢的演行軌跡中了。

而三分天機大勢的另一主角人物劉備，此時却仍處於向天機演行軌跡邁進靠近的艱難時候。

在黃河以北的一座古城，劉備終於與失散多時的關公、張飛二人會合。隨行的尚有關公的義子關平，部將周倉，以及劉備的幕僚孫乾、簡雍、糜竺、糜芳等人，帶着滙合的兵力亦達四、五千人（約相當於現代一個旅的兵力）。上述便是劉備憑藉再闖創天下的本錢了。

經一番商議，劉備深知，他目下唯一可以投靠的，便祇有份屬同室宗親的荊州劉表。於是便率衆離開古城，一路轉向東南，向荊州進發。

人馬正行間，前鋒周倉忽然帶傷奔回，報道：「前面伏牛山間，有一英雄少年，與我一言不合，打將起來，我與數十親兵，皆非其敵手！」

關公大奇道：「此處荒僻山野，何來這般武藝高强之士？不可與之硬拚，待我前去看看。」

關公騎赤兔馬，飛奔前去，祇見一位少年俠士，十分英武，手執一柄寒光閃閃的寶劍，身側各有一男一女，男的是一位年方十四、五歲的大娃兒，七分似人，三分如猴；女的却俏麗如仙，笑意盈盈，令人目睹心曠神怡。

關公一見少年俠士，似曾相識，不知在何處見過，但身形與臉貌均已不同，因此不敢魯莽，按下青龍刀，和顏向那少年俠士道：「少俠爲甚打傷我的部將？」

少年俠士尚未答話，那七分似人，三分似猴的娃兒已尖聲道：「這位紅面大哥，剛才那位黑面大漢前來，說我是猴兒托世，我便回敬他一句『黑鑊降生』，彼此扯平罷了！不料他竟欺我年少，持槍刺我，子龍哥哥欲勸解平息，反被那黑面大漢一槍刺來了！激怒了我子龍哥哥，這黑面大漢自然吃虧溜逃啦！」

關公一聽，心中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暗道：這必定是周倉武功平平，若換了吾弟張飛，這一場惡戰便必驚天動地了！接而心中又不由一動，暗道這猴兒口中的「子龍哥哥」，怎地如此耳熟？莫非眞的是三年前的那位少年將領麼？

於是關公在馬上向那少年俠士拱手道：「請問少俠，是否名叫『子龍』？」

那少年俠士却仍認得關公，向關公欣然一笑，拱手還禮道：「關將軍一別三年，不認識我趙子龍了麼？」

關公一聽，果然是三年前曾助救徐州陶謙的公孫瓚部將趙子龍，不由大喜，連忙滾鞍下馬，與趙子龍執手相握，道：「原來是趙將軍！但不知趙將軍爲甚竟以民間俠士勁裝打扮呢？」

少年俠士果然是趙子龍，他見師門之事已了，便欲赴義兄諸葛亮隆中之會。天機僧和獨臂神尼，均認爲趙子龍也屆參與天機大勢演行的時候，便允他下山。更讓他帶同師妹司馬芝，小弟笑猴兒二人一同下山歷練。三人一路向荊州隆中進發，便恰好在此遇上同樣赴荊州的劉備兵馬了。而那少女，便是司馬芝，那三分似猴的大娃兒，自然便是鬼靈精笑猴兒了。

當下關公連忙告知劉備，因爲他知道劉備與趙子龍一見如故，十分掛念。

劉備聞訊，連忙飛馬上前，又連忙下馬，與趙子龍殷殷相見，猶如兄長見了小弟似的。

劉備問起趙子龍的去向，趙子龍把三年來的歷練，簡單的說了，又道：「子龍正趕赴隆中義兄之約呢！」

劉備一聽，忙道：「子龍的義兄是誰？能否向劉備引見？」

趙子龍知義兄諸葛亮淡泊名利，一派仙人奇格，未知他的心思之前，不敢隨便暴露他的來歷，便淡淡的一笑道：「義兄乃世外之人，無意惹塵世紛爭，小弟不便洩露他的行止，請劉將軍原諒。」

劉備一聽，不便勉强，祇好退而求次，忙道：「既然如此，暫且不提罷了。但子龍既是赴隆中之約，恰好與我同路，何不一同前往呢？」

趙子龍見劉備意態甚誠，與關公、張飛等又一見如故，便欣然答應了。趙子龍此時也並未意識得到，他這一答應，他的運命，從此便直接捲入「三分天下」天機大勢的演行漩渦中了。

劉備當下又將戰馬、戰袍、銀槍，親手交到趙子龍手中，趙子龍無法推辭，祇好披掛上馬，重復當年的戰將身份。但司馬芝則堅決不肯披上戰衣，笑猴兒也不慣馬上征戰，因此仍作平裝打扮，劉備也不便勉强，任由二人的心意行事。劉備於此艱難時刻，無意中竟多了趙子龍這一員戰將，又知他武藝超羣，與關公、張飛二人亦不相伯仲，心中因而十分欣慰。

劉備一路人馬，向荊州進發，忽報前有大軍攔住去路，正是剛戰勝了官渡袁軍，騰出手脚前來對付劉備的曹操兵馬。

劉備此時自負兵力有近四、五千人，又有大將關公、張飛、趙雲、周倉等人，也並不如何驚慌。他下令軍分三隊，關公守東南角，張飛守西南角，他自己則和趙雲於正面立寨。

曹操親自率軍攻至。劉備於正面迎住。曹操令許褚先行出戰，欲向劉備施下馬威。劉備身邊並無大將，欲自行出戰，趙雲慨然道：「曹操欺人太甚，吾代劉將軍先戰一陣！」

劉備道：「許褚乃曹操虎將，子龍小心！」

趙雲從容一笑，提槍躍馬，馳出陣前，迎住許褚便大戰一番，直鬥了三十回合，仍難分難解。

此時忽然殺聲大振，東南角上，關公衝突而來；西南角上，張飛引軍攻來。曹軍心寒，紛紛退却，又遠道而來，兵馬疲困，曹操祇好下令退軍。

劉備也不敢追殺，下令紮下營寨，待明日再戰。

第二天，劉備先派趙雲先去挑戰，曹軍無一敢出應戰。雙方相持了三日，曹軍毫無動靜，劉備進也不是，退也不成，十分無奈。

忽報運糧軍被曹操圍攻，劉備大驚，連忙派張飛去救；又報夏侯惇率軍從背後偷襲，劉備祇好又派關公率兵迎擊。兩人已帶走了二千兵馬，劉備的正面，祇剩不到二千兵力。

就在此時，曹操派出許褚、于禁、李典等大將，率二萬大軍攻來。劉備知勢危，慌忙退走，但又無路可逃。正慌張之際，趙雲、司

馬芝、笑猴兒等，已來到身邊。趙雲吩咐司馬芝、笑猴兒在劉備身邊護衛，他自提槍上馬，奮然道：「劉將軍不必驚慌，且跟子龍突圍！」

趙子龍一馬當先，衝殺出去，正遇大將許褚，兩人又惡戰起來。正戰之間，曹操的另外二員大將于禁、李典亦率軍殺到，劉備祇好回馬而逃，不久便與大隊失散，身邊祇有司馬芝和笑猴兒二人跟隨護衛。

劉備正在荒野小路惶急奔走，前面一通鼓響，殺出一路人馬，當先一員大將，是新降曹操的袁紹大將張郃。張郃與劉備在袁紹軍中同受排斥，對劉備有點同情，並不想殺他，大叫「劉備快下馬受降！」

劉備撥轉馬頭，往後奔逃，不料後面山脚又殺出一員大將，是降曹的另一員袁紹大將高覽，他對劉備可並無半點同情，一言不發，挺槍躍馬，直刺劉備。

劉備近年屢遭重創，身心疲困，此時但見曹操用兵如神，自己雖有關公、張飛之勇，竟仍處處受制，前後受敵，不由心灰意冷，仰天長嘆道：「天亡我也，事勢如此，爲免受辱，不如速死！」說時手執的雙股劍一橫，便欲自殺。

司馬芝和笑猴兒二人，此時分別在左右護衛着劉備，見狀欲制止已然不及。笑猴兒心思靈慧，脚尖疾速向下一踢，一顆尖石便呼嘯而射，把劉備手中的雙股劍擊落。他閃電般一掠而上，拾起雙股劍交到劉備手上，尖聲叫道：「你這人好沒勇氣！怎的未戰便欲先死？我子龍哥哥九死一生，尚充滿鬥志，這才有幸遇上那諸葛亮大哥哥，以無尚大法救助！你可知若要人救必先自救的道理麼？」

* * *

這是劉備第一度聽人提及「諸葛亮」三字，他但感心頭一震，這三個字眼，似令他精神一振，立刻死念頓消，忙道：「笑小兄弟！你所說的諸葛亮大哥哥，是否即趙子龍的義兄？」

笑猴兒並沒有答話，因爲此時張郃、高覽兩員大將，已前後掩殺過來。笑猴兒大叫一聲道：「司馬姐姐！你擋前將，我抵後兵！」說時，笑猴兒身形驟起，手如猴爪，向追近的高覽眼珠攫抓，高覽大吃一驚，他是馬上戰將，根本未遇這等江湖武功招數，只好銀槍一橫，挑架笑猴兒的猴爪，笑猴兒手爪一伸即退，哈哈一笑，又攻向高覽的背後，把高覽死死的纏住了。

張郃衝近，司馬芝一掠上前，擋住張郃。司馬芝自拜獨臂神尼爲師後，獲授神功，她的悟性又奇高，武功之高，已不下於當世任何高手。

張郃武藝雖高强，但他本來便無殺劉備之心，此時乍見馬前俏立一位如花少女，擋住去路，心頭便不由一怔，但見少女笑意可人，他的心亦不由一動，變得快樂起來，戰意不由便減退了三分，張郃極不欲傷此少女，因此出槍便處處容讓三分。司馬芝左縱右躍，竟把張郃的去路阻住了。

但後面的高覽卻急於立功，他自己被笑猴兒纏住，便把銀槍一揮，大喝一聲道：「衆兵將上前斬殺劉備人頭！」

高覽的近千兵將，領令衝殺上來，人人爭先，均欲斬殺劉備搶功。劉備眼看便被如狠似虎的衆兵將斬成肉泥。

就在此時，一員英武將軍，手執銀槍，驟馬如飛，殺入高覽的後軍。銀槍起處，兵將如骨牌般倒下，高覽大驚，奮起一槍，逼退笑猴兒，挺槍疾刺英武將軍。不料英武將軍的銀槍如電，光華一閃，一槍已把高覽挑於馬下！

笑猴兒一見，不由大喜道：「殺得好！子龍哥哥快助司馬姐姐一把！」

英武將軍便是趙子龍，他剛才被許褚纏住，情急之下，神功驟發，內力貫於銀槍，把素以神力自負的許褚震得馬匹倒退三丈，許褚不由呆了。

趙子龍也不傷許褚，撥轉馬頭，便向劉備這面飛馳而來，剛好在劉備危急之際，挑翻高覽，將劉備救下。他也不及與劉備答話，猛揮一鞭，躍馬挺槍，便殺向前面，接下已左支右絀的司馬芝，銀槍貫注內力，猛然向張郃刺去！張郃的戰意本就不高，乍接趙子龍的銀槍，但感手臂一陣酸麻，不由大吃一驚，手中的鐵槍幾乎脫手而飛，連坐騎亦登登的倒退二丈！張郃暗暗驚駭，心道：從何處殺出這一位如天將的少年人？

趙子龍也沒趁機刺殺張郃，趁他驚駭之際，一馬當先，引領劉備脫出重圍，一路奔到漢江之畔，才擺脫了曹軍的圍攻。張郃懾於趙子龍的神勇，竟不敢再追殺。

不久關公、張飛二人，亦分別擊退曹軍，趕到漢江畔，與劉備會合。孫乾、周倉、關平等人，亦保護劉備的家少趕到。清點之下，劉備統率的四、五千兵馬，被曹軍一場圍攻，竟折損大半，剩下不到一千兵力。

劉備向荊州進發時雄心勃勃，此時卻不由向衆人仰天長歎道：「諸君皆賢能之士，有能輔佐王者之帥，不幸跟隨了我劉備，劉備我運命不濟，連累了諸君。如今身無寸土，茫茫天地恐無處容身，諸君不

必爲劉備自誤，請改投明主，建功立業去吧！」

孫乾、簡雍、糜竺、糜芳等人，聞言均掩面而哭。

關公道：「兄長爲何自折信心？昔日漢高祖與項羽爭天下，屢敗屢戰，並無自折雄心大志，後來九黑山一戰成功，開創四百年基業，此才足以引以爲訓也。」

劉備歎息道：「吾雄心壯志尚在，可惜命中福薄，智謀不及，又一直未過輔助高祖得天下的能士張良、韓信，才屢戰屢敗。此皆劉備運命不濟之故也！」

張飛一聽，不由氣得大叫道：「哥哥此說，莫非認爲我張翼德比不上那張良、韓信嗎？待我單槍匹馬，取曹操的人頭回來給你看看！」

關公忙制止道：「三弟你太魯莽，兄長所言，乃缺一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軍師人材，並非指吾等之武將，你胡說甚麼？」

劉備道：「二位賢弟皆義薄雲天之士，劉備豈會不知？但只怨劉備時乖運滯罷了！」

笑猴兒在一旁，忽然笑道：「這位劉將軍，既然已脫險境，亦即天未斷你的生路，又何必自怨自歎？如我笑猴兒一般，只要放開心懷，正如吾師所說，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麼！」

張飛又怒道：「汝是誰？膽敢教訓我兄長？不怕我一劍把你殺了！」

笑猴兒目注張飛一眼，見他身長八尺，豹頭環眼，燕頷虎鬚，聲若巨雷，氣如奔馬，他自幼跟隨天機僧學藝，於「天機辨察」玄功上已甚見根基。他目注之下，心中便欣然一笑，從容的道：「猴兒不怕！」

張飛見笑猴兒小小年紀，却如斯從容鎮靜，心中不由暗奇，便環眼一瞪，沉聲道：「爲甚不怕？當今天下，誰不知我張飛殺人不必眨眼也！」

笑猴兒笑道：「將軍其頭如豹，其目如虎，其形如獅，乃豹頭虎目獅身之大將奇格，有此形格之將，必心性剛烈，善惡分明，嫉惡如仇，忠肝義膽，如此英勇將軍，又怎會妄殺無罪之人？更絕不會爲難我這手無寸鐵的娃娃也！因此猴兒不怕。」

張飛一聽，不由被笑猴兒逗樂了，他果然不過是嚇嚇這猴兒而已。張飛轟然大笑道：「你這小猴兒，倒有辨人之能，甚合吾心，不如便拜我張飛爲師，待我教你一身本領，建功立業，掙個將軍當當吧！」

笑猴兒扮了個鬼臉，並不答話。此時關公與趙子龍互視一眼，又會心一笑，任由笑猴兒和張飛胡

鬧，以便沖散此時失敗受挫的沉重氣氛。

果然劉備見狀，心中不由一動，他猛地憶起，在他危急欲自斷之際，笑猴兒衝口而出的三個字眼——「諸葛亮」……他心道：這笑猴兒不但武功高强，又知辨人之神術，他的師傅必當世高人，莫非便是他提及的那三個字嗎？劉備心中一動，忙道：「這位小兄弟，你不但武功高强，更有辨人察相之術，剛才幸賴你和子龍及司馬姑娘，合力救了劉備生命，劉備這兒先行謝過了！」劉備說着，竟眞的站起來，欲向笑猴兒拜揖致謝。

笑猴兒一見，呼地跳了開去，嚇得抓耳撓腮，連聲尖叫道：「不得了！大師伯有訓：吾等出家人，以救人濟世爲懷，不可受人厚禮，否則便要罰猴兒打坐三日三夜！猴兒生命便不保啦！你若要拜，便拜子龍哥哥和司馬姐姐吧！」

笑猴兒發自內心的惶急，又把衆人逗樂了，呵呵的一陣笑聲，把挫敗失落的沉重氣氛也沖淡了。

劉備一聽，卻忙道：「這位小兄弟的師傅，原來是一位佛門中人嗎？」

笑猴兒苦笑道：「他當然是佛門中人，而且是佛佛門中之人，因爲他的心腸太仁慈了，平生絕未殺過一點……但對我笑猴兒唯一的例外，嚴厲得很！猴兒若有違訓，便必罰猴兒打坐蒲團，幾乎把猴兒弄殺了！」

劉備一聽，不由便暗歎口氣，心道：他的師傅原來是一位僧人，又怎會指揮千軍萬馬去戰場殺戮呢？劉備闖蕩了十幾廿年，屢遭挫敗。他開始深刻的領悟，他之所以如此不濟，並非擁有的「武」不足，而是缺了一位可匡助王者之師的人！他因此不肯放過任何一絲求賢的機會。但知笑猴兒的師傅是一位僧人，深知絕不可求，只好打消了拜見求賢的念頭。

此時司馬芝亦窺破劉備的心思了，她向身邊的趙子龍悄聲道：「這位劉將軍正求才若渴呢……但他所求之才啊，恐怕當世只有一人才有資格啦！」趙子龍知司馬芝所指「當世一人」是誰，但未知他的心意之前，趙子龍決計不敢洩漏，便連忙對司馬芝道：「芝妹小心！義兄的心意誰可明白？一切待見了面再說吧！」司馬芝知趙子龍十分敬重他這位「義兄」，連他自己亦視他爲如師如兄，不敢魯莽，連忙不再往下說。

此時劉備的幕僚孫乾，受張飛、笑猴兒等人的樂觀感染，失落挫折的心神不由一寬。他想了想，便對劉備獻策道：「劉將軍，一時成敗，不足論英雄也。此去已離荊州不遠，劉表坐鎮荊州九郡，兵强糧草足，更與將軍爲漢室宗親，投靠劉表，於目下乃唯一上策。」

劉備歎道：「吾原來統帶五千兵馬，有助於劉表鎮守荊州，如今新敗，未知劉表是否再肯容納呢？」

孫乾慨然道：「那便等我先入荊州，說服劉表，出來迎接將軍吧！」劉備同意了孫乾的建議。

孫乾也不遲疑，當即上馬，奔赴荊州治郡襄陽城（湖北襄陽）。

孫乾表明身份，順利進入襄陽城，又趕赴荊州刺史劉表的府第。孫乾拜見了劉表，劉表便問孫乾道：「聽說你已跟隨劉備，却爲反何事入荊州見吾？」

孫乾立刻道：「劉備目下雖兵微將寡，但立志匡扶漢室社稷，目下新敗於曹操，無處可去，欲投奔江東孫權處。但我對劉備說：荊州劉表，乃同宗之親，豈有投疏而遠親之理？因此勸他投奔荊州公處。但未知公肯接納否？」

劉表此時已知曹操大敗袁紹，料想曹操的下一個目標，必是與其接壤的荊州，因此急欲增强守備實力。聞說劉備有投效之意，不由大喜，他深知劉備雖然兵少，但有關公、張飛之勇，一人可抵萬兵，豈有不加利用之理？當下劉表毫不猶豫，便立刻道：「玄德，吾弟也，久欲相會，而未如願，今日才有機會，怎有拒納之意？吾實視爲一大幸事也！」

但在場的將領蔡瑁却反對道：「不可！劉備先從呂布，後事曹操，近投袁紹，皆未能忠於其主，半途而終，可是其人性多變也。況且若吾納劉備，曹操必遷怒於吾，枉動干戈，生靈受戮。不如先斬孫乾人頭，獻予曹操，以求自保！」

孫乾一聽，罵道：「孫乾並非怕死之人，區區一顆人頭算得甚麼？但劉備忠心爲國，非曹操、呂布、袁紹之類可比，以前投附，皆情勢所逼，不得已而矣。劉將軍乃漢室後裔，與劉備有宗親之誼，若如此相逼，劉將軍又如何取信於天下人呢？而且曹操已接近一統北方，其下一目標必是荊州，劉備是否投奔荊州，曹軍亦必南下攻伐，劉將軍又怎可自絕外援也？」

劉表心中本來有點猶豫，但被孫乾挑破心事，不由亦暗暗點頭，贊同孫乾的論析。劉表再不猶豫，斷然道：「蔡瑁勿再多言！吾意已決。」

蔡瑁心中又慚又恨，悻悻然的退了出去。

劉表於是命孫乾回漢江畔，告知劉備，他自己則親自出城三十里迎接劉備。

劉備引領衆人，抵達荊州襄陽城郊，果見劉表領着親隨，在郊外迎接。劉備連忙上前，以小弟之禮拜見劉表，劉表亦相待熱誠，與劉備併肩策馬入城。

劉表又設宴替劉備等洗塵。劉備命關公、張飛等拜見劉表。劉表見多了兩員猛將相助鎮守荊州，不由大喜，當下即分撥營房，供劉備近千人馬屯駐，一應糧草使用，供應無缺。

另一方面，在許昌的曹操，此時剛打敗袁紹不久，聞說劉備投奔荊州劉表，不由大怒，罵劉表道：「劉備乃叛吾之人，劉表竟敢收留，他目中還有我曹操嗎？吾先滅荊州，將劉備、劉表一併擒捉！」

謀士程昱卻急忙勸道：「目下大戰剛息，將士均須休整，荊州又新添劉備相助，更有關、張之勇，我軍疲困，未必可以克服，況且袁紹尚在，河北仍有一戰之力，此時南攻荊州，袁軍若趁勢攻來，則許昌危矣，望丞相三思。」

曹操此時雖一時衝動，但很快便冷靜下來，他沉吟道：「但荊州在吾背後，終究是心腹之患，不可不除，依你之見，却又如何處之？」

程昱道：「目下宜先養精蓄銳，待明年春天，再出兵攻滅袁紹，再取荊州，則南北之地，一舉可平。」

曹操思忖一番，終同意程昱的見解，暫時休兵，養精蓄銳，坐觀河北袁紹諸子的內訌，以便伺機而動。

＊　＊　＊

此時趙子龍隨劉備在荊州襄陽城，也並無要事，趙子龍便向劉備辭行，說是前去赴義兄之約。劉備也尚未知趙子龍的義兄是誰，心中雖然不捨，但深知趙子龍是一位重義守諾之人，不便强留，祇好對趙子龍道：「義兄之約不可違，但盼子龍早去早回，劉備將每日牽掛也！」趙子龍見劉備意態眞誠，不好拒絕，也答應見了義兄，便趕回荊州，爲劉備效力。

趙子龍約同司馬芝、笑猴兒，第二天便出城而去。他當日與義兄諸葛亮約定，日後於「荊州隆中」相會。但荊州佔地九郡，地跨千里，「隆中」這一個小小的地方，却到何處尋找呢？

出了襄陽城，趙子龍正行間，司馬芝忽然問道：「子龍哥哥，那隆中到底位於何地？你知道麼？」

趙子龍道：「不知道，祇知隆中在荊州而已。」司馬芝久走江湖，見識比趙子龍多，她不由笑道：「荊州地跨千里，子龍哥哥却到何處尋這『隆中』？」

趙子龍亦不由一怔道：「是啊！當日義兄祇說於『荊州隆中相會』，我也忘了問他，隆中到底位於何處了！這却如何是好？」

一旁的笑猴兒一聽，不由急得抓耳撓腮道：「哎呀不得了！要在千里之中尋一個小地方，祇怕比在武夷山尋九松嶺更艱難十倍呢！」

趙子龍親身嚐過於武夷山中尋九松嶺的苦處，他一聽笑猴兒的話，不由亦微嘆口氣。

司馬芝却忽然道：「子龍哥哥！你當日遇上義兄之前，不是曾遇見義兄的師傅龐德公麼？」

趙子龍點點頭道：「是啊！當時龐老前輩還向我指點一番呢。但這與隆中有何相干？」

司馬芝微笑道：「那子龍哥哥記得是在何處遇上龐老前輩呢？」

趙子龍想了想，道：「我記得，當日是在一座形似巨蜆，又似臥龍的山崗下面，遇上龐老前輩！咦？對了，義兄當時曾告知我，他來自蜆山，山下莫非便是隆中之地麼？那蜆山位於西面武當山五十里，襄陽城北三十里，正好距此地不遠啊！」

司馬芝格格笑道：「那兒既是義兄的師門所在，那他隱居的地方隆中，相信也相隔不遠了！何不先前去看看？」

趙子龍被司馬芝啟發提醒，終於領悟諸葛亮當日留言的深意，心中欣喜，不由伸手握了司馬芝的手兒，展開輕功，向襄陽城北面飛掠而去。笑猴兒氣得在後面嘟嘟嚷嚷的叫道：「這子龍哥哥重女輕男！有了司馬姐姐，便將我笑猴兒撇下不理了！哼哼，看你日後若再尋天機廟，我笑猴兒理都不理你！」話雖如此，笑猴兒的脚下却絕不慢，他的輕功本就高於司馬芝，這一拚命縱躍，便呼地一下，越到趙子龍和司馬芝的前面了。

三人向北面掠行一個時辰，三十里路程眨眼便拋在後面了。趙子龍心料義兄諸葛亮是隱世之士，不敢驚擾，因此平裝便服，連戰馬也不乘騎。

突地，一座雄渾的山崗聳立在三人的眼前，山體由東至西橫跨近百里，山下便是滔滔長江，西面是武當山，東面是天柱山；山形如一座巨蜆，又似一條巨龍盤臥於天地間，十分雄渾。原來這果然便是荊州著名的臥龍崗，而臥龍崗山下方圓百里，即古稱的「隆中」之地。

趙子龍見到臥龍崗就在眼前，他當日便是在臥龍崗山下，遇上天機隱俠龐德公的，趙子龍心中不由一陣興奮，巴不得立刻便能與義兄諸葛亮相見。他向身邊的司馬芝和笑猴兒道：「快！快上這臥龍崗去！義兄必在此地隱居！」說時，他已領先向臥龍崗那面掠去。司馬芝欣然跟上，她心中亦十分敬重義兄，她盼見到他的心情，祇怕與趙子龍也不遑多讓。

笑猴兒見趙子龍、司馬芝，似乎均忘了他笑猴兒的存在，看兩人手牽手的結伴而行，笑猴兒的心不由又羨又忌，暗道：天下間人人皆有伴兒，爲甚我笑猴兒却始終是孤伶伶呢？不知怎的，他心中忽然十分渴望，能有一位與他作伴說笑的小伴兒了。

趙子龍、司馬芝兩人掠到臥龍崗下，笑猴兒則在後面跟隨。趙子龍放眼一望，祇見臥龍崗下，有數間茅廬，以木作壁，以茅草蓋頂，是一座十分典型的茅廬。茅廬對面，是一片田地，長滿了稻糧、瓜果；茅廬側面，是一座花圃，花圃中却是清一色的黃色菊花。

司馬芝見了，心中不由暗道：這便是山中隱居的高人生活了！彼等鞠耕自食，若論清貧艱苦，祇怕我司馬芝亦比不上他們呢……

正沉吟思忖間，忽然有說笑聲從數座茅廬中傳了出來。但聽東面的一座茅廬有女娃兒尖聲笑道：「師傅爺爺！龐老伯伯十日前，便已算出有三人來訪，你又知來訪的人是誰麼？」

接着又傳出一下蒼勁的笑聲道：「慧兒！你這鬼靈精，想必欲來考究你師傅爺爺的神算本領了！師傅爺爺所精的是『挪移乾坤』之法，你難道還不滿足嗎？」

接着西面的一間茅廬，傳出男孩子的聲音道：「師傅，你已判斷，來訪之人是二男一女，是麼？」

又聽男子傲然的笑聲道：「當然啦！均兒。龐老兄據天機之學判斷，雖然比吾早了七日，但畢竟未能判斷來人是男是女；吾雖比他遲了七日，却可算出。因此這『天機、神相』之學，各有千秋，並無分高下麼！」

西面茅廬男子傲然的笑聲未落，正中的一座茅廬，已傳出一下趙子龍十分熟悉的話聲道：「三弟，四妹！管前輩所言甚是，仙靈大挪移和神算奇相之學，均乃當世絕頂神通，得一已足傲視天下也，豈有高下之分呢？務須謹記，好好向兩位前輩研學啊！」

趙子龍、司馬芝、笑猴兒三人正驚奇之際，東、西、中三間茅廬，已分別先後走出三老四少、五男二女出來。

中間走出的三人，趙子龍十分熟悉，果然是天機隱俠龐德公和「天機門」傳人諸葛亮和雕雪。

東、西兩間茅廬走出的二老二少，不但司馬芝和笑猴兒，連趙子龍也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但形貌的奇特，却令人心神一振。趙子龍知道，他在隆中臥龍崗下，已遇上如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當世三大奇人了！

東面茅廬出來的，原來是「仙靈老人」左慈，以及他的如孫如徒嬌野女娃兒諸葛慧。

西面茅廬出來的人，自然是「神相」管輅，和他的嫡傳弟子諸葛均了。

龐德公、管輅、老左慈三人，見了趙子龍、司馬芝、笑猴兒三人，便相視一眼，隨即呵呵大笑道：「果然是有客自遠方來，三人中二男一女也！」

此時趙子龍和司馬芝，已快步走到諸葛亮和雕雪面前，欣喜萬分的拜揖道：「小弟、小妹，拜見義兄、義姐！義兄、義姐別來無恙？」

諸葛亮和雕雪二人，亦十分喜悅，分別與趙子龍、司馬芝握手相見，殷切問候。接而，諸葛亮又向趙子龍、司馬芝、笑猴兒三人，引見了老左慈等諸位，趙子龍和司馬芝一一拜見了，趙子龍特地謝了龐德公指點之恩。

但笑猴兒却早就閃到一旁，與諸葛均、諸葛慧二人嘻哈說笑，鬧作一處。他三人年紀相仿，同是大娃兒心性，自然格外合緣。老左慈見了，呵呵大笑，也不耐與趙子龍、司馬芝那等拜見禮儀，身形一

晃，已掠到三位大娃兒這面來，與三位大娃兒嘻哈的玩鬧起來。

諸葛亮知老左慈性如頑童，也不去理會。他與趙子龍細說離情別緒，十分親切。司馬芝也和雕雪手牽手的悄悄說着女孩兒家私話。

管輅見了，不由微嘆口氣，向佇立一旁的龐德公道：「江山代有人才出，當今之世，日後祇怕是這等年輕人的天下了！」

龐德公却欣然一笑，悄聲道：「管老弟，依你之見，亮兒新結拜的義弟、義妹，其形格如何呢？」

管輅是一代「神相」，特別在「相人」方面，更獨步天下，連一代天機隱俠龐德公亦稍有不及。管輅一聽，不由傲然的微笑道：「龐老哥目力可洞天徹地，難道尚未窺透兩人的形格麼？」

龐德公含笑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相人之道，吾不及管老弟你。」

管輅一聽，知這是龐德公眞誠相詢，便欣然道：「龐老哥客氣了！這趙子龍和司馬芝的形格，的確奇特，當世亦不多見，小弟試作評點，請龐老哥指正。」

龐德公微笑道：「神相之判，豈有虛言？」

管輅這才欣然道：「趙子龍身長八尺，眉濃眼大，臉闊而雙下巴，此乃主忠肝義膽、心無異志、福壽雙全之命格，實爲當世少見的人中之龍，軍中之一大福將也！而司馬芝姑娘眉秀目清，鼻樑圓潤，秀麗而不媚蕩，乃人間一代福女，極富旺夫之相。不過……」管輅忽然微帶迷惑的一頓。

龐德公微笑道：「管老弟，不過甚麼？」他似乎已意料管輅感到迷惑的是甚麼了。

果然管輅驚奇的道：「不過趙子龍身上，隱隱透出一股五色之氣；司馬芝姑娘却有一種奇怪的『欣然氣色』，令人目睹而生欣快，十分奇妙！這到底是甚麼？管某一時間尚未能判料。」

龐德公知管輅這位一代神相，極精於相人之學，但於「地脈之道」，却有所不及。而他早就聽諸葛亮向他透露，他此行在福州武夷山上，曾與一位奇特少年結拜兄弟，這位少年人便是趙子龍，曾遇見龐德公，他以「五鳳朝陽」大龍脈請龍入體，促他與「含笑春花大龍脈之女」司馬芝神交化合，化解了趙子龍身上的「桃花魔煞」，而司馬芝亦因沾了「五鳳朝陽」大龍脈之氣，變得更加靈慧。其中的來龍去脈，龐德公自然十分清楚了。

祇見龐德公微微一笑，道：「管老弟，依吾之見，趙子龍身上的五色之氣，其實是他體內凝聚的『五鳳朝陽』龍氣；司馬芝姑娘的『欣然氣色』，是她祖脈『含笑春花龍脈』的魅力形諸於體外也。這其實亦非我所能洞察，而是小徒亮兒，在武夷山上，與吾師弟天機僧合演的一段『龍脈化煞』妙事罷了！」

管輅一聽，這才明白，原來兩人均已獲大地龍脈的蔭庇，心道：再加上兩人的運格相配，他二人日後的成就前途，必無往而不利，一躍而成一代「福將、福女」，令世人艷羨。

此時龐德公目注諸葛亮、趙子龍、雕雪、司馬芝四人，心中忽然一動，暗道：四人按其運數，均屬「三分天下」天機大勢中人，機緣所聚，結拜爲異姓兄妹，如今重聚一堂，莫非預兆「天機大勢」，已演進到「分而立」的階段了嗎？

龐德公心念電轉，忽然很認眞的向趙子龍詢問道：「子龍，與你一道前赴荊州的，除了司馬芝姑娘和那猴兒小兄弟外，還有誰呢？」

趙子龍與諸葛亮結拜兄弟，龐德公無形中便成了趙子龍的師父輩了，因此龐德公也直呼他爲「子龍」。趙子龍一聽，心中不由微一怔，暗道：龐老前輩怎會如此清楚我的一切行踪？但轉念又暗道他是一代天機俠隱，這等事自然瞞不過他的慧目。於是便坦然的回道：「龐老前輩果然慧眼驚人！子龍在赴荊州的途中，遇上劉備、關公、張飛等一衆人，後來被曹軍打散，僅餘千人兵力，無處容身，祇好前來荊州，投靠同屬漢室宗親的劉表來了！子龍見劉備果然以仁義處世，待人眞誠，亦曾出力助他打退追擊的曹軍。子龍正欲向龐老前輩請示，是否該捲入這等逐鹿爭鋒的漩渦中呢？」

龐德公微一沉吟，忽地仰天嘆了口氣，道：「哎，四位天機運勢中人相逢聚首之日，竟是劉備抵臨荊州之時，此非巧合，實乃天機大勢使然也！既然如此，又怎可迴避得了呢？亮兒，不但子龍他，祇怕連你和芝兒、雪兒她二人，亦不能置身於此天機大勢漩渦之外了……」

天機隱俠龐德公忽地曳然而止，不再往下細說，似乎又正準備爲天機大勢的演變佈下另一個驚人的奇局。但這是「三國天機風雲」的另一個故事了。

（完）

七虎戰毒龍

武林軼事秘辛／凌 風・文
可 飛・圖

藤造長棍 以柔制剛

長沙是湖南的省會，一向武風鼎盛，在那開邊設鏢局的人，都有武林高手座鎮，作爲鏢頭的傢伙，十居其九都是四十開外的中年人，而且都是身型粗壯，有一手絕招，另一方面武器也有一些特色，不過，認眞賺大錢的鏢局，作爲總鏢頭，却是不容易的，因爲本局裡的鏢師不敢跟他決鬥，外邊的高手却隨時上門挑戰，或者約定時間地點比武，比鬥輸了就面目無光，再者，那種決鬥都是非常猛烈的，不死也得重傷，如果一旦輸了，根本就沒法再立足江湖上，也沒法再吃鏢局這一行飯了。故此總鏢頭總是三五成羣的聯結起來，如有外人欺負，便即全力作戰，共同去保持他們的聲譽地位。

有一年，自稱雷大棍的一個高手，分別向幾個鏢局挑戰，有三個鏢局的總鏢頭被他打斷了脚。這傢伙並非普通的武林高手可比，既沒有提出甚麼要求，希望鏢局換過鏢頭由他接管，也沒向總鏢頭敲詐，似乎只是心理上有了偏見。

他認爲將每一間鏢局的總鏢頭趕盡殺絕，那是一件非常光彩的事，由於他有這種奇異的想法。當時長沙七大鏢局的總鏢頭，都想辦法跟這傢伙對抗，却又沒有妥善的辦法可尋，不覺垂頭喪氣。

這幾個總鏢頭當中，棍法最精的是劉樂，他的一手八卦棍，神出鬼沒，簡直是無懈可擊，再者，他有一招絕學，能夠把一條棍舞到有如雪花蓋頂，老樹盤根，把自己的身體，密密實實的包圍得水洩不通，誰也沒辦法從他的棍風之內搶攻。一向他是不肯施展棍法與武林高手爭雄的，他認爲這一路棍法愈是保存得嚴密，就愈加安全，免得別人看多了就知道這種棍法的弱點，乘機想出甚麼絕招跟他對抗，故此，遇上等閑之輩，他只是叫其他鏢師出手。

不過，長沙來了一位高手，向各鏢局中的總鏢頭挑戰，那就不尋常了，如果他仍然袖手旁觀，恐怕有一天，此人會向他挑戰，到時他仍是非鬥不可。

那晚，七大鏢局的總鏢頭同在一間叫陽春樓的酒家喝酒，幾位總鏢頭認爲等雷大棍挑戰，倒不如集體到那一座荒涼的古廟，向這傢伙圍攻，一下子把他消滅，比起逐個決鬥更有把握取勝。

以棍法來說，最精的是劉樂，他如果點頭，其他的六個鏢頭就會

合作，一齊殺上。大家共同準備，先行在那一座軒轅古廟附近，各人守着崗位，等候劉樂把雷大棍引出來，接着圍攻，大刀闊斧一槍一棍，七個人打一個，這當然是極之有利，那容得雷大棍不死。

不過，這消息不能夠洩漏，否則，給外人知道了，就說那些總鏢頭膽怯，不敢單對單的決鬥。

依照劉樂的意思，一個人應該擔當得起，不畏强敵，才有資格在鏢局坐鎮，七個鬥一個，贏了也非英雄，輸了就更加連狗熊也不如，給人恥笑實在犯不着，但因當時敗在雷大棍之下的鏢師稱述，此人那枝棍變化無窮，高深莫測，絕非普通的棍法可比。

又因爲雷大棍這一枝棍重四十斤過外，而且比普通的棍長了一尺到兩尺，是熟銅打造，如果任何一處被它擊中，立刻重傷倒地，皮破血流，骨折腦爆，此人只是把決鬥的鏢師，膝蓋骨打爆，已經是手下留情。單對單實在沒有把握取勝。

聽了這些話劉樂沉思很久，終於點頭，說：「各位如果認爲必須跟這傢伙決鬥，不如今晚趕着有幾分酒意，立刻到軒轅古廟找他，否則，時間長了，消息外洩，此人必先提防，那就不容易把他幹掉了，各位有何高見？」

六個鏢頭一向都把劉樂視作大阿哥，他們是只恐劉樂不答應出戰，既然劉樂答應了，那甚麼困難都解決了，各人喜出望外，紛紛祝賀互相乾杯，同時叫徒弟分別回到鏢局，把他們一向喜歡使用的武器送來陽春樓。

凌晨一時，萬籟俱寂，七個人帶着武器，另有十多個門下，有如一隊夜行人，離開了陽春樓，就奔行到郊外去，他們的脚步很快，不夠一個時辰，便抵達了軒轅古廟。

那一座古廟本來是香火鼎盛的，但因經歷戰亂，寺僧早就離去，佔萬尺過外的一座古廟無人居住，日久失修，看來好像破廟。

就算是白天也沒有人敢進去，晚上更加不要說了，就算是盜賊也不願留在廟裡，最低限度他們擔心破廟裡有毒蛇躲藏，寧可住在木屋之內。

至於雷大棍的行踪飄忽，只知他晚上必返軒轅古廟睡覺，白天他幹甚麼呢？無人知道。

七位總鏢頭對於雷大棍的行踪知得很少，只是知道雷大棍既然晚上必在軒轅古廟睡覺，如果有人走進廟內天階處，舞動一枝棍，棍風虎虎，似乎蓄意登門挑戰。

雷大棍一定走出來，故此那些人推舉劉樂打頭陣，就是想用劉樂一枝棍壓倒對方，萬一鬥不過他，躲在暗處的六個總鏢頭，衝出來展開大包圍，如此處理，當然獲勝的機會甚高。

既然這一次計劃早已在陽春樓決定，那時到了軒轅古廟，當然是依計行事的，只見劉樂緊握一枝長達一丈五尺八卦棍，由破廟崩潰的那一個大門旁邊走進去。

爲了要吵醒雷大棍，他還使勁連踢兩脚，使那破爛的廟門飛開，夜裡寧靜，突然聽得廟裡大門被踢的響聲，震天價響，相信姓雷的傢伙一定聽到。

要是他聽到了，必然走了出來，故此，一連串的震耳聲響發生之後，六個總鏢頭分別躲在大柱背後，準備隨時撲攻。

至於劉樂，他也昂然走到廟裡廣寬的天階上面，有如當衆表演似的舞動起八卦棍來。

月色皎潔，他舞動了一會，氣力陡增，殺機頓起，自動收棍向廟裡陰暗之處望去，果然不出所料，有一個黑衣大漢正從黑暗中走了出來，手中握着一條熟銅鑄造的銅棍。

此人緩步走到天階，跟劉樂遙遙相對，人却寂然不動，儼如一座石像。

劉樂大聲道：「我是八卦棍劉樂，聞說你的銅棍擊敗無數江湖好漢，特此登門領教。」

黑衣人仍是持棍而立，沒有作聲，劉樂緩步走近，跟他的距離縮短了許多，就在這時，劉樂聽到了一陣非常宏亮的笑聲，十分刺耳。

雷大棍哈哈大笑，似乎在笑聲裡有一種含蓄的力量，表現他的武功已達化境，單是笑聲也有內勁。

笑了一陣，他說道：「我沒有向你主持的樂生鏢局挑戰，你反而走進古廟來，看來你今晚是大限難逃了。」

說完，他把那銅棍向地下一插，登時發出石破地裂的聲音，那種威勢勝過八卦棍許多，劉樂見了也覺得心上一沉。

既然來了，當然要苦鬥下去，他也大喝一聲，便即搶攻，人到棍到，第一招就以「萬箭穿心」的棍法搶攻。

一來他的棍長達一丈五尺，二來八卦棍是從「五郎八卦棍」變化而來的，以衝刺爲主，棍尖極細，恍如槍尖，一刺就是七八點，任何一點插在身軀中幹的任何部位，立即送命，故稱「萬箭穿心」，如果對方退避，即時追殺，佔盡上風，劉樂以爲只是這一招就可以分出高下。

殊不料雷大棍冷笑一聲，把手中的銅棍舞動，突然變成車輪一樣，劉樂的一根長棍休想刺得進去。

劉樂發覺這一招落空，立即變招出擊，把起伏開合陰陽挑插各種

化槍爲棍的絕招，均施展了出來，希望急攻取勝。

可是，雷大棍的武功確確實實勝過劉樂一籌，他多次撲攻俱是白費氣力的，劉樂不覺有點心寒，突然退後數步，喝問一聲道：「雷大棍，爲甚麼你只是採取守勢，不敢反攻？」

雷大棍說：「你還是把同伴們叫出來一齊搏鬥吧，省得我逐個挑戰。」

劉樂聽了，大吃一驚，索性大聲呼喝，於是六位總鏢頭由暗處一齊衝了出來，連同劉樂七個人繞着雷大棍展開攻勢，雷大棍大喝一聲：「來得好！」便即發招接戰。

雷大棍所握的熟銅棍滑不留手，既無可以抓住棍的中段，把它舞動兩邊棍尾分別流上流落，有如車輪，同時把它一收一放，忽長忽短，碰着有機可乘，突然蹲下，施展「橫掃千軍」這一招，那羣總鏢頭手中所握的武器，紛紛被熟銅棍掃得飛了出手，鬥到最後只有劉樂一人，苦苦的纏住雷大棍，看來劉樂仍非其敵手，各鏢頭帶來的門下，突然衝了出來，展開一場搏鬥。

祇見雷大棍怒容滿面，用熟銅棍迎擊，有如虎入羊羣，各人紛紛倒地呼叫呻吟。

劉樂憤然說道：「雷大棍，你濫殺無辜，意欲何爲？」

「我只是想報仇雪恨。」

「他們怎會跟你有仇？」

「不是他們跟我有仇，只是因爲我的父親和兄長都死在鏢師之手，故此，我長成之後，發誓要把所有鏢師趕盡殺絕。」

這番話强詞奪理，劉樂怎能聽得進耳？可是，爲了查明眞相，他仍沉住氣問道：「你的長輩，何以死在鏢師之手？是否當年他們做賊？」

雷大棍無辭以對，大喝一聲，抓住銅棍直衝了過來，劉樂孤軍作戰，自知不敵，仍要拚命斷殺，無奈他上了年紀，苦戰之下，疲態畢露，對方在最凌厲的衝擊當中，忽然使勁一攪，劉樂的棍太長，來不及收棍，脫手飛出，他大驚失色，於是立即奪路飛奔，那時，雷大棍持棍守住廟門。他只好向廟內逃走，眞料不到，劉樂飛奔入內時，他在神像之旁，檢到一條禪杖，是由粗藤製成的，返身再鬥，突然發覺粗藤具有奇異的彈力，能夠把八卦棍的彈勁盡量發揮，交鋒了一回，他就把對方的銅棍一次又一次的彈開，於是勇氣倍增，索性反攻，銅棍受制於藤杖，屈居下風，最後，劉樂還用藤杖壓住銅棍直削過去，對方死不肯棄棍，雙手被藤杖打中，如受鞭擊，血流皮破，無法緊握銅棍，逼得把它抛開。

劉樂進馬發招，把藤杖向他迎頭打落，一杖就把他的頭腦打爆。

殺了這個惡魔，劉樂轉身扶起重傷的鏢師和各總鏢頭說明此事，大家一聽，互相道賀。

那條藤杖不知是那一個和尚留下來的，它不但救了劉樂，還啟發了他的靈感。

此後他就用此藤造長棍，使原有的少林八卦棍發揮得更加有勁，遇上最强的兵刃仍然發揮作用，以柔制剛。領悟出這一種意想不到的製作兵刃的好材料……

（本文完）

上文提要：彭進福急於過河要向彭應龍莊主報告，他打聽到槐莊莊主唐念慈欲請刺客行刺，原來彭莊與槐莊是宿仇……彭應龍暗中請「飛天神鼠」徐申去刺殺唐念慈，徐申欲前去行刺之際，不料却聽到槐莊莊主唐念慈對他兒子說的一番話，出於俠義之心，徐申決定弄清楚事實的眞相，免得枉殺好人，因此又喬裝另一身份前去找彭應龍……



新派俠情恩怨錄／江 辛 南·文　可 飛·圖

神鼠戲魔龍

功德無量　化解嫌隙

彭應龍在審問羅、崔、花三人，要他們說出史大全與水仙三娘可能去的地方。

「姓彭的，你扮豬吃老虎，倒扮得眞像啊！我自承有眼無珠，看不出來。」崔卓方答非所問的說道，把彭應龍捧得老高，却迴避了回答的問題。

花小容却以冷笑作答，根本不說話，問得急了，她就說道：「你知道他的外號叫花心狠，他這個人花心得很，女人第一，金銀第七，你到有女人的地方去找吧。」

彭應龍注視她好一會，恨恨地道：「妳也別騙我，敎你知道我的厲害！」說罷，他就把她抱了起來，抱進地洞，地洞本來有門，但他沒有關上，因為羅、卓二人都給點了穴道，無法移動，所以他肆無忌憚，連門也不關，就把花小容抱了進去。

「妳說不說史大全去了那裡！」彭應龍的聲音自房中傳了出來。

「我早就說過，他會到有女人的地方，你到有女人的地方去就會找到他了。」

「你說不說？」

「我不是不說，是你不信。」

「再問你，你不說？」

「你作死了，史老大，他不會放過你的！」

「我也不會放過他的，我也不會放過妳的。」

「哎呀，你，你不要這樣，你……哎呀！我說，我說，我……哎呀！」

她突然變得輕輕鬆鬆地蕩叫起來，她的叫是情不自禁，而且是歡愉的，和痛苦無關，她的叫使羅季剛恨恨地咒罵，崔卓方則有點難耐。

「妳現在還向着他們？還不說！」

「說，我說，他呀，就跟你一樣，不分白天黑夜，想到就幹，你們都是花心狠，喜歡往有女人的地方鑽，我警告你，小心史老大回來要你的命！」

「哎呀！妳才想要我的命，我非報復不可！」語出，花小容呀呀地叫，完全是歡樂的叫聲。

過了好一會，花小容跟在彭應龍後面出來了，她春風滿面，頭髮微動，有經驗的人一看就看出來，她是發生過甚麼事情的，崔卓方冷冷看她一眼之後，「呸」的吐了一口痰，別轉了臉。

「姓崔的，你怎麼啦，看不順眼？」

「我怎麼會有不順眼，姓史的才會看不順眼，你幹你的，幹我屁事？」

「哼！你想管也管不了，你那寶貝跟史老大跑了，你以為她會三

貞九烈？誰知道她現在不是跟史老大來了這一手。」

花小容的話侮辱了水仙三娘，羅、崔二人都聽得刺耳，大為震怒，羅季剛罵道：「妳這不知廉恥的賤婦，誰沾上妳的都得倒霉一輩子，史大全倒霉了，彭應龍也快倒霉了。」

「你自己呢？你沾了誰？也倒霉了？史老大人家倒霉却跑掉了，你呢？你跑不掉，不是比他更加倒霉？你剛才說誰沾上了我，誰就倒霉，那好吧，你也逃不過這個厄運！」她竟然坐在他的臉上，在他的鼻尖磨擦，他又羞又恨，却又無法閃避，心一急，嗅到一陣異味，難受極了。

花小容竟會來此一着，嚇得崔卓方不敢開口了，他想，好漢不吃眼前虧，給她這麼侮辱過，眞會倒一輩子的霉呢。

花小容把羅季剛的雙手抓住，拖死狗一般拖進山洞去，把他綑起來，崔卓方也一樣。

彭應龍看了呵呵地笑道：「妳眞行，這樣，他們就跑不掉了，來！我們喝一杯，慶祝一下。」他斟了兩杯酒，把其中一杯遞給了花小容，自己要了一杯，然後兩人再喝了幾杯，便笑道：「這似乎太不人道，讓他們每人也喝一杯吧！說不定他們會回心轉意，肯幫我的忙，再成為朋友呢？嗯，你們喝不喝？如果不喝，我就留回自己喝，這酒不是普通的，是數十年的陳年酒。」

羅季剛自己要喝，崔卓方被灌進口中的，這情形，崔卓方當然明白，那絕對不是普通酒，果然不出所料，片刻之後，他發覺眞氣四散，無法再聚集丹田，他一連暗暗試了幾次，都不成功，知道自己着了道兒，頹然失望了。

「小容，把他們的繩子解開了吧，他們喝了散功酒，比一個常人也比不上，再也無力逃跑了，放開他們吧！」

「莊主，你給我的也是散功酒？」花小容惶然地叫。

「不，我怎捨得？」

「你沒有騙我？」

「妳可以自己試一試呀！是不是，妳自己知道，何必問我？」

「對，我自己可以試試！」花小容陡然拍出一掌，「啪」一掌打在石筍上，把石筍打毀了一角。

「怎麼，我騙了妳沒有？」

「沒有，你待我眞好！」

「妳可知道剛才喝的是甚麼酒？」

「甚麼酒？」

「培元毒酒！」

「甚麼，毒酒？」

「不錯，是毒酒。」

「好呀，你毒我，我不依你！」

「妳不依也要依，我就是怕妳不依，說眞話，嫦娥仙子也愛少年，我已是不少年紀了，說不定妳碰上個少年，會把我丟下，還把我的一切都告訴了他，用來討好他，所以我不能不有所防備！」

「小容，只要妳好好的侍候我，聽我的話，我是不會害妳的，到了需要的時候，我會給妳解藥，要是妳背叛我，到了毒發作，肝腸寸斷，七孔流血，那種苦處，不是妳所能想像和忍受得的，到了那時妳只可恨自己背叛我，可別怨我。」

花小容聽得毛髮悚然，冷汗暗流，她料不到彭應龍竟然如此狠毒，用這手段對待她。她恨，但不敢發作，强裝笑臉道：「只要有解藥就行了，我橫豎不打算離開你，管他作甚！」

「妳眞是這麼想？」

「將來你自然會明白！」

「那麼，我就放心了，妳暫時留在這裡，我先回去看看，晚上再來看妳！」

「你晚上一定要來呀，要是你不來，我會到莊裡去找你，我也有話在先，到時你可別怨我！」

「妳放心，我一定來！」

「現在不與你爭論，且等到了晚上再說，你聽準了，我只等到三更，三更鼓响之後，如果你仍未到，就不用來了，我會到莊上找你！」

「好的，好的，我依妳，我一定來。」

彭應龍邊說邊走，遠走了。

山中衹留下兩男一女，男的有氣無力，僅如常人，女的風騷入骨，媚態撩人，非常惹火，如果崔卓方有氣有力，他會馬上打她耳光，可是，他服下了散功酒，功力盡散，要想動手，也是有心無力，絕對打不過花小容的。

花小容對崔卓方果然有點意思，可是，崔卓方飲了散功酒，她身上又無解藥，對他有意思也沒有用處，於是，她也只好忍住，等待機會。

羅季剛是火藥性子，看見花小容向崔卓方擠眉弄眼，媚態十足，實在看不過，忽然道：「姓花的，妳別對老崔眉目傳情，妳誘惑不了他的，妳快死了這條心吧！」

「姓羅的，這是你自己找苦吃，可別怨我，不給你吃點苦頭，就不知道我花小容的厲害……」邊說邊向羅季剛走過去。

羅季剛知道她來對付自己了，但他一點也不畏怕，反而激起了他的豪氣，把她責罵。

「你罵吧，看你罵得多久！」她走近了，一抬手，似要打他的耳

光，不料却是虛招，足尖那一下才是眞的，一脚踢在他的小腹，痛得他哎呀大叫，然後她伸手一撕，把他的褲管撕裂了，羅季剛料不到她會有此一手，駭然了，脫口大叫道：「妳想幹甚麼？」

「我幹甚麼？我要你做太監。」

「妳，妳這賤婦，淫婦……」

「你罵吧，有本事，你就把我罵到夠吧！」花小容一點也不緊張，她把羅季剛的褲管不斷的向上撕，動作是慢的，有點貓戲老鼠的味道。

崔卓方看不過眼了，他說：「花小容，妳是婦道人家，怎可以做這種的事，妳不應該這樣！」

「姓崔的，你別得意，你要是再吵，等一會兒你也免不了！」

「我不怕，我今生本來就不打算娶妻生子，妳可不能害羅季剛！」

「啊！好偉大啊！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眞的偉大，風水先生騙人十年八年，你呢，等一會兒就可以知道了！」

花小容拔刀而待，最後一撕之後，一切已盡入眼簾，她入目之下，不禁嘩然而叫，把刀丟了，嘖嘖稱奇讚道：「這才是大丈夫，我從來未見過大丈夫，今天見到了！」她愛其偉大，不忍下手閹之，羅季剛圖窮匕現之後，終於得免於難。

但是，他飲了散功酒，眞氣散盡，她却空有妙手，也難了却心願，她心心癢難熬，反過來咒罵彭應龍了。

「這死鬼，不知把解藥放到那裡！害我心煩。」

她放過羅季剛，四處找解藥，怎能找得到。

「你別找了，找了也不知是眞是假，說不定找錯了，更斷送了羅季剛一命！」

「你別吵，我自有分寸。」

「妳有甚麼分寸，他難道會在解藥上寫上字？妳別胡來！」

「胡來？我不能忍……」

「不能忍也要忍！」一個陌生的聲音突然傳自花小容的背後，她一驚，突然回頭，還沒看到甚麼，穴道已被制住，並被來人灌了兩杯酒，暈過去了，來人把她放到一邊，再走向羅、崔兩人這邊去。

崔卓方看到他的背影時，覺得有點熟悉，但是，當他轉過臉來時，崔卓方脫口叫他道：「霍兄，你怎會在這裏！」

「別說話，我們先找個地方躲起來，然後再設法替你們找尋解藥！」

「你有解藥？」

「現在沒有。」他一手抱起一個，向外就走。

二更鼓響了，一道人影快捷地自山下而上，一直奔到洞口，向內叫道：「小容，小容！」

洞內沒有回答，來人小心地向內窺望，低聲地叫喚着花小容的名字。

花小容沒有開腔，洞內靜得可怕，一點聲音也沒有。

來人突然感到不妙，停了步，傾耳靜聽，仍然聽不到甚麼。

「奇怪，難道都跑了，或者死了？」來人喃喃自語。

不過，很快就發現了花小容，他對這地洞是十分熟悉的，用不着火也能走動，在走動中，他碰到一團軟而有彈性的物體，心中爲之一大跳，本能地退了兩步，靜以待變，見沒有反應，這才亮着火摺子察看。

這一看，來人明白了，山洞中果然有了變化，花小容被人點了穴道，暈倒在地，崔、羅兩人則不知去向，大約是給人救走了。

來人把花小容救醒。花小容撒嬌地哭訴，說她渾身氣力全無，連站起來的氣力也沒有。

「小容，妳別急，把經過說給我聽，我自會有辦法救妳！」

花小容撒嬌地罵，「救甚麼？都是你，要不是你丟下我，自己走了，怎會有這種事發生，一定是你叫人來害我的，叫人害了我，又出來做好人！」

來人沒有出聲，讓她罵夠了，再叫她把經過說一遍，花小容罵了一頓，出了一肚子氣，也不爲已甚，她把被擊倒和灌酒經過說了出來，最後叮囑來人：「莊主，你一定要替我報仇，我出不了這口氣，我不依你的。」

來人是彭應龍莊主，他輕輕的替花小容按摩，並從洞壁暗格中取出一瓶解藥，倒了兩粒藥丸用水研開，給花小容喝了下去，叫她好好歇一會，功力便可以復原。

花小容輕屑地一哂，道：「你以爲我是小孩子，這麼容易的受騙？你還是留回口氣吧，我不會相信，除非我現在就……」

「噤聲，有人！」彭應龍一閃身，到了石洞門口，注目外望，看到人影一晃，在洞外二三十丈處閃動。

這一晚，雖然有月色，却不甚明，三五十丈之內已不能看得清楚，彭應龍見相距不遠，又自恃武功非凡，一點足，竟追了過去，人是找不到了，却聽得不遠處有異聲。

彭應龍咬咬牙，再追過去，發現有兩隻兔子被縛在一株小樹上，兔子掙扎，便傳出聲響，小樹也搖動了，他心頭一亮，知道上當了，但看到小樹飄動着一張紙條，好奇心使他取去望了。紙上面寫了三行字，字很小，讀來十分聱口，不知是甚麼意思，他不免思索起來，希望知道，這麼一來，便躭誤了時間，後來他終於看明白了。

原來這三行字不是直讀，是由右至左順次序橫讀過去的，應該是：枉你自負聰明藝好，原是呆頭呆腦，兩隻兔子換解藥，飛天本領我至高。

彭應龍知道上當，勃然大怒，急急往回跑，回到山洞，見花小容端坐洞內，神氣清閑，這才稍爲放心，急忙問道：「剛才可有人來過？」

「沒有，你爲甚麼這麼樣問？」

「沒有甚麼，沒有人來過便好了。」

「你在外看到了甚麼？」

「我先看看那瓶解藥。」彭應龍再一次取出藥瓶，見解藥依然未動，眞個放心了。

「你怕甚麼？就算他取到了，也不知那一種才是解散功的藥，難道他敢全都吞下去！」

「對，我把白色的檢起來，他們就偸去了也沒有用。」

「那是沒有用，你要他作甚。」

「不是沒有用，每一種藥解每一種不同的毒，吃錯了不但解不了，反而會有毒！」

「那一種是解毒酒的，可是你拿起的白色這一種，你是怕我偸了，所以拿了起來？」

「不，這是解散功毒的，剛才，妳吃的就是這一種了！」

「眞的？我怎麼還是沒有氣力的？」花小容說時踢出一脚，不小心踢在石頭上，「哎喲！」一聲，單着脚跳躍起來，幾乎跌倒在地上。

「小心，你怎麼了，你是甚麼人？」彭應龍慌忙撲上前去把她扶住，她在他身上一靠，他覺察出她的身型不同，一把將她推開，她借他一推之力，疾向門口飛竄出去。

彭應龍一怔，知道又上當了，急急追出去，却是夜風颼颼，蟲聲唧唧，那還有半個人影，對方不知躲到那裏去了。

彭應龍找不到敵人，回到洞中再找花小容，她又被人擊昏，躺在一隅，身上祇褻內衣，外衣也不見了，彭應龍當然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了。他恨極，但對人家手脚敏捷，改裝巧妙也是衷心佩服。

彭應龍救醒了花小容，記起身上的解藥，伸手一摸，半顆無存，再看放在一旁的解藥，也失了踪，他惱恨之心情不言可知了。他猜想那個人是甚麼人，猜想不出，花小容告訴了他，說是飛天神鼠霍康。

「妳怎麼知道！」

「他叫我告訴你的，他說你如果找他可於半個月之內到槐莊去找，自會找到他，半個月之後，他就離開了槐莊，不等你了！」

「他眞是這樣說？」

「眞的，我何必騙你。」

「好呀，我倒要去看看他有甚麼能耐，如此大膽，專與我作對。」

「莊主，自古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他既這麼說，必有所恃，說不定會在那兒設下陷阱，你何必逞這英雄，自投羅網，我勸你還是別去的好，何必爭一時之氣？」

「妳說得對，我要好好的考慮考慮！別上了當，還要受他們取笑。」彭應龍顯出相當理智，可是，當他回到彭家莊，知道去夕遭賊人洗劫，他就無法忍了，他立即把莊中武師召集一起，還親自去請來幾位朋友幫助，立心去蕩平槐莊。

彭應龍自己是熟悉去槐莊的道路的，彭進福也是，他們一在前一在後，一行七人直奔槐莊。

飛天神鼠此刻並非在槐莊，他在距離彭應龍那個山洞不遠的一個石洞中，這石洞十分乾爽，洞口甚狹，且極隱蔽，不易被人發覺，飛天神鼠就利用人們不相信敵人會有膽躲在附近的這種心理，大膽的冒險一下，事實上他一個人也無法同時抱着兩個人遠逃，非冒這個險不可。

他取得了解藥之後，馬上給羅、崔二人服下，不多久他們同時瀉了兩次，洩出穢物，精神已好了許多，再吃過東西，歇一會，功力已漸漸增强了。他們知道的確是解藥，心理上也解除了這種威脅，不過，他們並未知道，彭應龍已經去了槐莊，及到第二天聽到了消息之後，三個人都大爲着急，尤其是飛天神鼠更覺不安。

因爲這事由他而起，若槐莊眞有不幸，他的責任實在最大，爲此，他比別人更心急於趕去槐莊，趕得也最快。

彭應龍、彭進福等一行七人，快馬加鞭，趕去槐莊，途經桐溪河，又如前一次彭進福急於趕着回彭家莊一樣，河面沒有船隻，祇有浪花。

「進福，沒有船，怎麼過河？」彭應龍以責備的口吻，向彭進福查問。

「莊主，那些船都被徵用了！」

「那怎麼辦？你早兩天怎麼回來？」

「有位老漁翁指引我向下游，我找到了一隻船，他把我送過河的！」

「現在那船呢？在那裏？」

「那一天在那邊樹下拴住，現在可不知道了！」

「你去看看，我們慢點走，等你的消息。」

「好，我馬上去。」彭進福騎馬匆匆走了，彭應龍等幾人勒緊了馬轠，緩緩地走。

春末夏初的時光，天氣已漸轉暖，山花吐艷，蜂蝶飛翔，看得出，確是夏初了。

一陣蒼勁的男歌聲隨風吹來，音質厚，音量大，十分悅耳，彭應龍回望各人。問道：「你們可知這是甚麼人唱的？」

「不知道！」幾個人同聲的回答道。

「快去查來。」

「莊主，查這個唱歌的……」蘇建業感到詫然，在這種緊張心情之下，莊主居然還有興趣追查一個唱歌的人，便忍不住的發問。

彭應龍深沉的話道：「這人可能是霍康的同黨，如果找到了，大家都要小心。」

「霍康的同黨？有可能嗎？」

「有可能的，你聽不出來嗎？」

「莊主，你聽出了甚麼？」

彭應龍道：「此人內功深厚，祇會在霍康之上。」

「莊主怎知道霍康內功深？外人的傳說不可信啊！我就不信。」

「你應該相信，對敵人的種種傳說，我們都可以不信，但有關他的武功，却不可不信。」

「爲甚麼？」

「這個你還不明白，關於敵人好色好賭之類，與我們全無關係，何必理會是眞是假？信與不信都無大害，關於說敵人會飛天遁地，翻江倒海，我們大可以不必相信，因爲世上沒有這種人，但關於敵人的武功一層，就要相信了，如果你不相信，勢必輕敵，這樣就往往吃虧，後悔莫及了，但你當又傳說是眞，你就會步步爲營小心，結果，如果傳說屬實，你有備而戰，不會吃虧，若所傳失實，你更易成功了，俗語有一句，死蛇當作生蛇打，就是這個道理了。」

蘇建業道：「哦！經莊主一言提醒，我獲益良多，終生受用不盡，眞要謝謝莊主的教導。」

另一壯漢問：「但是，莊主又怎會懷疑唱歌的人是霍康的同黨？」

「霍康之能有今日聲譽，絕不是憑傳說可得，必有眞本領，剛才唱歌的人，內力深厚，歌聲不算響亮，却能歷久不散，迴聲不絕，這就可見其內功之深厚，你們沒有留意，自然聽不出來，如果……噫，你聽，他又唱歌了！」

彭應龍一說，各人靜心傾聽，果然覺得這歌聲沉實有力，不由對彭應龍暗暗佩服！

不一會兒，去探查的人查到了，回報是在上游地方有一小船，船上兩個老人在下棋，歌聲就由那船上傳出來，至於是那一個老者所唱，却不清楚。

「這就易辦了，抓那兩個老人來問一問便可以知道啦。」

「不行！」莊主斷然攔阻。

「爲甚麼？」

「你眞是不動腦筋的人，如果這麼容易就抓得來，還能在小船上下棋？」

「莊主，這話我還是不明白。」

「你看，這兒那裏有船？祇有他們一隻，爲甚麼，他能保有自己的船，又自由自在的在溪河上下棋，還會是個平常的人嗎？」

「莊主，你意思是說，我們不易抓得住他們？」

「當然是不容易抓得住，如果辦得到，祇怕早就給抓了，還會等到今天！」

「那怎辦？」

「你去向他們借船渡河，我們到了船上，再作打算！」

「莊主，他這船，小得祇像一隻木屐，借來也沒用，他也未必肯借。」

「你未向他們借過，怎知道不肯？」

「這個……」

「別這個那個了，快去吧。」

「是，莊主。」那人祇好如命的去向人家借船了。

船在河的對岸，一根粗繩子把它拴在石塊上，船在水面上浮晃着，隨着波浪起伏，兩個老人坐在船上下棋，對於棋以外的一切，似乎都不在老人心上，不在老人眼中。

「嗯！老人家！坐在船上那兩位老人家，你們聽得到我的聲音嗎？請你把船開過來，載我們過河！」

河風呼呼，河浪翻騰，水聲嘩啦嘩啦的響，把人的叫聲都掩沒了，大自然的聲浪把人叫的聲音完全壓了下去。

兩個老人仍在下棋，沒有絲毫異動，眞如兩段木頭。

叫喚的人再高聲呼叫，三個人一齊叫，聲音自然大得多，可惜比之大自然的聲浪，實在是大渺小了，起不了甚麼作用，因此叫了一陣也沒有反應。

不過，叫之不應，就改變方法，使用石頭，把石頭擲出去，並未落到船上，却落在船旁的水中，激起水花四濺，射到老人身上，老人終於發覺了，側頭望，看到對岸的三個人正在作勢擲石，於是便知是怎麼回事，其中一名老人叫道：「你們幹甚麼？」

「老人家，快把船開過來，載我過河去！」

「甚麼？你說甚麼？」

「你快把船開過來，載我們過河去呀！」

「你說大聲一點，我聽不到。」

「我叫你，快開船過來載送我們過河！」

「啊！你們要船過河？你到別處找船去吧，我這船，不行！」

「這裏沒船了，你快過來。」

「我說不行，就不行，不要囉嗦！」

「嗯！老頭兒，你最好明白點，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放屁，我說過不行，你別仗勢欺人，我雖然年老，絕不怕你恐嚇！」

「糟老頭，你不要後悔！」

「你才要後悔！」

「你們走是不走，再不走，咱們就不客氣了啦！」

「你怎麼不客氣？哼！你難道要跳到河裏去自殺？說是我們逼的？」

「你不要貪嘴，咱們句句是眞話，要是你不信，馬上就要後悔！」

那三個人自然不信，各自檢起石子再向小船擲去，居然有幾塊擲中小船，兩位老人恨極了，把棋盤一推，不下了。然後，一個解開繫在石塊的粗繩，一個掌舵，把船划向對岸。

那三個人不明對方來意，都退出了丈外，留出河邊，看對方泊船。

小船祇划到河中心，停了下來，然後，逆流而上，其快如疾矢，直朝上游划去，轉眼之間已經去遠了，隨着河浪而來的，祇有老人的歌聲。

小船失踪了，三個人無法追及，祇好據實回報，彭應龍大爲震怒，認爲他們辦事不力，痛罵了一頓，偶一遠望，更爲大怒，因爲他發現有一隻小船正在上游河岸邊停着，怎說已經遠去，失了踪跡，他以爲那三個人揑造事實去騙他，如何不氣怒。

但是，那三個人誓神劈願說沒有騙他，而且三個人的說法都是一樣，彭應龍爲此倍感震驚，便要親自去看看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嗯，你們到底有個完沒有？剛才我已經避開了你們，現在又來騷擾，你眞以爲我是怕了你們？別作夢！」

「老人家，我祇是想借你的船過河，要多少酬勞，你說好了。」彭應龍說道。

「廢話，我不想吃，也不想穿，誰稀罕你的甚麼酬勞？我不稀罕！」

「老人家，你就不行個方便？」

「要方便，就到毛坑去，別在這裏放屁！」

「糟老頭，你嫌命長了？」

「我總不會比你命短！」

「好呀，我倒要看看你有甚麼本領。」彭應龍向另兩個人一揮手，道：「給我打。」

「是！」話聲一落，石塊已經飛出去擲擊老人了。

老人一個握着短棒，一個拿着頂破帽子，把所有擲來的石子都給打進水裏去或擋跌船上，再不就給接了去。

「姓彭的，你作的孽還不夠麼？你的彭家莊已經落到了別人手中，你已經後退無路了，有家歸不得啦，還敢對咱們無禮。」

彭應龍聽了大吃一驚，不知是眞是假，嚇得臉色變了，於是急急發問：「你這話當眞？你怎麼知道？」

「咱自然知道，咱勸你還是趕快回去，看看老巢吧。」

彭應龍心頭大亂，失去了先前的鎮定了，他喃喃自語：「不，這不是眞的，不會是眞的！」但口中如此的說，到底還是擔心的，所以他一時拿不定主意該奪船過河，還是該信老人的話，遲疑不決，老漁人已經將接下來的石塊逐塊逐塊擲回給彭應龍，幾乎打在他身上。

老人的手勁好大，比彭應龍的手下擲過去的還大得多，而老人所立足的是波動中的小船，不易受力，但站在河邊的人，却是有進退餘地，較易用力，這樣一比較，老人的功力，顯然比他們高出了許多！

彭應龍又是心頭一凜，暗自決定，便拾起兩塊較大的石塊，冷冷的說道：「剛才給你們送石塊的不是我，你既然一定要還，禮尚往來，我若不回敬，就未免失禮了！」他一邊說一邊把石塊擲了出去，去勢甚勁，第一塊被老漁人用槳撥開了，不過，老漁人吃了點虧，他的槳給砸破了，缺了一塊，身形一晃，使出千斤墜功夫，船板也裂了一塊。

彭應龍目光銳利，已經看到了，所以另一塊石頭緊接着又擲了過去，同樣還是小船。

老漁人沉勢以待，仍擬硬接，但另一老人却微微一笑道：「牛有利角，氣力亦大，却聽命於童子，對付這種人，用智勝於用力，你看我的吧！」

他不接石塊，只用足尖一蹴船舷，船便斜斜移開，那塊石頭剛擦過船邊上，那個老人挖苦的口吻說：「好氣力，可惜眼力差了些，擲不到船上。」

這老人姓勞名亦勞，他是甚麼人，連那老漁人也不甚了了，只知道在十三年前的一個風雨之夜，來

了這個老人，奇怪的是，十三年了，他的容貌還是跟初來時差不多，老漁人和他相識到十多年，一直就不知道他的眞正身世，其他人更加不知道了。

勞亦勞平時絕口不提武事，只好下棋，不管風雨多大，他每天都到小船上去找老漁人下棋的。日時久了，也覺得平常了。這時，他突然使了這一招，老漁人不由的打心底佩服他。

彭應龍受到了諷刺，無法下台，便拾起石頭再擲，可惜都落了空，乒乓乒乓的擊在河裡，响聲帶起浪花，看是好看了，只是白花氣力。

「彭應龍，你亦技止此矣，算了吧！楚河漢界，各得其所，你又何必定要破壞呢？」

「你是甚麼人？敢和我作對！」

「你眞是孤陋寡聞，連咱桐溪老人也不知道，不是大笑話？姓彭的，咱勸你回頭，是一番好意，你別想歪了念頭，以爲咱怕了你啊。」

「住口，今天我若不殺你們，難消心頭恨氣，你等着吧！」

「這麼說，你這口氣別指望消了。」

「你們給我擲石，把他的船先毀了，然後再跟他們算賬！」

「是，莊主，」幾個人一齊回答。但幾個人加起來也只不過也只有五個人，彭進福與彭心平兩個人先去找船，不在一起。

五個人還包括彭應龍在內，他自己不動手，就只有四個人，當時，他身邊雖然有許多的石塊，但却大則嫌大，小又太少，無法適用，能用的實在不多，因此，各人都有點洩氣。

勞亦勞和老漁人兩人一站船頭，一守船尾，船本來就小，兩個人一頭一尾分開，已足以應付對方的石塊擲擊了。

勞亦勞接下了幾塊石塊之後，厲聲說：「你們眞是不知死活，叫你們知道咱們老頭兒的厲害！」說罷，脫手擲出石塊，却在半途把對方擲來石塊擊成碎片反射向對方，一連幾次，對方已經有兩個受傷了！

「你們再敢搗亂，還有更厲害的滋味叫你嘗嘗！」

勞亦勞的話十分有力，對方果然膽怯了。

「怎樣，姓彭的，你還是快回家去吧。」老漁人大聲說。

「莊主，下面有船，已經說好了，一兩銀子一個人，馬當人計。」彭進福匆匆走向彭應龍面前道。

「甚麼？一兩銀子一個人？馬還當人計，想趁火打劫？」

「莊主，他說餌向河中投，願者上鈎，絕不勉强！」

「胡說，那有這麼貴的船費？」

「莊主，要是我們不要？」

「當然要，怎麼不要？」

「那麼，給他銀子？」

「不，船我們要，銀子不給。」

「那怎麼可以？他不肯的。」

「不肯，他不要命了？」

「莊主……」

「別說，快準備過河！」

「可是銀子？」

「由我對付，去！」

「是，是！」彭進福大聲叫道：「喂！船家，快把船開過來，我們莊主要過河了！」

「來了，來了！」船家仍在船上唱着歌，只聽得他唱：「船兒輕輕搖，爲衣爲食兩頭遊，難得客人乘船過，一人一兩無回頭！」

船家把船靠近河，却不泊岸，說：「你們多少人過河？每人銀子一兩，先付錢再上船。」

「那有先付錢的，當然是到對岸之後才付錢！」

「那是別人的事，你可以去找他，乘他的船，我不在乎，若要乘我這隻船，就快把銀子抛過來，再不付錢，我可要走了，若要叫我回頭，當兩次計，每人二兩，先此聲明，不要後悔！」

彭應龍處此環境之下，除了屈服還有甚麼辦法？甚麼辦法都沒有！

五個人，一匹馬先過去，跟着是一個人三匹馬，之後又是一個人三匹馬，人與馬都過河了，彭應龍便反臉道：「剛才你共收了我們十四兩銀子，快還我十五兩，十四兩是本錢，一兩是利息，你識相的就快交出來，等到我們動手，就沒有這麼便宜了。」

「哎喲，這還是我第一次做蝕本生意，算是我倒霉了，不過，我提醒你，如果要回頭，非得五兩銀子一個，我不會載你們過去！至於這十五兩銀子嗎，你來拿就是了。」猝然的船篙點地，使勁一壓，壓得臂粗的船篙也彎了。

船乘河浪急湧，順水而下，再加船篙之力，去勢甚疾，彭應龍要阻也阻不了，目送船向下游而去。

船去了數十丈外，才傳來船家的聲音道：「姓彭的，你一生爲非作歹，害人不少，這一回你自作自受了，你不用回來啦，我們現在去接收彭家莊，你別再指望回去了！」

「狗賊，你敢動我彭家莊半根稻草，我就把你碎屍萬段。」

船家道：「你還是想個辦法先過了河，再說吧！」

彭應龍想不到船家會來此一着，眞是被氣壞，他在驚怒交加中，瞥見了上游那隻小船，一擺手，立即搶了過去。

「姓彭的，你的想法可不錯啊！你過橋抽板，要不給人家錢，結果給人家棋高一着，佔了上風，你欺善怕惡想欺負我們老頭子？不行，沒有這麼容易！」

「不行也要行，進福，去把他們抓起來！」

「慢着，咱把話說在前頭，咱先聲明，這船是咱的好朋友，誰要是不聽勸告，一定要上船，除非他勝得了咱，要不，咱們絕不讓他乾着身子離開，來吧，誰不怕死，就請上船！」

桐溪老人勞亦勞，坐在船舷，足浸在水中，手中執着一塊長有七八尺，寬有七八寸的黑布，布在水中漂流，看他的樣子，彷如小孩子在玩水。

老漁人則手執魚竿，長有丈許，另有魚絲逾丈，一揮一抖，其聲甚銳，他是蹲在船頭垂釣，桐溪老人說話的時候，他剛好釣起一尾紅鯉魚，約有斤多重，十分奪目，他把牠丟在船艙，手勢十分熟練。

彭應龍搶到河邊，本來可以搶登小船的，見了兩老人如此悠閑不迫，竟然心膽俱怯，不敢迫近去。

在彭應龍的來路上，出現了幾個人，帶頭的一個來到河邊，急急叫道：「船上那位大哥，幫幫忙，送我們過河好不好？我們有急事，非得你大哥幫忙不可了。」

「你要過河，有商量，每人銀子一兩，馬當人計，你同意就把銀子丟過來，我送你們過去。」

「好，錢財是身外之物，人命値千金，來，這裡是十兩銀子，多出來的請你大哥喝酒就是。」

「人說飛天鼠重義輕財，我一直以爲只是道聽途說，今日一會，果然名不虛傳，銀子事小，請上船吧！」

「大哥過獎了，還未請教大哥怎麼稱呼呢？」

「咱們是柯老大，柯老二，便是我們兄弟！」

「好哇，大水衝到龍王廟，自己人認不得自己人了，原來是柯家兄弟！」

「霍大哥，此話怎講？」

「有一位叫做柯玉山的，可是你們本家？」

「那是我的二叔，霍大哥，你認識我二叔？」

「咱們河上認識，他是我的結拜兄長呢。」

「啊，這麼說，你該是我的三叔，請三叔受我們一拜。」

「不，我們各交各的，不來這一套，我們該以年歲爲序，兄弟相稱。」結果，霍康居長，做了大哥，既成兄弟，船費自然不能提了。

「柯兄弟，剛才可見過有幾個人匆匆河去了？」

「大哥，問的可是彭應龍他們？剛才過了，你看，還在前面呢。」

「不錯，那就太好了，柯兄弟，你給我守住水路，別讓他由水路跑了。」

「你放心，他如果由陸路走，我或許無能爲力，他若由水路走，保管他跑不了！」

「那很好，先謝謝你，崔兄，羅兄，我們走！」

彭應龍看到了飛天神鼠與崔卓方、羅季剛回來，就知必有一番惡鬥了，當下把幾個人集中在一處，討論應敵方法。

彭進福第一個被派出場迎擊崔卓方，打了不到二十招，崔卓方左腿受輕傷，彭進福傷了左肩，傷得較重，給雙方的人救了回去。

第二場是羅季剛鬥金桂方，羅季剛受了輕傷，金桂方被刺殺了！

飛天神鼠打第三場，對方三個人出鬥，三對一，實行以多求勝，還有一個更强的彭應龍虎視眈眈的守在一旁，飛天神鼠精神上難免受到了威脅，他自恐怕鬥得太久了，有傷元氣，無力再鬥，也怕敵人趁他無暇兼顧之際，傷害崔、羅二人，心神恍惚，便失了許多機會。

彭應龍在旁看了一會之後，終於說：「確是好功夫，一生難得幾回見，來，我也來領教幾招！」說着話，不理對方反應如何，他已經先動手，逕向霍康下三路進攻了。

「好呀，你們都來吧。」霍康奮勇力戰，以一敵四，雖無懼色，却也沒有取勝的機會了。彭應龍打了一會，便對其中一個道：「郭烈，你去收拾那兩個再說，斬草除根，我們不能放過敵人！」

「是，莊主。」郭烈退出鬥場，撲向崔卓方、羅季剛，霍康大急，驚聲叫道：「崔兄小心！」

郭烈疾撲而上道：「小心又有甚麼用？」

羅季剛握着刀守在崔卓方身邊，但是，郭烈跑出幾步，突然「哎喲」一聲大叫，一個跟蹌，倒了下去，在地上連續翻了兩翻，撫着膝蓋慘呼，說是遭人暗算。

「郭烈，你怎麼啦？」彭應龍問。

「莊主，他們有埋伏，我的膝頭給打碎了，站不起來。」

「活該，活該。」老漁人搭上了一句，「還好你沒有動手，要不，你右膝蓋也保不了！」

「老鬼，是你暗算我？」郭烈勃然怒道。

「你弄錯了，不是我暗算你，是你砸上我的石頭，你本來跟姓霍

的打得好好的，誰知道你會突然的離開，跑到這裏來。」

老漁人這話等於是承認了是他打傷了郭烈，自然引起了郭烈的仇視。他不能走，但却仍能擲石，祇歇了一會，仍可以起身。他使用石塊，向老漁人擲去，要報被暗算之仇。

桐溪老人在船上站了起來，伸伸手，活動一下手脚，目光一凝，陡然注視向一個方向，大聲叫道：「嗯，躲在大樹下石塊後面的朋友，還有樹上那一位，你們已經蹲了半天，腿也快痲酸了吧？該出來了，再不出手助陣，可嫌太遲了。」

桐溪老人這話頗出各人意外，因爲他都不曾有所發現，不知道在這地方除了他們這些人之外，竟然還有其他人，所以，他們都不相信桐溪老人說的是眞話，以爲他說的祇是胡言。

但是，桐溪老人說完話之後，跟着便有一個五旬左右的漢子自一株大樹附近的石後轉了出來，冷冷的道：「好眼力，眞是明察秋毫。」說着，仰起頭來向樹上道：「你下來吧！已給人家看到了，再躲便沒有意思了。」

「好厲害的一雙賊眼！」人隨聲現，一道人影自樹上飄然而下，下得很緩慢，姿式美極了。

「原來是丁老黑與丁大娘，咱找了你們許久，總算是見到了！」

「師兄，師嫂，你們來得太好了！」彭應龍歡聲叫嚷，希望師兄嫂幫他們的忙。

「你的事，我都知道了，你放心，我會來幫你的，我先弄清楚這兩個老傢伙，就來幫你。」丁老黑先回答了師弟，又向桐溪老人道：「老頭，你說等了許久，到底是爲了甚麼？」

「咱找你，當然有事，你不認識咱了？咱提一個人，你應該記得。」

「甚麼人？說！」

「勞其端，你還記得嗎？」

「勞其端？鎭安鏢局的鏢頭？」

「正是，你總算沒有忘記。」

「你是他甚麼人？」

「那一次，有一個叫丁老黑的帶了幾個人劫鏢，劫了鏢銀，還打傷了鎭安鏢局的鏢師，可有這件事嗎？」桐溪老人不答對方的問話，祇顧自己說話，有無人聽，他却不理。

「你劫了鏢之後，便躲起來享福，可憐勞其端受了傷，羞憤交逼，結果是羞憤而死，至死還念念不忘他經手失去的鏢貨。」

「那祇怨他自己學藝不精，怎能怪我，我問你，你是他甚麼人？找我有甚麼事？」

「他在臨死的時候，抓着他兄弟的手，請他無論如何也要替他報仇，他的兄弟同情他，答允了，於是，就在那一天起，便找尋丁老黑，找了足足十多年，到今天才找到了。」

「你就是勞其端的兄弟？」

「你還算不笨，總算想到了！」

「你是……」

「勞亦勞！人稱桐溪老人的，便是咱了！」

「好呀，今天，我給你一個公平的決鬥機會，叫你死得瞑目，見到你死鬼哥哥，也不至臉紅，你划出道來吧，動拳脚，比兵刃，我都奉陪。」

「你既然說得如此大方，那好吧！咱不佔你便宜，你夫妻倆一起來吧！咱不在乎。」

「你是說，要在船上動手？」

「你放心，咱說過不佔你便宜，就不會不作數。」說話之間，小船已經靠岸，勞亦勞登岸了。

雙方距離越來越近，大家都看得清楚，丁老黑突然戟指桐溪老人，喝道：「你到底是甚麼人，敢冒充姓勞的兄弟！」

「笑話，姓勞的又不是甚麼了不起的大英雄，大豪傑，咱爲甚麼要冒認？難道冒認一個被人劫了鏢，羞憤而死的兄弟很是光榮嗎？值得向人誇耀？」

「你今年多大了？你說！」

「咱多少歲，跟你有甚麼相干？」

「你自認是勞其端的兄弟，總不能老過勞其端吧？可是你……」

「哦，你原來是爲了這個，你放心好了，咱不會比他老的。」

丁老黑道：「我問你，你今年貴庚，怎麼不說。」

「你有多少歲數你說吧。」

「我四十有八，再過兩年就……」

「五十歲，該死了，你不會再有兩年了！」

「你咒人，你……」

「咱說三十五歲，你信不信？」

「胡說！」

「胡說？姓丁的，你這一回是看走眼了，你看清楚一點，看看咱可是像當年的勞其端。」勞亦勞伸手一抹，額頭上的皺紋沒有了，鬍子也不見了，他根本不是老人，祇是一個三十出頭的壯年，輪廓確像當年的勞其端。丁老黑更是駭然心怯，却不得不硬着頭皮說硬話！

「廢話少說，血債血還，你們一起上吧，十八年的利息，正好一本一利！」

丁老黑向妻子打一眼色，便雙雙撲了上前，然後道：「好吧，恭敬不如從命，且看你比你的哥哥能勝得了多少？」

丁老黑夫婦都是用刀的，男用單刀，女的用雙刀，三柄刀揮舞起來，互相配合着，刀光織成刀網，人在其中，不易破網而出。

丁老黑夫妻的刀陣，經過長時間的練習，配合得非常緊密，不少成名的江湖人物都會喪命在他夫婦的刀陣之中。

他們夫婦明知勞亦勞絕非易與，也還不致怯懼，仍具取勝信心，但是，交手不到十招，丁老黑却倒抽一口冷氣，覺得不安了。

勞亦勞是用軟帶的，是布帶，長有數尺，寬不及一尺，本來軟綿綿的毫不着力的布帶，是不宜用作兵刃應敵的，但是握在勞亦勞手中，却變化多端，十分厲害。

勞亦勞把一條布帶忽然束成了布棍，橫掃直搠，有如鐵棒，忽然抖開近尺，作爲佛門功夫的方便鏟用，或作巨斧劈砍，有時却軟綿綿的毫不着力，丁老黑雖然用盡全力也無法把它斬傷，反受它倒捲奪刀的威脅。勞亦勞的布帶長有幾尺，比丁氏夫婦的刀還要長許多，常常把他們夫妻逼離身體幾尺，刀短，無法傷及勞亦勞！

雙方打過了十招，兵刃上的優劣已見，丁老黑夫妻祇有靠內力才能擊敗對方了。可是內力實招拚搏所得的反應，很明顯，勞亦勞的功力，尤勝對方，在此情形之下，丁老黑夫妻想獲勝，難了。

「姓丁的，你已攻過了十招，快二十招了，也該讓我攻幾招了，來！接着！」勞亦勞一抖手，布帶捲起三個圈圈，套向丁老黑頭上，用招十分古怪，丁老黑一招「雪花蓋頂」刀光繞過頭上空間，準備以眞功夫跟勞亦勞一拚，丁大娘怕丈夫有失，也撲前援手，揮刀疾攻勞亦勞！

勞亦勞恍如背後長着眼睛，發出攻擊丁老黑那一招還未用實，突然一沉手，抖回布帶反打背後的丁大娘，不擋她雙刀，却捲向她的纖腰，她給嚇得大驚失色，脫口大叫，倒縱不迭，還好退得快，雖然，足脛給帶風刮了一下，却未受傷，算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勞亦勞在桐溪首次出現便是一個年近五旬的老人，十多年時光，使他成了老人本極平常，怎料他却越活越年輕，竟然是個四十不到的人，這一點，連與他長期相處，日日相對的老漁人也給瞞過了。

老漁人雖然知他身懷武藝，也想不到會如此超卓驚人，看他此時出手，絕非自己可及，心中不免感到又佩服又慚愧。

丁老黑見妻子急縱倒退，急忙撲前牽制，一刀揮出大叫接招！

「來得好！」勞亦勞又使出反手攻勢，一條布帶由下反上，先脚後手，丁老黑不虞有此，他故技重施，竟用此招，心中大急，迴避已來不及，硬接已極困難，迫得出險招，身子一傾，就以手中刀向前一遞一沉，以刀尖在布帶上一點，借力斜飄，雙方都用招極快，誰也沒有考慮的機會，勞亦勞果然上當，及至發覺放軟帶，已經遲了半步，終於被丁老黑縱出四五尺外，避過險着。

丁老黑嘆了口氣，暗暗流汗了，雙方都停了手，都怔了一下。

丁大娘這時已回了氣過來，絞舞雙刀，疾攻勞亦勞下盤，雙刀離數寸，如水浸金山，迎面而來，確是非同小可，她雙刀使出地趟刀法，這是極難的，比單刀難許多，威力也大許多。

丁老黑和妻子合作已久，心意相通，見她出這一套刀法，便知她心意，馬上予以配合，立即使出一套嘯風刀法，盡取對方上盤，攻勢同樣凌厲無匹。

於是，兩片刀光分由上下兩個不同的高度進攻勞亦勞，似要把他分爲三截。

但是，勞亦勞却滿不在乎的冷一笑道：「好哇，一在上，一在下，倒演出床上戲啦，哈哈，自古道，演戲不如看戲，這話眞對。」他施出一招「烏龍絞柱」，布帶自繞全身，把來刀都擋在外圍，然後一抖再抖，帶聲「啪啪」兩响，先攻丁大娘再擊丁老黑，連環招果然名不虛傳，丁老黑夫妻都挨了一下，肩頭受傷，衣破血流，情不自禁的叫了起來，氣得大怒，無法下台，互相叫出聲之後，又是雙雙回撲，再次進攻。

勞亦勞想不到他們如此拚命，又是發出一聲冷笑，喝道：「債有主，寃有頭，姓丁的，你有甚麼未了心事，就快對她說吧，你活不了，她却罪不至死，你若不快快交代，就遲了。」

「放屁，看刀！」丁老黑再進攻一刀，刀光一閃，又斬向勞亦勞，勞亦勞把手中布帶收了回來，當中一摺，握在當中摺處，凝視着對方來招，陡然一抖手，兩端布帶同時飛起，一絞之下，丁老黑便失聲大叫，刀已脫手，虎口流血，退得兩步，突然看到一道刀光射來，要避已來不及，只好拚命打出一掌，希望把來刀擊落，不料刀勢來得太疾，他拍的又是刀鋒一面，齊掌被削斷了，痛得慘叫，刀勢未衰，再插入在丁老黑右胸上，丁老黑又是一聲慘叫，人也倒地了。

丁大娘撲到丈夫身邊，他已無法說話，遺言也沒法留下一句。

「不要走，我跟你拚了！」丁大娘慘遭喪夫之痛，形如瘋狂，忘却生死，明知不是對手，也拚命

進攻，大有能報仇固好，不能報仇，死了也不在乎之勢，但勞亦勞對她却似無殺害之心，不予還手，連連避開，直至避無可避了，才使出一招「風旋水轉」布帶圈成幾個圈圈，把對方雙刀捲住，扯了過去，再拋出數十丈外，插在一株樹上。

丁大娘沒了刀，兩手空空，倒呆住了，她也清醒了一點，不再撲攻勞亦勞，急急抱起丈夫屍體，疾向山上狂奔，其他的事，她不理了。

彭應龍的靠山是丁化夫婦，以爲有他們相助，絕不會輸的，怎料半途殺出個桐溪老人勞亦勞，他一個人就對付了丁老黑夫婦，擊殺一個，嚇退一個，彭應龍的靠山沒有了，他們的鬥志也受到了影响，由穩處上風，變爲處在下風了。

飛天神鼠霍康何等機警，一見機不可失，立即全力反擊，擇弱而攻，逐個擊破，結果把彭應龍的幾個助手先剪除了，只留下一個鬥志已失的彭應龍，變成一對一，霍康有信心勝他了。

桐溪老人和老漁人站在一起，監視着彭應龍，他們雖然沒有出手的意思，但他們的監視，却給予彭應龍心理上的極大威脅，以致他不斷的出錯，章法大亂，和早先的有條不紊，相差太遠了。

「彭應龍，你還有甚麼指望，快快跪地叩頭吧！」飛天神鼠奮起全力再次進攻，很快就把彭應龍的右腿刺傷，他自料難免一死，怕被擒受辱，回手就要自刎，了此殘生，不料手腕一緊，兵刃已經落地，俯身再拾已經遲了，被飛天神鼠飛步上前，迎胸一脚，踢得翻了兩個觔斗，跌出丈外，他就地抓起一塊石頭，就向額上猛砸，結果又因爲手腕痛痲，石頭跌了，却中了脚面，痛得慘叫狂呼，跳高數尺。

「別詐死了，怕死又詐死，你的活罪還沒有受夠呢。」飛天神鼠廢了他的武功，再給他敷藥止痛，帶他往彭家莊。

「霍康，你怎麼帶他到彭家莊？該帶他到槐莊去才是。」老漁人大聲說道。

「老伯，這傢伙是彭家莊人，我怕彭家莊的人不知始末，將會與槐莊再結寃仇，所以要他回去交代個清楚了，讓他們知道他罪有應得，免得再生惡感，世世代代仇殺個不休！」

「你想得對，好辦法。」

「不，這不是個好辦法。」

「勞前輩有何高見，請明示。」

「你說怕彭家莊的人再與槐莊的人結怨，是不是？」

「是！」

「你以爲彭家莊的人眞會熱愛這斷，肯爲他賣命，要爲他報仇是不是？」

「如果有人從中挑撥，有此可能！」

「要是沒有人挑撥？」

「那就未必。」

「那是說，你認爲彭家莊眞心熱愛這斷，眞心要爲這斷報仇的人不多，是不是？」

「我相信是。」

「那麼，你就不該把他帶回去，該帶他到槐莊去！」

「那麼，彭家莊的人，不是很易受挑撥？」

「那當然。」

「勞前輩，我不明白。」

「這斷欠下槐莊的血海深仇，同樣也欠了彭家莊的血海深仇，他做莊主，有爪牙時，各人自然不敢出聲，現在，他不是莊主了，你可以請他們到槐莊去，一齊拷審這斷，讓他們在一起聽到，也讓他們一起明白，過去所有不是全由這斷居中作怪，大家的仇人只是這斷，與別人無關，這樣他們自己就會盡釋前嫌和好起來了。」

「那何不請槐莊的人到彭家莊？」

「因爲是彭家莊的人對不起槐莊，不是槐莊的人對不起彭家莊，要槐莊的人到彭家莊去未免欠尊重。」

「對，還是你老人家想得週到。」

飛天神鼠叫羅季剛與崔卓方先押彭應龍到槐莊去，他自己則渡河去彭家莊請人。

兩日後，彭家莊有三四十人到槐莊，槐莊的人熱情招待，首先向他們道歉過去失和的事，使到彭家莊的人大爲感動。

兩莊的人集中在一塊大空地上，共有百多二百人圍成一個大圈，十多位年紀大的坐成兩排，審問彭應龍早年如何姦殺槐莊婦女的往事，也查問他在彭家莊濫殺無辜的往事，他知道說與不說都難逃一死了，爲免受苦，倒也說得相當爽快，聽他說出當年的陰謀詭計與殘忍手段，無不令人指髮，要不是有飛天神鼠等人阻攔保護，即使他有十條生命，可以死十次，也早沒命了。審問的結果，他被就地處死，以消衆憤衆恨。

飛天神鼠把得自彭應龍的銀票都送了給槐莊，購糧與工具，既解決目前，亦解決以後的生活，然後散彭應龍的家財給大家，讓大家可以生活得好一些，飛天神鼠處理了這件事之後，功成身退，又不知飛到那裡去了，桐溪老人仍然與老漁人在河畔一樣的下棋了。只是他已沒有那滿嘴鬍子，不再是老人了。

（全文完）

碼頭爭霸傳奇錄／悟玄．文　可飛．圖

三爺

較量手段爭地盤　甘拜下風讓碼頭

上文提要：張興隆在蔡達明等人幫助下，終於在定海橋的下海廟擧行了開香堂儀式，入幫的共有二百八十人。第三天他們在碼頭上趕走了大包頭、二包頭，日本商行的板田太郎祇好親自出面，板田太郎帶着四個武士前來……接管了碼頭之後，張興隆又第二次開了香堂，收了一百五十二幫衆，因爲他們嚐到了團結不受剝削的甜頭。漁碼頭上……

這三個水巡警嘖嘖稱讚，豎起了耳朵聽入了神。

這裏救了王德金，使他免去了皮肉之苦，他出於由衷的感激，趕緊上前，在張興隆面前跪下叩頭，謝過救命之恩，張興隆忙把他扶起，問了姓名之後，又問家中人口和幹那個行業的，回答是：「會下水摸東西，願意拜在三爺門下爲徒……」

張興隆看了他說：「好吧！去找你大哥蔡達明，由他幫着辦一下入幫的手續，到下次開香堂時，一同擧行拜師儀式。」又轉過身來對老二謝長順說：「爲他父子倆租間房子安頓他們，讓他們能吃上安穩飯。」

謝長順答應着，帶着王德金去辦理了，這裏就不再一一敘述了。

今天隆昌路碼頭上，鞭撻工友的這一幕，又被張興隆化解了，大大地鼓舞了衆工友的士氣，都覺得跟了張三爺吃飯有了保障，不怕失業，不怕被人欺侮了……

王德金入了幫後，因爲年輕聰明，他雖然不識字，但做起事來條理分明，有組織工友、調動工友的能力，張興隆也喜歡他，就把他放在身邊跟差、跑腿，辦起事來也痲俐能幹。

有一天他對張興隆說：「三爺，我在吳淞港，有很多弟兄們在扛活時被人欺侮，有時去船上扒鹽被船上人揍，三三、兩兩捏不成團，找不着一個爲我們窮哥們辦事的掌舵人，我把他們都拉過來，在三爺你的幫裡，到時候我們再派人鎭守吳淞鎭，這樣三爺你的地盤又可擴大了，你的孩兒又可增多。」

張興隆思忖一下問：「本來吳淞港是誰管的？」

王德金說：「在吳淞鎭上，有個劉老太爺，也是在幫的大字輩，因爲年紀太老了，就不再在外邊衝衝殺殺了，又因兒子年齡太小，無人接他的交椅，說來還是奇聞，在他八十歲時，和年輕的姨太太生了一個兒子，起名『八拾子』，是劉家傳宗接代的種子，劉老太爺已把外面的事，都交給大女婿陳志明管了，大女婿夫妻兩人，整天祇知抽鴉片過日子，把劉老太爺鎭上開的大烟館、賭場、妓院、碼頭脚行，都分交與手下人去管了，自己却懶於過問，雖頂着劉老太爺清幫大字輩的老牌子，碼頭脚行的事，他也左右不了，全由他手下人在大包、小包的手裡轉手經營，欺壓我們蘇北來賣苦力的。」

張興隆聽後，點頭說道：「好，我們要把江北來的弟兄，全抱在一起，合成團，出賣苦力憑血汗吃飯，不應受人欺侮，你去把九個師兄請來一同商量，決定先開香

堂，把吳淞的弟兄們全拉過來入幫。之後再去吳淞鎮拜會劉德勝，當面解決脚行苦力管理的歸屬問題。」

由於王德金的能說會道，去吳淞走了一趟，收了一百二十五個徒弟，開了香堂入了幫。

張興隆就叫王德金，帶了些銀兩，買了四色禮品，趕早坐上昨晚準備好的筏子，趁着黃浦江滿潮的時刻，由年輕的小喜子在後梢划着單槳，這小筏子像箭一樣，往吳淞港而來，順風順水，不到一個時辰，就來到了吳淞鎮的碼頭邊上。上了岸，由王德金領路，直奔劉德勝劉老太爺家而來。

在劉老太爺家，劉德勝接見了張興隆，王德金奉上在上海買的四色禮物，雙方用幫裡的話對上號，都是大字輩的，是平輩，但張興隆對劉德勝仍是尊敬他爲老太爺，毫無驕橫的態度，爲此劉德勝對張興隆頗有好感，但臉上表情還是保持冷漠的尊嚴，然在心裡却在暗忖：自己年歲太大了，沒有一個得力的接班人，都是些蠢人，使他年輕時打下的碼頭，支離破碎，分塊割據，又頂着自己的老牌子爲所欲爲，而自己又左右不了他們，在心裡是一塊放不下的心病。今天來了這個後生，雖說是對自己彬彬有禮，很是尊敬，但他的來意是要我把吳淞碼頭捧給他，如果他是自己的兒子或孫子，把碼頭傳給他心裡是樂意的，因爲他是剛認識的外人，要把自己辛苦數十年打下的碼頭送給他，於心不甘。

爲此老太爺眼珠子一轉，計上心頭，說道：「張老大，這樣吧！十月初五，吳淞鎮『一樂天』茶樓吃茶，我們話講當面。」

張興隆立起身來說：「一切聽從劉老太爺的吩咐，十月初五『一樂天』見。」說罷轉身告辭，劉老太爺也欠了個身子，表示送客。

這裡劉老太爺，把崇明島、啓東、南通的顧保明；還有獨霸長江口外各小沙、小島的黃紹興，這兩個人都是他的徒弟。還請來了朋友，長江吳淞江外緝私營營長黃漢升；吳淞獅子林炮台司令丁雲純；還有一位沙州來的，販私鹽出身的鹽商楊在田，凡是本地數得着的人物，哥們、爺們的頭面人物，都給請了來。

七天後是十月初五，吳淞鎮最大、最熱鬧的「一樂天」，茶樓的對外營生，都由劉老太爺包了。茶樓的老板也是劉老太爺的徒弟，當然辦起事來都很順當，一大早，這些被劉老太爺邀請的人物，都陸續來到茶樓。

張興隆一大早四點鐘，就帶着王德金、馮來福兩個徒弟，由小喜子划着筏子，八點鐘不到就來到「一樂天」茶樓，在茶樓裡盥洗畢，喝茶、吃點心，直等到九時左右，劉老太爺來了，大家親熱地照呼着見禮，張興隆很有禮貌地上前向劉老太爺打躬問安。大家互相寒暄了一番後讓座，由劉老太爺的徒弟安排賓主的座位，依次排列。

茶樓的大堂中央，擺上三張並排的八仙桌，像外國人的長條會議桌，劉老太爺面南坐，張興隆朝北坐，兩人面對面，其他請來的朋友，都依次序輩份，坐在劉老太爺的旁邊，張興隆左右兩邊站着王德金、馮來福兩個徒弟，除張興隆他們三個人外，都是劉老太爺手下的或請來的朋友，從這些人數的比例上看，都是一面倒，好似關公單刀赴會，但張興隆沒有帶靑龍偃月刀，赤手空拳，坦然自若，毫不在乎，不卑不亢，文雅瀟洒，彬彬有禮。

茶樓裡，劉老太爺請來的這些「貴賓」，都是趾高氣揚、目空一切的狂妄之徒，因爲他們本身都是强盜出身，殺人越貨，無所不爲，現在都成了自己不用親自動手的强盜頭子，有身價的「大王」了，自以爲甚麼江湖鬧劇沒有見過？今天對着眼前這個青年小伙子，都以不屑一顧的卑視眼光看着他。

劉老太爺的兩個寶貝徒弟，顧保明、黃紹興，是霸持崇明、啓東、南通、長江口外各小島、小沙的土皇帝，過去都是在長江口外進行河上搶劫起家的，後來在地方上廣置田產、房廈、作坊、商行，過那大地主、大財主、大老板、大流氓的優閒生活，不再親自出馬動刀動槍，並在地方上一再開香堂，廣收門徒，擴大自己的勢力地盤，所以在當時的長江口外的圓圓沙、橫沙、鴨窩沙等小沙、小島上的名望影响非常之大，蘇北來的網魚船，爲了不受欺侮，富賈商販爲求平安，也都拜他們爲老頭子。

在他們的徒子徒孫裡，有很多殺人不眨眼的海匪，如范巧林之流，最初他們在地方上進行搶劫，破門入戶進了房裡，把主人殺死在床上，大家就分了剛剛掠奪來的金銀珠寶，因爲分贓不勻，就在躺着死屍的床邊踏脚板上，大家席地而坐，拿出骰子賭了起來。

如緝私營營長黃漢升，在長江吳淞口外，遇到商船通過，都要按貨值付稅，海匪見了稅條就不能搶，有的船開得快，不想付錢，他就知照海匪追上去搶，與海匪都是串通一起的。

如有次遇到長江上游下來的輪船，裝有老土(鴉片烟)，情報確切，就知會海匪，用木船靠上長江輪船，把船長、大副、二副劫持

後，起出烟土劫走，待到上游洪門裏的龍頭大爺派人找到吳淞劉老太爺，由劉老太爺出面查詢，到下面把烟土追回，但絕不是全部，爲了江湖面子，給你來個七折、八扣，這就是「雁過拔毛」，黑吃黑。如果是一般客商的貨，就統吃。所以這個緝私營與海匪都是同門的同參弟兄、一丘之貉，沒有甚麼不同。

吳淞獅子林炮台司令丁雲純，是吳淞地方至高無上的土地爺，說是炮台司令，可是在他的手裡不要說開炮，連一個屁也沒有放過，盡做魚肉地方老百姓的勾當，連民間打官司的事他都包了，成了地方上的「包弄大」(上海音包龍圖)。

這個楊在田本是沙州楊舍人，從小是在長江邊扒鹽出身，後來合伙販鹽，販私鹽利潤雖厚，但犯法，恰巧有次楊在田陣上失風，被逮住了，經過嚴刑拷打，要他供出他們一同幹的團伙，他就是閉口不招，後來用跪紅鍊條(把鍊條燒紅了，人的兩腿跪在上面)的刑罰，他是死去活來，還是至死不招，在大獄裡服刑，折騰了一段時間後出獄了，得到同伙兄弟們的欽佩擁戴，認爲他有種，是講義氣的硬漢，所以大家就公推他爲舵把子，因他排行第九，都稱他爲楊老九，應了當時江陰的一句俗諺：「無錫人機智靈巧、江陰人標悍英豪。」

他出獄後，繼續擴大他的私鹽販賣，生意越做越大，又大開香堂，廣收門徒，又圍堰收鹽，擁有了合法的土地，地盤越做越大，錢越來越多，錢能使鬼推磨，和官辦的鹽務局掛上了鈎，成了合法的「官」鹽營生，他的門人已發展到五千多人，暗地裡還做烟土生意，和販賣軍火的勾當，現在搬來吳淞，買下房子住下，想開輪船公司，正在籌劃和各路老大聯絡拉關係，作好向上海發展的準備。今天他到場，是靜觀事態的發展變化，看了以後再說，完全是老江湖的派頭。

待大家入座人員到齊後，劉老太爺從座位上站起身來，抱拳向各位來賓致禮，對着大家說：「今日恭請各位老大來這裡主持一下公道，我劉德勝來到吳淞，打下碼頭五十年，今天這位張興隆先生，由上海漁市場碼頭，來到吳淞開香堂，收了我碼頭上一百二十多個弟兄做徒弟，要搶我吳淞碼頭，請各位老大主持公道。」

張興隆待劉老太爺把話說完，人坐下後，他才不慌不忙地從座位上站起身，很有禮貌地向大家一拱手，自報家門，把淸幫大字輩的字號亮了出來，一切都按幫裡的規矩程序辦事，說明了自己不是冒充的溜子，接着說道：「我來吳淞鎮，先備禮拜會劉老太爺，稟告了我想替我們江北來吳淞賣苦力的弟兄主持公道，爲了吃飽飯，不受大包、二包的盤剝，討個生活，當時你劉老太爺對我說，我老了，不想經營外邊的事了……並喚我今天十月初五日來茶樓，又請來了各位老大主持公道，不知劉老太爺，要我張興隆怎樣才算公道？還請劉老太爺賜教。」

在座的人，都靜靜地看着這個年輕的後生，馬褂長衫，文質彬彬，講話有條有禮，態度自然大方，聲音朗朗有聲，聽得大家點頭稱是。

這個劉老太爺接着回說道：「我年紀雖老，但要把我這五十年闖下的碼頭，雙手捧給你，我擔心你是否接得住？」

劉老太爺說罷，手向後一招，祇見後邊走過來一個大漢，雙手捧着小木船上用的一個鐵錨說：「我給你的碼頭就是這鐵錨，這鐵錨你拿回去，吳淞碼頭是你的了，上面的鐵鏈條留下交給我，我就算脫了鈎，放心地把碼頭交給你，如果你連這等能耐都沒有，我把這吳淞碼頭交給你，着實放心不下，各位在座的老大，你們看這樣做是否公道？」

在座的人聽了，心裡在想：這劉老頭子的鬼點子眞多，這明明是不想把碼頭讓給人家，存心要人家得不到，又下不了台。所以在座的幾位頭面人物，也都沒有表示可與否？

張興隆看了看枱上的鐵錨，笑笑說：「劉老太爺講話可算數？」

劉老太爺臉帶怒容，大着嗓門說：「我劉德勝講話，從來就是板上釘釘，今天你當着大家的面，把鐵錨和鐵鍊脫了鈎，我吳淞碼頭送給你，吳淞鎮也送你。」

張興隆站起身，向各位拱手抱拳說：「各位老大賞光，爲我作個見証，在下就獻醜了。」

當時劉老太爺示意邊上的大漢，這大漢把鐵錨雙手捧起，拿了過來，馮來福緊跟着迎了上去，把鐵錨接了過來，放在張興隆面前的枱上，張興隆把鐵錨和鐵鍊拿在手裡，掂了掂份量，不過五、六十斤重，又放在枱上，泰然自若地用左右手的拇指、食指，一共四個指頭捏住鐵鍊，其餘閒着的六個手指頭翹起，似蘭花一般，稍一用力，就聽「喀察」一聲响，扣在鐵錨上，似筷子粗細的鐵鍊子，像捏嫩韮菜那麼輕巧地被擰斷了。鐵鍊子和鐵錨脫離了關係，這時在座的人都驚呆了。

張興隆把鐵錨留在自己枱上，把鐵鍊子交與馮來福送了過去，半道由劉老太爺身邊的大漢接了過去，放在劉老太爺的枱前，劉老太

爺把這節鐵鍊捧在手中看着，隨即對着張興隆哈哈大笑，說道：「張老大，你好樣的，老夫把吳淞碼頭捧與你啦！吳淞鎮你也拿去吧！我放心啦！」

張興隆從座位上站起身，雙手抱拳一拱，說道：「在下張興隆謝謝劉老太爺，和在座的各位老大了。」

在座的人們，親眼目睹張興隆手指捏鐵鍊的表演，在心裡都感到佩服，在場面上，碍於劉老太爺的情面，所以大家默默無聲，不予表態，都用驚奇、欽佩的眼神，注視着張興隆。

唯獨炮台司令丁雲純，冷不防地「啪」一聲，一拍枱子說：「慢着，今天我來了，也開了眼，劉老太爺也樂意放心把碼頭讓給你，我們沒得話說，現在我想問一下。」說着，在他身邊站着的勤務兵的木匣裡，拔出盒子槍，又把子彈退出，叫勤務兵遞過去給張興隆，接着說：「你張老大，對現在最時髦的洋玩藝會玩嗎？」

張興隆從走過來的勤務兵手中接過盒子槍，接着問：「丁司令，在下我會玩這洋玩藝又怎麼樣？」

丁司令回答說：「你玩得轉它，我這個吳淞地塊，就讓你玩得轉，你要是玩不轉，我就叫你在吳淞鎮寸步難行。」

張興隆說：「丁司令說話可算數？」

丁司令拍着枱子拉開嗓門說：「君子一言，駟馬難追。」

張興隆又站起身來向大家一抱拳，謙虛地說：「在下獻醜了。」接着人坐下，把彈匣一退，又把槍管、槍把上下都一塊塊退了下來，成了一堆散鐵，又把這堆散鐵，一塊塊併了起來，速度之快，讓邊上的勤務兵看得都自嘆弗如。

接着張興隆又對丁司令說：「如有子彈，可以打幾槍獻醜。」

丁司令一看，當時也來了興趣，臉帶笑容，對勤務兵說：「把子彈給我。」

勤務兵當即把剛才退下來的子彈交給張興隆，張興隆接過子彈，把它壓進彈匣。因爲今天的茶樓是劉老太爺包下的，樓上就是他們這幾個老大和徒弟、保鏢、勤務兵，所以沒有閒人。枱子都是空着的，張興隆在十張枱子距離的枱上，放了一條長櫈，長櫈上放了三個倒置的茶盅，茶盅底朝上，在上邊放了三隻鷄蛋，這時大家都站起來瞪大着眼睛看着。張興隆把槍夾在腋下，向丁司令雙手抱拳一拱問道：「丁司令，你看我是把鷄蛋打爛了？還是打漏了？」

丁司令當時也沒有聽清楚爛和漏的眞正意思，就催着張興隆說：「你打嘍！」因爲「嘍」和「漏」是諧字，張興隆把「嘍」作「漏」字來理解了，當時又向大家一拱手，說：「各位老大賞光，在下就獻醜了。」

說罷，他仍是長衫馬褂，文質彬彬地把槍接在右手，上揮下甩活動了一下手脚，突然轉起身體來，身子向上一躍，在空中連翻三個空心觔斗，就在這半空之間，「砰」、「砰」、「砰」三聲槍响，人也站定，槍管裡還冒着一絲裊裊青烟，雙手把槍朝横擺着，奉還丁司令。

丁司令一呶嘴，勤務兵趕緊接過盒子槍，大家都走過去看，祇見三個鷄蛋打飛了，因爲目標大、難度小，但現在要打破鷄蛋邊上的一點殼，因爲目標小，難度就大，同時人還要在快速的翻空心觔斗的動作中，打出連發的三槍，在不停的運動中，打得這麼準，這是神槍，把個丁司令和在座的人們，都看呆了，大家都禁不住由衷地叫起來：「好，好，好……」大家嘖嘖稱讚是神槍，嘆爲觀止。

大家又回到原來的座位上坐下，現在這個丁司令笑着說：「張老大，好樣的，吳淞鎮由你横行了，我丁雲純服了你。」

大家到這時對這個文雅的年輕後生，都一改常態，打心眼裡由衷地佩服敬仰。

劉老太爺也笑着說道：「好後生我服了你，我闖蕩江湖七十年，今天也算開了眼界，我們又在一個幫的，今後大家就是好兄弟了。」

張興隆也很誠懇地抱拳拱手，向在座的各位老大說：「承各位老大對我的抬愛，在下張興隆有失禮或不到的地方，務請各位老大恕罪，現在請各位老大賞臉，請大駕光臨同春樓，在下聊備水酒，不成敬意，爲我們今後在一起乾上一杯。」

大家相對一笑，看看時間也快吃中午飯了，就說恭敬不如從命，叨擾了。大家一同起身下樓。

王德金趕緊上前：「各位請！」在前面引路，馮來福跟在張興隆身後，不離左右地跟着，大家來到當時吳淞鎮上最大的菜館同春樓，張興隆已叫王德金把「一樂天」全天的營業茶錢也付了。

在席間，張興隆以茶代酒，舉杯向各位老大敬酒，對着大家說：「在下張興隆靠劉老太爺的福，請到各位老大的大駕光臨，剛才『一樂天』的茶錢我已叫小徒付了，絕能要劉老太爺破費，今天水酒一杯，不成敬意，日後你們各位老大來上海，在下定當盡地主之誼，日後還要仰伕各位老大的幫忙。」

劉老太爺坐在上首裏，拈着山羊鬍鬚，笑着說：「好樣的，兄弟你夠朋友，我們這個朋友交定了，吳淞這地盤有你老弟掌舵，我們的清幫一定會興旺起來。」

席間，酒過三巡，菜過五味，人們也都興奮了起來，心中對張興隆的佩服都溢於言表，談論着張興隆的神力、神槍……都感到驚奇。

丁司令特別欣賞張興隆彬彬有禮的人品，笑着對張興隆說：「憑你老弟的武功、神槍，可以打遍天下無敵手，如果在軍隊裡做事，起碼可以弄個師長當當。」

張興隆笑着回答說：「承丁司令謬讚，在下這點雕蟲小技，不足道哉！實在是獻醜了。」

在酒席座上沙州的楊在田，對張興隆也是從心裡佩服，覺得這個朋友可以結交，是日後可以利用的人才，但臉上却不露聲色，後來找了個機會，凑上前來，對張興隆說：「我叫楊在田，老兄在上海黃浦江碼頭，日後我來上海一定拜會你，如有事情請你幫忙，可別忘了我。」

張興隆回答說：「爲朋友辦事，祇要能辦到的，我一定盡力而爲，請你放心，我張興隆不會忘記楊朋友的。」

筵席散了，結交了朋友，留下了人情仁義，劉老太爺的吳淞地盤讓出來了，是心甘情願的，丁司令的吳淞通行証，由於衷心的佩服，也就等於慨然發放了。

打這之後，張興隆派了得力的徒弟駐守吳淞，又大開香堂，廣收門徒，因爲蘇北來的網魚船日益增多，大多數江北人都列入張興隆的門牆，這吳淞地盤，就牢牢地掌握在張興隆的掌握之中。

就在這個時候，上海灘又開了一家三北輪船公司，老板三北人，姓余名俠清，他最初由浙江來上海，在一家烟紙店學生意，由於勤勞克苦，善於經營，並得到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事業興旺發達，使他成了三北輪船公司的大老板。

他把來上海的寧波人，都攏在一起，在上海泥城橋南堍，辦了一個寧波同鄉會，門前的這條馬路，由於衆人異口同聲地傳頌，就乾脆叫做余俠清路了。

寧波人來上海，有做店員開百貨店的、開三大祥布莊的，開裘天寶銀樓、開錢莊的、開浙江興業銀行的，還有奉幫裁縫開西服店的，各色人等均有，因此在上海的商業、金融、經濟市場，寧波幫也是一股力量，他是寧波人在上海的總頭目，自然就成了上海商界上層人士，是响噹噹的上流社會的頭面人物，如上海當時商界的李平詩、王一亭、王曉來等商會要人，都要尊稱他「阿德哥」。

他確實有一套經營處世、善於用人的方法。他的三北輪船公司、十八間碼頭，或白蓮經碼頭，張華濱碼頭、貨物都是由當地的大包、二包僱了脚伕苦力爲他們搬運。

這天正好公司裡的輪船靠在滙山碼頭。當時在滙山碼頭上，已有七十多人入了幫，拜了張興隆爲師，張興隆已派好得力的徒弟馬四驤在裡邊發號施令了。

今天早上大家都扛着扛棒，不排隊，不拿籌子，其他不在幫的工人也不許扛活，碼頭發籌管事的，一看今天這架勢是開不了工了，趕緊跑去向二包頭稟報，二包頭也匆匆地來到碼頭，對工友們操着本地話說：「你們今天不做生活，我去公平路碼頭，民生碼頭調人去，觸那起來（駡娘的髒話），死了張屠夫，不吃帶毛猪。」

當時馬四驤站出來，衝着二包頭說：「我們不承認你們的大包、二包，我們只聽張三爺的號令，你們找公司老板來和我們三爺談，別人不許來碼頭幹活，誰派人來幹，我們就對他不客氣。」

這時入幫的弟兄和未入幫的弟兄都站在一起，嚇得這二包頭手足無措，只得趕往大包頭處去報告，大包頭早聽說隆昌路碼頭、漁市場碼頭發生的事，其結果是大包頭交了碼頭，所以他整日價憂心忡忡，坐立不安，今天聽到報告，知道大禍臨頭，在劫難逃了。

他知道自己的力量，遠不及隆昌路碼頭大包頭的流氓勢力，他尚且要交出碼頭，何況自己？唯一的辦法是求大老板余俠清幫忙，由他作主交給我做大包，看伊張興隆有甚麼辦法？主意打定，趕緊僱了一輛馬車，直奔余俠清公館。

大包頭求見余俠清，總算見到了，他唾沫飛濺地訴說着：「江北人張興隆瞎結棍，一個人打四個日本人，像打小囡一樣，短短一個月把隆昌路碼頭吃脫，漁市場碼頭吃脫、吳淞港碼頭吃脫，現在向南吃，吃到滙山碼頭來了，日本三浦商行大板板田太郎對伊是朋友，朱寶山對伊也是朋友，路道瞎粗，現在要找儂余先生談判，把我別脫，由伊來代替……現在請儂余先生幫忙，碼頭上的生活撥我做，只要儂余先生講一句，伊敢勿服帖？伊拉叫儂余先生和張興隆談判，儂勿談，伊拉勿搬貨，別人也勿好派去搬，强凶霸道……」

余俠清聽後，暗暗思忖，這個江北張興隆一個月吃脫介多碼頭，朱寶山肯答應把漁市場碼頭讓把伊、吳淞劉老太爺肯把吳淞碼頭讓把伊，一定勿簡單，是個人物，要愼重對待……

余俠清說道：「我曉得來，現

在叫伊一個人到此地屋裡來談判，我等伊……」

這個大包頭像奉了聖旨一樣，馬上去碼頭把余俠清的話一講，叫張興隆一個人去談判。

當時正巧張興隆由隆昌路碼頭來滙山碼頭看看情況，遇到了大包頭，說了余俠清現在要他去談判。

張興隆說：「好！我馬上去。」

當時有五個弟兄要跟着一同去，張興隆說：「不用人多。」就叫了王德金、馮來福兩個人，乘着剛來的馬車，直奔上海的中心區余公館而來，輕車熟路，一頓飯的工夫就到了余公館門前。

張興隆帶着王德金、馮來福，在門房前報了名姓，門房的人看了看他說：「你跟我進來，你們兩位外邊等着。」

張興隆回過頭來對他們兩個人說：「好吧！你們兩在外邊等我，我先進去。」張興隆跟着門房直往裡走，過了院子，來到客廳門外，門房的說：「裡邊請吧！余先生在裡面等你呢！」

張興隆一個人走進客廳，裡邊完全是西洋式的柚木傢俱，擺設得甚是考究，在這又高又大的豪華客廳，顯得那麼肅靜莊嚴，在客廳的上首沙發裡，斜靠着主人余俠清，他正靜靜地凝視着進來的年輕人，看樣子二十剛出頭，長衫馬褂、金錶鍊、玉珮掛件在胸前蕩着，下着扎脚褲，着一雙粉底快靴，從圓圓的臉上，大眼睛黑白分明、高直的鼻樑、厚嘴唇，一頭烏烏的黑髮，還梳有一根辮子，身材不高，顯得勻稱敦實，文質彬彬中帶有一股厚道、正直，兩眼炯炯有神地看着自己。

此時張興隆緊上前走一步，兩手一抱拳說：「閣下就是余先生了，在下張興隆這裡有禮了。」

余俠清像做夢似地，一下子醒了過來，忙把身子從輭輭的沙發裡站了起來，手向邊上的沙發一招，連說：「請坐……」

張興隆緩緩地把長衫後襬一撩，待余俠清坐下後，才隨後跟着坐下，這個細微的小動作，余俠清看在眼裡，大出他的意料外，原來是一個既文雅、又有禮貌的青年人，不是最初據大包頭介紹的，想像中的介結棍的人，一定是滿臉橫肉，殺氣騰騰，五大三粗的彪形大漢，走路帶搖的粗魯流氓。所以打心眼裡就產生了對這青年人的好感。

余俠清的大嘴也咧開了，笑嘻嘻地說：「老弟，聽說你佔了隆昌路碼頭、漁市場碼頭、吳淞碼頭，現在還要佔領滙山碼頭，爲甚麼？」

張興隆笑吟吟地說：「余先生，你給我們脚伕、苦力的搬運工資不少，可以養家活口，但經過大包、二包、工頭的層層盤剝，一天下來，工友們所得無幾，無法生活，我爲了江北來的苦力、脚伕、工友們討個公道，組織了工友們幹活，多幹多拿，還要抽出部份爲生、老、病、死、失業的工友給予資助，我是取之於工友，用之於工友，保護了工友們的應得，同時也確保客戶托運的貨物，能按時搬運，這是我爲甚麼要這樣做的原因，希望能得到你余先生的贊助，在下不勝感激。」

余先生聽了這一席話，不住地點頭稱是，最後他一拍大腿說：「老弟你說得好，說得好，我贊成，我三北輪船公司的上下貨物，全由你包了……」

張興隆高興地站起身，雙手一抱拳，拱手說：「謝謝余先生的大力贊助，我代表碼頭上幹苦力的弟兄們謝你啦！」

余俠清說：「不要客氣，我們以後是朋友，我歡迎你常來這裡作客……」

這裡話音未落，外邊走進來兩個余公館的座上客，是一男一女，男的西服革履，是當時上海最時髦的紳士打扮，女的也是上海最摩登的太太打扮，他們兩人進出余公館，是從不經下人稟報的，像自己家裡一樣隨便，他們倆是夫妻，本是日本留學生，所以日本大使館的大使，和參贊等高級文職人員，多數是他們的日本同學，是余俠清的朋友顧從宣，把他本族的堂房姑母顧燕萍夫妻倆介紹來辦洋務的，「三北輪船公司」和日本三浦商行交往頗多，和大板板田太郎等都特別熟悉，還對上海的英國紅烟囪、藍烟囪的太古輪船公司，也有密切來往，他們夫婦倆，經常在法國使館、英國使館應邀赴宴，是座上常客，關係密切。

余俠清通過他們夫妻倆的關係、和對外關係，辦理洋務，商務，和對外交際的來往信件，使余俠清在外國人的眼中，成了主宰上海經濟的重要人物，所以他們三個人相處得像兄弟姐妹一樣。

此時顧燕萍一走進客廳，見有客人的背影，就嚷着說：「大哥，有客人啊！」

余俠清笑着說：「剛認識的新朋友，我來給你們介紹一下，他叫張興隆。」

這時正好張興隆轉過臉來，顧燕萍、陸鴻斌和客人六目相望，雖是一瞬間的事，但大家都看清了對方，是想念已久的親人啊！彼此眼裡都興奮得發出明亮的光彩，「啊！哇！啊！」地出聲叫了起來：「三弟、三弟……」

「二姐、大哥……」

三個人聚在一起，六隻手搭在一起……久久地搖着。

余俠清在邊上看呆了，說：「原來你們認得的，怪不得我今天第一次見到他就喜歡他了。」

顧燕萍回過身來對余俠清說：「大哥！他就是我常給你講的江淮大俠張興隆三弟啊！」

余俠清高興地說：「原來都是自己人，這就好了，我又可以多一個俠客的兄弟了。」

顧燕萍一聽，也欣喜地對張興隆說：「三弟，快上去見過大哥。」

張興隆還帶點靦覥的羞澀，上前彎了一下右腿，打了個千，叫了一聲：「大哥。」

余俠清高興得咧開大嘴，答應着：「嗳！我的好兄弟！」

大家又重新坐下，在久別重逢的相見中，享受着歡樂的回憶。大家在短短的叙談中又覺時間過得太快，已近午飯的時刻，當時余俠清提議去寧波狀元樓吃中午飯。

顧燕萍笑着對張興隆說：「三弟，你以後來大哥這裡，一點也不要客氣，大哥說吃飯就吃飯，就像家裡一樣隨便。」

張興隆說：「我還有兩個兄弟在門口等着呢！」

陸鴻斌說：「等甚麼？」

張興隆回答說：「三北輪船公司，上下船貨物搬運的事，大哥剛才已答應全由我包了。」

余俠清在邊上插嘴說：「全包了，我還要把上海外灘各個碼頭的上下貨，全由三弟包了。」

張興隆說：「我先叫他們回去，馬上開工搬運。」

說罷在門口，對王德金、馮來福兩人說：「你們快回去，叫他們馬上開工，一切手續，按發籌子計數，我們派人包了，告訴他們，余俠清先生是我張興隆的大哥……他要請我吃中午飯，我稍晚點回來……」

又從袋裡摸出二兩銀子，給他們買點吃的，僱輛馬車回去報信。

兩個徒弟聽了，心裡也高興，顧不得吃飯，趕緊僱了馬車往滙山碼頭趕來，關照午飯後開工，不能躭誤時間。

這裡滙山碼頭的脚行買賣，全歸張興隆支配了，滙山碼頭就憑余俠清的一句話，全部由張興隆佔領了。

＊　＊　＊

且說當天中午，余俠清、陸鴻斌、顧燕萍、張興隆四人，坐了余公館的自備馬車，來到寧波狀元樓，吃了一頓具有寧波特色菜餚的豐盛午餐，席間張興隆還是滴酒不沾，余俠清今天特別高興。

顧燕萍說：「家中父親來信，告訴我們，三弟你在揚州的事，說你來上海了，我和你大哥天天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見你來，我們眞是躭心得不得了……」

陸鴻斌也接着說：「魏泰邁處你也沒有去過？上次他還提到你呢！說你應該來了，他也是日夜在盼你。你打算今後在上海做些甚麼？」

張興隆說：「我想把我們江北人，來上海做苦力的，從大包、二包的手裡擺脫出來，不許被人綑綁、鞭打，入我清幫，把大伙合起來，合理分成，抽部份，爲生、老、病、死、失業的工友資助，我是取之於工友，用之於工友，把上海黃浦江兩邊的碼頭，統由我的幫規來管理，讓我爲江北人和其他地方的人，凡是做苦力的，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現在我已把吳淞港碼頭、漁市場碼頭、隆昌路碼頭，今天遇到余大哥又拿下滙山碼頭，還要繼續發展，上海港的整個碼頭……」

在座的顧燕萍、陸鴻斌、余俠清三個人聽了，都點頭稱道。

余俠清接着說：「剛才我已講過了，後上海黃浦江兩邊的碼頭，統通由你三弟包了，這樁事情也由我們三個人包了，日後我們帶你去日本領事館、英國領事館、法國領事館去走走，介紹介紹，這些事情都可以在這裡解決。」

當時張興隆深感做苦力的，還需要有上層社會的支撑方能成功，對此頗有感觸，單憑衝衝殺殺，何時是了局？今日有三位的支持，想必日後做事的進程應該方便多了。

陸鴻斌、顧燕萍妻兩人，急不可待地要三弟回自己家裡去住些日子。

余俠清笑着說：「現在三弟也是我的，到時候也要來我家住些日子……」

顧燕萍打着哈哈，笑着說：「大哥你吃醋了？哈哈！你放心，日後三弟少不了和我們大家在一起，或住在大哥家裡的。」

當時大家都高興地說着笑着，氣氛非常融洽，飯錢是記帳的，由飯店去余公館收錢。余俠清是上海名人，寧波人在上海的總頭目，又是寧波同鄉會的負責人，誰人不識，所以他身上從來不帶現錢，連票也不帶，手一揮，都是由手下辦理的。

陸鴻斌、顧燕萍夫妻兩對余俠清說：「大哥！我們先送你回公館休息，我們陪三弟去滙山碼頭看看，讓他把碼頭的事情交代一下，我們就把三弟帶回來。」

當時他們四個人出得狀元樓，坐上余俠清的自備馬車，先送余俠清回到公館，他們三個坐了余俠清

的自備馬車，這流綫型的黑色馬車，自是與衆不同，它是從德國進口的，在德國來講，也是皇室貴族中少數人所能享用的。如馬車外表的把手，踏脚板、嵌綫、輪子的軸輻、燈罩壳等，都是金黃錚亮，十分耀眼，考究豪華；下面擱輪軸的地方，裝有彈璜鋼板，可以避震，同時還配上阿拉伯種高頭大馬、毛色紫紅如塗過油一般發光，在馬身上還披有綉花綢被，馬頭上還戴有特製的大草帽，露出兩個尖耳朶，眼睛上還蒙有一對黑色的皮製眼罩，是當時上海數一不二的高級轎車，也顯示了主人的高貴身份，路人見了，都要停步注視。

不多時就到了滙山碼頭，工人們已在幹活，張興隆、顧燕萍、陸鴻斌三人下了馬車，來到工人們中間，王德金、馮來福趕到近前叫着：「三爺，您老回來了。」

這時工友們都停下了扛的活兒，上來見禮。

張興隆說：「你們大家快來見過我在淮安碴頭的大哥、二姐。」

王德金靈巧，先請示張興隆說：「是否叫大姑爺、大姑奶？」

張興隆看着王德金點頭稱是說：「對！就這樣叫。」

德金隨引着全場的工友，打扦，叫了起來：「見過大姑爺、大姑奶……」

他們夫妻兩人忙說：「罷了！罷了！弟兄們你們好！你們辛苦啦！」

衆工友感到異鄉客地，遇到這樣神氣的貴客；闊豪華的馬車；客氣的鄉音，都是本土同鄉人，大家都非常感動。

張興隆向王德金、馮來福交代了一下，他道：「我要去大哥、二姐家住上一段時間去開路子，凡是黃浦江兩邊的碼頭都要拿下，派上我們自己的人，同時要大開香堂，把碼頭工友都招過來入幫，你們兩和你們的大哥蔡達明他們去商量、準備好，把這些事情都要辦好，我一回來就要派人的，切不可誤事，有事可去我大哥余俠清公館找我……」

兩人同回答：「曉得。」

張興隆和陸鴻斌、顧燕萍在碼頭上看了看，就向衆工友揮手告別，坐上豪華的馬車，返回市區。

張興隆隨陸鴻斌、顧燕萍一行三人，同坐馬車，來到張家花園附近，有一幢新式的石庫門房子，所謂新式，就是比老式的來得高大，寬敞，前面天井也大，二樓前窗有陽台，後面三樓有比較大的晒台，外牆是紅牆，黑漆大門也是比老式的寬大，在天井裏可以放上自備包車(人力車)，天井裏沒有牆隔開，實際是兩幢石庫門合成一幢人家，走的是一個門，二樓有大衞生間，仿效外國人，有大浴缸、抽水馬桶，這種設備在當時來講是新式的，家裏僱有娘姨、大姐、老媽子、飯司務、男當差、管門的、兩個拉包車的，排場不小。

陸鴻斌陪張興隆在客廳裏坐下用茶，顧燕萍上樓和楊媽去收拾房間，過了一會，顧燕萍叫陸鴻斌陪張興隆上樓，看爲他安排的客房，是西廂房，朝向是東南，房裏可以晒上大半天的太陽。

房內靠北安上一張西洋式的大銅床，金光閃亮，銅床四角帶有四根銅管柱子，上面吊有網眼的麻紗蚊帳，輕、薄、透氣。進門的左邊有西式的三門大櫃，上面鑲有東邊的大玻璃鏡子，還有西式的梳粧枱，三面有鏡子，桌面有各種小瓶香水，和雪花膏之類的化粧品。

靠南臨窗處放有一張寫字枱，上面還有玻璃枱板，前面放了一隻大理石做的鋼筆的插筒，緊靠在寫字枱邊上，擺有一架西洋式的書櫃，裏邊放的都是洋文書，有日文的、英文的，洋洋大觀。

在中間空檔處又擺了一張西洋式的小圓枱，舖着織花的枱布，中間置一隻中國江西景德鎭的紅花瓷瓶，瓶裏滿插五色的鮮花，不時地送出陣陣清香。

在寬闊的牆上，掛了一幅外國的風景油畫，畫面逼眞，空曠深遠，透着一股山村野趣。

床上被子有紅、有綠，好像是大小姐住的閨房一般雅緻。

顧燕萍笑吟吟地對着張興隆說：「三弟，你就在這裏委屈住下，缺甚麼，你說，我去叫人辦……」

張興隆笑着說：「二姐，這對我來說，是超過我要求的享受了。」

顧燕萍說：「三弟，我去叫裁縫來爲你縫製兩件衣服……」

張興隆說：「不用了……」

顧燕萍回答：「那怎麼行？現在出外會客辦事，講究衣着服飾的華貴，也是代表身份的高低，特別是到外國人去的地方，和他們交往，更要講究，這是禮貌的表示，反過來講，衣服不整就是不禮貌……」

顧燕萍說罷，又轉過身來對楊媽說：「楊媽，去叫福子把老裁縫叫來，替三爺做衣服……」

楊媽答應說了聲：「是」，就匆匆下樓去關照小福子去了。

顧燕萍又叫楊媽從後房箱子裏，拿出十多種綢緞料子，讓張興隆挑揀喜歡的料子。

張興隆說：「我看這些料子都好，不如大哥、二姐給我揀兩件算了。」

當時顧燕萍認眞地挑了兩塊料子在張興隆身上比劃着，不一會老裁縫來了，爲張興隆裁剪了兩套長袍、馬褂、紮脚褲，還有內衣衫褲，裏外三件都是新製的。

且說當天晚上，陸鴻斌、顧燕萍、張興隆在家裏吃晚飯，雖說是家常飯菜，但關照飯司務特別仔細，做些拿手的特色菜餚，來招待張興隆。

飯後，張興隆把離別後的這段經歷——由淮安出來，途經揚州、鎭江，來上海的過程，敘述了一番，聽得他們夫妻倆驚嘆不已！

顧燕萍說：「三弟你人緣好，家父來信對你也是讚不絕口；魏泰邁對你也是十分崇拜，說你人品好，你來上海，一定要我們告訴他，他要來看你……」

張興隆說：「我也想他，應該我去看他才是……」

陸鴻斌接着說道：「好！是否明天我們一起要去看他，他現在正在籌建浸會會堂，和女子學校呢！看來也快造好了。」

這一夜，他們三個人眞是有說不盡的話，直到深夜十一時敲過。

這一覺美美地，一直睡到第二天日上三竿方始醒來，傭人一聽房裏有了動靜，才開口喊：「三爺！您老起床了……」

張興隆在房裏答應了一聲，不一會傭人端來洗臉盆，注了大半盆熱水，還有漱口杯、牙刷、牙粉，另外有一條白銅的銅片，上邊還帶有一根精緻的小鍊條，這是刮舌苔用的，還有刮鬍子用的保險刀。

張興隆對這些牙刷、牙粉、刮舌苔等都不慣用，平時洗臉就是用水向臉上潑，然後再用乾毛巾擦乾；刷牙是用手的食指，蘸點鹽，擦擦牙齒、牙齦而已！

這時正好陸鴻斌走進房來，問道：「三弟，昨晚睡得可好？」

張興隆回道：「大哥您早！我睡得可好啦！」

陸鴻斌看他不會用保險刀刮鬍子，他就手把手地把保險刀片拿出來，安裝在刀架上，現身說法，自已在臉上試了起來，又要他自己刮着試試看，張興隆當然是一學就會了，同時也識得這洋刀片雖小，却鋒利無比，安裝在刀架上，像木匠用的刨子一樣，能去鬍子而不損皮膚，不可否認，洋玩意在某些方面，有他的獨到方便之處。

這天上午，在家裏吃了早點，教傭人去僱了一輛馬車，因爲家中兩輛包車(人力車)，無法容納三個人乘坐，三個人坐上馬車，往鄭家木橋方向駛來，不多一會，就到了城河邊上，城牆雖高，但都殘敗壞損，城河也堵塞不通，堆滿垃圾汚水，據說不久要塡掉城河改成馬路(現在的人民路)，已建好的「浸會堂」在城河北，位於老北門和九畝地之間。

她面朝南，右側建有一個比屋頂還要高的鏡樓，後邊朝北是女子學校，校門朝西開，教堂與學校是前後相通的，在樓與樓之間，造了兩座天橋，可以南北通行。

三個人在門外轉了一圈，端詳了一下教堂的外貌，來至門房，詢問魏泰邁牧師可在？

門房的人，一看三個氣度不凡，穿戴華貴，問清三個人的姓名，當即恭而敬之，客氣地說：「請三位客官稍等一下，我去通報……」

不一會魏泰邁就跟着出來了，看到他們三個人，首先向張興隆跑來，一把把張興隆抱住說：「我的好兄弟，你可把我想苦了，你甚麼時候到上海的？」

顧燕萍搶着接口說道：「魏牧師，你好啊！有了新朋友，就把我們老朋友給忘了？」

魏牧師忙轉過身來，和顧燕萍、陸鴻斌夫妻兩人一一握手致意，嘴裏說着：「哪能把老朋友給忘記，因爲你們是住上海，經常見面交往的常客，三弟是初次到上海，第一次來我這裏，可不能待慢了。」說得大家哈哈大笑。

三個人隨魏泰邁前後上下都參觀了一番，教堂的房子基本建成，現在做室內粉飾、油漆，再有一個月的裝修，就可以竣工了。

三個人參觀後，都感覺到，建築設計，樸實實用，空間高大，傳音有回聲，沒有浮華修飾，教堂後面附帶有女子學校，教堂下面，放上體育器材，如雙杠、單杠、籃球架等，供學生體育使用。

二樓是耶蘇堂，供教友做禮拜，魏牧師在佈道的同時，不忘人類的教育文明、體質健康，其用心眞是：「善莫大焉……」

三個人隨魏牧師最後來到二樓他的書房裏，房內是窗明几淨，一塵不染，寫字枱上也擺着筆墨紙硯，牆上掛有名人的書法條幅，山水畫的立軸、長卷，邊上書櫥裏放滿了中國的經書，百家的理論，樣樣都有，邊上有三人沙發，前邊放上長條矮茶几，几前放上一個黃銅的高脚痰盂，寫字枱後邊放着一把靠背轉椅，座下有一根粗粗的螺絲柱子，可以上下旋轉，人坐下後，可以隨意升、降，調整適宜的高度。

這魏泰邁牧師，對中國的文化有一定造詣，是下了一番苦功夫的，是一個學識廣博多才的博士。

大家坐定後，魏泰邁問：「我們喝茶？還是喝咖啡？」

顧燕萍接着說：「還是喝咖啡吧！三弟還要學一學喝咖啡的方

法。」

當時魏泰邁就關照傭人去煮咖啡，不一會傭人端上四杯咖啡，每人面前放上一杯，顧燕萍手把手地教着張興隆怎樣加糖、加鮮奶，用勺子攪，用嘴對着杯子喝。

魏泰邁看後不斷點頭，接起身去後面廚房，端來了一個大托盤，放在茶几上，托盤裏放了好幾個小碗，魏泰邁對張興隆說：「三弟，你看這碗裏放的是咖啡，是巴西產的；咖啡炒過後就是這樣。」指着第二隻碗裏的咖啡；又指着第三隻碗，這是磨過後的粗咖啡；又指着第四隻碗裏磨過的細咖啡說：這是最細的，一滾就可以吃了，時間一長，香味容易散發掉；粗粒的咖啡，時間煮得稍長一點問題不大，能保持其原有的濃香，這是西洋的咖啡文化，比起中國的(茶經)陸羽先生寫的茶文化就差得遠了。

張興隆聽後頻頻點頭，心裏思忖着，人是活到老、學到老。大家有說不完的閑話，別後的思緒，話可多了，轉眼已到了中午飯的時刻，中午飯是在教堂裏用的西餐，也是由顧燕萍教張興隆怎樣攤開圍巾，塞在脖領裏，大腿上又怎樣舖圍巾，怎樣拿刀叉，切肉、吃麵包。

張興隆對用餐時拿刀叉的功架姿勢，可謂一學就會，魏泰邁看了也連連誇讚說：「三弟用西餐的樣子，完全符合西洋人的姿勢了，三弟你最好住在我這裏，天天吃西餐，那麼這些洋招式就更熟練了……」

顧燕萍搶着接口說道：「三弟剛來我家住，以後日子長呢！」

魏泰邁說：「三弟你以後高興，也可來我這裏住，隨時隨地歡迎你來。」

陸鴻斌說：「住的問題不打緊，現在三弟來上海把碼頭上的苦力合起來，不受大包、二包的盤剝，想爲同鄉人出力做些好事。他上個月來到上海，一個人把隆昌路碼頭、漁市場碼頭、吳淞碼頭、滙山碼頭都拿下了，直至昨天他和余俠清大哥談判，我們才遇到他，現在他想把英國的太古碼頭，和上海黃浦江兩邊的碼頭都拿下，打算想請你魏哥也幫下忙，和英國太古輪船公司說一下，上下搬運由三弟全包了。」

魏泰邁說：「這事好辦，正好明天星期六下午，我和你們一同去法國總會玩一玩，上海的這些外國領事和夫人小姐，都去跳舞唱歌，談天說地，喝咖啡，吃大菜，我們一同去見主管的人，一句話就可以解決了。」

當天下午在魏牧師處，在歡聲笑語中，不知不覺已到了晚飯時候。

張興隆說：「我做東，請吃夜飯。」

陸鴻斌說：「魏哥你天天吃西餐吃膩了，還是和我們去法大馬路鴻運樓，嚐嚐中國菜的口味吧！」

當時他們四個人一同來到鴻運樓，在裏面找了一間清靜的雅座房間，大家在歡愉的氣氛中，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飯，晚飯後送魏泰邁回教堂，魏泰邁又要留張興隆在教堂住下。

顧燕萍說：「家裏都準備好了，剛適應，一下子又要改變，多別扭，反正三弟日後是住在上海的，你們弟兄倆有說知心話的時候……」

魏泰邁看看張興隆，無奈地雙手一攤。大家約好明天下午一時半在法國總會見面。

他們三個人僱了馬車回到家裏，楊媽說：「余俠清請他們明天去他家中午飯。下午一時半去法國總會。」他們三個人一聽，相對而笑，眞是不謀而合。

第二天早上，在家中用了早點，三個人僱了馬車同往余俠清公館而來。門上人見了他們三個，趕上前打揖，余俠清在客廳裡靠在沙發上，三個人進來，余俠清在沙發裡欠了欠身子，笑着說：「快坐，快坐，昨天你們那裡去玩了？我來猜猜，是不是到魏牧師教堂裡去了？」

顧燕萍說：「大哥甚麼事都瞞不過你，人家說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你是狀元，比秀才還要高呢！」說得大家一陣陣歡笑。

余俠清說：「今天是星期六，法國總會非常鬧猛，在上海的各國領事、夫人和洋行大板都來白相，可爲三弟介紹一下，聽說今朝還有外國『拳賽』比賽，讓三弟看看外國人怎麼打法。」

中午飯的菜餚，確是極盡的美味佳餚。一看大暨鐘，時間是一點差十分，顧燕萍對余俠清說：「大哥我們可以出發了。」

余俠清說：「好！我們出發。」

門外的自備馬都早預備好了，指擦得烏黑錚亮，馬伕戴着「客勿脫」的呢便帽，皮背心、高領短衫、大褲襠、小褲管、高統皮馬靴，一身西洋馬伕的打扮，神氣得很。

四個人上了馬車，這車伕一路揚鞭，快速地向前奔去，約半個小時，馬車就到了法國總會的大門口，可是門口已經停了很多馬車，來賓多數是洋人，一進大廳，男女混雜，大家都在和熟識的人打着招呼。

（未完・七）

新派湖海傳奇／龍乘風・文
可飛・圖

風雪英豪錄

老少梨樹暗觀戰　嚇走魔頭仗虎威

上文提要：梁家三兄弟爲邵逍遙走火入魔急得團團轉，尤以老大梁一魁更着急，憂心如焚之下唯有以酒澆愁，結果他在酒窖之內遇到了偷酒喝的大漢……大醉俠自告奮勇要替邵逍遙治療，要梁一魁教人燒好一大鍋熱水，他將麻黃木心丹放在熱水中讓邵逍遙浸身，又將一大罎山西汾酒塞進邵逍遙的口中，又要了一盆炭火……

「多謝前輩！」彭怒道。

「以後，不要再叫我做前輩，改一改稱呼吧！」邵逍遙道。

「是的，怎生改法？」

「就叫我……老邵好了。」

「這……是不可以的，萬萬不可以。」彭怒連忙搖頭要手不迭。

「爲何不可以？」

「前輩在武林中地位尊崇，晚輩只是微末之士，豈可如此無禮？」

「你不肯叫我『老邵』，這就算是很有禮嗎？」

「這……」

「哼！老夫命令你，以後只准稱呼我爲『老邵』，否則休怪我不客氣。」

彭怒無奈，只得答應了。

「前……不……老……老邵，咱們如今往何處去？」

「我也不曉得。」

「距離此地不遠，便是甘草城。」

「甘草城？咦，老夫曾有一個老相好，她是甘草城的大美人。」

「英雄配美人，原是十分登對的。」

「登對個屁！」

「老……老邵，此話怎講？」

「自古美人如蛇蝎，越是好看的女子，就越是他媽的靠不住。」

「那麼，是否醜陋的女子便……便他媽的很靠得住了？」

「非也！蛇蝎美人，固然比比皆是，貌醜心更毒的婦人，世間上也是屢見不鮮。」

「如此說來，豈非凡是女子都靠不住？」

「不但女子靠不住，男子也同樣他媽的靠不住。」

「那麼……有什麼人是最靠得住的？」

「當然只有自己。」

「自己？」

「不錯，對於任何人來說，最靠得住的，就只有他自己本身。」

「這話倒也不錯……有理！有理之至。」彭怒點頭如搗蒜。

偏偏邵逍遙却又在此刻搖頭不迭，道：「本來的確是有理之至，但往往却又未必眞箇如此這般！」

「喔？」

「你不相信？」

「不……只是不怎麼明白。」

「你聽着了，對於任何人來說，最靠得住的，原本就只有他自己，然而，人心叵測，往往神智迷亂，不但經常出賣別人，甚至出賣自己。」

「出賣自己？」彭怒眨了眨眼睛。

「你還是弄不清楚？」

「實在不怎麼清楚，天下間又有誰會如此愚笨，把自己出賣？」

「嘿！嘿！嘿！」邵逍遙冷冷一笑：「出賣自己的人，天下間多的是。」

「可否列舉一例？」

「昔有奸相秦檜，賣國殃民，人神共憤，你總不會不曉得吧？」

「秦檜賣國殃民，人所共知，我自然是很清楚的……只是……」

「只是什麼？」

「他不但出賣了國家，也同時出賣了自己，到最後他的收場怎樣，你也應該很清楚吧？」

「秦檜的慘淡收場，自然也是人所共知的。」

* * *

黃昏。

甘草城。

一個老婦，在甘草城最大的一間酒家門外舞刀弄棒。

她年逾七旬，但却一身都是氣力。

她仍然十分精壯，等閒三五大漢，恐怕也近不了她的身。

她在酒家門外舞刀弄棒，是否正在賣藝？

不！

她並不是個走江湖的賣藝人。

她不但不是個貧窮潦倒的江湖賣藝人，更是甘草城內著名的「富婆」。

別的不說，這一間酒家的老闆娘，就是這老婦的乾女兒。

她這個乾女兒，原本只是甘草城外一座小村貧農的姑娘。

這小姑娘本來一貧如洗。

她嫁了之後，更窮。

因爲她嫁給了一個賭鬼。

那個賭鬼，原本也略有財帛，但不到半年，已輸得一乾二淨。

那賭鬼輸得性起，索性連老婆也在賭桌上押掉。

這一注，自然又是輸了。

於是，這個苦命的女子，眼看便得被賣往青樓，淪落火坑。

然而，她苦盡甘來。

一個老婦，聽聞此事，立刻怒火中燒。

她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那賭鬼一刀宰了。

然後，她跑到青樓來了。

鴇母是個潑辣的婆娘。

她潑辣，前來找她算帳的老婦更潑辣。

「妳是這裡的鴇母？」

「好說。」

「妳可知道我是誰？」

「東門姥姥嘛！」

「既知道是東門姥姥來了，怎麼不下跪迎接？」東門姥姥冷笑着喝道。

「哼！妳是縣官大老爺嗎？憑什麼在這地方上大擺架子？」

「不憑什麼，就憑這顆官印。」

「官印？」

東門姥姥把一包東西拋在桌上，冷笑道：「睜開妳的母狗眼看清楚吧！」

鴇母把那一包東西打開，一看之下，立刻嚇得連臉都發綠了。

那是一顆官印嗎？

當然不！

那是一顆血淋淋的人頭。

那是賭鬼的人頭。

鴇母顫聲大叫：「來人哪！快去報官，這……裏鬧出了命案。」

東門姥姥厲聲一喝：「誰敢輕舉妄動，老娘保証他也同樣要身首異處。」

這麼一喝，誰敢輕舉妄動？

鴇母口氣軟弱下來：「好大姐，妳要怎樣，儘管囑咐下來便是，何必大動肝火？」

東門姥姥冷冷一笑：「杜二娘呢！」

「她……她在後院。」

「聽說她給賭鬼賣入青樓，又遭妳所毒打，是不是有這回事？」

「賭鬼把他老婆賣到這裡來，那……那是不錯的，至於杜二娘是否曾遭毒打，我可不得而知……」

鴇母戰戰兢兢地回答。

「放屁！要是沒有妳的命令，誰會動這裡的粉頭一根寒毛？」

「這可冤枉呀！」

「便算是老娘冤枉了妳又如何？」

「大姐海量包涵，大人不記小人過……」鴇母已是聲淚俱下。

但東門姥姥絲毫不爲所動。

「少在老娘面前耍這一套！」

「是，是的！」

「妳立刻要把杜二娘放了！」

「是，是的！」

「這座青樓，害苦了不少良家婦女，妳若眞的洗心革面，就把它燒掉吧！」

「這個萬萬不可……這是咱們的生計……」

「放屁！沒有這座青樓，妳會餓死嗎？」

「那……那也是說不定的！」

「要是眞的餓死了，老娘在妳墳前叩頭！」

「不……敢當！」

「敢當也好，不敢當也好，總之，三天之內，一定要把這座青樓一把火燒掉！」

這是東門姥姥的命令！

別的命令，那個鴇母也許還可以接受。

但要她一把火燒掉青樓，這是她絕對忍受不了的！

於是，她不惜花費重金，聘用殺手對付東門姥姥。

她僱用的，都是很有名氣的一流殺手。

可是，三天後，這個鴇母終於以上吊畢命收場。

她不得不死！

因爲她僱用的殺手，全都失敗！

殺手沒有死，祇是一個又一個的被東門姥姥用重手法震斷手筋脚筋，變成廢人。

鴇母也狠不下心腸，把青樓燒掉。

到最後，她寧願自縊横樑下，死不瞑目。

* * *

東門姥姥。

她是甘草城的富婆。

她在甘草城，既有財有勢，且大有學問。

她在這二十年來，不斷鑽研唐詩宋詞，又習戲曲，好不熱鬧。

但她最擅長的，還是舞刀，弄棒！

舞刀！

一介女流，能舞出一些怎樣的刀法？

別的一介女流，恐怕舞出來的刀法，定必飄忽輕盈多變有餘而剛氣不足。

然而，東門姥姥不是一般女流之輩。

她舞刀，竟以剛勁、霸氣十足爲主！

她舞的刀，氣勁駭人。

她這刀法的招式，大開大闔，竟有横掃千軍，萬夫莫敵之威！

東門姥姥！

好一個威風凜凜的東門姥姥！

* * *

姥姥不但舞刀，也弄棒。

不是一般木棒。

她所舞的，是重達一百零八斤的寒鐵鎮山棒！

棒，並不粗大。

但這是萬金難求的異寶！

她弄棒時，要勞動兩名小二，費盡力氣，始能把這一根寒鐵鎮山棒扛到她面前。

但姥姥祇是輕輕一拎！

一拎就把這根一百零八斤重的鐵棒拎着，眞是舉重若輕！

然後，便是一套源出少林，改於嶺南第一怪傑「棒叟」司空我笑的「參禪棒喝三十六法」！

一棒十威！

威震河嶽！威遍萬里！

如此難練，如此難求的棒法，在姥姥手中，竟施展得淋漓盡致，縱使司空我笑親臨目睹，也得自嘆不如！

眞不簡單的刀法！

眞不簡單的棒招！

眞是大大不簡單的一名姥姥！

東門姥姥！

「骨嘟！」

舞刀弄棒後，喝一大罎女兒紅！

杜二娘親自爲她拭汗。

「乾娘，累不累？」

「很累，很累，累得想躺下來大睡三天！」東門姥姥沉聲說道。

「眞的那麼累嗎？讓女兒爲妳搥搥吧！」

「哈哈，騙騙妳，哄哄妳才是眞的！」

「哦？」

「祇是練功半個時辰，又怎會累了！祇是……」說到這裏，姥姥長長的嘆了口氣。

「祇是怎麼啦？」

「我老啦，祇怕早晚也會難比當年之勇，二娘，不如妳還是早一點跟我練武吧！」

「女兒祇怕並非練武之材，辜負了乾娘厚望。」

「不，照我看，妳的資質比乾娘更好！」

「乾娘是女中丈夫，女兒怎能比得上？」

「女中丈夫？」東門姥姥忽然一陣苦笑。

「乾娘，是不是我說錯了？」

「不！妳沒有說錯，我的確是女中丈夫，但也正因爲我是個『丈夫』，他……他就再也不理睬我啦！」東門姥姥說到這裏，語聲無限蒼涼。

杜二娘道：「都是女兒不好，令乾娘聽了心中不舒暢！」

「說那裏的話了！祇要妳和我在一塊，我這個乾娘就很高興！」

說到這裏，酒家門外，忽然響起了一聲震天價響！

東門姥姥回頭一望，祇見酒家的招牌，竟被一個人擲了下來。

* * *

「斗膽！你是甚麼人？」東門姥姥厲聲大喝，同時怒盯着把招牌擲下來的不速之客。

「我是妳命中註定的尅星！」

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此一來者，樣貌普通，身材普通。

但他絕不普通。

他是絕不普通的「普通生」單開山！

「單副堂主？」

「不錯……祇是……在不久之後，這稱呼也得改一改了。」

「怎生改法？」

「改爲單總堂主！」

「笑話！你有資格成爲地寇堂總堂主嗎？」東門姥姥冷笑不迭。

單開山道：「總堂主之位，有能者居之！」

東門姥姥道：「以你的才能，又怎堪跟卓蓋天相比？」

單開山道：「不錯，卓蓋天曾經是人中豪傑，然而，歲月無情！」

「歲月無情？」

「當然！」

「眞是屁話！卓蓋天正值壯年，如日方中！」

單開山仰臉狂笑：「卓蓋天人雖不老，但心却已老！甚至是早已心死！」

「心死？」

「不錯！哀莫大於心死，他祇不過是爲了一個女子，但却自毀長城，淪爲一半白痴，一半瘋癲的怪物！」

「放屁！你的屁話，老娘連一個字也不會相信！」東門姥姥怒喝一聲：「無耻叛賊，受死吧！」

單開山道：「卓蓋天有妳這麼一個師姐，也眞是一種福氣，祇可惜，既生瑜，何生亮！」

「放屁，你豈配以諸葛孔明自居？」

「縱非孔明，最少仍然是卓蓋天和妳的最大尅星！」

東門姥姥大怒，揮刀便劈！

單開山赤手空拳，連接三刀！

「大師姐，妳老啦！」

「要殺你這種卑鄙小人，仍是游刃有餘！」

東門姥姥刀招急變，刀勢更是有如狂風掃落葉，好不驚人！

單開山冷笑，忽然亮出一把匕首。

銀匕首！

極鋒利的匕首！

極兇險的招數！

東門姥姥的刀更兇悍、更敏捷！

「刷！刷！刷！」的破空三響，她全力向單開山進攻！

單開山沒有退避，手中匕首有如靈蛇般飛舞！

匕首雖短小，但兵器之道，一寸長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險，短小兵器，也自有其不可小覷的威力！

單開山果然身手了得！

「颯！颯！颯！」

在那電光石火間，短小的匕首倏地向東門姥姥眉心、咽喉、心窩三大要害連續擊至！

好快的三招！

姥姥急急閃開，但最後一招還是未能完全閃開，襟前衣衫給劃出一道半寸長的口子！

單開山冷冷一笑：「大師姐，妳眞的老啦！要是在五年前，我這一招『天河照影』未必便能傷得了妳！」

東門姥姥「呸」一聲，喝道：「拿棒來！」

她是在喝令小二。

但那兩名小二，早已不知道躲藏到甚麼地方去了。

姥姥祇好自己去提起那一根寒鐵鎮山棒。

一棒在手，威勢倍增。

「無耻逆賊，快納命來！」

棒風呼呼，挑、搠、刺、劈、點、衝，招式無不兇悍霸道之極。

單開山仍然以短小的匕首招架！

* * *

在酒家東北十丈開外，有一棵大梨樹。

這棵梨樹，據說已生長百年。

此刻樹上有人。

一個老者、一個大漢。

「老……老邵，那位前輩婆婆，似乎功力不弱！眞是難得……」

「不錯，她自己跟自己相比，確然是大有進境的！」

「跟別人比又如何？」

「嘿嘿！那當然要看跟誰相比了！老彭，以你看，却又如何？」

「老……老邵，要是我跟她比劃比劃，相信……相信一定會被她比了下去！」

「何以對自己的本領毫無自信？」

「我的武功，原本就是稀鬆平常之至……難登大雅之堂。」

「哼！你的武功難登大雅之堂，這老潑婆的武功又很了不起嗎？」

「這……大概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吧……」

「何謂之上？又何謂之下？」

「她若比起我，她居上，她若比起老前……不……比起老邵閣下，自然是相差了一大截的。」

「這些日子以來，我不是教了你不少武功嗎？莫非都已拋諸腦後啦？」

「老……老邵的指點，豈敢忘掉！」

「這就是了，既得老夫指點，又豈知你的武功，並無進境？」

「嗯……這個……」

「哼！你可知道，有人練功八十載，天天苦練，到頭來還是一名大飯桶？但有人練功三天，却已脫胎換骨，足可躋身武林頂尖高手行列？」

「這……這也是大有可能的！」

「放屁！」

「老邵……」

「甚麼大有可能，這本來就是千眞萬確的事！」

「是！是！」

「不要老是在我面前點頭如搗蒜，眼前，你就有一個大顯身手的機會。」

「甚麼機會？」

「我已說得很清楚，這是你大顯身手的機會！」

「老邵，你的意思是……要我出手去對付單副堂主嗎……」

「哼！眞是沒出息。」

「沒出息？」

「難道此刻，你仍然把這姓單的混蛋當作是地寇堂的人嗎？」

「這個……當然不是的！」

「這混蛋公然背叛卓蓋天，公然背叛整個地寇堂，你身爲地寇堂中人，是否有責任代替卓總堂主清理門戶？」

「清理門戶？」

「不錯，是清理門戶！」

「老邵！你教訓得對！」

「我並不是教訓你，而是在慫恿你去拚命。」

「好！老邵，我這便拚命去也。」

「小心！」

「小心甚麼？」

「每個人都只有一條性命，而人人都在拚命！所以，你要想以後還有機會拚命，這一拚就……」

「許勝不許負！」

「哈哈！說得好！只是……」

「說得好不如拚得好！」

「哈哈！這句話說得更好。」

* * *

酒家中，不少椅桌都已給搗毀。

搗毀椅桌的，是單開山和姥姥！

姥姥的鐵棒，威力極大。

可是，她這些鐵棒招數的威力，全都發揮在這酒家的椅桌上。

竟沒有一招半式能傷得了單開山。

相反地，單開山已在她左肩上劃破了一道兩寸長的口子。

雙方强弱之勢，越來越是明顯。

單開山更是得意洋洋。

杜二娘在旁，十分焦急。

但她不懂武功，根本沒法子幫助姥姥。

就在她急如熱鍋上螞蟻之際，一個人在她耳邊叫道：「不必害怕，有我在這裡，誰也殺不了這個老太婆。」

杜二娘猛然回頭。

她看見了一個大漢。

「壯士……」

「我姓彭，叫彭怒！」

「彭壯士！」

「不必客氣，不必說多謝！且看我怎樣出手對付那個混蛋！」

* * *

單開山眼看即將可以把東門姥姥擊殺，忽然一個大漢加入戰圈。

「彭怒？」

「好說！你倒還認得彭某！」

「你是我下屬，豈敢叛變？」

「呸！你才是地寇堂的叛逆，今天，我要替天行道，把你除掉！」

大戰隨即爆發。

東門姥姥雖然傷勢並不太嚴重，但已無餘力作戰，只好氣鼓鼓的退開一旁。

倏地，她看見了一張看似陌生，但却又似是熟悉的臉。

這是一張蒼老的臉。

看似陌生……

但這張臉的眼神……

這張臉嘴角間流露出的笑意……

她震驚了。

不是一般的震驚，而是極度的震驚。

「是……是你？」

「不是我還是誰？小娟！」

小娟！

東門姥姥，她的名字，本來就叫——小娟！

* * *

這張蒼老的臉，小娟以前當然是見過的。

在某一段歲月間——

她每天都看見這張臉。

當然，那時候，這張臉是年輕的，絕對不老！

但那已經是多少年前的往事了！

四十年？

五十年？

還是已經是一甲子以前的往事？

往事如烟。

既如烟，又似是南柯一夢。

小娟！

逍遙！

可愛的邵逍遙，更是可恨的邵逍遙！

「是你？眞的是你？你還活着？」

「不錯，是我！我活着，妳也活着！」

「你看來還是和當年一般固執！」

「妳看來比當年的脾氣還更火爆，而且，同樣是死不認輸！」

「認輸？我是個隨便認輸的人嗎？」

「你不是那種人，我更不是！」

「小邵！變成老邵了……」

「小娟……也變成了姥姥……嘿嘿……呵呵……悠長的歲月……」

「你好惡毒！你好狠心！」

「由來最毒婦人心！我不是婦人！」

「但你的心腸，比天下間最惡毒的婦人，還更惡毒千倍萬倍！」

「怎見得？」

「好幾十年了，你一直都在外面風流快活……嘿嘿！眞是好不風流快活的邵逍遙……」

「且慢！誰說我在外面風流快活？」

「天下間人人都這麼說！」

「我倒沒聽說過！」

「你過着風流快活的日子，當然甚麼話也聽不進耳朵裡！」

「我並不如妳說得那麼風流快

活，更不是個聾子，妳休得冤枉好人！」

「好人我是不會冤枉的，但你是天字第一號的大壞蛋！」

「好了，好了，就算我是天下第一號大壞蛋，但畢竟我還是記得小娟的！對不對？」

「你還記得小娟？」

「當然！」

「但那又有甚麼用？小娟已嫁了人！」

「妳已七八十歲，當然已經嫁人！」

「我是五十歲才嫁給一個呆子的！」

「呆子雖呆，妳不呆！」

「嫁給呆子的女人，就好比坐在一條笨驢上的蠢鴨，上蠢下呆，又蠢又呆！」

「五十歲，年紀輕輕便成親，實在是呆蠢一點的……」

「甚麼？五十歲成親還算早嗎？」

「當然早！我到此刻還沒有成親哩！」

「你這種人，何必成親？」

「我是那一種人？」

「天天風流快活的人！」

「哎吔！妳這個老潑婆眞是冥頑不靈，老是說我在外面天天風流快活，眞是狗屁不通，狗屁不通，氣死我也！」

* * *

彭怒與單開山一戰，早已結束。

這一戰之所以結束，並不是因爲早已分出勝負，只是其中一方沒有戀戰。

不敢戀戰的一方，是「普通生」單開山！

莫非彭怒眞的武功大有進境，不到三招五式便把單開山那樣難纏的人物嚇走嗎？

不！

彭怒心中有數，那是不折不扣的狐假虎威！

單開山忌憚的並不是彭怒，而是突然在甘草城出現的「頂天一劍」邵逍遙！

又有誰敢輕易得罪邵逍遙？

就算是吃了豹膽熊心，膽大包天，要是沒有必要，恐怕也不敢隨便和邵逍遙結下樑子。

單開山只是接戰片刻，便已匆匆「敗退」！

他並不是眞敗。

彭怒心中明白，邵逍遙這位號稱「頂天一劍」的頂尖高手自然更明白。

「老邵，這一戰沒有打到底！」

「這並不稀奇。」

「哦？」

「江湖中，每一天都有許多人在拚鬥，是沒有打到底的！」

彭怒聽了，不禁又是「哦」的一聲，但隨即又點了點頭，表示明白。

他並不是假裝明白，而是眞的明白。

「老邵，這位姥姥……」

「她叫小娟！」

「小娟姥姥？」

「不……她當年叫小娟，如今年老色衰，姥姥之名當之而無愧，但小娟二字，大可不必再提！」

「你這個老不死！」

「哈哈……」

* * *

甘草城，並沒有太大的改變。

甘草城仍然是甘草城，但當年在這裡艷名遠播的小娟姑娘，如今已是雞皮鶴髮。

年紀雖老，火氣更勝當年。

「妳嫁了之後，景況如何？」老邵問。

姥姥答：「自是黃腫脚不消提！」

老邵又問：「尊夫如今何在？」

姥姥道：「早已一命嗚呼去也！」

老邵嘆了一口氣，道：「娶了一個像妳這樣的女人，原本就沒法可以多活幾歲！」

東門姥姥大怒，立刻一拳揍在他的鼻子上。

蓬！

一拳打個正着。

老邵居然硬受一拳，不閃不避。

這一拳，打得不輕，登時鮮血直流。

彭怒在旁，爲之目瞪口呆。

他目瞪口呆，邵逍遙却是咧嘴一笑。

姥姥雙目一瞪：「老不死，你瘋了？」

邵逍遙道：「揍人者，非我也，只有無緣無故揍人的，才是瘋子！」

「他媽的！再吃一拳！」

蓬！

又是一拳！仍然是不偏不倚地揍在邵逍遙的鼻子上！

而且，這一拳揍得更重。

邵逍遙的臉，血流滿臉，一場糊塗！

彭怒欲言又止。

他不是不想說話，而是不曉得應該從何說起。

姥姥冷冷一笑，目注着邵逍遙：「老不死，這一拳又怎樣了？」

邵逍遙道：「難得！難得！」

「甚麼意思？」姥姥「哼！」的一聲。

「難得妳給單開山舞弄得團團亂轉，還有這麼大的力氣來招呼我！」

「你再胡說，再吃一拳！」

「祇要妳打得痛快，再受妳三百拳却又如何？」

「你這個人……」

「挺不錯吧？」

「眞是潑皮無賴不要臉！」東門姥姥氣呼呼地在罵。

「已是老皮老臉，原本再嫩薄的臉皮，祇怕也已磨厚了好幾寸，但總括而言，我這個人還算是蠻有良心，有情有義之至……」

話猶未了，臉上「蓬」的一聲，又再吃一拳！

但這一拳，並不是姥姥打上去的！

這是「自我下手」的一拳！

邵逍遙用左拳「蓬」的一聲重重地揍在自己的臉上！

彭怒大吃一驚。

但他還是沒有開口說話。

姥姥却是呆住了。

這一次，輪到她爲之怔呆住了。

* * *

一拳復一拳！連吃三拳！

更要命的，是一拳比一拳更沉重更有力！

邵逍遙的臉，看來已不像是一張臉，倒像是一個給搗爛了的西瓜。

「老……老瘋子，你在搞甚麼把戲？」姥姥氣呼呼的問。

「老相好，在妳的面前，我還能搞甚麼把戲？祇是這三拳，我是罪有應得的！」

「你這個老畜生，你以爲這三拳，就可以抵消我等了這數十年之苦嗎？」

「當然不能，祇是……」

「祇是甚麼？」

「妳也沒有一直等到今天，妳不是曾經嫁給一個呆子嗎？」

「這都是你在外面太風流快活之故！我氣不過來，便一嫁了事！」

「一嫁了事？」

「哼！」

「如此敢問，小娟妹妹嫁則嫁矣，但是否從此之後，心中便再也沒有小邵啦？」

「呸！你以爲自己是個香餑餑？老娘……老娘……哇！不說啦！你是天下第一號最無恥最不要臉最無情無義的王八蛋！」

* * *

三天後，老邵的臉還是又腫又瘀，很不好看。

但這張很不好看的臉，却又偏偏老是掛着一絲曖昧的笑容。

東門姥姥一看見這張臉就生氣。

姥姥在生氣的時候，多半就會出手揍人，而且往往出手不輕。

但這時候，姥姥沒有出手。

對付別的男人，姥姥是很有辦法的。

但對付她的「小邵」嘛——她彷佛又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老相好，妳揍我三拳，是否心疼極了？」邵逍遙忽然在吃午飯的時候問。

姥姥怒道：「我祇是揍了兩拳！」

彭怒在旁，忍不住插口對邵逍遙說道：「老邵，那第三拳，是你自己動手的！」

邵逍遙哈哈一笑：「雖然是我自己動手，但根本上還是等如她動手！」

彭怒大惑不大解：「怎會這樣說？」

「就算我不動手，這第三拳她是必然忍不住的，所以，與其給她連揍三拳，倒不如『先發制婆娘』，自己出手更爲過癮！」

似乎很有點「道理」。

但這些「道理」，彭怒始終還是不容易明白的。

幸好也不必明白。

姥姥「哼」一聲，盯着彭怒，忽然問：「你這個大個子，算是甚麼樣的玩意？」

「玩意？我是彭怒，可不是甚麼玩意！」

「老娘一瞧見你就不順眼！」

「我……有甚麼地方得罪姥姥嗎？」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於心忍忘了問曲大耳可有「黑千歲」步超的消息，與勝一豪去而復返，結果撞到梁上君强迫「不老翁」曲大耳上吊，曲大耳爲了孫女曲小玉，祇好照吩咐去做，臨危之際被二人救下，二人從梁上君口中證實他們的家是被步超所毀……二人又進廣寧府，遇到莫哀捕頭，捕頭告訴二人，步超用血寫的戰書約二人十月初一午時正，長德金龍嶺決戰……



李自成綠林外傳／霍去病・文　可飛・圖

殺戮傳奇

天助孽龍避大難　逃過火攻與追殺

忽聽那人一聲怪笑：「你省了吧，不提姓杜的還好，提姓杜的你得連馬匹也留下來！」

杜飛一聽，看看萬紅，他楞然！

萬紅道：「必是有了甚麼誤會，快問問清楚！」

杜飛猛一醒悟，道：「三位老兄，爲甚麼提到杜飛的名字，我們成了敵人似的！」

那人咒罵道：「這他娘的還是昨日由總寨傳來的消息，咱們的老爺子被姓杜的暗中與官家互通款曲，老爺子夫婦二人死在延長縣，總寨就等老寨主夫婦的屍體運回來以後舉行大祭了！」

另一人道：「把你們二人身上財物通通留下來，爺們放你二人滾過去！」

杜飛聽得全身一緊，忙抬頭看向雲深處鳳凰嶺，心中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他喃喃的道：「難道這裏……」

扛刀的怒漢道：「這裏已是老龍溝的分寨了！」

杜飛一聽雙目一厲，道：「霍一刀霍寨主與宮二當家的他們……是不是……」

他叫出霍大牙的名號，三個嘍兵也一驚！

扛刀的怒漢，吼道：「你是甚麼人？」

杜飛臉色鐵青，道：「老子就是杜飛，個王八蛋的，難怪你們不認識老子！」

他這麼報出名字，三個嘍兵哇哇叫！

端茶盤的大吼一聲：「拿下姓杜的，咱們三人在人前人後就抖起來了！」

另一提茶壺的吼道：「爲老爺子報仇呀！」

另一面杜飛示意萬紅，那萬紅在冷笑不已！

杜飛忽然道：「你們霸佔了鳳凰嶺？」

扛刀的怒漢，道：「佔山爲王，講的是弱肉强食，這有他娘的甚麼不對呀！」

杜飛道：「李自成下的手？」

那人拍着胸口，道：「不錯，正是咱們少主人！」

杜飛一聽，咬牙切齒道：「這個畜性，他的良心給狗吃了！」

聽了杜飛開罵李自成，三人一齊大怒，茶壺一舉，就往杜飛的身上砸過去！

「喝茶吧，我的兒！」

「叭卡」一聲，杜飛擊落茶盤茶杯，另一人的茶壺也砸過來，早被杜飛踢落！

萬紅已往扛刀的漢子殺去！

杜飛的寶刀拔在手上了，立刻，三個漢子吹口哨，又把茶棚另外兩人引過來了！

有人大聲叫：「點子硬，點子紮手，各自小心吶！」

這時候半山谷中也有了回答，吹出的口哨更見尖銳有力傳得遠！

杜飛一聲暴吼：「殺了他們！」

萬紅接道：「一個也別叫他跑了！」這個女人眞厲害，兩把尖刀使出來，祇見她左手尖刀猛一架，架住了拿刀大漢的刀，半個旋身猛一扭，她的身子已撞進那漢子的懷裏，好像投懷送抱一般背部貼入大漢的胸前。

「哦！」

大漢的刀未落下，他大叫一聲流血了，血是從他的背後往外流，那兒透出個刀尖來！

萬紅忽的一個肩頂，頂歪了大漢的身子，她已把右手的尖刀拔出來了！

就聽「咚」的一聲響，人倒了，刀落了，另外四人也圍上來了！

就聽杜飛道：「我把他們四個交給你了！」

萬紅已舉着雙尖刀直迫欲逃的提壺大漢，她口中厲烈的道：「杜飛，我們殺上鳳凰嶺！」

杜飛道：「我正是要出刀殺光他們！」

他這裏叫着往山谷中奔，就聽身後傳來哎呀聲，又有一人被殺了！

茶棚中已無人，杜飛見有火堆，他把火往茶棚上燃去，立刻間熊熊大火燒起來！

杜飛雙手抱金刀，大踏步往谷中走，他邊走邊還厲聲吼：「杜太爺來了，有種的快出來！」

忽的，後面又是兩聲尖嗥傳來，杜飛連回頭看也未會，因爲那是男子聲音！

當然，如果是萬紅的聲音就會令他回頭去殺人！

杜飛知道萬紅的武功不比他差，萬紅的輕功更高過他，杜飛很放心的往前面一段斷崖衝過去！

在白于山區，這種波浪形的斷崖有很多處，杜飛當然知道這些地方易守難攻！

杜飛揮刀往斷崖衝過去，忽然聽得弦聲傳來，他連多看一眼也不會，突地一個大翻滾，一排至少三十支以上的利箭，自他的上方射過去！

這個氣勢很明顯，這兒的防禦是堅固的，想殺過去，那得冒着亂箭穿身的危機！

杜飛隔着石頭看向半山上，嘍，至少下來一百人，一個個奔跑着還大聲厲吼叫：「抓住他們呀！」

杜飛有些氣餒了，再想殺上山，那他背定也完蛋，自己完蛋就認了，萬紅怎麼辦？

心念間，杜飛忽的長身而起，他成弓字形的往回頭路上奔跑，聽那颼颼之聲，利箭盡在他的前後左右勁射過去，差半寸未着上幾箭！

萬紅剛完成了殺人任務，五個嘍兵全死了！

杜飛大叫：「快上馬！」

萬紅抬頭，見來了一大羣的人，她還眞的嚇一跳，這麼快就來了這批人，也不再多問了，回身同杜飛併肩跑，跑到了馬前，二人上馬就往外逃去了！

這裏，茶棚的五名嘍兵全死了，都是在肚皮上挨一刀，扎透了肚皮刀尖從背後露出來！

等到大隊人馬追過來，杜飛與萬紅二人早馳遠了，再問這二人是誰？沒有一個人知道是杜飛！

帶隊殺來的頭目大聲咒罵：「奶奶的，這不是遇上鬼了呀，殺了人就逃，狗娘賊！」

杜飛與萬紅二人往回奔，奔了一段黃土路，前面忽見一條河，杜飛對萬紅道：「前面大河是延河，有幾段河岸高百丈，懸崖下面河水急端，直到流往東而入黃河！」

萬紅卻咬牙道：「李自成呀，眞不是東西，他會率人奪了鳳凰嶺，對你來說，不就是恩將仇報呀！」

杜飛臉色灰慘慘的道：「我饒不了他，狗娘賊！」

二人策馬到了延河邊，祇見連個羊皮筏子也沒有，二人祇好延着河邊往前馳，猛古丁傳來一聲喊！

「喂，杜飛嗎？」

杜飛一聽之下，猛抬頭，祇見半崖上有窯洞，洞口爬着一個人，杜飛勒馬不走了！

萬紅道：「窯洞大概有幾個……唔，六七人在上面！」

杜飛急忙躍下馬，猛抬頭，他大叫一聲：「喂，是二當家嗎？原來你們在這兒呀！」

上面的人露出大半截身子，果然是鳳凰寨二寨主宮覺，那宮覺很快的命人垂下一根繩梯來！

杜飛與萬紅二人把馬匹拴在岸邊地上，宮覺又在上面呼叫：「快上來吧！」

杜飛先扶着萬紅登上繩梯，那萬紅的輕功高，她拉了繩梯匆匆的先往上攀，杜飛用力拉緊了繩梯，五丈餘高處是個大山洞，實際上也是個大窯洞，等到杜飛也攀到上面，祇一看，好不凄慘！

那霍大牙頭上纏着白布包了大半個頭，兩肩上也包紮得緊緊的，還把一條腿吊起來！

霍大牙見杜飛走進來，雙目流下英雄淚！

宮覺大罵：「操他娘的，李自成那個王八蛋，他掛着一張黑臉不認人，領了人馬殺上鳳凰嶺，咱們祇有一百多人吶，男的女的全算上

也打不過他帶來的一半人！」

霍大牙口齒不清的道：「杜飛呀，咱們提到你的名，那個王八蛋竟說不認識你，他小子好像換了人，換成個狠心狗肺黑心人了！」

杜飛道：「當家的，就算你們能饒過他，我杜飛也要千方百計幹掉他，我恨死那個小畜牲了！」

宮覺道：「你們……」

他雙目看向一邊站的萬紅，杜飛急忙對萬紅道：「快上前來見個禮，這二位一位是大當家霍大哥，另一位二當家宮大哥！」

萬紅靦覥施一禮，道：「二位當家的！」

杜飛道：「我們已是夫妻了，她叫萬紅，在道上也算稍有點名氣，以後……」

宮覺道：「陝北玫瑰萬紅？我聽過人們說，萬女俠一身功夫了得！」

萬紅赧然一笑：「二當家以後多指教！」

杜飛道：「那小賊霸佔了咱們鳳凰嶺，不用說，他也奪走了咱們的存寶！」

霍大牙道：「操他親娘的，搜去了許多，祇不過咱們還在秘道中藏了些，他們一輩子也找不到！」

杜飛道：「是不是已經拿出來了！」

霍大牙道：「沒有！那得等我把一身的刀傷養好了以後，咱們暗中潛過去！」

宮覺道：「咱們躲在這兒，就是在等，所幸你也及時的來了，增加我們取寶的力量！」

杜飛憤然的道：「那個可惡的李自成，他不但忘了仁義爲何物，竟然率人刨了我杜家的祖墳，燒了我杜家的祠堂，曝屍荒野，白骨成堆，這是何等的恥辱與仇恨呀！」

他就是不提這些年他存在杜家祠堂地下的寶物與元寶之物，那會犯忌的！

宮覺道：「挖人祖墳最缺德不過了！」

杜飛道：「兩把寶刀終將一拚！」

他看看洞穴中另外五個漢子，這其中有三個是頭目，他衝着五人點點頭！

宮覺道：「也是他們這一支三十二名兄弟，拚死保駕，才會被我們掩護重傷的霍當家，摸黑逃過一劫！」

霍大牙道：「眞是我的好兄弟呀！」

幾個也忍不住的唏噓一陣！

* * *

李自成的馬隊早已到了風口村，村中小街二十幾戶人家，聽說老爺子的屍體已運回來，忙着在家門口擺起香案，焚香祭拜，聽吧，大人小娃都哭了！

打從風口村開始，每個人不許再騎馬了，李自成與高貴貞也拉馬跟在兩匹馱屍的健馬後面！

非但不能再騎馬，而且高貴貞又開始在叫魂似的高聲尖叫着。

「爹、娘，往前行，西去路上是天堂！」

她一聲聲的不斷叫着，五七里才會到老龍溝大寨，她也就聲嘶力竭的叫喊着！

於是，才走了一半路，祇見老龍溝滿坑滿谷盡是人在移動着，早有人已嗚咽不成聲了！

再看風口村方向，跟在馬隊後面的幾路人馬中包括了近千名官兵，這些人的出現，引得老龍溝的人們一陣騷動，有人鼻孔發出冷哼不已！

最後面走的是從陝北最北端來的飢民數百人，那位陝北大力士封存壽也最引人們注意，因爲他走在人羣中儼然是鶴立雞羣，高人一等！

那位會法術的何用走在封存壽一邊，這人很精明，他見老龍溝的防禦做得週到，人馬已近萬人，便對封存壽笑笑，道：「咱們投對主子了！」

封存壽道：「人員很多！」

何用道：「令師神木大師有交代，叫你投靠眞命天子，我看這兒就有眞命天子！」

封存壽道：「少時咱們會去見見的，到時候我聽先生你的意見！」

就在這時候，忽見過來四名頭目，這四個人攔住了這批災民，有個中年大頭目道：「別走啦，跟我們去個地方，先安排你們的吃住！」

一聽說吃住，大伙個個笑逐顏開，有人還開心的大叫：「好，好，好，管吃管住跟你了。」

又有人道：「祇要肚子飽，你說甚麼都好。」

這批近千人被帶到一處山溝中，祇見一邊石崖邊，一邊是一座獨立高原，面對石崖的黃土高原上，開挖了許多窰洞，每個窰洞開了個四四方方的洞口，足有一人那麼高，人可以挺直了身子走進去。

四個頭目分四下站，又聽那頭目大叫：「排隊，排隊，站好站好。」

大伙立刻分別在他們的面前站成一路縱隊。

四個大頭目每人一個一個的審視着，忽然有個頭目雙目一亮，指着一個臉皮嫩嫩的漢子道：「喂，跟我大聲叫一下，聽好了。」

祇見他仰面大叫：「呀！」

那人也跟着他大叫：「呀！」

「哈！」那頭目笑了，祇聽他哈

哈的笑道：「行，你同我住一個洞，咱二人睡在一個被窩裡。」

「我不要！」那人急的叫起來。

就聽中年頭目道：「不要？二人睡最暖和。」

「我不要。」他人好像要逃了。

中年頭目道：「不要也不行，三天不管飯，看你要是不要。」

就聽另一漢子過來了：「老兒，別這樣，她是俺的家眷呀！」

中年頭目哈哈笑，道：「是女的？」

那人點點頭道：「是的，你朋友多擔待。」

中年頭目笑了：「娘的，我有寡人之疾，斷袖之癖呀，我以爲他是男子吶，操！」

他忽然一瞪眼，又道：「我就是奇怪，上山來幹咱們這種行當的人，還可以帶家眷的，少有呀！」

忽聽附近有人道：「咱們這兒有一百多女人，朋友，逃難不能拋棄女人。」

中年頭目猛回身，一個巨漢拄着柳木棍站在他身後。

中年頭目一瞪眼，道：「站回去，這兒輪不到你來插嘴。」

持柳木棍的乃是封存壽，他淡淡的道：「我聽你的。」他轉身站到後面去了。

中年頭目又看看那女扮男裝的女人，笑笑道：「長得眞美，逃難是很危險的，老實說，剛才我要妳大叫一聲，便知道妳是個女人，說是同妳住一起，是逗妳的。」

漢子一聽，道：「嚇了俺一身冷汗。」

忽見這中年頭目又走到高處，他大叫：「喂，你們來了一百多女人呀，我看妳們僞裝成男人很像，又不能叫妳們脫光了檢查，你們聽着，女人的站到另一邊，咱們這是來編組的。」

他看看已有人在動，又道：「別看咱們這兒是山寨，兄弟們來自四面八方，禮數不能不遵守，比如說，有人對女人不禮貌都不許，凡是看女人洗澡的，一雙眼睛挖一對，哪一個發了獸性姦婦人，割掉你襠裡那一串惹禍精，婦人的工作也不輕，洗衣燒飯她們幹，有本事的可以上前綫，今天來把各位編隊，分住在這道山溝裡，咱們這兒按月發銀子，大家都是同樣的待遇。」

他見大伙張大眼睛聽，得意的又道：「各位，天下大亂了，你們要知道，咱們是有前途的，等到打下天下之後，好處咱們都有份，候着吧！」

於是，這兒開始編隊了，查一查一共來了一百五十七位女人。

問這些女人，怎麼不見有孩子，這些女人聽了掉眼淚，娃兒留下在家鄉，由年老的人看管，所有糧食留下來，萬一吃完就等死，年輕力壯的走他鄉，碰運氣，這次上山落草，也是不得已。

再看男的也有七百三，這中間有幾個有功夫的漢子，那封存壽便是其中之一。

七百三十人編成六個連隊剛完成，忽見李老八與尹六郎二人匆匆跑過來。

四個頭目見了他二位，立刻笑臉迎上前，一齊打躬重重一禮，就聽那中年漢道：「尹爺、李爺，隊剛編完，二位爺們請看。」

不料李老八與尹六郎却奔到了封存壽與何用二人面前，雙手抱拳道：「好！」

何用道：「二位，甚麼意思？」

李老八哈哈笑，道：「別生氣呀，祇因爲咱們在張羅着大祭的工作，忽略了二位，忽然想起，匆匆趕來，這就帶二位去見見少主人夫妻二人了。」

一聽這話，原來的四個頭目吃一驚，有眼無珠呀。

那何用道：「二位頭目，要說有功夫有本事的人，咱們這兒不祇我二人，還有九個在隊中。」

李老八道：「他們都有大本事？」

何用道：「九人之中隨你挑隨你點，任何一人你老兄不一定打得過。」

尹六郎一聽樂了。

「你娘的，這裡面藏龍臥虎呀！」

何用一笑，道：「咱們在路上敢下手搶你們，一開始就是他們先動手，完了以後大家上，哈！」

到了這時候，雙方總算明白了。

李老八道：「太好了，那就把他們九人也一併的請出來，帶你們去見少主人。」

何用一聽，站在高處呼叫了。

「上官兄弟，左丘兄弟，金家兄弟，你們九位站出來吧，有本事走到天邊餓不死。」

他話聲甫落，祇見從隊中走出九個壯漢，九個人來到了隊前面。

何用道：「二位，他們三人一個姓，吙，這三位兄弟姓左丘，老大他叫左丘長，老二叫左丘順，老三他叫左丘發，他是是複姓，這個複姓由塞外過來的，紮根在陝北一帶。」

李老八道：「他們甚麼本事？」

「鞭子打得妙，也是祖傳功夫，當年他們上幾代是口外販馬的。」

李老八道：「有帶鞭子嗎？」

「哈！」左丘長一笑，掀起了外衫，自腰間抽出一條六尺長的烏皮鞭，他在手上抖三抖，叭叭叭的連

三响，果然震耳欲聾。

左丘長道：「李頭目，摘個野花放在你的頭頂上。」

李老八道：「他娘的，拿我當實驗，好，你小子如果打在我頭皮上，我就剝你的皮。」

山邊的野花摘一朵，李老八放頭上，他見左丘長的長鞭在閃耀，立刻道：「打吧！」

尹六郎已目瞪口呆了。

左丘長已收了皮鞭微微笑，李老八道：「不抽了？」

何用笑笑，道：「李頭目，你的頭上花兒碎了，飛得四散了，早已在你剛放上的時候手還沒離開半尺，人家的鞭子已把花擊碎了。」

李老八一摸頭上是空的，呆了一下，道：「乖乖，你娘的眞叫玄呀！」

他指着另兩人又道：「他二人也有這本事？」

何用道：「一個樣，毫釐不差。」

李老八笑了。

尹六郎又指指另外三人，道：「他三位……」

客氣多了，口稱三位，而不是三個了。

何用道：「他們複姓上官，老大他叫上官仁，老二叫上官義，老三他叫上官信。」

笑笑，李老八道：「甚麼功夫呀？」

這兄弟三人忽的掀起外衣，祇見每人腰上掛着個彈弓，一袋鐵丸在袋內。

老大上官仁衝着兄弟二人點點頭，老二上官義自地上拾起一塊石頭，他忽的把石頭拋上天空中，那老大舉起彈弓就是一彈打，好像他連瞄準也沒有，祇聽半空中「叭」的一聲，有碎石落下來，果然是快準狠三字彈弓訣全有了。

李老八看看尹六郎，嘆口氣道：「他娘的，盡來些本事大的，咱們的地位動搖了。」

「哈……」尹六郎道：「我喜歡每個前來的人都比咱們强，也不會害得老爺子夫婦二人死在延長了。」

一聽就叫人黯然神傷。

李老八看看另外三兄弟，道：「三位是？」

何用道：「他兄弟姓金，兄弟三人有個外號叫『三刀一個印』，你沒聽過吧！」

李老八道：「甚麼叫三刀一個印，你說說我聽聽。」

何用道：「三刀指的是他兄弟每人一把刀，一個印，乃是老大一刀砍下去，老二的刀必也砍在老大的刀印上，老三也一樣準的砍在同一個印上，李頭目呀，這就全憑下刀的功夫了，你能嗎？」

李老八一怔，道：「好，咱們瞧瞧，看一看你有沒有吹牛皮。」

何用道：「咱們這兒不能拿人作實驗，弄棵小樹叫他兄弟去砍了。」

山邊的那棵小樹倒楣了。

祇見老大振臂舉刀往樹身上砍，「嘩」的一聲砍出個刀印來有一寸深，他剛剛收刀，老二隨之一刀砍，砍得小樹一震間，老三一刀也砍過去，那小樹幾乎快倒了。

何用對李老八與尹六郎二人道：「二位大頭目，你們上前去看，如果樹身上有第二個刀印，那就算他們的刀法不靈光，不準了。」

李老八當先走過去，他仔細的看，不由驚呼一聲，道：「準，眞準！」

尹六郎道：「果然是三刀一個印。」

他走過去，拍一拍老大，道：「你們也是親兄弟三個人嗎？」

那金老大道：「一母所生，絕不會假。」

尹六郎道：「賢兄弟的大名是？」

那老大道：「我叫金包，老二金山，老三金川，大頭目以後多指教。」

尹六郎呵呵笑，道：「指教已經不敢了，祇問問，你們刀法這麼準，已到了想砍人甚麼地方不會錯的地步，我想知道，你兄弟過去一共殺過多少人？」

全家三兄弟道：「老實說，人沒殺過，羊倒是殺過不少隻。」

尹六郎道：「殺人同殺羊大大的不同呀！」

金包道：「所以請你多指教。」

尹六郎道：「殺人要有個狠勁，幹上咱們這一行，你不殺人人殺你，所以一旦動上刀子，那得往敵人的要害地方砍，絕不能手軟。」

金家兄弟直點頭，道：「是是是！」

李老八道：「這一下可好了，本來以為兩個有本事的，這一下子來了十一個，走，前去見少主人吧！」

四個頭目見這中間竟然有這麼高絕武功的人，便是對那餘下來的男女也客氣多了。

* * *

老龍溝有的是人才，找幾個幹過木匠的漢子，伐了幾株樟木，立刻便叮呀噹的做起來。

做甚麼？當然是做兩具大棺材，盛殮高迎祥與馬飛女二人。

老龍溝不但有木匠，還有兩位雕刻師父，那棺木製成，就由這兩位師父雕刻上大「壽」字，然後在棺木之中放錦緞，放制錢，放上四隻大元寶在四個角落裡，頭枕玉足墊

珠，翡翠瑪瑙戴在壽衣上。

令人吃一驚的是高迎祥與馬飛女二人的人頭縫合處，竟然已看不出有縫接的痕跡，好像根本不是被砍了頭一般，很是光滑。

這在當時人們以為上天有助，出了奇蹟，其實並非那麼一回事。

原因是人頭掛在城門樓晒了三天整，皮都皺了，經過兩位縫衣匠的細心縫合以後，針孔整齊如汗毛孔一般，等到稍有發脹便又展開來，遮住了針孔，令人以為不像被砍了頭。

老龍溝的正前方廣場上搭了一座高台，放置着高迎祥與馬飛女二人的棺木，沒有和尚道士來超渡，但人們却十分恭敬的一天三叩首，所有老龍溝的人全有了。

老龍溝一共祭了整十天，已有人進言李自成。

進言的人乃是何用，他對李自成道：「殺頭的人早入土，久了生變。」

李自成道：「生甚麼變？」

何用道：「天上有黑晁，地上有惡煞，黑晁一閃不吉利，惡煞最是斷首人，少主人，早送老主人昇天可保生死兩方人的平安。」

李自成看看悲傷逾恒的高貴貞，但見高貴貞道：「一切由你作主了。」

李自成道：「好，咱們這就選地方下葬，收起心中悲痛，找那姓杜的去。」

姓杜的當然是杜飛，李自成非殺杜飛不可。

又聽何用道：「屬下等新到此地，祇不過我何用習過陰陽八卦看風水，此地東方有紫微之光，有條大河斷崖高千丈，是個下葬好地方，對後人大吉大利。」

李自成道：「立刻派人去安排。」

那何用出身白蓮教，有人說白蓮教有幾位大頭目來自東海茅山，不過再是傳說，大伙對於剛投入老龍溝的何用，漸漸有了佩服之心，當然，與何用一同投來的封存壽十人的功夫，也是叫人佩服的。

素馬、素車，出殯的人也穿上了素衣，那高貴貞又是一路上哭叫着那兩句話，十分令人傷感的話。

大車一共出了十二輛，一路到了延河西邊的斷崖邊，那兒早已選就了一條山洞，兩口大棺木由崖上垂下去，拖入山洞中。

當天就把山洞封了一半，露出三丈深在外面，為的是以後前來燒紙方便。

不論怎麼說，封了那洞口，沒人知道這兒停了高迎祥與馬飛女二人的屍體。

高貴貞最是悲哀，她叫人馬趕回老龍溝，她要獨自一人守墓三天。

當然，李自成也祇好留下來了。

李自成命所有的人全回去，如今他要安靜的同妻子在這僻靜的懸崖洞窟中陪妻子住三天。

於是，留下了祭品，也留下了吃的，人馬由李老八等人指揮着回去老龍溝了。

祇不過有幾個人不打算走遠，那是別開東、范冲、唐大年師兄弟四人。

他們六人為了李自成的安全，不打算走，可是李自成很堅持。

「如今這陝北已是咱們勢力範圍，誰敢對我不敬，你們還是回去吧，就三天，三天之後我們就回去。」

唐大年道：「少主人，大伙有些不放心呀！」

李自成揮揮手，笑笑道：「回去吧，我夫妻要安靜的在一起！」

李自成這麼說，他的身邊殺手便也無奈何的走了！

於是，這兒祇有李自成與高貴貞兩個人。

隔着一道新堵起的牆，近洞口處坐着兩個人，李自成輕輕的摟住了高貴貞，半天二人不開口。

於是，高貴貞開始衝着土牆另一面喃喃的道：「爹、娘，你們一直要我快生兒育女嗎？我想呀，這幾年我也急，可是想又怎麼樣，沒消息呀！」

她嘆口氣，又道：「爹娘呀，你們在天上保佑女兒，保佑我為阿成生個娃兒吧！」

說完，她用力的抱住了李自成。

李自成心中一動，莫非現在就辦那件事？

這多天征戰各地，他已久未同妻子辦事了，如今經過高貴貞的猛一摟，他有些衝動了。

這玩意隔牆是屍骨剛埋的二位大人呀，要在此地守三天，這是頭一天，能來嗎？

高貴貞已有了必然的動作……亂抓又摸，摸得李自成也火大了。

這火非那火，慾火異於怒火，兩種火是大大的不相同，絕對的有差別！

李自成用力一個吻，高貴貞忘了此處不是她的窯洞閨房了，她慢慢的解衣！

有些扭動的姿態，李自成也回應了，他也扯衣衫，這光景很明顯，二人希望在二老的面前做做愛，在二老的保佑下，一舉得男，甚至雙胞更妙！

「呼」的一聲，二人睡倒了，高貴貞拉開架式，李自成策馬巫山爬上去！

就在剛接觸未接實的刹那間，

突然「轟」的一聲響，一團火轉滾進來。

李自成想也不多想急急忙忙爬起來，他那下半身的慾火一變而爲上半身的怒火，抓了衣褲穿起來。

高貴貞更是快，仰面躺着穿衣裳。

兩個人不幹了，兩個人各自握了刀，忽然間，又是一大團烈火被拋進來，洞口外傳來哈哈狂笑聲。

李自成一聽就知道是杜飛的聲音。

怪了，杜飛怎麼會找來？

其實也不算怪，這兒附近有河道，河岸崖下有棧道，是通往西面甘肅寧夏的！

原來杜飛與霍大牙、宮覺三人還有七個小頭目躲在窟穴中，霍大牙的傷也養得差不多了，正打算啓程轉往四川，因爲四川有一股悍匪，爲首的叫張獻忠！

霍大牙爲了報仇，他們打算投靠過去，這天幾人在洞口正商量，忽聽很遠處傳來轟轟聲，幾個人站在高處看，祇見一大隊人馬在移動。

霍大牙派出兩個腿快的潛過去，打探那彪人馬是幹甚麼的！

兩個小頭目也機伶，一路潛在河對面，便是被發覺，對着面隔着河，必然追不上他二人！

這二人看到來的這批人中，赫然是老龍溝的人馬，又見那李自成與高貴貞留在洞中未走回去，眞的是千載難逢的報仇好機會！

兩個頭目奔回窟穴，把事情向霍大牙報告，霍大牙一聽哇哇怪叫：「報應不爽，想不到來得這麼快，太好了，也算上天有眼！」

宮覺道：「今天叫他二人知道咱們的手段！」

杜飛道：「我要把他二人砍成肉醬拋入延河餵王八！」

這時候有個小頭目道：「三位當家的，李自成與高貴貞二人都是有武功的人物，一旦圍殺，必有一番慘烈搏殺，雙方誰也佔不了多大便宜！」

霍大牙急問：「你有甚麼好主意，快快說出來！」

那小頭目道：「我發覺那個四四方方的洞口很大，有一丈寬，我們何不趁他二人在洞中不注意的時候，先把火球拋進洞中，然後逼他們往下跳，咱們在下面佈刀陣，不容他們落地就砍了他們！」

霍大牙道：「太好了，高明的主意呀！」

宮覺道：「我的長槍就在半空中等他們，嘿……」

杜飛道：「快走，機會不可錯失，我們別叫他二人先走掉！」

這幾個人一溜的下了崖洞，一路奔到那個河邊附近高崖下！

杜飛幾人到了那崖洞附近，有灰煙自洞中飄出來，那是有人在洞中焚香紙而冒出來的煙灰！

杜飛幾人不立刻下來，他們找來松枝捆起來，再把乾草紮成一個大草球，挽了繩子綑上去，由杜飛在那洞口下方五丈處掄動，一開始他試了又試，然後對兩個頭目點點頭，那兩個頭目來一個人疊人，然後杜飛一躍站上那頭目的肩頭。

下面墜的大草球立刻被人燃上火，等到火一起，杜飛拉開雙臂，呼的一聲把火球拋入崖洞中，差一丈未擲在洞口中兩個脫光了的男女身上！

就這樣，李自成與高貴貞二人已憤怒得想吃活人！

於是，第二個火球又拋進來了，李自成與高貴貞已穿妥了衣衫，二人伸出刀去撥火球，不料第三個火球拋進來，這崖洞已成火洞了！

高貴貞大叫：「快跳下去……」

李自成道：「跳下去中他們的計，肯定會死！」

高貴貞道：「不能就在此地活活被燒死！」

李自成道：「先往後面退！」

高貴貞道：「已是石牆了，裏面是爹娘的棺木，絕不能被火燒掉！」

李自成忽然舉起手中奪魂金刀，大吼一聲：「我要殺盡你們呀！」

他這裏狂吼，聲震洞外，洞下方，杜飛大笑：「李自成呀，我的兒，你已身臨絕地，休想再有機會殺人了，你死吧，哈……」

霍大牙也狂罵：「狗娘養的，你也有今天呀！」

宮覺更是大叫：「李自成、高貴貞，你們跳下來呀！宮大爺的長槍等着伺候你們了，哈……」

「呼」的，又一個火球拋進來，崖洞中幾乎盡是火光，呼吸也覺困難，火焰已快上身了。

李自成忽的頓足狂吼：「殺！」

他果然要揮刀往洞外衝去了，那是個捨死忘生的動作，也就是不要命的動作！

但就在他正欲往火球衝過去的剎那間，就聽「轟轟隆隆」之聲響起，立刻間山搖地動！

先是崖洞之中土石下墮成堆，就要活埋洞中二人似的，阻住了李自成的往下猛衝！

高貴貞更是大吃一驚的摟緊了李自成的腰，把個頭深埋在李自成的胸前。

李自成拿椿站穩身子，他見大部份火球已被土石壓熄而吹進一股清新空氣。

李自成對高貴貞道：「機會，快衝出去，我夫妻二人聯手，殺他

們去！」

高貴貞點頭，兩把尖刀一舉便往洞口奔去！

這時候，崖洞下方的霍大牙等一行人可慘了，崖上滾石往下落，砸得他們往河裏躲！

這種怪現象就是那麼巧，偏在這個節骨眼上發生了，實非人意料得到！

那杜飛拉了萬紅跳入河中，抬頭看，正看到李自成與高貴貞二人自崖洞中往下滑落！

這是仇人見面呀，那當然是分外的眼紅了。

杜飛不顧山在搖地在動，他大吼一聲：「李自成，狗娘賊，杜大爺等你多時了！」

李自成見是杜飛殺來，也回應道：「姓杜的，今天咱們殺出個結果來！」

這二人各自舉起手上金刀奔殺而上，另一面高貴貞認準了萬紅這個陝北玫瑰，也撲擊過去！

這二人並不打話，一照上面便狠幹起來！

那杜飛出刀有致，家傳刀法絕招盡出，李自成早知道杜飛的功夫，也不敢稍存大意，陰陽羅漢刀法展開來，金光立刻佈滿四週，帶起虎虎風聲。

那杜飛奔殺十七刀難得逞，他狂吼又叱：「李自成呀，你是個甚麼東西，你的出身卑賤，全是杜大爺拉了你一把，你却不知圖報，忘却道義，你……你已經不是人了，你沒有仁義之念，冷酷狠毒，不但趕盡殺絕，還帶領一羣狗畜牲挖我祖墳，你眼中已無視於仁恕，不存半分道義，十足是一頭猛獸，狗賊子，你納命來吧！」

李自成嘿然冷笑，道：「姓杜的，你又有甚麼仁義可言，金家莊若非有我李自成，早幾年前你已不存在了！」

兩人對罵，各揭瘡疤，而手上的金刀對砍，誰也不讓對方半點便宜！

驀地裏，杜飛以刀把上飄飛的緞帶繐子遮過李自成的雙目，身形暴旋側進，左腿回抽，金刀上架，猛可裏踹出一腿，踢向李自成的小腹，他這是陰招，十分狠毒，一心要把李自成踢落河中再取命！

金刀甫指南天，李自成聽風辨位，他回刀不及，却以他的左掌打橫下切，那般出人意料的急戳敵人足尖！

李自成的掌力夠狠，但杜飛是一心要得手，足掌接實，李自成還是被踹得往後退出一丈遠，差半丈就滑入河中，而杜飛也收回左足抖着「嘶嘶」呼痛！

於是，兩條人影瘋狂的撲擊過來！

祇見那宮覺大吼一聲，抖着一管長槍：「李自成，你納命來吧！」

宮覺發潑出槍就是疾扎狂刺，李自成甫拿椿站穩，他也隨之疾閃，就聽嗤的一聲，那明亮亮的槍尖自李自成的大腿根處挑拔出來，帶起一溜鮮血！

李自成不但咬緊牙關不吭聲，他揮刀就砍，陰陽羅漢刀法全卯上了！

宮覺以爲得逞，第一槍就扎入李自成的胸口了，忽見大片金光罩過來，令他有些眼目撩亂！

宮覺舞槍疾揮，立刻失去先機，就聽卡卡之聲連響，一根五尺八寸紅纓長槍被砍成三截，宮覺的頭皮也被削去一大塊！

杜飛便在這時候圍上來了！

李自成已不及照顧高貴貞了！

那高貴貞本與萬紅殺了個旗鼓相當，但霍大牙揮刀砍殺過來，高貴貞立刻落在下風，祇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她的背上也冒出鮮血來，痛得她齜牙咧嘴！

六個小頭目紛紛握刀守兩旁，就怕李自成與高貴貞二人殺不過逃掉！

雙方殺得正在緊要處，忽又聽得轟轟隆隆之聲，似乎是從地下面發出來的聲音。

隨着這些隆隆聲，祇見一邊崖上石滾樹倒，黃土飛揚，那地面好像是水上的木板在飄動！

再看延河的水也在滾動翻騰了！

這時候人們自然的反應便是雙手抱頭快逃走。

地面上固定的東西在搖晃，地面上的人當然更搖晃，這是甚麼光景呀！

有兩個小頭目竟然被波動的地面送入河中了，四個小頭目大聲叫：「救命呀！」

誰救？這時候「皮鞭纏脖子」，各顧各的了！

這也許就是天意吧，李自成以刀舞在頭頂上，他扶了受傷的高貴貞，冒着落石往外逃！

杜飛幾人抱頭躲在大石後，延河的水也濺到他們幾人的身上來！

山搖地動是奇景，那年頭人們以爲是天發怒地才動，大地災荒就要發生了！

等到這一陣地皮滑動，山石下墮的危機漸漸稍停，杜飛第一個自大石後跳出來。

宮覺大叫：「肯定被砸死了！」

霍大牙接一句，看着他手按頭頂走出來：「死得好，死得令人心中愉快！」

杜飛道：「老子不忘把他砍成肉泥拋入延河中餵王八，快找！」

於是，兩個小頭目與另外兩個被石頭砸中的小頭目也全跳出來

了！

杜飛在石堆中翻找，偶而還有石塊滾下來，嚇個幾個人急忙閃躲！

霍大牙道：「人呢？」

萬紅道：「我被石頭砸在腰上，滾到石後躲起來，那女子應該逃不掉的，是不是埋在石堆裏了！」

杜飛道：「埋在石堆也要把他二人的屍體挖出來，狗娘賊，我忘不了他二人率人挖了我的祖墳！」

大堆山石阻斷了這一段山道，那杜飛與幾個小頭目立刻合力搬挖山石，宮覺看着自己的那根紅纓長槍，想起李自成的刀法犀利，慶幸自己逃過一劫！

杜飛好像發了瘋一般，搬着山石還不停的罵！

眼看着天快黑了，阻路的石頭還未移開一半！

* * *

李自成扶着高貴貞，二人冒着亂石如雨往前奔，他們順河而下，走得十分吃力！

李自成邊走邊道：「打起精神，咱們不能倒在這裏，咱們還要生幾個娃兒吶！」

高貴貞憤憤的道：「姓霍的抽冷子，這個仇我永遠也忘不了！」

二人奔出三里遠，忽見自河中攀上兩個人，祇一看，李自成就火來了！

那正是落水的兩個小頭目，這二人也算倒了楣，偏在這時候遇上了李自成與高貴貞！

李自成冷冷的對高貴貞道：「你歇着，看我過去砍了他們倆！」

高貴貞道：「我看你殺了他們！」

她果然站在那兒不動，李自成見這二人走過來，一身的水在滴着，也不多言，出刀就砍！

兩個小頭目剛自河中爬上來，忽見是李自成，這二人不上岸了，發一聲喊又往水中跳！

然而李自成出刀太快了，祇見他打橫一刀砍過去，半空中的兩個小頭目冒着鮮血落入河中了！

這二人落入河中就不見了人影，祇有兩團鮮血漂浮在水面上往下游漂去！

李自成發出嚇人的狂笑！

血在流，像汗珠子一樣往褲管上流，然後把褲管染濕一大片，再把褲管貼在皮肉上，貼緊了大腿根的血洞——那個被槍扎出的血洞。

一樣是鮮紅的血，流在衣衫上，一大片衣衫染紅了，也把刀砍的地方黏住了。

李自成的臉皮是忿怒的，而高貴貞的臉皮又是蒼白的，鮮血本是紅的，每一個人的血都是紅的，但每個人的思想就大爲不同，因爲有些人一心想去統治別人，而至於到了「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境界，然後是天下大亂，人肉白骨不值錢的遍拋荒野，這種人忘了他流的血是紅顏色。

有的人却是千方百計的搞銀子，祇要有銀子，日子過得妙，那管別人的死活，等到有一天天下大亂了，危及他的美日子了，他才猛然醒悟甚麼叫獨樂樂不如衆樂樂的眞正意義，雖然，他們也一樣流的血是紅的，不是黑的。

當然，李自成與高貴貞二人身上的血也是紅的，祇不過他們在無奈之中流的血更快更奔放，因而激怒得他們非用刀不可。

已經轉而往西南方了，忽見一隊巡邏官兵從高原的半峯山道往下面走。

李自成看到了，他對高貴貞道：「快，找個地方先躲起來。」

高貴貞無力的點着頭，兩個人側身進入一片草叢內，有個小石洞。

那地方已開始有許多石洞是開鑿在山崖上，有的很整齊，有的洞口煙薰過，黑漆漆的。

李自成扶着高貴貞藏身在石洞中，高貴貞已半昏迷的張口直叫：「水，水……」

李自成也一樣的口乾舌燥，他摟住高貴貞在懷中，把自己的口水往高貴貞的口中送進去。

人吶，到了這時候，祇要是濕濕的有水份就夠了。

高貴貞閉上眼睛，用力的吸吮着李自成的口水，她吮得嘰嘰響，也猛往喉中嚥，那可是李自成的元氣呀。

漸漸的，附近傳來足音，那足音越走越近，有人已開口了：「我這是兩個人在這一帶，怎麼一晃眼不見了？」

又聽一人道：「幾次三番，白于山的山賊來攻咱們延安府，宋大人要咱們加强防備，等候幾方面大軍一到，就要上山圍剿了，這些天叫咱們把眼睛張大放亮，小心的提防，不可疏忽。」

那是個帶隊的小官，出城巡邏的一隊十二人，這些人匆匆的走過這一段，又往遠處走去。

山洞中高貴貞沒聽到這些話，李自成祇聽了個一小部份，因爲他也昏睡了。

兩個流血的人昏睡在石洞中，這光景祇有兩個字來說明——等死。

* * *

從東方飄來一團黑雲，過了高原下了雨，雨不多，祇那麼淅淅瀝瀝的落了半盞茶時辰便停了，似這種上天滴眼淚似的幾滴雨，怎能夠把荒地中的高粱滋潤得出現生機。

就這麼一會兒工夫，忽見一條五七寸長通體鮮紅的小蛇自山洞中滑出洞口。

紅光在現，那一團紅光就是昂着似人頭的小蛇身上發出來的。

祇有五七寸的小蛇，那道紅光却也亮極了，紅光的閃動，引來了一個人，一個道人自山道上奔過來了。

那條小紅蛇把人形蛇頭貼在個石凹處，很快的把石凹中的水吸乾。

小紅蛇連吸幾處石凹，忽被這道人發現了，祇見牠轉過蛇身飛一般的入了洞穴，那道人看得仔細，洞穴中正躺着男女二人。

祇見那條小紅蛇蠕動蛇身，很奇妙的鑽入男的鼻孔之中，不見了。

道人救之不及，剛伸手，便見男子振起雙臂，然後揉着雙目，道：「天降甘霖，我已不渴了，哈！」

道人一聽，大吃一驚，於是他走上前。於是，那男的一瞪眼。

男的正是李自成，他見進來個道士，大怒，抓刀，叱道：「你幹甚麼？」

道士道：「施主……有……有……」

「有甚麼？」

道士不說了，這是天機，天機不可洩露，此人是條龍呀，未來必是九五之尊，千萬人之上的貴人。

道士心念間，忙稽首打躬，道：「貧道茅山玄機子，今打此經過，見二人在此昏睡，所以特來相助。」

李自成道：「你能治傷嗎？」一笑，玄機子道：「刀傷毒傷，五毒咬傷，貧道都能藥到病除。」

李自成急忙指着昏迷的高貴貞道：「道長能救救我的女人嗎？」

玄機子立刻取出個黃色葫蘆，倒出幾粒丹丸，道：「她失血過多，元氣大傷，必須立刻找地方休養，我先餵她幾粒保元丹。」

說着，他把那紅色丹丸塞入高貴貞的口中，又道：「我身邊有酒，餵她兩口，然後由貧道背她，我們快去延安府再說。」

李自成道：「不去延安府。」

玄機子道：「此地距離延安府不過二十里，距離最近了。」

李自成道：「道長……」說着他伸手又道：「酒袋留下，你走吧！」

玄機子一怔，道：「施主，你們二位都要人照顧，我既然幫你們，就一定幫到底。」

他把酒袋交在李自成手上，又道：「你二位是……甚麼地方人呀？」

「白于山老龍溝。」

玄機子道：「施主你大概就是傳言中的李……自成了？」

李自成道：「不錯。」

玄機子道：「陝北人均知道闖王高迎祥之死，又出了一位新的闖王叫李自成，原來施主……」

李自成道：「道長，你打算對我夫妻怎麼樣？是不是逮個機會把我二人送官領賞？」

「哈……」玄機子大笑，道：「當今天下大亂，遍地災荒，似我們出家之人，要得甚麼賞，如果施主不棄，貧道願隨施主回白于山區，爲災民大幹一場。」

李自成道：「出家人也動了肝火呀，好，你就跟我夫妻上白于山吧！」

玄機子不但把酒袋交出，還自袋中取了乾糧大餅送到李自成手中，道：「你吃些也好增加力量，當然，延安是不去了，我們繞過延安，轉往白于山。」

高貴貞也醒過來了，這証明玄機子的丹丸十分有效。

果然，玄機子取出一條布帶子，他背上高貴貞，李自成跟在後面，便出了這荒洞。

三人一路往前走，盡是走的黃土小徑，大約走了大半天，忽然小徑繞過彎，祇見遠處一隊官兵往這邊走過來，李自成心中發了火。

祇見他把奪魂刀架在玄機子的脖子上，叱道：「妖道呀，原來你把我夫妻二人又往虎口中送呀！」

玄機子立刻對李自成道：「我有証明。」

說着，他忙放下高貴貞在一塊大石頭上坐定，又叫李自成守在石頭一邊。

這道人眞玄，自地上抓了一把黃土，拔出長劍足踏子午斗星，走了幾步，忽的把黃土往半空中洒去，一片黃土飛揚中，玄機子立刻跌坐在石頭前方，他不動了，那模樣就好像在廟中坐的呂洞賓。

沒多久，祇見一隊官兵跑過來，這些官兵又是弓箭又是刀，半圓圈圍住了玄機子。

有個軍官刀指玄機子，吼道：「你可看到一對男女打此經過？」

又有一人接道：「是受了傷的男女二人。」

玄機子抬頭，雙目看看這些官兵，他手一指，但却不開口。

那軍官又道：「有個挨刀的報了官，說是白于山上下來的兩個男女就在這方圓五十里之內，那是匪首呀，你老道如果見了，快說出來，咱們爲一方除害。」

玄機子仍然張大眼睛，他以劍指遠方，不開口，臉皮也微微顫抖着，好像在用甚麼功力。

這批官兵不問了，有人往地上吐口水，匆匆的往前面奔去了。

這就叫玄，爲甚麼這樣官兵會

看不見石頭上坐的高貴貞，爲甚麼也看不見拿刀的李自成。

等到官兵走遠，走得看不見了，才聽到玄機子大大的喘了一口氣。

李自成驚呼：「你神吔！」

說着，他更發覺玄機子滿頭是汗，幾乎全身衣濕。

原來這玄機子眞有本事，白蓮教中是有幾位道長有神功，這玄機子就是其中之一。

看來好像是障眼法，但並非那麼輕鬆的舉手之勞或口吐幾句法語就能成功的，眞正會此道的人都明白，需要本身發出玄功催動六神，才能把一片天地化爲白霧。

此刻，就聽李自成道：「今天俺開了眼界，以後若有道長相助，白于山將天下無敵。」

玄機子一笑而起，抹去滿頭汗水，道：「此處仍然凶險，我們還是快走。」

玄機子認定這李自成未來必登大寶，卯足了勁的再背起高貴貞往西奔去。

一行三人走得眞艱苦，忽的前面一片荒林中奔出一個人來，這人的身法快，轉眼已到了三人前面，李自成一見，大大的舒了一口氣。

原來這人不是別人，飛毛腿萬里來了。

萬里迎上前去，道：「少主人，怎麼如此狼狽？」

李自成道：「你怎麼來了？」

萬里道：「屬下是奉了幾位頭目的交代，遠近觀察是否有官兵的動靜，不料却在此遇上少主人三位。」

李自成道：「快回去，叫他們準備馬匹前來。」

萬里一聽拔腿就跑，就像是平地冒出一股烟，他一溜烟的往白于山奔去了。

萬里的輕功，令玄機子也吃驚：「這人長了一雙飛腿，跑得眞快。」

「他的外號人稱飛毛腿。」

玄機子道：「人稱飛毛腿者，就能與馬匹併奔而亙久不累，雖非日行千里，三五百里是有的。」

李自成道：「萬里就有此能耐。」

祇不過兩個時辰不到，前面傳來馬蹄聲，抬頭看去，祇見一彪人馬飛一般的疾馳而來，爲首的正是李老八、尹六郎與張翠山三人。

爲甚麼別開東等沒有前來？

那六人正在老龍溝中編練人員，操練兵馬。

別以爲是草寇沒紀律，他們的規矩可大啦！

李老八三人也帶來十位大頭目，一行人趕到，李自成幾乎不支又倒下。

尹六郎見玄機子背了高姑娘，不由豎起大拇指讚道：「你這才叫眞正的出家人，實際行道救苦救難，娘的，時下許多出家人，祇會坐在廟裡苦修行，祇爲自己，那不是救苦救難，試想每個人都那樣，誰幹活！」

他這是直覺的以爲，其實他忘了，出家人勸人爲善也是功德。

立刻間，有兩個頭目把坐騎交出來，李自成却對李老八三人道：「我今要請道長當我們的鎭山軍師，你們回去看看，選個吉日我們請道長走馬上任。」

李自成這麼一說，李老八等全都把目光注視微微含笑的玄機子道長。

玄機子心中愉快，他坦然的點點頭，道：「咱們封台拜相之事不重要，保定少當家的闖出一番大事業，救救一方苦難的百姓才是重要。」

眞會說話，說得人人都點頭。

李自成與高貴貞終於回到了老龍溝，最難過的莫過於別開東、范冲、唐大年、石九子、方圓與孫大寶六個人。那唐大年有些激動的對李自成道：「咱們公事上你是少主人，私下裡我們四人是你師兄，有些話我不能不說，像這一回，我們不在你身邊，這萬一出事怎麼得了。」

李自成道：「倒是叫幾位師兄操心，實在有愧。」

張翠山把文友艮找來了。

這文大夫原來獨自去山中採藥去了，今被找回來，立刻爲高貴貞與李自成二人診治，文大人也免不了望聞問切一番，他吃驚的道：「眞不簡單，鬼門關前走一遍，差半釐就沒救了。」

李自成道：「也是這位道長有靈丹。」

玄機子淡淡的道：「大夫，祇一聽就明白你是高人。」

文友艮道：「以後我們多多切磋。」

就在文友艮把過高貴貞的脈象之後，忽然吃一驚的道：「不好了！」

他這麼一聲「不好了」，聽得大伙吃驚發呆，李自成急忙問：「怎麼了？」

文友艮道：「別急問，容我再仔細的號切，這可不是開玩笑的，是……是……」

文友艮就是沒有再說下去，閉上雙目手指微微的在顫抖，口中喃喃。

李自成可急了，他幾乎要砍人了，他的傷也重，不知怎的會表現出十分有力量的樣子。

半晌，文友艮吁了一口氣，道：「果然是懷孕了。」（未完·十六）

新派俠義追緝故事／申　公　豹·文
可　飛·圖

八方狙殺

上文提要：高貴貞因其父母被官兵所殺而瘋狂了，李自成又率人去攻打姚家店，張翠山率兩千人把延安也圍住了，因爲杜飛是聽了姚家店人說的情況，才有杜飛陷害高迎祥夫妻二人之事發生……李自成殺了以前贈銀子的七個老人，姚家店的官副將與于把總帶人投降了，連延長縣的官兵六百名也投降了，加上南下災民上千……

一網打盡衆餘孽　重建于家迎二女

曲小玉衝進房裡，忙着把房門關起來，倒把房內喝茶的曲大耳嚇一跳。

「爺爺，不好了！」

曲大耳放下茶杯，道：「怎麼啦，天要塌了！」

曲小玉道：「同天塌差不了多少呢！」

曲大耳白眉一緊，道：「妳快說甚麼事。」

曲小玉忙着自包袱裡取出一張也畫滿人頭像的賞格圖形，指着對曲大耳道：「十五個，這下了一來就是十五個，正在前面要吃要喝的呢！」

椅子上似是安裝着彈簧似的，曲大耳幾乎是彈跳起來的，他捋着白鬍對曲小玉道：「我眞不懂，這些惡煞爲甚麼繞道來到此地的，清風鎭有甚麼值得他們眼紅的！」

曲小玉低聲道：「我想他們絕不是對清風鎭覬覦，而是路過吧！」

曲大耳突然驚呼道：「難道步超想劫獄不成？」

曲小玉不解的道：「有可能嗎？」

曲大耳却又自言自語，道：「步超的這條妙計，不能算不高，我老頭子終於在這時候想通了，嗯，我的確想通了。」

曲小玉忙問，道：「步超有甚麼妙計呀！」

曲大耳這才把步超的約鬥勝、於二人的事說出來，且又道：「明裡他以血書愼重其事的約勝一豪、於心忍二人去長德金龍嶺松柏岩上比鬥，暗中却又派出他的近身悍將偷襲廣寧府衙，妳想想，看廣寧府沒有勝、於二人在，他們只要以閃電方式，出其不意的，一舉救出獄中人，上馬而去，那可是極端容易之事，這就叫做『暗渡陳倉』，妙！」

曲小玉忙問道：「我們既然看到，那該怎麼辦？」

曲大耳道：「高興才是啊！」

曲小玉一怔，道：「爲甚麼？我倒爲他擔心呢！」

曲大耳道：「傻孩子，妳怎麼這時候糊塗了，步超把人調上廣寧，這證明他沒有在金龍嶺上設下埋伏，對於勝一豪同於心忍而言，豈不是放心多了！」

曲小玉不以爲然的道：「萬一他們得手，有兩種情況是我難以忍受的。」

曲大耳一怔，忙問道：「妳且說來，爺爺聽一聽！」

曲小玉低聲道：「第一件，這些人可是毀去我夫家廻龍灣的惡徒，豈能再任其逃掉！」

曲大耳一笑，道：「還未過門，心就向着廻龍灣，哈……」

曲小玉接道：「第二件，這些惡徒如果得手，是必走捷徑往長德，那時候不論於郞二人是勝是敗，是贏是輸，一旦碰上面，又難免一場拚殺，萬一他二人受傷，又如何是這些人對手，爺爺可曾想到後果？」

曲大耳一聽，直點着頭，道：「這倒是值得思考的事，不能不加以愼重處理。」

曲小玉當即道：「不如我趕去金龍寺，爺爺直奔廣寧府，如何？」

不料曲大耳搖搖頭，道：「不行不行！萬一妳出了事，我如何向於小子交代。」

曲小玉道：「那爺爺還有更好方法？」

曲大耳想了一下，當即對曲小玉道：「妳只管在此住下來，培養同荷花姑娘之間的感情，這件事由我去辦。」

曲小玉道：「既然這麼說，爺爺一路可千萬小心喲！」

曲大耳道：「別爲爺爺操心，不過店裡來了十五個惡煞，妳就盡量少出門，最好叫荷花也少露面！」

曲小玉冷笑道：「這兒距離廣寧府五十里，我想他們正事未辦，絕不會在這兒惹是生非吧！」

不旋踵間，荷花姑娘推門而入，小玉忙對荷花道：「有件急事，我爺爺要立刻上路，可否請姐姐借一脚力代步？」

荷花姑娘道：「原有一頭叫驢，已經借給我那未婚夫婿去到廣寧，至今未再拉回來，不過有一高大騾子，我擔心老人家不適合騎那麼高的吧！」

曲大耳一笑，道：「姑娘着人把騾子拉到鎮外，我老人家隨後就去。」

荷花姑娘道：「爲甚麼要牽到鎮外？」

曲大耳道：「店裡來了一幫惡人，怕引起他們注意就是了。」

荷花姑娘一怔，問道：「前面一幫客人今晚在這兒住下了，不過他們一個個雖然長得可怕，但却未見一個開口，他們對伙計說得可明白，吃完他們就睡覺，不許別人打擾他們呢！」

曲大耳一聽，冷笑道：「這是在養精蓄銳，準備明日大幹一場了呢！」

荷花姑娘這一陣子也經過風浪，對於曲大耳之言，似也知道前面一幫人不是好人，遂起身對曲大耳道：「我這就叫人把我家那頭騾子牽到鎮外。」說着她人也走出房間。

曲小玉對曲大耳道：「爺爺，你可千萬小心呀！」

曲大耳一笑，道：「別爲爺爺擔心，且爲於心忍那小子擔憂吧！」

望着爺爺走出房門，曲小玉還眞的爲於心忍擔起心事來了，她一手托腮，小嘴翹的可高呢。

* * *

騎着騾子也不見得比騎馬慢，三更天才到，廣寧府那座大城門正在吱吱响的關起來呢，曲大耳已到了護城河邊上，他隨之高聲大叫道：「等等啊……」

兩個守城軍士把城門露個出入口，讓曲大耳馳入城，邊對曲大耳道：「原來是個老頭子，怎的這時候騎着騾子趕來進城。」

曲大耳就在城門樓下對兩人道：「天大的情，快去叫府衙捕頭來說話。」

有個軍士笑道：「老頭兒，前面就是府衙，你不會自己去。」

想想也對，曲大耳立刻騎騾子去到衙門，早見一個捕役迎上來盤問，道：「老頭兒，你幹甚麼？」

曲大耳仍在騾背上，道：「我找莫哀莫捕頭。」

捕役楞楞的指着曲大耳道：「要見莫大人，你也該爬下騾背呀，還杵在上面幹甚麼，架子倒是不小！」

曲大耳嘿嘿笑，道：「如果你們聽了我的消息以後，還能夠恁般的呼喝，我老頭子就得佩服你們。」

捕役一聽，再看看騾背上曲大耳手中竹杖，那種不倫不類架式，心想可能是個江湖異人，這種人遊戲風塵，只能逗其樂，不可找庥煩，何必給自己過不去的。

心念及此，竟打個哈哈，道：「你老既有消息送來，我進去給你通報去，你年紀大了，上下騾子不方便，且在上面坐着，可別下來摔着了。」

捕役給自己找台階下台，人早已衝進衙門去。

沒多久，早見莫哀鼓着肚皮走出來，口中尚且打嗝不停，想是晚上喝多了酒吧。

「就是騾子上面老頭兒。」捕役指着曲大耳對莫哀說。

莫哀把曲大耳看了一眼，微笑，道：「老頭兒，你找我？」

曲大耳騾上欠身笑笑，道：「如果你是莫捕頭，我就找對人了。」

莫哀笑道：「我就是，你要告訴我甚麼事？」

曲大耳道：「先說兩個人，你大概會知道吧！」

莫哀在騾子一旁，道：「誰？」

「姓於的，另一個姓勝的。」

莫哀一驚，退後一步，戟指騾背上的曲大耳道：「你是誰，難道是……」

呵呵一笑，曲大耳道：「可千萬別把事情想擰了，我可不是『黑千歲』步超一夥的。」

莫哀心情一鬆，道：「那你是誰？」

曲大耳道：「我是販賣消息的，比方過去吧，我把消息賣給姓於或姓勝的，從他們那兒取得應得報酬，然後他們把要抓的人送上你這兒來領取賞格銀子，我老人家又在這賞格中抽上一成，如此而已。」

莫哀一聽，當即哈哈笑道：「這麼說來，你找我幹甚麼，有消息去賣給姓勝的或是姓於的，我們這兒可沒有這批預算。」

呵呵一笑，曲大耳道：「甚麼預算不預算的，官庫銀子成堆，便擄上一把，那個王八蛋會知道。」

莫哀一聲哈哈，道：「你老說得輕鬆，我莫哀聽得緊張，官庫的銀子誰敢去隨便擄一把，別在這逗樂子了。」

臉色一僵，曲大耳道：「這麼說來，我老頭子連夜趕來竟是白走一趟了！」

莫哀搖頭道：「愛莫能助，老人家海涵。」

緩緩調轉騾子，曲大耳以袖抹着雙眼，自怨自艾道：「又不知要死多少人了呢，唉！」邊又扭頭直視莫哀，接道：「也許以後再也看不到你莫捕頭了呢，可憐喲！」

莫哀一驚，這老頭子可能有步超那惡魔的消息送來，這可絕不能有一絲大意。

思忖間，莫哀遂高聲道：「你等等！」

曲大耳搖搖頭，道：「生意做不成，我得躲着點，免濺一身血呀！」

莫哀一聽更驚，一把拉住轠繩，急道：「說吧，甚麼樣的消息！」

曲大耳道：「價錢未談妥，怎好問消息。」

莫哀一聽，皺皺眉道：「你老且在此等等，花銀子的事我做不了主，我得稟府台大人一聲。」

曲大耳道：「那你可得要快一些，完了我還有更急的事要辦呢。」

不旋踵間，莫哀已由衙門急步走來，邊招手對曲大耳道：「大人正在書房未睡，他要我領你老進去一談呢！」

曲大耳道：「我還得一馬趕往三百里外呢，不能在此躭擱太久呀！」

莫哀笑道：「如今大人要見你，多少你老得勉爲其難了。」

曲大耳邊往地下翻，邊笑道：「就我這一身窮酸樣子，怎好去見大人，再說萬一我是步超派來的，你不怕呀！」

莫哀一聽，還眞大吃一驚，但當他看了曲大耳那足有八十多歲年紀的樣子，不由笑笑道：「我想步超絕不會派個老頭子來行刺大人吧，再說我莫哀也從未聽說步超身邊有個老頭子的。」

曲大耳哈哈一笑，道：「莫捕頭，小心無大錯呀！」

莫哀一聽，遂笑對一旁另一捕快道：「去取根繩子來！」

曲大耳道：「你要拴我老頭子？」

莫哀笑笑，道：「也同時拴我。」

曲大耳一聽，道：「好嘛，一根繩子拴兩個螞蚱，飛不了你，也逃不了我，哈……」

四條腿變成三條腿，莫哀併肩陪着曲大耳，雙雙來到府衙後面一間廂屋裡。

燈光下，府台大人走向曲大耳身前，而令曲大耳一驚，他不由自主的道：「好像啊，那雙單鳳眼，微翹的鼻子……」

府台大人手指拴在二人腿上繩子，問捕頭：「這是幹甚麼的？」

莫哀道：「以防萬一，以策安全，屬下不得不倍加小心。」

望望曲大耳，府台大人道：「解下來！」

莫哀伸手解繩子，不料曲大耳道：「不必了，生意談成我就上路。」

府台大人道：「你要同本府談生意？」

曲大耳點頭，笑道：「上回大人的話，小老兒就是以此爲生的，貴府捉拿的人犯，也正是我以出賣消息方式，才由江湖上新出現的兩個鏢客接下來的。」

府台大人道：「何不再把消息賣給他二人？」

曲大耳一聲嘆，道：「本來是要找他二人的，可是他二人找人去拚命了，爲了大人安危，我才連夜趕來此地的。」

府台大人一怔，道：「竟還有人來此行刺本府？」

曲大耳道：「說出來準會嚇大人一跳。」

府台大人一思索，點頭道：「你出價吧！」

曲大耳道：「爲了給我那個淘氣的孫女多添些嫁粧甚麼的，我也只得老起臉皮了，大人，你賞這個數吧！」曲大耳伸手一巴掌，示向府台大人。

「五百兩？」

曲大耳道：「不錯。」

一旁的莫哀怒道：「老頭兒，你敢敲我家大人竹槓？」

曲大耳笑笑，道：「論說我應

該開價一千兩呢。」

府台大人笑笑，道：「老先生，你且說說看對方是何人，我才能琢磨你這個價碼合不合理！」

曲大耳道：「奔殺在桐柏山區裡的『黑千歲』步超，大人覺得這消息夠不夠這個價碼？」

一聽「黑千歲」步超之名，府台大人頓然怒形於色的道：「好，這個消息官家要了。」

曲大耳滿臉笑意的道：「大人一諾千金，小民絕對信得過。」他緩緩的接道：「前不久步超血書約鬥姓勝與姓於的兩個鏢客，這件事千眞萬確，而且明日午時雙方即將在長德西面的金龍嶺上廝殺呢。」

府台大人點頭道：「這個我已知道了。」

曲大耳道：「步超那個小子却又把他的手下十五名大將集中在另一地方，他們未走長德到廣寧的官道，爲的是怕中途遇上勝、於二人壞了他們大事，所以如今繞道去了清風鎭，以我老頭子看來，他們必將於明日，一舉衝進府衙，殺人放火中救走大牢裡他們的同黨。」他喘了口，笑道：「這消息值不值五百兩銀子？」

這時候連一旁的莫哀都覺得值這個價碼。

於是，這位府台大人立刻着人送來五百兩銀子，笑對曲大耳道：「老先生，這消息我信得過，當然，也由於你送來這消息，本府代表一城百姓謝你老人家了。」

接過五百兩銀子，莫哀解去拴在二人腿上的繩索，曲大耳却又仔細的望了府台大人一眼，道：「大人可眞像一個人。」

府台大人道：「誰？」

曲大耳道：「那專門賺取鏢銀賞格的鏢客，他姓勝，剛好與大人是同宗呢！」

府台大人一怔，當即問道：「可知他叫甚麼名字？」

曲大耳思忖一陣，道：「好像聽我那個孫女婿說過，他叫勝一豪吧！」

府台大人一聽，當場楞住，自語道：「眞是不聽話，他還是回來了。」

曲大耳楞然的道：「大人知道這個人？」

府台大人點頭，道：「他是我兄弟勝一豪。」

曲大耳相當驚奇。

莫哀却是大吃一驚，因爲他早聽府台大人對他提過邊關他有個兄弟，有名的「狠山千總」，再想想他從勝一豪手中敲來的五十兩銀子，着實有些坐立不安起來。

＊　＊　＊

半夜裡，捕頭莫哀親自送曲大耳出廣寧府城，曲大耳心中也着實高興，想不到恁般順利的賺到五百兩銀子，但他絕想不到，府台大人在聽了這消息以後，更是高興，因爲他只是花費一個重犯的賞格，足可以一舉捉到十五個要犯，這種生意怎不令他高興！

不過當他想到那勝一豪竟然會是府台大人兄弟時候，實有些不可思議。

騾子的脚力耐，但却沒有馬跑得快，三百里直馳向長德鎭，還眞的把個「不老翁」曲大耳急得一身是汗，但他知道騾子脾氣，絕對不能用竹棍打，越打牠越慢，一個不高興還會站着不走呢！

＊　＊　＊

金龍嶺上，初冬的風並不急，也不覺得寒意濃，就在這一片花草樹木落葉凋零中，只有幾處歲寒三友更見綠意盎然。

遠處望去，河水如帶，蜿蜒在無聲的大地上，金龍嶺下面的金龍寺內，鐘聲剛落，了因已領着六個僧侶，趺坐在大殿上誦起經來……

寺外面，「索命郎君」於心忍與勝一豪二人，彼此打了個手勢，緩緩的騎上馬背。

馬兒不停的噴鼻，一團團的霧氣在鼻中噴出的刹那間，就被山風吹散，蹄聲中令人有着太多的無奈，如果人的命也似過眼雲煙，那麼殺戮意義代表着甚麼呢？是無奈？還是自我作踐？

順着山道往西去，「索命郎君」於心忍的嘴巴可眞的是閉得緊，另一面勝一豪却單鳳眼四下裡梭巡不停，他似是很希望看到甚麼似的……

有一層薄霧，就在日快正中的時候全都散去，却更令金龍嶺上面加深了蕭條與寂靜。

就在距離松柏岩不到一里處，「索命郎君」於心忍與勝一豪二人雙雙下得馬來。

二人就把坐騎拴在一棵大樹下面。

只見二人對望一眼，勝一豪一緊扛在肩上的「奪命傘」，於心忍則雙肩一陣聳動，兩人併肩向松柏岩上走去。

光景何異那血性男兒赴湯蹈火，壯士雄心求仁取義。

二人走地有聲的來到松柏岩上，見那兒有一條羊腸小道可通到另一面山下！

未曾看到「黑千歲」步超的人影，倒是幾棵大柏樹上面，一陣喜鵲「喳喳」叫着振翅飛去，留下了樹頂上一個大鵲窩，好像牠們也覺出今日這松柏岩下有了險惡氣息，嗅及到一股子血腥味似的！

看看天色，「索命郎君」於心忍這才開口道：「我們來早了。」

勝一豪道：「早了半個時辰。」

平淡的一笑，「索命郎君」於心忍道：「我預感這或者是我們之間的最後一筆生意。」

勝一豪木然的道：「同樣的想法，異樣的感受。」

於心忍道：「兄弟願聞其詳。」

勝一豪道：「不錯，我也有於兄弟的想法，這或許正是你我合作的最後一筆生意，但在這一場生死搏鬥的結果來看，你我二人在感受上就不同了。」

於心忍道：「有何不同？」

勝一豪臉無表情的道：「你爲重整家園而拚命，我却在一場血戰之後，即將面臨着老母與兄長的申叱，因爲他們全不認爲我該放棄狠山千總不幹的跑回廣寧來。」

於心忍突然又道：「也許一場搏殺下來，你我眞的血染金龍嶺呢？」

冷冷一笑，勝一豪道：「想把我勝一豪放倒在這金龍嶺上，也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姓步的總得付出一些他不願付的代價來。」

於心忍雄心一振，道：「對，單就我於心忍一個，也得姓步的豁上老命幹。」

就在這時候，松柏岩下面的山道上，只見兩騎快馬，像兩個黑色流星般的向這金龍嶺上衝過來，那種馬上的姿態，着實的令勝、於二人看得目注不移。

於是，隱約的蹄聲已在山風的吹送中飄上松柏岩那「之」字形的小山道上，一時間驚飛起不少林鳥，啾啾叫着衝天而起，彷彿天要塌下來一般！

直似兩頭黑豹的，連着前面那人騎的也是一匹烏錐馬，他全身上下沒有一處不是黑色，就算手中的皮鞭子也是烏黑色。

是的，「黑千歲」步超眞的出現了。

只見兩騎馬一衝上松柏岩的邊緣上，馬上兩人已縱身落下馬來。

其中一人正是前十多天從長德逃入山裡的「天魁星」巴登貴，他不知從那裡又找到一把銅杵，這時候他已緩緩自馬上取在手中，他那個受傷的右腕，正又套了一個厚牛皮套子，上面還釘了狠釘，亮亮的，想是防備於心忍的怪鋼環吧。

「黑千歲」步超一掌拍走坐騎，他背向着勝、於二人，只啞着粗聲對巴登貴道：「可是他們二人？」

巴登貴早回應道：「不錯的，魁首，正是這兩個小子！」

於是……

黑色的烏錐馬彈蹄到一片草坡前。

黑色的披風滑向地上。

黑色緞面的勁裝正發出閃閃黑光。

猛旋身，「黑千歲」步超已面對着勝一豪與「索命郎君」於心忍二人，一對眼睛似在噴火，因爲眼珠子全是赤紅色，一塊黑臉巾，却把雙眼以下罩起來因而看不出這位魔頭的本來面目。

祇有從眼神中，似可以想到那何止是金剛怒目，簡直就是蠹目豺聲，冷面惡鬼。

有一根四尺長上面佈滿鉾亮短刺的烏黑皮鞭，緊緊的握在他的右手，左手却拿着一塊短把生死牌，那是一塊三面刄芒打閃的黑色生死牌。

黑皮靴子不丁不八的站在那裏，「黑千歲」步超冷冰冰的道：「不用問你們的名號，祇從你們的兵器上我已知道。」他戟指勝一豪道：「你姓勝。」

單鳳眼頂起一雙濃眉上揚，勝一豪道：「不錯。」

「黑千歲」步超又戟指於心忍，道：「那麼你就是人稱的『索命郎君』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木訥的嘴角一撩，道：「就算是吧。」

「黑千歲」步超紅目盡在勝一豪與「索命郎君」於心忍二人身上交互梭巡，邊冷哼一聲，道：「二位在選擇職業方面，可曾想到後果？」

勝一豪嘿然冷笑，道：「甚麼樣的後果？」

雙肩聳動中發出「格彭」聲，「黑千歲」步超道：「當然是要命的後果，你二人應該知道，職業的選擇是決定一個人一生的命運，有道是男怕幹錯行，女怕嫁錯郎，不幸二位正就是幹錯行，甚且是錯得離譜而終遭殺身之禍於眼前。」

勝一豪玩着「奪命傘」，頭未偏，却對一旁的「索命郎君」於心忍笑道：「聽清楚了吧，原來選擇職業也應具有相當的智慧呢！」

「索命郎君」於心忍木訥的道：「天底下甚麼樣的職業也脫不了爲賺銀子，祇不過勝兄與在下二人爲賺取銀子所擔的風險較大罷了。」

「黑千歲」步超怒喝一聲，道：「狗屁，完全狗屁，賺銀子的方法何其之多，却未曾見過似你們二人的這種行業，專門幹着獵取道上朋友性命的勾當，換取那滿是血腥的銀子，悖入悖出，生財『無』道，不義之財，實令道上朋友髮指。」

勝一豪忽的哈哈大笑起來。

不旋踵間，連「索命郎君」於心忍也笑起來。

一旁的「天魁星」巴登貴怒指勝、於二人喝罵道：「兩個不知死活的狗東西，死在眼前還笑得出來！」

緩緩收住笑聲，勝一豪道：「照閣下這麼說，光景你姓步的這是專爲道上朋友而仗義執言，見義勇

爲，披髮攖冠而赴湯蹈火，敢問姓步的，你在道上幹的是何營生，大善人？還是慈善家？嗯？」

「索命郎君」於心忍咬牙怒道：「殺人放火，無惡不做，殘害善良，無以爲甚的惡魔，竟然也會說出一番歪理出來，豈非令人好笑。」

「黑千歲」步超粗啞着聲音道：「不錯，身在江湖中，脫不開弱肉强食這一定律，然則總不能扯橫他人而肥自己的不講義氣，製造血腥，却又盡對付是我步超的一干好兄弟，這是怎麼個說法？」

勝一豪短髭似戟張的怒道：「桐柏山區被你一番蹂躪，廣寧府又被你盡情燒殺，姓步的，你連那飛龍堰勝家堡也不肯放過的好一陣火燒，爲甚麼？」

嘿嘿一陣抖笑，「黑千歲」步超道：「聽口氣，你好像與勝家堡有甚麼淵源了，不錯，火燒勝家堡無他，祇是要給廣寧府那個姓勝狗官一個下馬威而已！」

突然，「索命郎君」於心忍踏前一步，戟指步超道：「老子問你，廻龍灣于家與你這黑小子何仇何恨，你竟恁般狠心的殺人放火不算，還要掘地三尺，似你這種泯滅人性的惡魔，上天也容不得你。」

「黑千歲」步超一挺胸，赤目逼視着「索命郎君」於心忍，臉巾抖動中，字字有力的道：「你是廻龍灣于家後人？」

「于經略是我爺爺，而且也是親爺爺，這你該懂了吧！」

猛可裏，「黑千歲」步超一陣哈哈狂笑，半晌他才喘着大氣，偏頭向一旁的「天魁星」巴登貴道：「聽見沒有，于老頭竟還有個孫子呢，我們忙忽半天，誰知道還是未把于老頭的根刨斷。」

「天魁星」巴登貴乾笑兩聲，道：「豈料鬼使神差的把這小子送到魁首跟前來了，哈……」

「索命郎君」於心忍一怔又道：「光景你姓步的與我于家有着血海深仇似的！」

「呸」的一聲，「黑千歲」步超沉聲厲吼道：「于小子，那何止是深仇大恨，簡直就是如同不共戴天之仇恨。」

於心忍愣然，道：「我怎麼會沒聽說過！」

「黑千歲」步超怒道：「那是十年前的事，你當然不知道了。」

於心忍心中暗想，十年前，那是爺爺官運亨通，仕途得意之時，于經略之威望如日中天，怎會同這黑炭小子有甚麼怨仇好結的。

心念間，於心忍直問步超道：「十年前我們于家怎會認識你這惡徒來……」

不料「黑千歲」步超吼叫道：「廻龍灣于家的人是不認識我，但你那個該死百次的爺爺却知道我步超。」他一頓，似是回憶着往日一段令他極爲沉痛的事似的，又接道：「甲子年朝廷開選，我步超遠從桐柏山趕到京城應試，三十六路降龍拳使我奪得武狀元，但在主審官面見我的時候，却給老子一筆勾銷而趕到轅門外，原因是老子長得不好看，而那個主考官，却就是姓于的，當然也就是你那個該死的爺爺。」

「索命郎君」於心忍一怔，道：「將你趕出轅門，必有他令人折服的理由，你若不服，何不當面申訴，再說一人之罪，罪不及滿門，你却爲何狠子狠心的把我們廻龍灣掘地三尺，燒殺殆盡。」

「黑千歲」步超猛可裏撕下臉巾，着實令對面的勝一豪與「索命郎君」於心忍嚇一跳，因爲步超那原本黑忽忽的臉上，生了一大片泛紫的痣，寸長的痣毛令人噁心，他那隻扁平鼻子下面所襯托的大鯉魚嘴巴，更見血紅嚇人，髫鬚不多，稀疏的散佈在嘴巴四週，在他那泛紅的金剛赤目閃動中，直似地獄中爬出來的厲鬼！

早聽步超指着自己鼻尖厲叫道：「姓于的老頭不以才取人，却要以貌爲主，說甚麼老子這副德性，祇怕要把皇帝老子嚇一跳，他這種不是理由的理由，一句話就免去了老子得來不易的武狀元，於小子，你以爲老子該不該把廻龍灣掘地三尺？」

「索命郎君」於心忍冷冷哼道：「你因相貌乖張暴戾，朝廷取人，講的是才貌雙全，貶去你的武狀元，這也並沒甚麼大不了的，想不到你竟老羞成怒的攏絡惡人，造起反來了。」

勝一豪也道：「情形十分明顯，我們找的正主兒就是你姓步的，而你却又以血書爲你那些大牢裏待死的兄弟們報仇，現已正午，也該是各出奇謀各展所學，大刀闊斧的拚砍一番了。」

冷冷一笑，「黑千歲」步超道：「祇等你二人在未嚥下最後一口氣的時候，我會告訴你們一件絕對令你們吃驚的消息，哈……」

勝一豪偏頭望了一眼於心忍。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當面鑼對面鼓的幹上了，還有甚麼值得令人大吃一驚的了不得大事，充其量祇是想在搏鬥中增加我等一份負擔罷了！」

勝一豪點頭道：「我看也是這樣，兄弟，出手俐落些。」

站在「黑千歲」步超一旁的「天魁星」巴登貴，雙手已握緊他的那支銅杵，欺步一丈邊對步超道：「魁首且站一邊，容屬下先擋一

陣！」

步超尚未出言，勝一豪早冷然道：「沒甚麼誰先誰後，要幹一對一的上，甚麼時候扯橫自然完事！」

「天魁星」巴登貴狂怒的破口大罵一聲：「你娘的！」雙手舉杵，躍身當頭已向勝一豪砸去。

「索命郎君」於心忍錯步一讓，雙腿暴彈中，人已向「黑千歲」步超撲去。

於心忍尚未撲近步超，一條烏黑帶刺皮鞭，蛟龍遊雲似的先屈後伸，筆直的點向於心忍的眉心，同時他雙脚大八字的左右帶動身子閃晃不移，模樣相當怪異。

老籐棍截挑掃撥如電閃中，「索命郎君」於心忍既狠又猛的依舊身形閃向步超懷中撞去。

生死牌就在此時劈打而上，在這塊既鋒利又沉重的鐵牌强大威力中，展現出的已不祇是一塊可以奪人生命的怪兵刃，而是具有無與倫比的兇戾殺氣，一種驚天地泣鬼神壓力，令人難以正視。

「索命郎君」於心忍就在老籐棍的千變萬化中，撥長鞭擋生死牌，他人却猶似一條泥鰍般的自「黑千歲」步超左身側滑過去。

於是，「黑千歲」一聲「嘿」中，右手烏鞭帶動身子向左轉，鞭梢就在於心忍的後心處如影隨形的追去，光景猶似一桿黑不溜秋的烏槍。

「索命郎君」於心忍未回頭，却突然彈起兩丈，空中一個倒翻，他的那把子母鋼環已拔在手中，就在他空中下望，似槍的烏鞭尚停留在他的身子下方的時候，子母鋼環暴伸而出，「卡」的一聲，直向烏黑鞭上卡去。

「黑千歲」步超右手抖動鞭身，「颼」的一聲，烏皮鞭已回抽出於心忍的怪環以外。

雙脚落地，正遇上步超錯步逼上，而生死牌已「忽」的一聲揚過來。

「索命郎君」弓腰斜竄五步，就地一個陀螺暴旋，老籐棍點戳直上，口中尚且沉喝道：「黑鬼呀，你是比你那幾個窩囊廢手下要高明多了！」

於是，一時間，二人又殺在一起。

那何止是殺得天昏地暗，難解難分。

另一面，勝一豪拚殺「天魁星」巴登貴，由於長德鎮外一戰，勝一豪對於巴登貴的銅杵十分注意，那閃閃發亮似金星的杵端上面的小刺，何異金針一片，別說是被搗中立見血肉成泥，就算不幸被掃中，也將會被帶走大片皮肉。

現在是白天，日正當中之時，彼此的動作全被對方一目瞭然的看到，瞭若指掌的毫無遺漏。

「天魁星」巴登貴一步一個足印的直欺近勝一豪身前，他雙手掄動九九八十一斤大銅杵，一如舞着一根搗米杵似的盡向勝一豪身上砸去，口中尚且厲烈的「哼咳」有致，那隻銅杵所帶起漩渦似的勁氣中，早已把他那巨大的身形反裹在其中游動不已！

勝一豪就在對方一陣狂砸不斷中，「奪命傘」在他暴彈雙腿，上身前傾中「彭」的一聲已在二人的頭上撐彈開來，光景如同天將下雨，勝一豪要替巴登貴撐把傘似的。

祇是那雨傘却眞的是要命傘，因爲「天魁星」巴登貴在銅杵暴掄而出却又不及收回的時候，對面勝一豪的身形竟突然撲躍而至，那把一直扛在勝一豪肩頭上的「奪命傘」，竟就在自己頭上撐開來，而使得一大片銳利刮面的勁風，驟然間撲上面門。

猝轉疾收中，有一股「沙沙」響聲，立刻就見一蓬鮮血灑向半空……

那是在「天魁星」巴登貴的銅杵旋在自身的左後方，而迎面上望的時候，旋轉在空中的「奪命傘」却倏然偏九十度的疾旋而下，利時間二十四支利刄似的傘骨，猶似利鋸一般自巴登貴的鼻樑處掃下去，巴登貴一聲慘叫，他那巨人似的身軀更見高張的向空衝上，就在他拋去手中的銅杵中，整個人挾着一臉血雨，旋轉着摔在四丈外，「叭」的一聲跌在松柏岩邊沿處，他那餘下的半個腦袋垂在岩外正狂噴鮮血不停呢……

鮮血與肉體的脫離，在感覺上給人一種無奈，激起的情緒應是令人哀傷的，然而勝一豪不會哀傷，也不會，因爲情緒上的激盪於事何益，勝利的果實猶待戮力攫取。

平息一下情緒，勝一豪回望步超與「索命郎君」於心忍之戰，他發覺「黑千歲」步超右手的烏皮鞭已短去不少，因爲地上正有兩節被卡斷。

再細看於心忍，他的左臂有血痕，上衣似已被撕去數片，光景是身上正在淌血呢！

勝一豪一咬牙，正準備舉「奪命傘」衝上呢，突聽得金龍嶺上面有人高聲呼叫：「我老頭子來了。」

勝一豪舉頭望去，隱約一個白髯老人，下山野羊似的向這松柏岩衝過來。

勝一豪正想撲迎上去，老者早已招手叫道：「騎騾子終是跑不快，我老人家幾乎趕不上看熱鬧戲。」

勝一豪在看清來人後，不由笑

了。

不錯，來的正是「不老翁」曲大耳。

祇見他灰衫一襲，竹杖一支，身形縱躍中，宛似坐在一片灰雲上一般，刹時到了松柏岩上。

勝一豪笑問道：「前輩怎的也趕來了。」

「不老翁」曲大耳道：「我是幹甚麼吃的，我能不來嗎？」

勝一豪道：「可有消息要賣？」

曲大耳道：「這次不賣，祇奉送給你兩個。」

勝一豪急問，道：「在下這就洗耳恭聽。」

「不老翁」曲大耳道：「難道這個黑炭頭未得意至極的對你二人明說嗎？」

勝一豪一怔，道：「搏殺之前他似是說了一句牛皮話，終將令我二人大吃一驚呢，難道……」

「不老翁」曲大耳一頓竹杖，道：「他絕未吹牛，你可知道，這黑炭頭明敵着約你二人在這金龍嶺的松柏岩上血戰，暗中他却另派十五名悍將殺進廣寧府去劫獄了呢！」

勝一豪一驚，回頭望向正在血戰不已的「黑千歲」步超，咬牙道：「可惡啊！我勝一豪饒不了你！」

勝一豪正要揮「奪命傘」撲上呢，早被曲大耳一把拉住，急急道：「你聽了這消息以後，還不馬上趕回廣寧？」

勝一豪躁急的道：「我是想插翅飛回去，可是能嗎？三百里地非一蹴可到，何不先把此獠除去再說。」

呵呵一笑，「不老翁」曲大耳道：「我老人家以為，你應該馬上回去，也許還來得及，雖說兩地相隔三百里，但你那匹烏雲蓋天應不出四五個時辰可以趕到吧！」

勝一豪道：「趕到又有何用，他們出其不意的攻進府衙，救人帶殺人，早就去得無影無踪了。」

突聽拚殺中的「黑千歲」步超狂笑道：「步大爺也特別交代，祇要一衝入府衙，專人搏殺那姓勝的狗官，因為他不該着意的以高價搜購我們的命，當然救回我的兄弟也是主要的任務。」

勝一豪一聽，揮傘又要拚去，「不老翁」曲大耳早一旁哈哈笑道：「我說你這黑小子呀，說你三分像人嘛，你却又有七分像鬼，我老人家不說，你小子大概還不知道吧，昨夜你那十五個惡客就住在清風鎮是吧，我老人家一見就知道是你這黑小子不存好心，想他娘的暗渡陳倉呢，為了挖你這小子牆角，所以我連夜就把這消息賣給官府，如果官家不窩囊，他們應該撐起個大布袋，一舉把你那十五個喝血魔鬼抓住的，你說呢！」

勝一豪一聽大樂，當即聳肩哈哈大笑起來。

不料就在「不老翁」曲大耳話聲剛落，倏然一片黑雲向他當頭罩來，「黑千歲」步超已厲叫一聲：「老頭兒，你死吧！」

漫天的竹影，却似遇到鋒利的旋刃似的，祇見一節節半尺長的竹子向四週噴洒，「黑千歲」步超手中的生死牌在一陣扭絞削砍中，直把「不老翁」曲大耳手中竹杖削至祇餘不到兩尺，而右手已餘不到三尺的刺鞭，斜空抽打向不老翁的當頭。

撲地一個翻滾又彈身而起，「不老翁」曲大耳急快的閃在勝一豪背後。

不料曲大耳却對勝一豪道：「你怎麼還不趕回廣寧府？」

這時「索命郎君」於心忍也衝到「黑千歲」步超左側，聽到不老翁之言，當即也對勝一豪道：「勝仁兄盡速先行，這老黑和我還有得拚的。」

勝一豪道：「不論是個甚麼樣的結局，這姓步的賞格銀子全是兄弟你的，勝一豪一文不取，但却不必急着要我走，你我全力先除去此獠為首要。」他一頓又道：「於兄弟千萬別忘了，他以血書約鬥我二人，我若中途撒鴨子走了，那會令天下人耻笑，也令這惡魔不耻。」

提起這事，「索命郎君」於心忍已無話可說，就連勝一豪身後的「不老翁」曲大耳也擺擺手，道：「既然這麼說，我老人家也不作興插一手，且在一旁高處坐，坐山觀虎鬥，何樂而不為。」

就在曲大耳一蹴登上三丈高的石崖上面同時，勝一豪抄斜揮傘而上，邊對「索命郎君」於心忍道：「上！」

「刷」的一鞭正揮在尚未撐開的「奪命傘」上面，有着一種撕而不裂的聲音發自傘身，勝一豪就在此時已扭動傘身撲上去。

另一面，「索命郎君」於心忍却悄無聲息的彈身而起，半空中老籐棍暴砸而下，棍頭連點七次中，直向步超頭上猝敲而下。

烏刺皮鞭上抽如電，生死牌回阻近身奪命傘，就在這一招兩式中，「黑千歲」步超斜身向右，塌腰錯步，恁般巧妙的躲過勝與於二人的夾擊，緊接着「黑千歲」步超就在於心忍空中下落中，暴旋身直欺近「索命郎君」身後，紅目幾乎是凸出眶外般的，一牌向前送去。

「索命郎君」於心忍猶似一頭倒翻的猿猴般，擰身輕靈的向後反跳倒翻中，「黑千歲」步超前推的生死牌正擦着「索命郎君」於心忍的後背下方不到半寸的地方滑過，其驚險狀，連坐在崖上的「不老翁」曲大耳

也驚叫出口。

適時的，勝一豪的「奪命傘」却又見破空旋來，挾着「忽忽」響聲，勝一豪就在「奪命傘」的飛旋向步超同時，他那暗藏在傘把中的尖刀，正帶起絲絲尖嘯，向步超掩去。

暴旋身，「黑千歲」步超狂叫怒喝中，畢直的彈起兩丈高，空中低頭看，一把遍佈鋒利尖刃的「奪命傘」竟會隨着他的身形上衝而追上。

於是，烏刺皮鞭破空下抽，左手生死牌就在空中連擋勝一豪十三連環狂刺，緊接着二人又面對面的落下地來，却仍然對搏不斷。

「卡」的一聲脆響，適時的「索命郎君」於心忍已巧妙的把子母鋼環扣在「黑千歲」步超的右腕上。

「黑千歲」步超一震之間，他的左手生死牌回擊不及，早被「索命郎君」於心忍右手老籐棍狠狠的敲打在右太陽穴上面。

那是一聲極端拖泥帶水的聲音，「咕……」

那地方是腦袋上極為脆弱的地方，老籐棍像敲在一灘稀泥上似的，立刻濺起一溜腥羶的鮮血來，光景似是推黑山倒黑柱一般，「黑千歲」步超連哼的機會也沒有，就倒在這金龍嶺松柏岩上面，一股股鮮血，似從一堆黑岩石中向外泉湧呢。

鮮血絕對有其寶貴的一面，不作興恁般的糟蹋，祇是當生命瀕臨到這種無可奈何的地步時，再寶貴的鮮血也變得一文不值了。

躍身落在地上，「不老翁」曲大耳關懷的摸着「索命郎君」於心忍，道：「孩子，讓爺爺看看你的傷。」

他不等於心忍表示，已很快的褪下於心忍破碎的上衣，露出一條條裂膚見血的鞭痕來。

「不老翁」曲大耳忙叫於心忍坐下來，且又對勝一豪道：「老弟台，你可以快馬加鞭趕往廣寧府了吧，難道你不擔心你的老母，還有你那妻兒們。」

緩緩收起「奪命傘」，勝一豪對「索命郎君」於心忍道：「兄弟，『黑千歲』步超的賞格我會給你送到廻龍灣的，你儘可放心，因為我知道你急需那筆款子的。」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送不送銀子沒關係，可千萬別忘了去廻龍灣喝一杯，因為你是我們的媒人啊！」

於是，遠處已有着哈哈笑聲傳過來，勝一豪已跨上他的「烏雲蓋天」馳向金龍嶺下面了。

* * *

「索命郎君」於心忍這次還眞傷得不輕，左臂上那一道血口是被步超生死牌掃中的，一隻左袖染得血紅，他為了扣拿步超右腕，却又被烏刺皮鞭回抽六七下，這時候他在「不老翁」曲大耳的細心敷藥下，匆匆的又把破衣穿起來，急急對曲大耳道：「好了，爺爺，皮肉之傷我還頂得住，你老且轉回去吧，我還得趕往廣寧府呢！」

「不老翁」曲大耳道：「難道你還想攔住幾個漏網之魚再賺他幾個銀子？」

木訥的搖搖頭，「索命郎君」於心忍道：「祇為身在江湖的一股傲氣，說得好聽些，也是為了一個義字。」

於是，棗紅馬一路飛奔而去，光景是直追勝一豪呢。

「不老翁」曲大耳點頭笑着，自語道：「這小子較之我年輕時還有出息！哈……」

* * *

從清風鎮一大早就見十五個兇猛狂漢，各跨一騎之外，更另外又牽了五匹馬，十五人不疾不徐的馳向五十里外的廣寧府。

就在一路揚起長約一里的灰塵浮動中，不到兩個時辰，十五騎已到了廣寧府城外。

廣寧府城外的護城河邊，一排沿着城壕栽種的桑柳之間，二十匹駿馬全拴在樹下面。

於是，這十五人則三三兩兩好整以暇的向城中溜躂着進去。

最後進去的兩人，各擔着一個挑子，看上去似是包的甚麼東西，祇是這些挑的東西在進城的時候，却也未引起守城官兵留意，也許是故意讓進去的吧！

祇見這些莽漢走到城中不久，竟不約而同的滙聚在一家店門外。

於是，兩個擔東西的也走過來，就地把東西攤開來，駭然全是殺人鋼刀。

十五個怒漢各抄自己傢伙，發一聲喊，早衝向對面不遠處的府衙，衙門口有兩個捕快，見這一羣人殺過來，忙大叫着向府內跑去。

那座廣寧府大牢，就在一進衙門口往左轉的五間高大瓦屋內，十五人似是早有計劃，祇一衝進衙門，五個人直往對面大堂口上殺過去，另五人則把守着往門外面的通道，另外五人却狂叫着衝殺進大牢內。

不料殺向大堂口的五人尚未衝上青石台階，突然自大堂兩邊「颼颼」聲中，兩排箭雨交叉着射過來，五個人一經發覺，忙揮刀劈擋，但已有三人肩胸中箭，另兩人也在腿肚上被箭射中。

厲烈的狂罵聲中，其中一個虬髯黑漢揮手狂叫道：「漏氣了，鷹犬們有備，大家快退！」

守在衙門口的五人也早已看到，忙着衝上來接應，早又被藏在暗中的弓箭手一陣怒射，被逼不能

上前。

就在這時候，突然聽得大牢內嘩嘩一聲亂响，鐵二冲等人也狂叫道：「兄弟們快逃呀，王八蛋們正要一網打盡呢，快走，快走！」

十五個趕來救人的，全聽得出那是誰的聲音，但在前面陷阱處處中，再狂橫也得收起來，不逃命那是同自己過不去。

原本是一個設計週密的計劃，其成功率絕對在八成以上，但誰會想得到是眼前的這種結果。

而這個結果却又是恁般的出人意料。

就在十個兇漢舉刀衝出衙門的時候，却發現城門已關，附近何止兩百兵丁，有一半手中舉着弓箭，瞄着這裡……

有個軍官模樣大漢，手托大關刀，高聲喝道：「狂徒還不束手就縛！」

不料十個大漢中，一人振臂高叫道：「殺！」

就在這聲暴喝如雷中，大砍刀暴斬狂劈，一溜精芒猝閃直向對面一衆軍士中殺過去。

一簇箭雨，「咻」聲中直射過來，但却在大砍刀的暴圈狂閃不斷中，全被打落地上。

於是雙方在這近距離中，短兵相接，狂殺在一起。

就在這時候，有幾個怒漢已殺近城門，幾乎就在同一時間，又是另一方向箭雨一陣暴射過來，祇見幾個怒漢已不管身上中箭傷痛，瘋狂的打開城門向城外衝去，一路且狂叫道：「兄弟們，快走，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快走！」

然而就在一聲聲凄厲狂叫慘號中，衝過護城河的也祇有兩個怒漢，而且是帶着箭傷而逃走的。

又是一陣急步狂亂聲傳來，近百名兵丁早舉槍揮刀又把城門關起來，這時那個雙手舉着大關刀的軍官，已衝近幾個受傷怒漢身前，也不加稍看的就是一陣狂斬，又見寒光閃閃中一蓬蓬血雨洒落一地，慘叫之聲令人毛髮悚然而凄惶不已！

帶着一身箭傷的幾個狂漢，終於還是雙拳難敵衆手，就在上百兵丁捨死忘生的圍殺中，由鏗鏘的砍殺一變而成利刀剁肉，刹時間全被亂刀砍死在當場，竟再無一人逃走。

一場拚殺中，那五個衝入大牢中的兇漢，也才剛剛衝進大牢內，不料一隻大網當頭罩下來，五人尚未脫困，已被二十幾名軍士手持長矛抵住，當場被捉進大牢內。

＊　＊　＊

蹄聲雷動起自遠處的山崗上，蜿蜒的一條官道上，在夕陽的斜照下，更見一溜灰煙滾滾。

也就在這時候，勝一豪也自山崗的這一邊向上疾馳而去，他人幾乎是貼在馬背上一般的向山崗上衝！

於是三騎刹時間在半山崗上相遇而使得勝一豪臉露驚喜的招手高聲道：「二位慢走，等一等！」

也許勝一豪的那把「奪命傘」太惹眼，而令兩個身受箭傷驚魂甫定兇漢連多想一想也不及的狂叫着：「啊……」催馬急馳。

勝一豪一聲冷笑，立刻調轉馬頭，就在他怒喝聲中，烏雲蓋天長嘶一聲流雲似的啣尾直追過去。

一路狂追，眨眼就是十多里，就在一片平川中，又見一騎迎着三騎而來，勝一豪不用多想就知道是誰，祇聽他高聲尖叫道：「於兄弟，攔住他們呀！」

勝一豪的聲音，「索命郎君」於心忍當然知道，祇見他一攏馬韁，及時的橫馬在官道中央，就在迎面雙騎一閃而至的刹那間，「索命郎君」於心忍倏然拋出他那根絲繩，天色灰暗中，正套在一匹馬首。

「索命郎君」於心忍奮力一拉手中絲繩，就在那馬脖子一偏之間，他的人早已離鞍而起，半空中擰腰斜身直向第二匹馬上那人撲去。

大砍刀就在他的身下暴斬而過的同時，於心忍已出棍如風般彈敲揮打猶似驟雨狂灑，一連兩聲脆響中，那人已自怒馬背上摔在地上。

勝一豪適時的追趕上來，正遇到第一匹馬上漢子翻身下馬，揮刀殺來。

勝一豪狂馬自那人身邊一擦而過，「奪命傘」却順勢向那人胸前插去。

「吭」的一聲，那人揮刀不及，竟被「奪命傘」尖頂出三丈遠而一跤跌在地上，血就在這人倒地時向外冒着。

收韁撥馬而回，勝一豪笑對「索命郎君」於心忍道：「我一路在想着你會跟着回來的。」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你如何會知道的？」

哈哈一笑，勝一豪道：「很簡單，因爲你是『索命郎君』，當你知道廣寧去了十多個毀你們廻龍灣的惡魔以後，你絕不會輕易的饒過他們的，你說呢！」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勝仁兄，你是如何在這種天已將黑的時候認出這兩個惡徒的。」

勝一豪道：「遇上他二人的時候，天還未黑，餘霞尚在，這兩個人在畫影圖形中十分好認，於兄弟稍加注意，必然會看得出來的。」

不料二人正要以繩索綑人呢，那個被於心忍敲昏在地上的兇漢又醒轉過來，他悄無聲息的箕張雙臂，冷厲惡毒的向勝一豪抱去，光景是豁出性命也要找個墊背的。

閃身已是不及，勝一豪沉聲怒喝中，豎起把「奪命傘」向那人懷中擋去，就在那兇漢雙手也抓住「奪命傘」的同時，一把尖刀已自傘柄被勝一豪拔在手中。

平壓前送，尖刀「噗」的一聲正插進那兇漢腹中。

「哦……」那兇漢發出最後一聲厲叫，當場又倒在地上。

＊　＊　＊

就在那個貼着懸賞的佈告欄前面，勝一豪與于心仁二人緊握着手，久久未放開……

勝一豪對一旁伺候的莫哀問道：「五千兩銀子全綑在馬上了？」

莫哀忙欠身道：「回稟二爺，一個也不少的全給于爺綑在馬上了。」

「索命郎君」于心仁木訥的道：「勝仁兄，我不該領那麼多賞銀的，有一半應是你的呀！」

勝一豪笑笑，道：「我說過，那是我的賀禮，祇等廻龍灣新厦落成，祇等你選好日子同魚姑娘、曲姑娘共拜花堂的時候，我會兩肩扛着一張大嘴巴，好生的去喝你一頓呢！」

「索命郎君」于心仁點頭笑道：「勝仁兄，三月轉眼即屆，我會親自來請你的。」邊又對一旁笑得像彌勒佛似的莫哀也道：「還有莫大人，到時候一齊去喲！」

捕頭莫哀這時更知道面前這于心仁的來頭更大，聞言行禮不迭的笑道：「一定叨擾于爺一頓酒吃的。」

就在「索命郎君」于心仁離去的時候，捕頭莫哀一把撕去告欄上貼着的那張幾乎發黃的賞格，及惹人眼紅的畫影圖形佈告，緊貼在勝一豪身後走回府衙而去。

＊　＊　＊

兩匹馬，一匹上面坐的是「索命郎君」于心仁，另一匹馬上馱的盡是喜事要用的東西，其中連鳳冠霞帔也有兩套，都全是府台大人送的，當然五千兩銀子也在那匹馬上。

于心仁趕到清風鎮上時候，正是快過午了，前一夜他被勝一豪留在府衙住，第二天一早才離開，如今他人才進入清風鎮，却有着近鄉情怯之感，無他，因爲他又面臨另一次難以解決的問題。

他如何向魚姑娘解釋呢，荷花還未過門呢，自己就再把曲小玉一併算上，萬一荷花發起火來，又將如何是好？

魚家客店裏，正中一張桌子上，「不老翁」曲大耳正軟咕噥張着無一顆牙齒的嘴巴指手劃脚呢。

一旁荷花姑娘同她爹，還有曲小玉三人聽得可津津有味呢，連幾個伙計也全在聚精會神的聆聽，「索命郎君」于心仁站在門口都怔住了。

他再也想不到出現這種場面。

看荷花同曲小玉模樣，他內心可眞正是既驚又喜！

輕輕的，于心仁叫了一聲也許他自己才能聽得見的聲音：「喂，我回來了！」

店中的人不約而同的望過去，早見兩個似花蝴蝶的荷花與小玉，分左右飛撲向托住門口木訥的于心仁，小玉更急急的在于心仁身上找傷痕，道：「爺爺回來說你受傷了，在那兒，快告訴我呀！」

荷花也急切的道：「要不要緊嘛，你倒是快告訴我二人呀！」

于心仁驚奇的道：「妳……二……人？」

曲小玉笑道：「不是我姐妹二人還會是誰？」

于心仁更吃驚的道：「妳們已是姐妹了？」

這時「不老翁」曲大耳走上前來，笑道：「昨日你們在金龍嶺上斷殺，她們却在這清風鎮上拜起乾姐妹來了呢，哈……」

魚老爹也走過來，道：「沒吃飯吧，快叫灶上重新整治一桌端上來，我們大家可要好生慶賀一番呢！」

不料「索命郎君」于心仁木訥的道：「喝完酒，我得趕着回轉廻龍灣，這些天未回去，也不知房屋蓋得如何了呢！」

荷花姑娘望望小玉，早聽得小玉道：「你走了我姐妹怎麼辦？」

于心仁先是望望魚老爹與曲大耳，然後赧然的道：「當然要帶着妳姐妹一齊回廻龍灣呀，那兒正缺少人手呢。」

曲小玉望着荷花笑道：「這還差不多！」

於是魚家客棧內更見笑語一片！

（全書完）

上文提要：徐元平等人出了玄武宮，從丁玲口中知道她們姐妹誤聽傳言徐元平已死，才冒死去玄武宮探究竟，也從查玉提供的訊息分析了楊家堡堡主覬覦孤獨墓中之寶……何行舟故意洩露他們的行踪，結果被少林寺和尚追上欲向徐元平索回「鎭山之寶」……王冠中告訴徐元平，其師妹派人找到他的屍體，並把南海門下至寶「紫金釵」放在……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釵盟

紫金寶釵引高手　奇書美女作代價

查玉凝神望去，不見一個人影，側耳靜聽，也不聞打鬥之聲，心中甚感奇怪，說道：「怎麼不見一個人呢？」

丁玲道：「祇怕咱們來晚了，已經死的死，傷的傷，曲終人散了。」

查玉怔了一怔，道：「我替幾位開道，先去瞧瞧。」縱躍如飛而去。

金老二皺眉頭道：「就算他們眞的已經拚出了勝負，也必有可尋跡象，咱們去瞧瞧吧！」加快了腳步趕去。

查玉心念父親安危，比別人更是用心仔細，他繞行過墓地一週之後，垂頭喪氣的走了過來說道：「宗老前輩見聞廣博，不知是否已瞧出一點跡象？」

丁玲冷冷說道：「不論那一方勝，也不會在這裏留下屍體……」她微微一頓又接道：「縱然無人收埋，也早被野狼吃了。」

查玉臉色微變，但他仍然裝作鎭靜之態說道：「在下的看法，祇怕咱們早來一步，如是此地當眞經過相搏，必將留下暗器、兵刃之類。」

丁玲道：「滿地枯草，白霜掩遮，你如不仔細撥開草叢尋找，哪裏會找得出來？」

丁玲本是有意捉弄於他，但查玉心念父親安危，早已亂了方寸，聽丁玲說的甚有道理，果然折了一根柏枝，撥開草叢尋找。

這墓地之中荒草及膝，秋末冬初季節，濃霜如雪，查玉用樹枝撥動枯草，濃霜濺飛，沾了一身，片刻之間衣履盡濕。

丁玲看他找得十分起勁，忍不住「噗」的一聲笑了出來。

查玉回頭望去，看丁玲羅袖掩口，雙肩聳動，笑得花枝亂顫，心中恍然大悟，她乃有意捉弄自己，不禁心頭火起，大步走了回來。怒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丁玲臉色一整，說道：「怎麼？你自己要聽我話，怪的哪個？」

查玉道：「此時此地，丁姑娘還有心捉弄我，難道令叔的生死，你就毫不關心麼？」

丁玲道：「誰說我不關心了！你自己不能鎭靜，就不想想如若他們眞已到這孤獨之墓內，相遇火併，總有一方獲勝，勝方入墓尋寶，這墓外定有守望之人，如若已尋得寶物而去，這纍纍青塚，哪裏還能這等完整無恙？」

查玉雖有被捉弄的忿怒，但丁玲這一分析，無疑已說明楊文堯等還未來到此地，放下一樁沉重的心事，一喜一怒兩相抵消，輕輕的咳了一聲，默然不語。

徐元平暗暗忖道：原來她早已猜到此地尚未經過搏鬥，剛才雖是有意捉弄查玉，事實却連我也被她騙過去了，當下微微一笑，道：「照姑娘的說法，他們是還未來過了。」

丁玲道：「他們是否已到過此地，甚難預料，但未在此相遇火併，墓中存寶完整無缺，却是可以斷言。」

查玉打量了四週一眼，說道：「如果這孤獨之墓中眞有存寶，倒是大可不必去尋甚麼原圖，一樣可以取得出來。」

宗濤道：「好啊！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勝舊人，你們都比老叫化强多了，用甚麼方法不用原圖可取出墓中存寶，老叫化聽聽高論。」

查玉道：「此事說來簡單得很，祇要僱用大批年富力强的工人，日夜趕工，挖地三尺，不愁取不出墓中存寶。」

徐元平道：「這墓中建築牢固，而且機關重重，這等作法，哪不知要斷送多少無辜的性命。」

查玉微一沉忖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他們貪圖重金而來，死了也怨不得別人。」

徐元平暗暗一歎，默然無語。

金老二道：「查少堡主想的雖是不錯，但却不知這墓中驚人的浩大工程，如無原圖，縱然僱用上千工人，也無法破除堅壁，何況那墓中機關，佈設精巧無比，祇要沒有破壞操縱那墓中機關的樞紐，它一直運轉不息……」

忽聽丁玲咦了一聲，說道：「快些隱起身子。」

她說得十分慌急，衆人來不及抬頭觀看，立時各自向一處藏身之處奔去，丁玲却隨在徐元平身後，隱在一處茂草叢中。

這是一座突起的青塚，週圍的荒草高可及人，徐元平和丁玲隱入了草叢之中，藏好身子之後，徐元平探頭向外張望了一陣，不見一個人影，心中甚覺奇怪，回頭對丁玲說道：「丁姑娘，當眞有人麼？」

丁玲搖搖頭，笑道：「沒有啊！」

徐元平怒道：「你這人怎麼搞的，說話做事沒輕沒重，不論甚麼時間，都亂開玩笑。」站起身來，向外走去。

忽聽丁玲低聲說道：「等一等好麼？我有話要對你說。」伸手拉住了徐元平的衣角。

這兩句話雖是平平常常，但聲音却有着無比的凄涼，徐元平不由自主的停了腳步。

回頭望去，祇見丁玲星目之中蘊滿了盈盈淚水，濡濡欲滴，不禁吃了一驚，急急說道：「姑娘有甚麼話儘管請說，祇要在下力所能及，定當全力以赴。」

一向堅强的丁玲，這當兒突然間變得柔弱起來，兩行淚水似斷線珍珠般滾了下來，幽幽說道：「我已快要死了，縱然說幾句不顧羞恥之言，你也不會放在心上吧！」

徐元平怔了一怔，道：「甚麼事？請姑娘先說出來，容在下想想再說。」

丁玲淡淡一笑，道：「你知道我爲甚麼要欺騙你們麼？」

徐元平道：「不知道啊。」

丁玲道：「剛才我突然覺到了內部傷勢起了變化，也許很快就要死了。」

徐元平吃了一驚，道：「甚麼，當眞有這樣厲害麼？」

丁玲道：「難道我還會騙你麼？」

徐元平蹲了下來，突然伸出手去，一掌按在丁玲「璇璣」穴上，低聲說道：「你快些運氣相和，我以本身眞元之氣助你，看看能不能把你傷勢穩住。」

他此時內功已極深厚，一運內功，丁玲立時感到着一股熱流攻入了穴道之中。

祇覺徐元平掌心之中，熱流如泉，不停的湧入「璇璣」要穴，暢行百脈，流通四肢。

丁玲初時祇不過覺得那攻入穴道熱流暢行百脈，十分舒服，但當那熱流攻入內腑時，却突然覺得一陣刺心的劇疼，不禁一皺眉頭，本能的向後一仰身軀，讓開了徐元平的手掌。

睜眼望去，祇見徐元平頂門之上滿是汗水，顯然他已集了全身功力……

丁玲歉疚的微微一笑，道：「我很疼……」從懷中摸出一塊雪白的手帕，接道：「看你累成甚麼樣了……」揮動絹帕，擦去他頭上的汗水。

徐元平輕輕歎息一聲，道：「你如能忍受一些痛苦，也許我能打通你因傷而硬化的經脈。」

丁玲凄涼一笑道：「別理我，我受不住那種痛苦，還是讓我死了吧！」緩緩把嬌軀偎了過來，伏在徐元平肩頭之上。

徐元平看她一副楚楚可憐的神態，不禁生出憐憫之心，輕輕在她背上拍了兩下，笑道：「不要緊，等一下我點了你兩處暈穴，再用眞氣打通你受傷經脈，那你就不會感覺苦疼難耐了。」

丁玲忽然抬起頭來，一臉纏綿悲凄之情，望着徐元平緩緩說道：「你當眞認爲我是忍受不了那打通硬化經脈的疼痛麼？」

徐元平怔了一怔，道：「這是你自己說的啊！我怎麼會知道

呢？」

丁玲幽幽歎一口氣，默默不言，瞪着一雙大眼睛，凝注在徐元平臉上，似乎要從他神情間，找回她失去的甚麼。

四目相對望了一陣，徐元平忽覺她目光之中，蘊藏着無限的情意，默默傳了過來，不覺心頭一震，慌忙別過頭去，低聲說道：「你別這樣瞧着我。」

丁玲還未來得及開口說話，忽聽一個宏亮的聲音傳了過來：「紫金釵當眞能和那玉蟬功用相同？」

這聲音宏量震耳，一聽之下，立時辯出不是同行人中的口音。

丁玲輕輕一扯徐元平的衣領，附在他耳邊悄聲說道：「我沒騙你嘛，眞的有人來了。」

徐元平怕驚動來人，不敢答話，回頭一笑，輕輕移動身軀，借草叢空隙向外望去，但見青塚纍纍，遮去了視線，哪裏還能看見來人？

祇聽另一個清冷的口音，說道：「那紫金釵的功用，豈止和玉蟬相同，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除此之外，還有一宗大大的好處。」

那宏亮的聲音重又響起，道：「不知有甚麼好處？」

那清冷的口音接道：「不知吾兄是否喜愛南海門下奇書？」

祇聽一陣縱聲大笑道：「南海奇書，人見人愛，兄弟自是不能免俗。」

徐元平低聲對丁玲說道：「有一個好像是易天行的口音。」

丁玲怔了一怔，道：「你見過易天行麼？」

徐元平道：「見過兩三次了，這口音聽來很像，但不知他和何人走在一起。」

丁玲舉手搖了兩搖，附在他耳邊說道：「易天行盛譽滿天下，武功也不在天玄道長之下，咱們再要說話，非要被他察覺不可。」

徐元平點點頭，不再言語。

丁玲看他忽然變得十分聽話，心中大感高興，微微一笑，輕輕把粉頸偎在他肩膀之上，凝神聽去。

那聲音清冷之人說道：「信得過兄弟的話，除了那紫金釵，和南海奇書可以到手之外，還可得到一位容色絕世，美艷無匹的妻……」那聲音愈來愈小，漸漸不聞，顯然兩人忽然又改變了行向，折轉他去。

徐元平側耳再聽，已難聽到任何聲音，鬆了一口緊張之氣，忽覺耳根後熱氣輕拂，幽香撲鼻。

側目望去，祇見丁玲正伏在他肩頭之上，櫻口輕啟，在他耳根後面呵氣，幽幽香氣，也從她身上散發出來。

徐元平皺皺眉頭，說道：「他們走了，咱們也出去吧！」

丁玲笑道：「不用慌，他們馬上就要回來。」

徐元平已對她料事之能佩服得五體投地，果然十分相信，依言坐着不動。

丁玲微微一笑，拉着他站了起來，道：「騙你的，你眞的這樣相信我的話麼？」

徐元平被她鬧得瞠目結舌，不知如何回答。

丁玲牽着徐元平一隻手，當先跳出草叢，徐元平却仍然站着不動，丁玲用力一拉，道：「出來呀！」

祇聽一個朗朗大笑之聲，接道：「兩位挺親呀！」

徐元平在丁玲一拉之下，不自主的跳了出來，臉紅耳赤的說道：「查兄不要取笑。」

丁玲忽覺一陣羞意泛上心頭，急急鬆了徐元平的右手，轉過身子。

抬頭望去，祇見查玉背負着雙手，站在八九尺外，滿臉微笑的接道：「徐兄艷福不淺啊！」

徐元平被他取笑得無言可答，結結巴巴的說道：「這個，這個，查兄……」

丁玲突然一揚柳眉說道：「怎麼？你有點看不順眼麼？」

查玉笑道：「哪裏，哪裏，兄弟為兩位恭賀還來不及呢！」

丁玲突然橫跨了兩步，緊依徐元平身側而立，說道：「你要想看你就多看兩眼吧！」伸出纖纖玉手，抓住了徐元平的右腕。

徐元平怔了一怔，道：「丁姑娘別開玩笑。」急急向後退了兩步，讓避開去。

查玉微微一笑，道：「徐兄這等拒人於千里之外，也未免有些太……」

忽覺一陣疾風直罩下來，查玉顧不得再接下去，縱身向一側躍開五尺。

回頭看去，見宗濤站在他讓開的位置上，冷冷的說道：「易天行和一位中年大漢，還有一個書生裝扮的人物，由此向東南方而去，這一陣工夫，老叫化發現了十幾起江湖人物趕往那個方向，此事看來甚不尋常……」

徐元平道：「剛才晚輩隱身在草叢中，曾聽得易天行和人談甚麼紫金釵，祇怕和此事有關，咱們要不要趕去瞧瞧？」

宗濤略一沉吟，道：「瞧瞧去吧！」

當先轉身，直向東南方向奔去。

查玉道：「既然甚多武林人物趕去，說不定家父也在那裏。」振袂而起，緊追宗濤身後行去。

徐元平左顧右盼，不見金老二現身出來，心中甚感奇怪，正要出言呼叫，忽聽一株古柏之後，傳過來金老二的聲音：「平兒，過來，我有事要對你說。」

徐元平依言走了過去，祇見金老二依在樹身之上，抱拳一揖道：「不知叔叔有何教示。」

金老二道：「平兒，以後再遇上少林寺中和尚時，不要再和他們動手。」

徐元平怔了一怔，道：「叔叔教言，平兒自當緊記在心中。」

金老二道：「你們去吧！我在這附近等你，事情一完，早些回來。」

徐元平道：「叔叔為何不和我等同行？」

金老二沉吟了一陣，道：「一則此地藏寶已然哄傳江湖，武林中人知道的，已為數甚多，我要守在此地，暗中瞧瞧都是些甚麼人物，要動此墓中藏寶的腦筋，一則易天行在那邊，一旦遇上，極不方便。」

徐元平本想勸他同去，但心念一轉，忖道：他已被易天行積威所懾，強他同去，他心中也不快活，不如就留他守在此地吧！如若事機趕巧，能把易天行殺了，也好消去他的心病。也不點破，躬身一禮，道：「叔叔守在此地，不要離開，免得我們回來找你不到。」

金老二笑道：「這個不用你費心，我藉這機會在此養息尚未全復的傷勢，你們來時，我自會現身招呼你們。」

徐元平一揖到地說道：「叔叔保重了……」回頭望了丁玲一眼，道：「丁姑娘，咱們走吧！」

丁玲搖搖頭，笑道：「你一個人去吧！恕我不奉陪了。」

徐元平怔了一怔，道：「為甚麼？」

丁玲道：「我傷勢快要發作了，你何苦要我跟去在路上受罪？」

徐元平道：「你一人留在此地，如何能叫人放心？」

丁玲道：「不用多費心了，咱們沒有相識之前，我不是一樣活了這麼大麼？」

徐元平被她言語頂撞得瞠目結舌，無言以對，楞了半晌，道：「這個，這個在下……」

丁玲道：「別這個那個了，快些上路啦！我和金老前輩守在此地等你們。三兩天內大概我還死不了，也許還有相見之日。」

說了凄凉一笑，轉過身子，緩步而去。

徐元平急急叫道：「丁姑娘，快請回來……」

他一連叫了數聲，丁玲頭也不回，一直向前走去，隱入一個突起的青塚之後不見。

徐元平無可奈何歎息一聲，道：「叔叔請費神照顧丁姑娘，平兒去看看那邊情形，盡快回來。」

金老二笑道：「你放心去，丁姑娘不用人照顧，她足智多謀，機靈無比，說不定她留在這裏，還會幫我的忙。」

徐元平站着想了半晌，想不出該再說些甚麼，回身一躍，人已到三丈開外，施展開輕身提縱之術，去如電掣風馳。

金老二望着他去如離弦流矢的背影，嘴角間泛起來一絲安慰的笑意，一月不見，徐元平的武功又似長進了許多。

徐元平心中似是積存了無比的憂悶，他對款款多情的丁玲心事似是半知半解，但却不知如何才能相慰她一顆芳心，這困擾使他覺得心靈上似是壓下來一塊千斤重鉛，使他有着一種喘不過氣的感覺。

他似是把一腔憂悶之心發洩在趕路之上，用盡了全力，拚命急奔，祇覺兩旁的樹木、景物，閃電般向後倒去。

這一口氣，也不知跑出了多少里路，也不知跑了多少時間，祇待聽到有人呼喚他時，才停了脚步。

轉臉望去，祇見宗濤和查玉一前一後，急急奔了過來。

原來他心中煩惱，祇顧低着頭拚命奔跑，已然超過了宗濤、查玉。

查玉拂拭一下頭上的汗水笑道：「徐兄好快的身法！」

徐元平這一陣不要命的疾奔，頂門之上，也隱隱見了汗水，長長吁了一口氣道：「兄弟急於追上兩位，故而放腿狂奔。」

宗濤笑道：「十里之內你已經趕上了我們，為甚麼還是急奔不停？」

徐元平道：「我祇顧趕路，沒有留心道旁行人。」

查玉道：「如果兄弟不叫你一聲，你要跑到哪裏才停？」

徐元平怔了一怔，道：「這個，就很難說了，我跑不動時，總要停下來吧？」

宗濤皺皺眉頭道：「大鬼女沒有來麼？」

徐元平搖搖頭道：「沒有，她留在那裏養息傷勢。」

查玉回頭望了望道：「金老前輩也沒有來？」

徐元平點點頭，沒有回答。

宗濤道：「唉！你應該把大鬼女帶來才對，咱們說不定還有需她之處。」

查玉笑道：「丁玲姑娘智謀過人，一代才女，徐兄天生神勇，武功無匹，郎才女貌，珠聯璧合，這

個大媒，宗老前輩非作不可……」

宗濤笑道：「老叫化對你們二谷、三堡中人素無好感，但最爲厭惡，還是千毒、鬼王二谷中人，想不到這數日相處，竟然對那以陰毒馳名江湖的大鬼女，生了甚多好感，看來老叫化這個媒人大有希望。」

查玉朗朗一笑道：「可惜丁玲姑娘沒有這個福份，得了不治之症。」

宗濤怔了一怔，怒道：「好啊！你膽子不小，連老叫化也敢捉弄！」

查玉道：「晚輩話還未完，老前輩就接了過去，如何能責怪晚輩。」

徐元平望了查玉一眼，正容道：「此等玩笑，查兄以後少開爲妙，和人名節有關，豈是兒戲之事。」

查玉道：「武林兒女，大都不太計較小節，徐兄豈可以世俗之見，量度兄弟。」

徐元平仰臉望天，默然不語。

宗濤看他雙眉深鎖，心事重重，突然縱聲大笑一陣道：「老叫化最是見不得愁眉苦臉，走！咱們快些趕路了。」

徐元平心頭一凜，回顧了兩眼，說道：「宗老前輩……」

宗濤笑道：「你可是想問小叫化麼？」

徐元平道：「是啊！不知哪裏去了？」

宗濤道：「老叫化、小叫化素來是各行其是，我們誰也不用管誰。」振袂而起，向前奔去。

查玉伸手拉住徐元平右腕說道：「走吧！」聯袂而行，行約十餘里路，到了一處山坡前面，祇見宗濤隱在嶺上一棵大樹後面，舉手相招。

徐元平心知宗濤不是發現了最厲害的强敵，就是遇上生平未見的奇事，否則以他的身份，絕不會這般隱身不現。

微一用力，掙脫了查玉握住的右腕，低聲說道：「查兄，宗老前輩定然遇上了强敵，咱們別驚動了他們。」放緩行速，輕步而上。

查玉似是也覺得事態嚴重，隨在徐元平身後，悄無聲色地向上爬去。

兩人走到宗濤停身之處，探頭向下一望，同時覺得心頭一震。

祇見一座新堆墳墓前面，供奉着鮮花水果，一個全身紫衣，臉上垂着重重黑紗的少女，盤膝坐在那新起孤墓前面的草地上，不停的燒化紙錢。

她身後站着白髮蒼蒼的梅娘，左面站着一個紅衣缺腿的大漢，右面站着駝矮二叟，那身着錦衣，身體偉岸的王冠中却站在那紫衣少女的身後七八尺處，滿臉憂戚之容。

在王冠中的身後，並站着數人，這些都是雄主一方，名重一時的江湖高手。

這些人中包括「神州一君」易天行，冀北查家堡堡主查子清，金陵楊家堡堡主楊文堯、鬼王谷的「索魂羽士」丁炎山、千毒谷的冷公霄等，除了這些名滿武林的高手以外，還有一羣肥瘦不等，高矮不同人物，就中最惹人注目的，有一個身穿白綾，手搖墜玉摺扇的少年，和一個四旬左右着黃袍的大漢。

這些人身後丈餘處，站着一十二個全身黑衣，背插寶劍的健漢。

這是一幕莊嚴的葬禮，但却不知那新墳中埋葬着甚麼人。

「神丐」宗濤輕輕嘆息一聲道：「不知甚麼人，死得這等威風。」

徐元平忽然心中一動，欲言又止。

查玉目睹爹爹也在那觀看葬禮的行列之中，幾乎忍不住失聲大叫。

徐元平强行按捺下激動的心情，打量了一下四週的景物。

這是四面丘嶺環抱的一塊盆地，大約有十畝方圓大小，盆地中滿生着青草。

宗濤愈看愈覺奇怪，忍不住好奇之心，說道：「走！咱們下去瞧瞧吧！」

徐元平道：「瞧甚麼呢？」

宗濤道：「這般人天南地北，各極狂傲，甚難聚會一起，碰上頭必有驚心動魄的大事發生，老叫化要是不趕這場熱鬧，那可是終身一大憾事。」

查玉接口說道：「此地距谷底，不下三十餘丈遠近，難見細微，兄弟也主張下去瞧瞧那墓中埋葬的何等人物，死得這般叫人羨慕。」

徐元平搖搖頭道：「我不去了，你們兩個去吧！」

宗濤奇道：「爲甚麼？」

徐元平道：「我見到易天行，絕難忍受得住胸中一股忿怒之氣，勢非動手不可。人家正在舉行葬禮，個個心中沉痛，動起手來，祇怕不大方便。」

宗濤道：「好吧！老叫化一向不願强人所難，你既不願去，就在這峯上等我們吧！」當先舉步，奔向嶺下走去。

徐元平想回頭而去，又想看個究竟，他雖猜想到那新墳之中，可能埋的是被人誤認作他的那具屍體，但又不能肯定，那容色絕世，目中無人的紫衣少女，會對他一個凡俗之人有那等鍾情。

他猶豫了一陣，終於抵不住好奇之念，縱身一躍，飛上大樹，找一處枝葉密茂之處，隱住了身子。

祇見宗濤、查玉一前一後的，直向谷底走去。

也許那莊嚴肅穆的葬禮，使那些在場的人都有些黯然神傷，耳目失去了靈敏，兩人將要走近谷底，仍然無人回頭望他們一眼。

宗濤重重的咳了一聲，直向那新墳走了過去。

查玉却奔入羣豪行列，站在爹爹身邊。

查子清回顧了查玉一眼，低聲說道：「你來這裏幹甚麼？快走！」

查玉怔了一怔道：「要我到哪裏去？」

查子清道：「最好回咱們查家堡去。」

楊文堯緊挨查子清身旁而立，微微一笑，接道：「查兄不用費心，令郎機智絕倫，當知自重保身。這等場面，不要他見識一下，豈不可惜？」

查子清突然側過臉，低聲對查玉道：「玉兒，等一下有了甚麼衝突時，切不可擅自出手，盡快躲到那嶺脊上去。」

查玉低聲應道：「孩兒記下了。」

這時，宗濤已緩步走近那墳墓前面，相距紫衣少女不過四五尺遠。

易天行忽然回頭對身邊那一身白綾的少年說道：「常兄，那衣着破爛之人，就是馳名我們中原武林道的『神丐』宗濤。」

那白衣少年淡淡一笑，道：「等一下本公子要領教領教他的武功。」

冷公霄聽得談話之聲，回頭望了那白衣少年一眼。

那白衣少年身側的黃袍大漢冷笑一聲，罵道：「瞧甚麼？混蛋忘八羔子。」他大概是剛剛學會這幾句罵人之言，咬字發音，口齒不清。

王冠中突然回頭接道：「諸位有甚麼過不去，等一會再吵不遲！」

那黃袍大漢臉色一變，正待反唇相譏，那一身白綾的少年突然側臉說道：「不許再多接口！」

那黃袍大漢看上去威威武武，但對那白綾少年却似十分敬畏，果然不敢再言。

冷公霄是何等人物，如何能忍得下那黃袍大漢相罵之氣，一面暗中運氣，一面低聲對楊文堯和丁炎山說道：「那身着黃衣的大漢不知從哪裏來的，不知兩位是否認識？」

楊文堯轉臉側望了黃袍大漢一眼，搖搖頭道：「易天行請來的幫手。」

冷公霄道：「此人出言不遜，兄弟想暗中出手教訓他一次。」

楊文堯淡淡一笑，道：「冷兄先請忍耐一下，咱們犯不着先和南海門中的人動手。」

這番話的絃外之意，無疑是說此刻出手，南海門中定然要出手干涉，先擋銳鋒，大不利我，勸冷公霄忍下算了。

丁炎山接道：「楊兄說的不錯，今日之局十分微妙，南海門自成一派，易天行亦似是有備而來，與會之人雖多，但嚴格的劃分起來，不過三足鼎立之勢，咱們雖不弱於他們，但如先擋南海門的銳勢，實力大耗，勢將留給易天行以可乘之機。」

楊文堯突然移動身軀，向前走了兩步，擋在冷公霄的身旁。

他素知冷公霄十分孤傲，兩句勸慰之言，未必能按得下他心頭怒火，怕他突然出手，暗中向那黃袍大漢施襲，故意把他擋住，說道：「小不忍則亂大謀，冷兄千萬不可意氣用事，這對耗已難再持多久，誰如忍不下最後一口怒氣，誰即將兩面受敵。」

冷公霄道：「兩位這等諄諄勸告，兄弟如再不聽勸告，誤了大事，那可慚愧了。」當下散去運集的功力。

幾人所談之言，都是暗運功力，施展「傳音入密」的功夫，是以其他之人，祇見幾人口齒啟動，却聽不到說的甚麼。

這時宗濤已到了那紫衣少女身後三尺處，忽覺一股暗勁襲來，身形一震，趕忙向後躍避開去。

祇見梅娘白髮顫動，滿臉怒意，望了宗濤一眼，但却沒有出言喝問。

轉目四顧，祇見那缺腿大漢，駝矮二叟，一個個向他怒目相視，奇怪的是沒有一個人出言喝問。

宗濤望了那紫衣少女背影一眼，心中一動，恍然大悟，這般人何以怒目相視，却不敢出言喝止。

原來那紫衣少女正在低聲啜泣，祇是她聲音低微，不用心很難聽到。

梅娘和那紅衣缺腿大漢，似都在側耳用心靜聽，似是怕喝問之聲，打斷了那紫衣少女的哭聲，所以不敢喝止。

宗濤一看之下，覺得想的不錯，但再仔細一想，心中又生疑問，暗道：如若那紫衣少女是在哭泣，他們縱不敢出言解勸，也正好借故喝止我的機會，使她停下哭泣才對，何以不肯出聲。

凝神聽去，祇覺那紫衣少女哭聲如訴，似是在低聲訴說自己的心事。

聲音低弱凄涼，叫人一聽之下，立時引起共鳴，以宗濤那等豪

放的性格，聽了一陣之後，也不禁爲之黯然神傷，泫然欲泣。

逐漸的可辨那低微的訴說之聲，祇聽她說道：「……君已死，留下我身誰與共，空負羞花貌，爲誰容，多少相思對誰訴，傷心對青塚……」

這聲音低微得隱隱可辨，但字字句句，都有着强烈無比的感人之力。

宗濤聽到了傷心之處，竟不覺滾下幾滴老淚，暗暗的歎道：不知她對甚麼人，竟然這等鍾情。

正自感歎當兒，突然身後響起了步履之聲。

回頭望去，祇見一個全身白綾的少年，手搖着墜玉摺扇，一步一搖的走了過來。

他似是有意使自己的步履聲驚動別人，故意落足甚重。

梅娘也似爲那步履之聲驚動，轉過臉去，狠狠的瞪了白衣少年一眼。

但那白衣少年彷如未見一般，仍然大搖大擺的向那紫衣少女身後走去。

梅娘欲待出手攔阻，但又想聽那紫衣少女訴說之言，一時之間，竟然拿不定主意。

那白衣少年突然加快了脚步，行雲流水一般，由宗濤身側而過。

「神丐」宗濤一瞥之間，已看出那白衣少年滿臉浮滑之氣，探手一把抓了過去。

出手一抓之下，已施「大擒拿手」中一招絕學，心想那白衣少年縱然身有武功，但在驟不及防之下，也難躲開。

那知事情大出了他意料之外，別說抓人，連那白衣少年的衣角，竟然也未碰着，不禁心頭大吃一驚，暗道：這名不見經傳的小子，竟然能輕鬆無比的讓開老叫化這一抓，看來又是遇上高手了。

就這心念一轉之間，那白衣少年已到紫衣少女的身後。

這時，祇要他一舉手間，立時可以揭去那紫衣少女頭上垂遮的黑紗。

宗濤突然對那紫衣少女生出了憐憫、惜愛之心，祇覺她這等至情至性的人，才是天地間最爲可敬的人，眼看那身着白綾的少年即將侵犯到她，心中大爲忿怒，厲聲喝道：「快給我站住，動一動手，老叫化剝你的皮！」縱身而起，直向那白衣少年撲了過去。

就在宗濤縱身而起的當兒，那站在紫衣少女身後的白衣少年，突然向一側橫跨兩步，霍的轉過身來。月光下，幾點金芒疾閃而過，不知哪一個無聲無息的發出了暗器，把那白衣少年逼得疾向一側。

那紫衣少女沉着無比，雖然停了低訴之聲，但對身後發生的，彷似不覺，連動也未動一下。

一陣疾風劃空而過，蕭蕭白髮的梅娘，竟然先宗濤而到那紫衣少女的身後。

她似是以保護那紫衣少女爲重，先把那紫衣少女護住，才揮動手中竹杖，向那白衣少年點去。

這些事情，幾乎是在同一瞬間發生，而且個個動作迅快，先後分別，不過是毫釐之差。

那白衣少年回過身來，本要喝問甚麼人暗算於他，話還未說出口，梅娘竹杖已經點到。

就在梅娘竹杖點向那白衣少年的同時，「神丐」宗濤的劈空掌力也同時擊到。

那白衣少年一張手中摺扇，身子向旁邊閃開了三步，身法快速絕倫，同時讓開了梅娘竹杖和宗濤的劈空掌力。

這時，四週羣豪一擁而上，團團把青塚圍住。

駝矮二叟，和紅衣缺腿大漢，一齊奔到梅娘身側，四個人站成一個圓圈，把那紫衣少女護在中間。

梅娘一杖點空，立時收回了杖勢，目光盯在那白衣少年身上，但卻未再出手。

宗濤劈了一掌，也未再出手撲擊，局勢一陣混亂過後，又恢復了暫時的平靜，但這平靜不過是大風暴前的一段沉寂。

易天行回顧了那白衣少年一眼，輕輕一皺眉頭，心中似是對那白衣少年惹出這場麻煩，甚爲氣惱，但祇是不便出言叱責，回頭却對宗濤說道：「這等莊嚴肅穆的場合，被宗兄擾成這等混亂之局，眞不知宗兄是何用心？」

輕描淡寫幾句話，把混亂全局的責任，完全加諸在宗濤的身上。

「神丐」宗濤冷笑一聲，道：「老叫化擾亂了全局，你又能怎麼樣？」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這個自有南海門中之人找宗兄理論，兄弟祇不過爲宗兄莽撞的舉動抱憾惋惜而已。」

楊文堯突然插口接道：「易兄如若識得那身着白衣的少年，甚望能爲兄弟引見引見，中原武林道上，似是從未見過他的行踪。」

這幾句話聽去雖是平常，但却暗中對宗濤幫忙甚大，全場中人都看到了那白衣少年，最先走近那紫衣少女去，楊文堯却明知故問的把那白衣少年和易天行連在一起，這無疑替宗濤作辯。

易天行緩緩把目光移注到楊文堯身上，微微一笑道：「楊兄常在金陵楊家堡中納福，甚少在江湖上面走動，自是識人不多。」

楊文堯竟也毫無怒意，拂髯笑

道：「兄弟孤陋寡聞，如何能和易兄相比？」

這兩人都是老奸巨猾之輩，雖然詞鋒相對，但面容之上都帶着微笑，毫無動氣的樣子。

這時，王冠中已帶着十二個佩劍的黑衣武士走近了易天行，臉色冰冷的望着「神州一君」說道：「易兄識得那白衣人麼？」

這等單刀直入的問法，易天行一時倒是不易籌思出適當的回答措詞，微微一皺眉頭，說道：「武林道上人物，兄弟識得甚多……」

王冠中冷冷的接道：「兄弟祇問易兄是否識得此人？」目光一轉，投到那白衣少年身上。

那身着白綾少年似是有意使易天行爲難，抬頭望天，默然不語，似是根本沒有聽到王冠中、易天行對答之言。

易天行被情勢所迫，難以再借詞搪塞，拂髯一笑，道：「識得又怎麼樣？」

王冠中道：「易兄如若和他相識，兄弟自應先對易兄招呼一聲，然後再教訓他，如若易兄不識，兄弟今天要開殺戒了。」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兄弟識得……」他回頭望着那白綾少年，大笑道：「常兄，請過來，兄弟替你引見幾位中原道上有名的人物。」

那白綾少年揮着手中摺扇，大搖大擺的走了過來。

此人面目陌生，除了易天行，全場再也無人認識他。

王冠中雖忍着忿怒之氣，目光中却滿是忿怒之意，盯在那少年身上。

易天行指着王冠中道：「這位是南海奇叟門下大弟子王冠中，王兄。」

王冠中大度雍容，心中雖甚恨那白衣少年的浮狂，但仍不肯失去禮數，欠身微一點頭，但那白衣少年却是狂傲畢露，輕揮摺扇，不言不語。

易天行皺皺眉頭，指着那白綾少年說道：「這位是關外拂花公子，兩位一個極北，一個極南，眞是天涯何處不相逢了！」

王冠中冷笑一聲，道：「兄弟在中原武林道上居住十餘年，從未聽人談過閣下之名？」

那白綾少年不但狂傲無比，而且臉皮厚得可以，王冠中那等激諷於他，他仍然臉不改色，一面揮搖着手中摺扇，一面說道：「本公子甚少涉足中原，知我之人，自是不多。」

王冠中突然欺進一步，冷冷的問道：「拂花公子知道這是甚麼地方麼？」

（未完・卅八）

上文提要： 西門風替女兒與令狐爽補辦喜讌，令狐爽認了岳父大人，並送了他一顆龍目珍珠。四魔四邪要令狐爽替他們出主意再去搶劫史小豆，令狐爽勸他們罷手，反被罵一頓，祇好答應去打探……令狐爽要西門吹花好好打扮一番，然後小兩口上山去放羊，目的是去引誘史小豆請來的高手花和尚與喇嘛，令狐爽把和尚修理得……



歪歪小爽哥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剃去三千煩惱絲　換得龍珠敗喇嘛

令狐爽笑着走進後院的大房間，祇見四魔四邪正圍在一張大土炕上打商量。

現在，令狐爽走進來了，立刻引得八人齊看過來！

東方東招手道：「過來，過來，你小子溜到那裏去了。」

令狐爽道：「師父們，我這是忙得不亦樂乎，爲的是替師父們分勞解憂呀。」

東方東一怔，宇文鳳道：「去那裡爲師父們分了勞解了憂呀？」

司馬元接道：「除了去石山，別的就不重要了。」

申屠艮道：「徒兒，你去石山了？」

令狐爽道：「我就是從石山回來的。」

他此言一出，八人立刻就把令狐爽圍住了。

東方東道：「你敢獨自去找死？」

令狐爽道：「師父們，你們平日裡下了苦心對我大力的調教，爲的是甚麼？」

他看看八人的臉色，又道：「你們看看，你們每人挨了宰，我心中難過呀！」

宇文鳳道：「聽聽，咱們的徒兒呀，他是多麼的有良心呀！」

司馬元道：「當初我就看出這娃兒有良心，所以我是第一個對他下苦心的人。」

上官文道：「小子，你快說下去。」

令狐爽道：「師父們挨刀，比刀子割在我身上還叫我難受，我恨不得立刻殺了史小豆。」

東方東道：「殺史小豆有屁用。」

令狐爽道：「那要殺那個呀？」

東方東道：「石山有兩個魔頭，前莊住了個飛鈸和尚，後莊住了個廣敖大喇嘛，這兩個人不除，咱們他娘的一點轍也沒有。」

令狐爽道：「太簡單了，太容易了。」

東方東咬牙叱道：「師父們都沒辦法，你他娘的吹的甚麼牛？」

申屠艮也叱道：「叫你小子趕來，是叫你出個點子的，誰耐煩聽你吹牛皮呀，哦操！」

公冶長道：「你今天去幹甚麼？半天不見人！」

令狐爽哈哈笑道：「我今天去解決師父們的問題了呀，師父們的心中大患，我除了一半。」

「甚麼？」八個人齊聲叫起來。

東方東叱道：「小子，聽你正經的，再是放閒屁，小心揍你。」

令狐爽道：「我有那麼多閒屁放呀，我說的全是正經八百大實話。」

宇文鳳拉住令狐爽道：「好，

你說說，我們聽聽，你是怎麼解決了師父們一半煩惱的？」

令狐爽道：「簡單啦，我把那個用飛鈸傷人的大和尚打得哇哇怪叫的逃了。」

「逃了？」

八個人又不約而同的叫起來。

東方東道：「就憑你？」

令狐爽道：「是呀，我怎麼了？我是師父們苦心孤詣調教出來的呀，我能給師父們丟人嗎？」

東方東道：「你快說，你怎麼傷得了那飛鈸和尚的？」

令狐爽道：「金剛指抓下大和尚的臉皮，我掃了一把碎肉，大和尚好像一目也看不見了。」

司馬元哈哈笑了。

因爲金剛指是他敎給令狐爽的。

申屠艮道：「我不信。」

東方東道：「我也不太相信，娘的，我們三人打他一人，我們三人掛了彩。」

宇文鳳道：「徒兒，這是不是眞的？」

令狐爽道：「當然，搏殺總是不簡單，你們看我手上祇有這鋼笛，這笛身上盡是被鈸切的痕，哈哈，我在樹林中同大和尚交手，他的鈸就威力大減了。」

公羊山道：「娘的，聽起來又像是眞的。」

令狐爽道：「我去查看過地形，石山前面光禿禿，所以啦，爲了替師父們把大和尚引出來，我還去買了十五頭老綿羊。」

東方東叱吼：「要老綿羊幹甚麼？」

令狐爽道：「替我挨飛鈸呀！」

「甚麼，叫羊替你挨飛鈸？」

「是呀，這世上甚麼樣的東西比羊乖？羊便是死了也不會對我翻白眼在心中罵我混蛋，對不對？」

東方東道：「死了幾隻羊？」

令狐爽道：「一共死了十三隻呀，大和尚一共有飛鈸十三面，全他娘的用上了。」

東方東道：「就是沒有傷了你？」

令狐爽道：「廢話，我如果挨了飛鈸，還能在這兒向我偉大的師父們報告呀，操！」

東方東一聽「操」字，大怒，吼道：「你對師父也操呀！」

忽聽公羊山大笑，道：「果眞如此，沒關係，小子啊，回去寨上我還你，十五隻綿羊在我來說，小事一樁，對不對？」

令狐爽心中幾乎要笑出聲來了。

個老小子，你還惦着你的公羊棧房呀，等你回去一瞧，發覺人去樓空，娘的皮，你就會哭了。

令狐爽笑笑，道：「公羊師父呀，十五隻羊我也不在乎，我祇在乎爲師父們掃除障礙，此去石山一帆風順，趕快回去清風谷，傳我幾手好功夫。」

公羊山道：「那是當然。」

宇文鳳道：「我眞不敢相信，我們聯手也打不過的飛鈸和尚，竟會栽在你的手上。」

令狐爽道：「師父，這沒甚麼，我還正打算潛去史家莊的後莊，會一會那個大喇嘛呐。」

東方東道：「你好大的雄心呀！」

令狐爽道：「怎麼了？這有甚麼大驚小怪的？祇不過一個西域和尚，他有甚麼了不起。」

司馬元道：「聽聽，咱們的徒弟多豪邁，多麼的講義氣和偉大呀，娘的，我老人家感動了。」

夏侯金道：「令狐爽呀，乾脆，你當我兒子算了。」

令狐爽道：「我當初在虎牢關就是想成仙，唉，師父叫我吃大便，餵死人吃東西，嚇得我尿褲子，這要是當了你老的兒子，你叫我吃甚麼呀？」

夏侯金道：「我吃甚麼你吃甚麼，怎麼樣？」

令狐爽道：「先說說，我當了你兒子，你死後會不會把你在老龍洞中所有的寶物全部送給我？」

夏侯金大怒，叱道：「放屁，師父們在修那金剛不壞之身呐，死不了的。」

令狐爽道：「這麼說，我沒希望接收你的一切了？」

「休想。」

「那就算了，你要兒子，另找高明吧！」

大伙一聽，哈哈笑了。

令狐爽不笑，他忽的往門外走去。

* * *

西門吹花已經三天半未見到令狐爽了，二人新婚之後，這是分離最久的時刻。

西門吹花相當不高興，有甚麼事不好找她商量的？

西門吹花不便去找八惡人，但她逼着她爹去找那八惡人打聽。

八惡人誰也不知道令狐爽去了甚麼地方。

於是西門風命花子幫的十大眼綫各地打聽，那可是花子幫最是「耳聽目明」的人物。

西門吹花見仍無消息，她不悅了。

西門吹花不快樂，花子頭西門風也不會快活。

西門風時坐時起，大罵令狐爽混蛋小子。

令狐爽這小子溜到甚麼地方去了？

令狐爽不是找地方去休養吧？

嗨，他還眞的在折騰自己了。

* * *

天水關城外有座菜園子，種菜的是父子兩個人，父子二人肯幹活，天天在井邊打水猛澆菜，井附近有個葡萄架，一邊就是兩間小茅屋。

令狐爽就躲在小茅屋中三天未出門。

種菜的老人叫張老爹，他兒子名叫張八。

這父子二人高興吶，因爲他們發了。

令狐爽送了他們一張銀票，那當然是霍樂與乖乖二人的家當。

一百兩銀票送人吶，他令狐爽一點兒也不心痛，因爲那不是他辛辛苦苦賺來的。

這一百兩銀子有條件，爲他趕製一套西域和尚穿的喇嘛袈裟，還得請來個剃頭的。

令狐爽已想了三天三夜未出茅屋門，因爲他很難下決心，他正對剃去頭上三千煩惱絲拿不定主意。

如果把自己剃個大光頭，娘的，西門吹花會氣死。

西門吹花才不會嫁個光頭小和尚。

祇不過三天內想了又想，令狐爽決心剃光腦袋了。

他想的是頭髮又不是人頭，人頭割了會完蛋，頭髮剃了會再長出來的。

令狐爽在茅屋中一聲叫：「張八！」

「唉，來了，來了。」

那個二十來歲的小伙子，看樣子不比令狐爽差多少，他一蹦三跳的進了門。

「少公子，你叫我？你吩咐。」

「我想通了，也決定了，剃頭，剃他娘的大光頭。」

「我這就去叫剃頭的來。」

令狐爽道：「快去！」

張老爹走進來了，他笑呵呵道：「喇嘛衣裳做好了，你少公子何時穿？」

張八往外走，張老爹把衣衫放在破桌上。

令狐爽道：「剃頭、衣裳連帶吃住，我送你父子的銀子夠不夠？」

張老爹忙點頭道：「夠，夠，夠，十兩還未用完吶。」

令狐爽道：「剩下的銀子是你們的了。」

「哈……」張老爹忍不住的笑了：「少公子，你好像恨透了銀子，又好像有用不完的銀子，你比暴發戶還厲害，我老爹這一輩子祇遇上你一個。」

令狐爽道：「你眞幸運呀，如果你每天遇一個我這樣的人，張老爹，我保証你沒多久會發瘋，哈……」

「不會的，開玩笑，我祇會快樂。」

「張老爹，你見過這世上有幾個有銀子的人物眞正快樂過？他們吃睡不安寧，走在路上也心驚，江湖上的保鏢不會保窮人，他們專保有銀子的人，有錢的人命也短，因爲上天安排妥了的，這人一生吃多少，早已定了案，多吃多喝多造孼，早死早完蛋，所以啦，有得吃飽就好了。」

張老爹聽得一怔，道：「少公子，你說得夠清楚了，我聽得也更糊塗了。」

「糊塗？」

「是呀，如果照你這麼說，世上誰還會千方百計打破頭的去賺錢？」

令狐爽笑笑，道：「我就不拚命撈銀子，我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吧，我出家當喇嘛了。」

他頓了一下，又道：「你們父子每天挑着大擔的菜往史家莊送，他們送你多少銀子呀？」

「一擔菜不到一兩銀子，吃吃花花買種子，所餘不過一錢不到。」

令狐爽道：「有個喇嘛專愛吃你們種的生蘿卜呀！」

張老爹笑得得意，道：「我父子種的這種雜交蘿卜鴨蛋大小，可是脆又甜，好吃。」

令狐爽道：「說說，那個喇嘛甚麼樣？」

張老爹道：「他呀，坐在一個小小佛堂中，閉上雙目不出聲，手上亮晶晶的是寶珠不停的動，祇有送去我種的蘿卜，他才微笑。」

「你就知道這一些？」

張老爹道：「別的不知道，後莊的人不許咱們多停留，收了菜就攆人。」

正說着，門外來了個剃頭的，張八叫那人走進門，對令狐爽一笑，道：「少公子，剃頭的來了。」

令狐爽拍拍滿頭長髮，道：「剃吧，剃得越光越好。」

那剃頭的把挑子一端的銅鍋中熱水舀在盆子裡，雙手把令狐爽的頭浸入熱水中。

令狐爽覺得燙得慌，可是剃頭的按緊了不鬆手，他有些任人宰割的感覺。

長髮浸泡後才夠軟，剃頭師父動刀子，祇聽頭頂上颯颯颯的響起來，一撮撮的長髮掉下地。

剃頭的祇不過一忽兒工夫，便拍了一下巴掌。

「好了。」

有句俏皮話叫令狐爽想到了，那句俏皮話是「剃頭的拍巴掌……完蛋了……」

令狐爽見剃頭的拍巴掌，立刻摸上自己頭頂，忍不住的道：「完蛋了！」

「哈！」

張老爹立刻塞上了五個銅板交在剃頭的手上。

剃頭的高興呀，平時剃個頭一個銅錢，張老爹給了五個，他咧嘴笑着走了。

令狐爽把紅衣袈裟披身上，他轉身扭腰看一遍，張家父子笑了。

張老爹道：「出家人不貪財，你出了家，銀子沒處花，所以送我父子了，謝謝，謝謝。」

令狐爽道：「錯了，出家不貪財，越多越好。」

張老爹一聽怔住了。

令狐爽哈哈一笑走出茅屋，也走出張家菜園子。

他不進城，不回客棧，也不去找西門吹花。

令狐爽去了石山。

史家莊就在石山後，令狐爽大步走得眞輕鬆，他的心中不輕鬆，他摸摸口袋中還有的一顆龍目寶珠之外，還送了申屠艮一顆，這一次他又取了兩顆，原是打算分送給百花谷谷主的，他還未去百花谷，就遇上了西門吹花，於是，他把其中一顆送給了西門風，也算是送了聘禮。

他此時祇有一顆在身上，當然另外還有一顆是藏在山溪中的石縫裡。

令狐爽就是打算用這一顆龍目珍珠來誘那個血刀喇嘛上他的當。

令狐爽早聽說了，這血刀喇嘛殺死許多花子兄弟，再怎麼說，如今令狐爽可是花子幫的女婿，他不能再見到花子兄弟們任人宰殺！

令狐爽也知道一件趣事，花子幫的人員是不虞匱乏的，天下花子有的是，不用征召自會來！

西門風就說過一句話，「走遍天下花子最好」！

至於好在甚麼地方，那祇有花子幫的人知道。

令狐爽走得很輕鬆，風吹頭頂有些涼，沒關係，他用力的揉搓着，那紅衣外罩活脫像個大被單，令他覺得有些拖拖拉拉的不爽快！

有件事情令狐爽還不知道，那就是自從飛鈸和尚受了重傷之後，第二天過午就離開了石山，去甚麼地方？便是史小豆問他也不說。

飛鈸和尚這一走，史小豆便把血刀喇嘛調到前莊來，因爲前莊最重要。

* * *

令狐爽走到莊前柵欄前，兩個漢子出來了。

「和尚，找誰？」

令狐爽打個稽首，道：「有點小事，見見大師父！」

「甚麼大師父！」

另一漢子道：「你大師父何人？」

令狐爽道：「我的大師父呀，他的法名叫廣敖！」

兩個漢子一聽，急忙彎腰回禮，道：「原來小師父是來見廣敖大喇嘛的，你請進！」

令狐爽道：「有勞了。」

他跟一人往前莊走，另一人又把柵門掩上了。

令狐爽跟着那人走進前莊，祇見這兒的人們腰上帶着刀，兇神惡煞似的在練功夫！

幾十個大漢還練陣勢，有攻擊，有守備，忽進忽退還帶吼叫！吼叫就是壯聲威，還有幾個在對打，打得砰砰叭叭響，這兒原來是個練武場。

正前方一座小廳上，香煙裊繞中，大蒲團上坐了個大喇嘛，他的頭眞大又光，好像頂門上有人貼上一塊大肥肉，厚厚的好像往臉盤上垂下來一樣！

聽門外，那人一聲報告：「大師父，有人找你。」

廳上的喇嘛不動，但身子忽的坐着轉過來，那一雙如尖刀的眼光，已停在令狐爽的身上。

「找我？」

「師傅，徒兒找你多時了，才打聽你在此呀！」

「你是……」

「小徒小敖呀，師傅……」

「你師父是……」

令狐爽怕露出眞相，他故意的低聲走過去，道：「師傅吶，別問了，我弄了一件寶物呀！」

那大喇嘛果然是廣敖，他雙目一瞪，道：「你得到甚麼樣的寶物？」

令狐爽道：「我得的寶物是寶珠，一共十七顆呀！」

廣敖幾乎跳起來，道：「十七顆？眞的是十七顆？」

「是呀，怎麼了？」

「是不是……」廣敖自袋中用力掏，掏出一個小錦盒，他取過錦盒猛一掀，嚄呀呀，嚇得令狐爽一哆嗦！

原來小錦盒中也是一顆龍目寶珠呀！

廣敖問令狐爽，「是不是這樣的寶珠？」

令狐爽道：「師傅呀，你怎麼知道十七顆也是你這樣的寶珠？」

廣敖道：「原是十八顆，十八者，十八羅漢是也，二十多年前，是由西域流失的，我入關內關外找多年，祇找到這一顆，還是從一個當年守關的千總手中得到的，另外十七顆却至今沒有下落，難道……」

令狐爽道：「就是這樣的寶珠，一共十七顆！」

「在甚麼地方?快帶我去!」

令狐爽也不怕被搶，他自袋中把那顆寶珠取在手上，道:「師傅，一模一樣呀!」

廣敖伸手去奪，令狐爽收回手，道:「走，我帶師傅去取那些寶珠!」

廣敖一聽，仰天哈哈大笑。

令狐爽道:「師傅這麼高興呀!」

「太高興了，哈……我在各處打探，想盡所有方法，前朝的愛寶者也打探過，今日在此卓錫，目的爲的就是有日看看這兒是否有那十七顆寶珠，要知這乃我佛之神物，怎可流落凡間呀!」

令狐爽想着這十七顆龍目寶珠是得自長安太守沈長明的大寶箱中，那沈長明當年也駐守過長城關卡，必是他在那時候得到的。

但令狐爽也不會相信這廣敖喇嘛，會眞的爲神奔走幾十年尋找這些龍目寶珠!

相反的，令狐爽這才知道，龍目寶珠應有十八顆才算是完整!十八顆就代表着十八羅漢呀，那麼少個神珠是少了個羅漢爺，那得動動腦筋把這喇嘛的手上寶珠也弄過來!

令狐爽往外走，他哈哈的笑。那當然是忍不住的笑了。

* * *

莊口上，有人問他二人去那裏，廣敖祇回答，去去就回來。

莊上的人誰敢攔，立刻有人往中莊報告去了!

是的，不久前飛鈸和尚受了重傷也走了，如今再走個大喇嘛，史家莊上緊張了。

如今，便是史小豆也隨身帶着兩把刀。

你看看，有銀子的人日子過得緊張。

有人說，去報官呀，官家派人保護你，其實說這話的人是豬，官家捕快更要銀子，沒有這銀子呀，他們才不會爲你拚老命……那個貓兒不吃腥，那個和尚不撞鐘，有錢能使鬼推磨，寧願當鬼也不當人!

史小豆乃魏忠賢的乾兒子呀，他當然明白這一套，所以他自己養了一羣他乾爹留下的殺手，住在這天水關的石山後!

如今聽說血刀大喇嘛匆匆而去，連向他打個招呼也沒有，史小豆心中有氣，可也無可奈何!

* * *

令狐爽一路發勁往前奔，他後面，大喇嘛廣敖緊追上，二人奔出七八里，又到了那個石洞下，令狐爽不走了。

廣敖道:「在甚麼地方?」

令狐爽道:「師傅呀，我是在石洞中得到的，我把他藏在林子裏!」

廣敖道:「快取來!」

令狐爽道:「你等着，我去取!」

果然，令狐爽往林中走，廣敖不走，他怕上當!

令狐爽走入林中一棵大樹前，雙手用力挖地面，他挖了一陣，大聲叫:「怎麼不見了?」

廣敖一聽，飛入林中了。

「怎麼不見了?」

令狐爽道:「我埋在這兒呀，你來挖!」

廣敖一聽急了，腰中拔出一把刀，他運起功力在刀身上，挖地就如同挖泥巴!

沒多久，已挖了個大坑，忽聽令狐爽叫道:「不對，不對，是在這棵大樹下!」

廣敖立刻又走過去，下刀就是一陣挖!

忽的，令狐爽又叫道:「東東北，南南西，西南西呀還是東北東，他娘的不對呀!」

他忽然又指着一棵大樹，道:「師傅，是北東北，在這棵大樹下!」

廣敖叱道:「爲何不記清楚?」

令狐爽道:「見了師傅一急之下慌了，忘了!」

廣敖已是額頭冒汗，他叱道:「你挖!」

令狐爽道:「我赤手空拳呀!」

廣敖把他的刀往地上一拋，道:「用我的刀!」

令狐爽道:「師傅，你這刀我怕拿不動呀!」

「用力當鋤頭，刨了!」

令狐爽無奈的拾起廣敖的刀，他哈哈笑了。

「這刀很合手呀，師傅!」

「刨，少囉嗦!」

令狐爽哈哈一笑，道:「刨?刨甚麼呀，刨你娘個卵蛋，你上當了!」

廣敖一聽大怒，道:「你……你不是我輩中人?」

令狐爽笑道:「禿驢，爲了賺你出來，可也費了我不少心思呀，眞叫累呀!」

廣敖怒叱道:「是你，是你傷了飛鈸和尚的，你個小王八蛋呀!」

令狐爽道:「那也祇怪大和尚太過貪色了，他打我老婆的主意呀!」

他忽的一瞪眼，又道:「你貪財，你太愛寶物了，你不是爲了寶珠，江湖行走幾十年嗎?」

廣敖不忘寶珠，吼道:「十七顆寶珠在甚麼地方?快說!」

令狐爽道:「你很想要那些寶珠了?」

廣敖道:「小友，我可以放你

一馬，祇要你把寶珠拿出來，我甚至可以馬上回西域，不再踏入中原一步!」

令狐爽一笑道:「你的如意算盤我清楚，祇不過那些寶珠你一顆也拿不走，而且我也打算把你懷中的一顆收歸我有吶!」

廣敖一聽大怒，外罩僧袍抖開來，嚄，他的腰帶上還插了九把半尺長亮晶晶的飛刀!

他冷笑了。

令狐爽也冷笑了:「怎麼，動傢伙了?嗨，早該動手了，是不是?」

廣敖道:「老衲至少可以收回你口袋中的一顆寶珠，小子，你是不是敬酒不吃吃罰酒了!」

令狐爽道:「別那麼自信了，大話說得過早，往往也失望得可憐!」

廣敖忽的抖手一揚，他祇是虛招，手上飛刀並未打出，而令狐爽卻上身一搖，閃到到樹後!

廣敖一笑，冷冷的道:「我若打你左目，絕不會打中你的右目!」

令狐爽回以冷笑，道:「你仍然在說大話!」

遠遠看過去，林中兩團人影相互撲擊，閃殺的勁風發出呼嚕之聲，令人震驚!

這廣敖果然了得，他在樹與樹之間，祇足尖一點間又直飛而上。

令狐爽的穿雲功，如果他未再修練八仙秘笈上神功，他是比不過廣敖的!

輕功是不會稍有投機動作的，誰比誰高半分，就會立佔上風!

令狐爽手上握的是廣敖的刀，而廣敖全憑身上的九把飛刀，他相信不出三把飛刀就能收拾了令狐爽。

他已打出三把飛刀了，却全部落了空!

這令廣敖驚怒交加!

令狐爽當然知道打鏢的手法!

宇文鳳的飛刀，西北道上最有名的，令狐爽在這方面是下過苦功的!

就在雙方閃掠中，令狐爽突然大吼一聲:「殺!」

半空中掄起一道極光，直往追擊而來的廣敖砍去!

廣敖似乎豁出去了!

廣敖也同時大吼:「殺!」

祇見他左右兩手疾甩，兩把飛刀那麼疾快的，在這麼短的距離中出手!

於是「颯」的一聲，又聽得噗噗兩聲，兩團人影落到地面上了。

那廣敖的左肩頭中一刀半尺深，幾乎左臂快斷!

但廣敖還是哈哈笑，他就要去令狐爽的身上掏取那一顆寶珠了!

忽的，地上的那把刀又彈起來了，尚且快不可言喻的砍在廣敖的右足上!

「哎呀!」

這一回他再也忍不住的彈跳起來。

令狐爽也彈身而起，他抖落胸前的兩把飛刀，大笑:「哈……」

廣敖靠在樹上大吼:「你……你明明中了我的兩把飛刀，爲甚麼……爲甚麼……」

令狐爽不說他穿了金絲軟甲，哈哈一笑中，道:「你不知道呀，小爺我練過金鐘罩鐵布衫呀!」

他把刀指在廣敖的肚皮上，又冷冷叱道:「拿過來!」

「拿甚麼?」

「噫，貴人多忘事呀，當然是你收藏已久的寶珠呀，你忘了?」

廣敖大叫道:「事無不理了，你打劫到和尚身上了!」

令狐爽道:「現在，猴王在我手中，你手中是一雙瘸十，你自己琢磨，想活命，你就把寶珠拿出來，否則……」

「否則怎樣?」

「否則你死吧，我祇一刀捅，你就到西天唸你那口是心非的阿彌陀佛了!」

廣敖大怒，道:「你好狠吶!」

令狐爽道:「我還沒有你狠心，你爲了收拾我，寧可自己挨刀，哈，我就不會這樣當豬!」

廣敖道:「你眞的殺我?」

令狐爽道:「你馬上就會知道!」

說着，他的刀尖已入肉半寸深，廣敖大吼:「住手，住手，給你了!」

令狐爽的刀刃猛一挑，廣敖腰帶被挑斷了，他那皮腰帶上仍有四把飛刀，令狐爽才不會挨冷刀!

如果他一個不小心，反挨廣敖一刀，那種樂極生悲的事情他是不會幹的!

「咻」的刀尖猛一挑，廣敖的刀帶飛到大樹上!

廣敖氣得直咬牙，今天碰上個小精靈了!

祇不過當令狐爽的左手去摸廣敖的口袋，可不得了啦，廣敖忽的併指疾點，兩指宛如小杵一般點在令狐爽的「乳突」與「氣海」穴上，令狐爽「吭吒」一聲間，他拋刀疾出金剛指，指風就在他木然的刹那間，點上了廣敖的胸前大穴!

那廣敖也一樣忍不住的發出「吭吒」一聲叫!

於是，這兩個人跌坐在一起了。

兩個人面對面，任誰也無法動顫!

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誰也對付不了誰。

廣敖的心中吃驚：「這小子的反應是一流的，他這一指點去足以要命，可是他不但不死，反有餘力回敬過來，難道這小子成精了？難怪飛鈸和尚會逃！」

令狐爽太幸運了，他如果不是身上穿了那件金絲軟甲，這一回他就完蛋！

他之所以還能在被制住穴道的剎那間疾出一指回點，就是因爲他中的一指還未達到取他命的程度。

即使如此，令狐爽也發了急。

被人點穴眞不舒服，就好像一個人夢中醒來動也動不了，怎麼想動一下，就是無法稍動一樣。

那種滋味不好受，令狐爽急得臉泛紅。

廣敖就不同，他是老奸吶！

廣敖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且看誰的功夫深，誰先把穴道衝開，誰就是今天的贏家。

而且還是大贏家。

他在內功上似乎要比令狐爽深厚，至少他以爲論年紀，他的修爲就比令狐爽高許多。

令狐爽當然急，他見這西域和尚臉無表情的閉目不動，心中發了楞，但忽然明白，這惡僧在行功衝穴了。

令狐爽一驚之下立刻摒除一切雜念，丹田之氣移出宮，他乃服過天王花根汁，又修了八仙金人秘笈功夫的人，只一靜下心來，立刻有了反應。

只覺得有一股宛如濤濤江河之洪流，帶着一股暖烘烘的感覺，從四面八方滙聚向被點的兩處大穴四週。

這時候，二人看起來就如同大喇嘛在對小喇嘛說教一般，二人的四目原是對望，但仔細看，廣敖的雙目閉得十分自然。

他在用心的以內力解那被封閉的穴道。

* * *

就在這時候，忽見附近樹林中出現兩隻野狼。

令狐爽更急。

他心中想：「令狐爽呀令狐爽，你爽了十八年，如今却倒楣在野狼吻呀，太過不值了！」

他又想：「吹花呀，我的吹花，這一回妳想不到爲夫的死得有多寃呀，被狼吃掉了！」

他還想着：「今天眞是黑晁日，自己年紀輕，這廣敖的年紀大，年輕肉嫩，年老肉粗，只怕野狼先對他下口，死在這番僧的前面了！」

令狐爽想得多，他百感交集中，只見兩隻野狼走走停停的越走越近，他很想跳起來，但他動不了。

廣敖也動不了，廣敖也不知道來了野狼。

地上一把砍刀是廣敖的，那刀發出冷焰來，就是因爲這把刀，兩頭野狼走走停停不過來。

令狐爽心中明白一件事，狗怕摸狼怕說呀！

這時候他只要大聲吼叫幾聲，兩隻野狼就會逃。

如果有狗咬過來，只管地上摸一把，不論地上有沒有石頭，這狗準會逃。

只不過令狐爽口也開不了，他光是乾着急。

兩頭狼慢慢的又走近了許多。

令狐爽也急得額頭冒冷汗。

令狐爽又想到一個人，那個人就是諸葛紅。

諸葛紅是吃了秤錘鐵了心的愛上他的，如果自己完蛋了，諸葛紅也完蛋了。

這時候有隻大野狼，距離二人只不過三丈遠了。

令狐爽心中急，急得他也想着：「我的狼爺爺，爺奶奶，你們千萬別咬我呀，去咬這喇嘛，他是壞人呀，我令狐爽是個大大的好人呀！」

「嗚……」

野狼忽然不動了，野狼衝着二人坐的地方發出了沉悶的嗥聲。

於是另外一頭野狼也過來了。

兩頭野狼齜牙咧嘴直嗥嗚，猛古丁一頭野狼撲過來，眼看着就要張口咬上。

令狐爽忽然急出一聲吼。

「哦吼！」

他的穴道在他的一急之下衝開了，那頭大野狼還眞的撿嫩肉咬，咬向令狐爽。

令狐爽一聲獅子吼，反手五指甩出金剛指。

他的力道大又猛，金剛指有裂石之力，就聽「噢」的一聲叫，那野狼被他打得昏頭轉向的咬自己尾巴直打轉。

令狐爽一挺而起，便也拾起地上的刀。

一頭野狼叫着逃，引得受傷的野狼追去了。

就在這時候，廣敖也把眼睜開了。

令狐爽刀尖在廣敖的鼻尖上戳，冷冷道：「娘的，我要殺了你這王八番僧！」

廣敖一驚，道：「你比老衲功夫深吶！」

令狐爽道：「所以你挨刀！」

廣敖道：「我已挨個兩刀，我們本是同來自西域呀，本是同根生，何必自相殘殺？」

他仍然以爲令狐爽也是他的同行了。

令狐爽咬咬牙，道：「我原本要放你一馬的，可是你反而偷襲

我，你這種人大概坑死過不少人，饒你不得！」

廣敖見令狐爽把刀揚起來，他的一足又受了傷，肩頭上一刀還在流血，急了。

「吶，這是我袋中的所有，包括這寶珠在內，全部是你的了！」

令狐爽冷笑道：「殺了你以後，這些仍然是我的！」

廣敖一聽急了，他雙手合什唸起藏經來了。

他唸得壯嚴，唸得誠懇，唸得雙目垂淚。

只不過令狐爽一點反應也沒有，他還在發楞。

於是，廣敖突然怒睜雙目，叱道：「好哇，你不是我教之人了！」

令狐爽一怔！

廣敖又吼道：「你是甚麼人，爲甚麼冒充我教中人？」

令狐爽道：「怎知我不是喇嘛教中人？」

廣敖道：「剛才老衲唸的一段喇嘛大悲咒，那是向神祈命的至大至高經文，聽的人均有肅容與包容之反應，而且殺者拋刀，你一些感覺也沒有。」

令狐爽笑了笑，道：「我他娘的本來不是喇嘛教中人呀，我他娘的不念經，只念過十年詩書，我唸的是趙錢孫李，先生賣米呀，哈……」

廣敖突然一聲嘆，道：「小施主，你……厲害，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吧！」

令狐爽拾起小包塞懷中，他笑了。

「好吧，便是不成佛也認了，今天我放了你，佛爺呀，下次千萬別叫我碰上你，那時候你就會挨宰了！」

廣敖道：「我馬上回西域！」

令狐爽笑笑，道：「帶傷回西域沒面子，找地方把刀傷養好了，你再回家鄉，哼……」

令狐爽回身就走，走得爽呀！

他老弟早就把剛才的危機忘光了。

* * *

廣敖見令狐爽走遠了，他抬頭見自己的皮刀帶高掛在樹枝上，地上拾了石頭砸上去，三五次已把腰帶砸落在地面上了。

有了腰帶上的四把尖刀，他開口大罵起來了。

「他媽的，甚麼地方冒出這個小妖怪，整了你家佛爺好淒慘喲，此仇不報誓不爲人了！」

於是，他拾了一根樹枝，一瘸一拐的往石山後面的史家莊走回去了。

那史小豆聽說他的大將受了傷，急急忙忙的過來探望廣敖。

那廣敖還吹牛，他對史小豆說，他一共殺了十幾個比上一回更厲害的大盜……

史小豆一聽，傳令金莊的人小心防守，不可怠忽，且急忙找大夫爲廣敖治傷。

* * *

現在，令狐爽走進張老爺的菜園茅房中了。

那父子二人見是他，立刻歡迎。

張老爹笑道：「少公子，你眞的是扮甚麼像甚麼，裝誰像誰，喇嘛就是你這樣。」

張八道：「你少公子有甚麼交代的，只管吩咐。」

令狐爽道：「我得換回我衣裳，快弄頂帽子我戴上，娘的，頭髮光了冷啊啊的呀！」

張老爹笑笑，道：「這太容易了，我有個羊皮小帽你戴上。」

他在房中翻箱倒簏的找了一頂爪皮小帽，還是羊皮做的，只不過舊了些。

令狐爽已把他的衣衫穿妥當，他接過小帽戴頭上，算一算這一回他賺得可多吶。

他損失白銀一百兩，廣敖的寶珠到手了，也許那個包中還有另外幾樣寶。

他哈哈笑着走出茅屋門，張家父子送到菜園邊。

「再來呀，少公子！」

「歡迎你再來住呀！」

這父子二人像歡送財神爺一般送走了令狐爽。

天下誰敢得罪財神爺呀，送個「窮」給你，就叫你一輩子不舒服。

* * *

令狐爽幾乎又唱起他的河南梆子了，走到天水關城門外，打橫跳出個花子郎。

令狐爽側頭看，笑了。

「是你呀，史長老。」

那花子正是花子幫的長老史明。

史明拉緊了令狐爽，叱道：「小子呀，你是不是不愛我們小公主了？你遺棄她呀？」

令狐爽道：「史伯伯，你這是甚麼話？我令狐爽遺棄誰了？哦操，別人不遺棄我，我他娘的就阿彌又陀佛了！」

史明道：「這幾天你去那兒了？」

令狐爽道：「辦公事呀！」

「甚麼事？」

笑笑，令狐爽道：「當然是史家莊那回事了！」

一聽史家莊，史明道：「快跟我前往土地廟，咱們小公主哭得像淚人了！」

令狐爽道：「我怎麼說我幾乎挨刀，原來有人在哭我，我呸呸

呸，眞倒楣！」

史明叱道：「小公主想你才哭的，快走。」

令狐爽只好又跟史明直奔土地廟去了。

* * *

他二人還未走進廟門，已有花子們撫掌笑了。

「回來了，回來了，咱們的姑老爺回來了。」

「哈哈！」有人大笑。

於是，立刻間從土地廟內飛出一道彩虹來。

那是西門吹花呀！

西門吹花出了廟門，一頭撞進令狐爽的懷中了。

她又是抱又是吻，又是笑來又是哭的，突然一把摸過令狐爽的頭。

於是，令狐爽的頭一凉，小瓜皮帽落入西門吹花的手中了，令大伙看得叫起來。

「你們看，姑爺成和尚了！」

就在這時候，西門風也出來了。

西門風見了令狐爽這模樣，大吼一聲走過去，一把揪住令狐爽罵起來了。

「他娘的老皮，我女兒那一點不好呀，你他娘的睡了幾天就出家，太混帳了，老夫饒不了你！」

一邊的方圓也吼叱：「怪不得兄弟們四處找他不到，原來他去廟裡了！」

田和、池水也火了，二人就要出棒揍人了。

西門吹花哇的一聲又哭了。

這個俏女人呀，說笑是笑，說哭是淚呀！

令狐爽大吼一聲道：「甚麼亂七八糟的，誰說我出家當和尚呀！」

西門風道：「爲甚麼弄個大光頭？」

令狐爽道：「我他娘的發覺頭髮長了許多……至少二十多隻大蝨子，我能把蝨子傳染給吹花嗎？所以我找個地方用藥水泡頭髮……」

西門風道：「泡這麼多天呀！」

令狐爽道：「泡得久了，蝨子沒有了，可是頭髮也完蛋，我是一不做二不休，乾脆找來個剃頭的，給我刮了個大光頭，哈……」

他低聲又對西門吹花道：「頭髮還會長出來的，我可愛的小老婆，你說是不是？」

西門吹花抹淚道：「眞的沒出家？」

令狐爽道：「我幹嗎要出家呀，娘的，天下有幾個人過的日子比我好呀，我還有個老婆還未過門呐！」

他此言一出，西門風大怒，叱道：「小子啊，把大風莊的姑娘忘掉。」

令狐爽道：「這是甚麼話，那椿婚姻還是你老人家作的大媒呀！」

西門風道：「不去就沒事了，我反悔了！」

令狐爽哈哈大笑，道：「吹花呀，咱們的老爺呀，他太愛妳了，他自私。」

西門吹花道：「沒關係，有一天你帶着老婆去討老婆，那才妙呢。」

「哈……」

大伙全笑了。

是的，天下還有人帶着老婆去娶老婆的呀，這個人必是個天下最爽的人物。

令狐爽好像就是這號人物，不信你聽聽，他那笑聲有多得意呀！

* * *

西門吹花不住土地廟了，她拉了令狐爽就往外走。

她連一聲招呼都沒有打。

她甚至也不再看她老爹一眼。

這幾天她老爹陪着她難過，她哭，她老爹西門風抹淚，她叫，西門風也嘆氣。

如今可好了，有了個令狐爽，娘的，立刻忘了西門風這個疼她的爹。

其實天下的姑娘都一樣，她們的爹娘再關心，再是疼愛，也比不過出現一位年輕郎。

如今西門吹花挽住令狐爽往外走，走得哈哈笑。

西門風伸手想說一聲話，也是話到口邊打住了。

西門風發出一聲嘆：「唉，女兒呀，長大都是別人的，白養……」

他身邊幾人聽得怔住了！

令狐爽與西門吹花走入一家小客棧，妙的是這家客棧與東方東八人住的大客棧只隔了一道土牆。

二人走入小客棧，要了幾樣小菜，一壺汾酒是熱的，兩個人對坐喝上了。

西門吹花喝了兩杯酒，她噗嗤一聲笑了。

令狐爽道：「笑甚麼？」

西門吹花道：「我的小丈夫呀，你那頭上絕對沒有長蝨子甚麼的，你是撒謊。」

令狐爽道：「就知道騙不過妳。」

一笑，西門吹花道：「你能騙別人，我却是知道的，我們抱在一起頭碰頭呀，我怎麼沒有招上蝨子呀！」

她喝了一杯酒，又道：「你能有那麼大的決心，把個滿頭長髮剃光，必是有目的，而且是不是有關石山那面的史小豆呀？」

令狐爽笑呵呵的道：「妳又猜

對了，不錯，我不但爲了史小豆，而且也收拾了那個大喇嘛，哈……」

西門吹花愉快的笑笑，道：「這是好消息呀，也是大伙樂意聽到的，你怎麼不對他們說呀。」

令狐爽道：「我把妳叫出來，就是在想着一件令我十分頭痛的事。」

西門吹花笑笑，道：「喲，還有令我小丈夫頭痛的事呀，怪了，甚麼事呀，說出來我聽聽。」

令狐爽道：「我又想，我自己都夠頭大了，又何必叫我的小妻子也跟我一樣的頭痛呀！」

西門吹花道：「我可親的小丈夫呀，有道是夫妻一條心，石頭變成金，夫有爲妻遮烈陽，妻有爲夫擋大風，甚麼事情我不懂呀！」

令狐爽嘆口氣，道：「還有一句妳忘了呀！」

西門吹花道：「甚麼一句話我忘了？」

令狐爽道：「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呀！」

西門吹花道：「喲，聽你說得蠻嚴重呀，甚麼事快說說我聽聽。」

令狐爽道：「我在想，當他們知道我收拾了史小豆的兩員大將之後，你爹呀，四魔四邪呀，他們會不會叫我變成他們的先鋒官，替他們打頭陣，衝入石山後的史家莊，到那時，我是免不了兩手血腥的。」

西門吹花道：「這件事情太容易了，你放心，趕明天我去對我爹說去。」

「說甚麼？」

「我就說，你潛去史家莊做內應了，叫他們去攻打，哈哈……咱們住在這兒吃了睡睡了吃，多妙呀！」

令狐爽哈哈一笑，道：「果然妳會出這妙主意，太好了，何不此刻去對你爹說呀！」

西門吹花搖頭，道：「不，今夜我不說，今夜良辰美景呀，我們四天沒在一起了，你不想我呀！」

令狐爽笑道：「笨蛋才不想妳。」

「乾杯……不，你乾我的，我……」

兩個人眞快樂，嘻嘻哈哈喝着酒，幾樣小菜吃不夠，又叫了兩碗羊肉湯。

天快黑了，忽聽隔牆一聲吼叫聲，然後又是幾聲女人尖叫，聽得西門吹花吃一驚。

令狐爽不吃驚，令狐爽早就習慣了。

他祇一聽便知道，那是東方東與宇文鳳二人的高度傑作，他們不叫不舒服。

令狐爽就奇怪，這兩魔頭，天剛黑就幹起來。

西門吹花放下酒杯張大眼，道：「你聽，隔壁好像在殺人了。」

令狐爽道：「不是殺人，是壓人。」

西門吹花道：「壓甚麼人呀？」

令狐爽道：「當然是男壓女呀，妳問那麼清楚呀，妳想幹甚麼？」

西門吹花道：「男女一起那麼痛苦呀，我們一起怎麼會那麼快樂？」

令狐爽道：「他們更快樂，祇不過他們表達出來的方式不一樣罷了。」

西門吹花道：「小丈夫呀，幾天不見，你比我的見識廣多了。」

令狐爽道：「我同他們住在一起幾年，你想想，他們的毛病我會不知道呀。」

西門吹花大吃一驚，道：「甚麼？四魔四邪住在隔壁的大客棧呀！」

令狐爽道：「他們把那家客棧包下了。」

西門吹花道：「可別叫他們知道，咱們夫妻住在他們的隔壁呀！」

令狐爽笑道：「妳又不像他們大吼小叫，他們當然不會知道咱們住在這兒了。」

西門吹花一口吹熄了燈，小貓似的跳入令狐爽的懷中了，他低聲哈哈笑。

令狐爽一巴掌拍在大光頭上，道：「和尚也抱俏女郎，今夜床上咱們祇羨鴛鴦不羨仙了，哈……」

他抱起西門吹花上了炕，不知何時，炕下有人升了火，燒得大炕暖洋洋。

再是暖洋洋，也比不過令狐爽的火力旺。

祇不過這二人還眞的「文明」，炕上不聽有聲音，至於他們怎麼在折騰，看不清，因爲這間屋子黑呼呼沒有燈。

* * *

天還未亮呐，西門吹花就溜走了。

西門吹花去郊外的土地廟找她爹去了。

祇不過她快走到土地廟時候，祇見西門風匆匆的自土地廟走出來。

西門風見是女兒回來，先是一瞪眼，道：「噫，怎麼大清早妳一個人回來了，那個小王八蛋又弄他娘的甚麼詭去了？」

西門吹花道：「爹，別罵好人呀！」

「好人？」

西門吹花道：「你女婿是好人呀。」

（未完・三十）

上文提要：莫傳芳有意結識連蓮，替他接下了了塵的三斤鏢……顏鳳妮與金羅漢交手，此際來了一年輕人援手，此人是「逍遙叟」蕭笠門下名叫冷雪舫，冷雪舫愛慕鳳妮，看見章瑛窺浴，用「相思豆」教訓了他……連蓮又到陰陽壁下緬懷，並在潭裡洗澡，不料衣服却被人拿走了，那人自稱叫「管得寬」，請她去見一個人……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神劍



師父嚴囑要當心　免被乘機增仇恨

這邊是個山崖，不知有多深。

萬一是百丈深崖，衣衫落下，也許會被人搶去，即使不被搶去，繞道下崖，也需時甚久，把赤裸的連蓮留在潭中，自是放心不下。

莫傳芳恨得牙癢癢地，只好先去搶她的衣衫，身子斜拔而起，在絕崖邊緣上抄住了衣衫。

但衣衫不止一兩件，而且也未紮在一起，況且還有鞋襪，大力一扔自會散開。

不論莫傳芳的輕功有多高，在空中也不能把所有的衣服和鞋褲全部撈上手。

即使是重要衣衫如上衣及褲子，由於它分爲內外衣及內外褲，至少也有四件，其中一件已到了絕崖之外。

連蓮掩口忍住驚呼，而小賊已經向山下狂竄而去。

如果小賊的賊膽大些而未跑，莫傳芳就很危險了。

原來莫傳芳撈到第三件衣物再去撈第四件時，身子已懸在崖外，而且力已用老。

這是最危險的一刻，他雖驚出一身冷汗，却仍然吐氣開聲，「嘿」地一聲猛一提氣。

這一提縱，僅僅斜斜地向崖下約一丈之處的崖壁上移了約一步光景。

就憑這一步的移近，他伸手揪住了崖壁上的一根籐蔓，籐蔓根處的碎石立刻紛紛下落。

這情景被任何其他人看到，都會忍不住尖嘶。

莫傳芳死裡逃生，汗出如漿，小心調息，足尖找到了借力之處，手拉籐蔓，足蹬崖壁，上了崖頂。

他抱着連蓮的衣衫狂嗅不已。

這舉措似嫌輕薄，但連蓮正在淌淚，乍見他又冒了上來，一時激動，也就忘了責備他。

衣衫上肉香撲鼻，只不過他這舉措却不是輕薄，而是把衣衫當作了連蓮，有一種差點永訣的興奮和餘悸。

「你……你不是掉下去了？」

「是的……」莫傳芳道：「提殘體內力向壁內移動一步，揪住了壁上的籐蔓……」

「天哪，你這條命是撿回來……」

「也可以說是自死神指縫中溜出來的。」

「你還不把我的衣衫放在大石上迴避一下？」

「當然……」

連蓮即使再無情，也不能不心存感激，莫傳芳如果不來會怎麼辦？可是她很恐懼，把他留在身邊，像把火種留在身邊一樣。

連蓮穿上了衣服，却沒有鞋襪，因爲鞋襪掉到絕崖下面了。

「這樣吧，妳穿我的鞋襪，我赤着脚。」

「你的脚也是肉長的。」

「男人的脚掌上皮肉粗厚些。」

「這樣吧，我穿你的襪子，你赤脚穿鞋子，因爲你的脚大，你的鞋子我不能穿。」

「試試看吧！」先讓她試過他的鞋襪，果然太大，但由於襪子也太大，把多餘的部份塞在鞋尖處，勉强可以穿。

只是女人穿這麼一雙大鞋子十分刺眼，連蓮苦笑不已。

莫傳芳道：「反正深山中也沒有人看到，我們到崖下看看，也許能找到妳的鞋襪。」

二人繞路下了絕崖，崖下是山澗，水流湍急，鞋襪早已不見了。

連蓮道：「你沒有見過那小賊的面目？」

莫傳芳搖搖頭。

「你如果不想放過他，他是逃不掉的。」

「小賊很滑，他明知我會去搶衣衫，想想看，如我不冒險搶衣衫，必然會被澗水流走，那妳怎麼辦？」

連蓮不能不承認這一點，她欠他的人情越來越多，只不過她堅信，不管欠他多少，絕不會讓他取代自己心目中的偶像。

連蓮道：「你也猜不出那小賊的門派和師承？」

「猜不出，至少，他不是龍潛門下！」

「廢話！『潛龍堡』門下我會不認識？」

連蓮又道：「他說受人之託的話，有幾分可信。」

「妳是說龍三唆使他暗算妳？」

「我對龍三頗瞭解，他雖恃寵而驕，却也有他最低的人格，他絕不會叫這小血賊裸體賺我！」

「龍三斷了手，這輩子幾乎等於完了！」

連蓮微微搖頭。

「怎麼？斷了右手的人還有甚麼出息？」

「我師父不是輕易認輸的人，龍三也不是！」

「不是又如何？」

連蓮道：「我也說不出來，却認爲他們都不會就此罷手，也許正在作不肯罷手的準備呢！」

* * *

顏鳳妮主僕由冷雪舫陪伴着，這小子頗能解頤，但顏鳳妮始終不樂，而且日漸憔悴。

菊嫂自然難以體會小姐和小唐那種刻骨相思的至情，像她這種女人，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張三李四，猴頭馬臉之輩都可以遷就。

她似乎以爲男人都是一樣，非要認一個男人不可，簡直是傻瓜。

這家客棧很大，也很有名氣，所以有很多人，即使不是順路經過此處，也會稍稍繞路住入這家如歸客棧。

它的規模大，客房分上中下三等，上等客房不但寬敞，設備也很豪華，更重要的是服務親切，眞能使客人有賓至如歸之感。

現在，三人在這家客棧的東偏院中用晚膳。

冷雪舫道：「鳳妮，如果妳能吃下這一碗飯，我就學狗叫。」

菊嫂接道：「小姐，妳就吃下這碗飯，聽他學狗叫，他好像會好幾種狗叫哪！像哈巴狗、北京狗、洋狗和土狗等等，還眞像！」

顏鳳妮道：「他就是學蛤蟆叫，我還是吃不下這碗飯。」

「這樣好不好？」冷雪舫道：「如果我學狗叫把妳逗笑了！就吃下這碗飯！」

顏鳳妮道：「好吧！」

於是冷雪舫「汪汪汪……」地叫了起來，有洋狗的粗聲吼吠，也有哈巴狗的細聲細氣，連珠砲似的狂犬，甚至還有狗輩們爭風吃醋，勢不兩立的厲吠。

顏鳳妮最初不笑，菊嫂的大笑有誘導作用，笑聲有時也和打呵欠差不多，有感染作用。

顏鳳妮似乎有了笑意，却忽然那一絲笑意僵在嘴角上。

因爲門外佇立着一個人，這一個人的身份促以使他們的笑聲變質或變調，來人竟是龍潛。

無論如何，冷雪舫要見過師叔。

無論如何顏鳳妮也不忘殺兄害友的血仇，她端坐不動，冷漠地道：「聽說要爲你的兒子復仇？」

龍潛淡然道：「妳是我也會！」

「我是你，至少也該弄清劫鏢賊的手是爲何被斬斷的？」

龍潛道：「顏丫頭，久仰妳的膽大之名，却不欣賞那種詭計賺人的復仇方式！」

「我的看法不同，一些俠名久著的人物被人暗算而亡，若不用同樣方式對付他們，就對不起死者！」這當然是偏激的說法。

「老夫勸妳收斂點！」

「老頭兒，我的復仇計劃才剛剛開始！」

「那是妳的事，我兒子殺了令兄，我兒子已斷了右手，也算結了，所以我們之間的仇恨已了結！」

「沒了！還差遠呢，龍老頭，你說話可眞輕快，你的寶貝兒子無端端地殺人劫鏢，一隻右手就能了債？是不是你們龍家的龍爪值錢些？」

龍潛發現，他的氣勢居然一點也未把這丫頭的氣炎壓下去，甚而

他自己的氣勢反有被壓抑之勢。

在整個武林中，能有幾人敢對龍潛說這些話？

又有誰敢以這種態度和他說話？

冷雪舫站在一邊，心想，鳳妮，妳已經夠威風，面子十足，武林大豪「鎮八荒、踏雪無痕、大羅散人」龍潛被你訓來訓去，可不要得寸進尺。

「丫頭，妳要怎麼樣？」

「我要繼續報復，直到我認為夠本為止。」

「嘿……」龍潛低笑一陣，忽然奇景出現，牆上的石灰，一大片一大片地剝落下來。

「龍老頭，你也不必在此嚇唬人！我顏鳳妮見過大風大浪，不會被你鎮八荒鎮倒！告訴你，一有適當的機會就宰一兩個龍家的人，除非你現在就宰了我！」

龍潛已逐漸穩定下來，他畢竟不是個泛泛之輩。

以他的超然身份又怎能和一個小丫頭大吵大叫，他道：「我不會殺妳，甚至也不想和妳動手。」

「龍老頭，你不殺我，祇不過是不明着殺我，誰知道會不會暗地派人下手……」

「丫頭……」龍潛語音一冷，一字字地道：「老夫何許人，要殺的，誰也阻擋不了，不想殺的，人前人後，明處暗處都不殺，妳說話可要檢點些。」

「你就是眞的不殺我，我也不會感激你！」

龍潛道：「老夫不殺妳的理由有二。第一：妳是女流之輩，第二：是妳年紀輕輕，膽識過人，太多的男人都不如妳，甚至就連令尊都不如妳！所以妳不感激我，我也不會怪妳！」

顏鳳妮道：「龍老頭，從現在開始，你要把你那斷了一手的寶貝兒子藏好，他是我的第一個目標！」

龍潛哂然道：「丫頭，祇要妳有這份本領，冷雪舫，跟我走！」

冷雪舫躬身道：「師叔有何差遣？」

「不必多問，跟我走就是了！」

冷雪舫道：「啟稟師叔，家師派晚輩去辦一件大事，在時間上祇怕小姪不能耽擱……」

「胡說！你師父叫你去辦一件甚麼事？」

「事關機密，恕小姪不便奉告……」

「走！你再推三阻四地，老夫就斃了你！」

顏鳳妮道：「龍老頭，是不是因為他和我同行，你就非把他帶走不可？」

「丫頭，這是本門中的事，妳少插嘴！」

顏鳳妮道：「他與我同行也有莫大的原因和理由。」

龍潛道：「甚麼理由？」

顏鳳妮還未開口，冷雪舫躬身道：「啟稟師叔，顏姑娘曾救晚輩一命，我也曾發誓要保護她一生！」

顏鳳妮是龍家的大敵，冷雪舫居然要保護她，陪她一生，龍潛不願對顏鳳妮吹鬍子瞪眼，却無法忍受這個和他作對的同門晚輩。

龍潛要上前教訓冷雪舫，顏鳳妮大聲道：「龍老頭，你敢動他我就和你拚命！」

龍潛忍無可忍，道：「丫頭，妳逼人太甚，這樣吧！妳祇要能接下老夫一招，老夫掉頭就走。」

顏鳳妮道：「一言為定，龍老頭，萬一一招內本姑娘打你一拳或踢你一脚，你怎麼說？」

龍潛幾乎想大笑，但他沒有，却道：「祇要妳能接下而不失招就算，而且妳該相信，如果老夫以雄渾的內力為主，祇怕妳接不下半招或三分之一招。」

「龍老頭，我發現你的名氣大或許與你會吹牛有關。」

冷雪舫眞服了顏鳳妮的膽量，事實上小鳳妮越狂，龍潛就越不會難為她，沒有人知道這秘密。

也許連龍潛本人都不甚明瞭。

可能祇有隱在暗處的「一瓢浪客」顏君山能猜出一點，因為他們年紀相若，心境大致相同。

龍潛祇有一個兒子，他一直想有個女兒，一個像他自己，或者說就是像顏鳳妮這樣的女兒。

是不是這樣，當然，顏君山也不敢武斷。

龍潛道：「丫頭，妳出手吧！」

「怎麼？一招擊敗我，還要我先出手？」

「不錯，甚至老夫祇用一隻右手。」

顏鳳妮當然不以為龍潛在吹噓。他敢這樣，就有十成十的把握，甚至她相信，龍潛如以八成渾厚的內力作後盾，她眞可能接不下他三分之一招。

通常一招大約有三式或四式，幾乎就等於接不下他一掌或一拳，但龍潛却又聲明，不以內力取勝。

不以內力取勝，而想在一招內挫敗她，小妮子還眞有點不信邪。

她道：「龍老頭，我可要動手了……」

這工夫耳邊忽然傳來了細微的聲音道：「這一招的第一式用『攔江截頭』的頭，第二式用『欲拒還送』的中，第三式用『巧數寒蓦』的尾。」

這在說話者很容易，在顏鳳妮却不容易。

她聽出，這是冷雪舫在指點她。

冷雪舫是龍潛的師姪，他當然不會高過龍潛，但正因為他們同門，而「逍遙叟」授徒又不遺餘力，門下能吸收多少，那就是門下的資質問題了。

龍潛不免有點托大，所以當顏鳳妮如法炮製攻出上中下不同招式拼湊而成的一招時，一開始是哂然一笑，既而微愕，接着是一驚。

因為這三式拼成的一招，正好可以在龍家的武功各種招式中矇混一下，當然，並非這麼拼湊就能取勝，却能爭取時間，拖過一招。

在龍潛發現一招已到，顏鳳妮斜斜退出三步以外時，他忽然大笑一陣道：「丫頭，雖然你用了點心眼，却也算是未失招，老夫言出必踐，今日放過冷雪舫……」

龍潛往外走，顏鳳妮道：「龍老頭，我還要再重覆一句，咱們沒有完，因為我哥哥的命比你兒子的命更貴重些。」

龍潛道：「我知道……」

顏鳳妮皺皺眉頭道：「龍老頭子居然如此……」一個人自西廂屋頂以「鷹滾隼翻」身法射落，目標顯然是冷雪舫。

冷雪舫一看此人的輕功就知道是龍家的高手，因為這「鷹滾隼翻」那一派都會，但每一派都有每一派的獨到之處，「潛龍堡」的「鷹滾隼翻」在進行中留有較多進攻或防手的機會。

外人自然無法第一眼就看出來。

冷雪舫非但能看出來，還能猜出此人是第幾流的人物？

冷雪舫在這瞬間身子閃電車轉，就在對方一足剛剛沾地尚未拿穩樁步時，他的同一式「鷹滾隼翻」也淩空施出。

快而準，時間上一定也要拿捏得準。

鳳妮不由暗叫一聲「好！」這丫頭很自負，却不能不承認這一手乾淨俐落，機變無窮的「鷹滾隼翻」她作不到。

來人知道厲害，猛一提氣橫移半步，冷雪舫在空中倒懸的身子居然也橫移了半步。

就像是藉對方移動時帶動的氣流而牽引了半步一樣，這是藉力的至高境界。

對方似沒想到這小子居然有此造詣，可能多少也有點輕敵。兩人都有那麼個快逾閃電的動作，然後各退三步。

冷雪舫失聲道：「怎麼會是匡總管？」

匡天聲冷地道：「我是來教訓你這個數典忘祖的叛徒的，你明知龍、顏兩家勢不兩立，而且這丫頭對老爺子如此不敬，你居然公開站在她這邊！」

冷雪舫不出聲，匡天聲又道：「我實在看不過去，非教訓你一頓不可！」

冷雪舫道：「匡總管看到剛才的一切了？」

「當然看到了！」

「既然看到也聽到，居然沒有一點是非之心，你也配教訓我？」

「甚麼是非之心？你該反躬自問，為何背叛本門？我不教訓你誰教訓你？」

冷雪舫道：「你可知老爺子為何容忍而放棄對顏姑娘的問罪嗎？」

「還不是顧及身份，好男不與女鬥？」

「告訴你，師叔也自知理虧才放過顏姑娘的。」冷雪舫道：「一個劫鏢殺人者被斬去一隻手，而未丟掉性命，應該慶幸才是，有甚麼理由恨別人！匡總管一直沒有想到這一點？」

「冷雪舫，你雖然是老爺子師兄門下，由於你有通敵之嫌，本總管要糾正你！」

冷雪舫道：「匡總管準備糾正我，還是已經糾正我了？」

「已經給予你小小的教訓了！」

「在哪裏？」

「看看你的左衣袖……」

冷雪舫的左袖口有一裂痕，那知顏鳳妮却冷笑道：「姓匡的，看看你的髮髻和左邊衣領……」

匡天聲一摸髮髻，已經半開，衣領左邊也破了，如果人家誠心要他的命，左頭上的血管早就斷了。

匡天聲臉色驟變，他的自負和矜持被冷雪舫徹底粉碎了。

潛龍堡有三大總管：內總管、外總管及總管，匡天聲是外總管，一般人稱呼總是叫總管，事實上祇有總總管才當得這種稱呼。

祇不過能在潛龍堡作外總管，武功及辦事能力都要有過人之處，而匡天聲辦事能力，似乎要比武功稍好一些。

匡天聲證明了一件事，「逍遙叟」的門下似比老爺子門下管用些，至此他以為，除了辛南星之外，包括連蓮在內的幾個門徒，祇怕都非此子的敵手。

「冷雪舫，走着瞧吧！」說完，匡天聲掉頭往外走。

顏鳳妮揚聲道：「匡總管，目前在你來說，除了走着瞧之外，是不是還有更好的辦法？」

匡天聲冷峻地道：「別咋唬！等看瞧吧！」

顏鳳妮道：「龍老頭子怎麼會派他來……」

「不是師叔派他來的，他高估了自己，自動來的。」

「潛龍堡的總管也不過如此！」

「他祇是個外總管，也是內總管、外總管及總管中最差的一個。此人是個對外跑腿辦事的好料子。」

「我以前以爲龍不忘是潛龍堡的總總管。」

「不，龍不忘的身份超然，比總總管還高。」

「武功也是僅次於龍潛？」

「不是，他僅次於師叔母韋寒香。」

* * *

這兒是個驛亭，斜斜的弦月可以映現亭中佇立的人影，在驛站外長逾數丈。

很久很久，他長長地吁了口氣，道：「恩仇何時了……」這時一條黑影很快由小變大。

不久，此人站在驛站的石階之上，這當然是個廢棄的驛站。

此人約三十七八，四十左右，長臉，肌膚白嫩，背劍。他打量着驛站中的年輕人，年輕人也打量他。

「你是甚麼人？」這種提問的方式除了顯示此人狂傲之外，也予人厭惡之感。

年輕人本是負手站着，此刻動也未動一下，却道：「尊駕何人？」

「我是華山派的張克誠！」

年輕人道：「久仰！在下藉藉無名，說出賤名尊駕也未聽說過。」

「說出來聽也無妨！」

年輕人道：「唐再生……」

這人的確未聽說過，道：「果然是……」畢竟未把「藉藉無名」說出來。

唐再生轉身出了驛站，張克誠目光一凝，道：「這位慢走！」語氣又客氣了些，因爲一看走路的步伐就知道不是庸手。

張克誠當然更不是庸手，但除了七大門派掌門人，其餘人物都不放在他的眼中。

「你可能不叫唐再生！」

「何以見得？」

「唐再生這名字的確陌生，但相信你手底下却不會太差！」

唐再生笑笑，道：「祇怕尊駕看走眼了！」

「有未看走眼，一試便知……」

這位華山派第二號人物，據說比華山掌門人呂介人的身手還略高些，所以才會如此自負。

他不能容忍比他年輕的人的身手比他高。

嫉妒別人的理由往往就這麼簡單。

張克誠要動手，唐再生連連搖手，道：「張大俠不必試了，在下不成！」

「你當然不成，祇不過我希望知道你到底到甚麼程度！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唐再生喟然道：「人生在世，傲骨不可無，傲心不可有。無傲骨則近於鄙夫，有傲心則不得爲君子……」唐再生回頭就走。

「看掌……」腦後掌勁已至，唐再生移步轉身，第二掌、三掌又到，而且估計用了七成以上的內力。

唐再生暫時不想招搖，他以爲復仇行動以不露身份爲宜，在拜見恩師之前，仍希望別人以爲他已死在陰陽壁下。

張克誠連攻七掌，全部落空，立刻撤劍在手，道：「唐再生，就算你藏了拙，張某還是有把握撂倒你……」

唐再生道：「尊駕爲甚麼要撂倒我？」

張克誠攻出一劍，唐再生就知道徒手接不下五七招，祇好撤劍，但是，他却祇守不攻。

張的身手等於華山掌門，劍術高超，攻勢淩厲，這那是印證武功？簡直是玩命。

七八招內，唐再生被逼退了三四步。

張克誠如要測試雙方實力，此刻應該收手，但他似乎非把唐再生擊倒不可，反而更加淩厲。

唐再生道：「有所謂：律己宜帶秋氣，處世宜帶春氣，尊駕這是幹甚麼？」

張克誠一聲不吭，狠攻不已，而他的劍也非凡品。

唐再生就是唐耕心，自顏君山和老化子聯手治癒他的嚴重內傷之後，又各成全他三分之一的內功修爲，他此刻自然非同小可。

當然，張克誠也的確不是等閒之輩，要不，華山掌門怎會那麼倚重他？此刻唐再生堪堪招架不住，忽然驛站後射出一條苗條身影，嬌叱着：「姓張的，你欺人太甚……」

人劍合一，向張克誠摟頭劈下。

這顯然是個妙齡少女，頭上兩側梳了兩個髻，後面秀髮仍有一尺多長。輕功不弱，劍術也不含糊。

張克誠自知不能以一敵二，立刻收招疾退五步，打量少女，却不知其來歷，道：「姑娘是……」

「你不配問！」少女很動人，尤其活潑而刁蠻，道：「鏡不幸而遇嫫母，硯不幸而遇俗子，劍不幸而遇庸將，你也不配用這柄名劍！」

張克誠冷笑不語，少女道：「還有一件事，我不告訴你，你可能還洋洋自得呢！」

「甚麼事？」

「這位唐少俠深藏不露，絕非技不如人。」

「不不！」唐再生道：「技薄藝淺，唐某汗顏。」

少女道：「張克誠，你滾吧！你的行爲眞給華山派丟人。」

張克誠悻悻離去，少女道：「唐大哥，我說得對不對？你是深藏不露。」

「姑娘不過是捧我，其實張克誠是華山派二號人物，身手却不在掌門呂介人之下，在下……」

「得哩！唐大哥何必客氣，倒是你有實無名，眞叫人想不通。」

「姑娘的芳名？」

「我叫石綿綿。」

唐耕心道：「姑娘援手之恩，就此謝過，在下還有俗務待辦，就此分手吧！」

石綿綿道：「唐大哥，你往那裏走？」

「東南方。」

「正好，我也是去東南方，順路搭個伴嘛！」

「往東南五七里還再轉往西南。」

「巧極了，我也是。」

唐耕心道：「這可眞是巧合了。」他對顏、連二女的情感都已經無法安排，實在無心情再招惹其他女人。

天亮後入鎭，早餐後住入客棧就上床大睡，但在午前却留字悄悄離去。

石綿綿快到正午時醒來，發現唐耕心留字離去後大爲惱火，道：「小唐，你以爲我不知道你是誰？哼！」

石綿綿拾奪一下，問過小二唐耕心往那邊走了，立刻追去。

* * *

西湖，雖說是雨晴雪月各具幽姿，但西湖之最妙處，在雨而不在晴，在秋而不在春。所以春湖不如秋湖，晴湖不如月湖，月湖不如雪湖，雪湖又不如雨湖。

雨天遊湖，別有一番情趣，如果再有新鮮的活鯉佐酒，就更有情調了。

妙的是湖上有位釣叟，客人要幾斤重的活鯉，他能在半個時辰內釣到，當然，價錢加倍。

尋幽客可不在乎多花點銀子，要的是新鮮應時，這工夫細雨濛濛中一艘畫舫駛近，一個年輕人道：「大叔，我們要一條一斤半左右的錦鯉。」

那知這工夫另一艘靠過來的畫舫上那個年輕人道：「我們也要一條斤半重的錦鯉。」

先前那個年輕人道：「是我們先叫的。」

後者道：「我們的畫舫先到，祇不過是你說了話而已。」

那知就在這時候，釣叟釣竿一彎，竟釣上一條大錦鯉，估計足有一斤半左右。

「我們要了，大叔，多少銀子？」這是後來的年輕人。

「大叔，我們是先來的，凡事總有個先來後到是不是？喏！這是二十兩，不用找零哩！」

那年頭二十兩可以吃一桌最貴的翅席，一條錦鯉二十兩紋銀，可算是騷包擺闊了。

後來的小伙子不甘後人，掏出一個五十兩的銀元寶，道：「大叔，不用找了。」伸手就去接魚。

釣叟當然是喜歡多給銀子的人，但也不好意思表現得太勢利眼，兩個年輕人同時向自己的艙中望去。

就在這時先來的畫舫艙中有位姑娘道：「莫傳芳，本來咱們不一定非吃這一條魚不可，可是這分明是欺人。」

「是啊！」第一艘畫舫上買魚的年輕人正是莫傳芳，自潭中解了連蓮之危，她自很感激，但她總是不樂。

莫傳芳就帶她來此遊湖，希望她能快樂起來，想不到遇上這種事。

天下的的確確有些巧合的事，當然也許後面還有更巧的事呢。

連蓮的話不啻玉旨綸音，莫傳芳道：「天下哪有這種事？那條魚我們買了，別人出多少我們也出得起。」

釣叟提着一條大魚，此刻眞像是提着一條金魚似的，如果不斷地加價，不是一下子就發財嗎？

莫傳芳也取出一個銀元寶，想一手交銀一手接過大魚，這工夫後來的畫舫艙中有個少女的清脆聲音道：「雪舫，吃魚事小，我們可輸不起。」

當然輸不起，祇不過冷雪舫必須徵得顏鳳妮的同意，她要他如何，絕對遵辦。

這正是所謂巧合，冷雪舫也想帶顏鳳妮來此散散心，期能看到她的嬌靨上逐漸出現笑容。

莫傳芳眼明手快，一手把元寶塞入釣叟手中，一隻手去接大魚，而且魚已到手。

冷雪舫豈能服輸，立刻動手搶魚。

如此一來，二人就在這釣叟的小船上動起手來。

每人背後都有一位女郎在艙中觀戰，也可以說是督戰，祇能贏不能輸，玩命可以，絕不能失招。

釣叟蹲在一邊不敢動，也許一動小船就翻了。

莫、冷二人身輕如燕，在小船上打了二十招以後，還看不出顯著之優劣，湖上的畫舫逐漸圍攏來看熱鬧，形成一個很大的圈圈。

五十招後，冷雪舫漸落下風。

當然，就連龍不忘尚且在莫傳

芳手下失招，冷雪舫雖是「逍遙叟」門下得意弟子，還是不成。

顏鳳妮一看小冷要敗，她好勝心强，立刻自艙中竄出來，雙戰莫傳芳。

莫傳芳的身手和能力也許應付不了他們二人聯手，但是絕對能支持到百招以上。

爲甚麼他僅支持了二十來招就攻少守多了呢？

其實，這種微妙心理並不難猜，對方的冷雪舫稍呈不支，女的立刻就不管有多少人圍觀而拋頭露面出手相助，莫傳芳想藉此機會測試一下，連蓮對他是否關心？

要測試這個，這似乎是不能再好的機會了。

又過了十來招，莫傳芳甚至不接招而祇能閃避，這工夫連蓮竄出艙上了動上了手。

顏鳳妮突然驚噫了一聲，道：「怎麼會是妳？」

連蓮道：「我也沒想到是妳！」

這話當然有問題，至少莫傳芳獨接冷、顏二人之後，連蓮在艙中可以看出這妞兒是顏鳳妮。但顏鳳妮事前却不知對方艙內有連蓮在。

連蓮一出手，莫傳芳信心大增，証明連蓮對他也很關心，於是不再保留，攻勢逐漸加强。

這一來，等於給了連蓮很大的面子，因爲是她出手之後就反守爲攻了。

才不過二三十招，閃閃避避，守多於攻的却是顏鳳妮和冷雪舫了。

冷雪舫道：「你是甚麼人？中原的年輕高手我沒見過的不多。」

莫傳芳道：「我叫莫傳芳。」他雖然打了半天，那條大錦鯉還在手中，甚至有時作爲兵刃使用，若是被魚擊中也不好受。

連蓮道：「傳芳，算了，咱們爭的不是魚，而是一個『理』字，回船去。」

莫傳芳立刻停手不攻，雖說不是爲了一條魚，大魚却在他們手中，面子十足。

以顏鳳妮的性子，這怎麼能輸得起，她冷冷地道：「連蓮，也該是我們二人一見高下的時候了吧？」

「也可以這麼說，但這地方不宜。」

「妳就說個地方如何？」

連蓮的嘴唇噏動了幾下，大概是以「蟻語蝶音」說了個地方，也不希望有第三者在場，說完立刻回舫。當她回到自己的畫舫上回頭望去，正好顏鳳妮和冷雪舫回到自己的船上，四周圍攏的畫舫已經紛紛散開。

就在這時，連蓮的目光忽然掃視在一個人的側影之上，這人的畫舫已出了圈圈離去。

那知在這一刹那，由於顏鳳妮的目光也隨着連蓮移動，正好也看到那個熟悉的身影。

這身影對她們有多大的震撼？尤其是她們身邊各有一個長得不賴，武功各有專長的青年少俠。

如果這個人確是大難不死的唐耕心，他看了剛才的場面會有甚麼反應？

至少，他曾親眼看到，她們二人似乎並不寂寞，他一直在躭心，她們會思念他，關心他而被無邊的寂寞所吞噬。

剛才那人正是唐耕心，他要去見恩師，本不該來到西湖，却因發現了顏鳳妮而悄悄跟來。

顏鳳妮對他有恩，那陰陽壁下九死一生，若非她，早已曝屍荒山了。

養傷的一段時間內，小鳳妮眞是無微不至，似水柔情，永世難忘。

這就是他必須暗暗跟着看看的原因。

他絕對沒有想到，居然連蓮也在此，甚至二女身邊都有個很不錯的年輕人，唐耕心欠二女之情，他不便抱怨，却總不免有失落之感。

繼而看到兩女出面幫助兩年輕人，他以爲雙方都已經有了不算太淺的交情，所以他不想出頭。

刻骨銘心的愛情，也能在理智之下受到尅制。因爲他至少認識冷雪舫。當然，並非和他有交情，而是知道有這麼一位風評頗佳的年輕人。

至於莫傳芳，唐耕心雖不認識，但冷眼旁觀，這個和他年齡相約的年輕人武功底子極厚，人品也不錯。

以連蓮的精明、老練和謹愼，能允許此人在她身邊，必知其底細，也該有點交情，他現在實在不宜現身。

是不是唐耕心全是爲了二女着想，就沒有一點妒意呢？

連蓮突然迸發出一聲斷叫：「唐大哥……耕心哥……」

她這麼一叫，也等於告訴顏鳳妮，那個入艙的側影正是唐耕心。於是顏鳳妮也大叫着：「唐大哥……你不能走……唐大哥……」最後一句「唐大哥」在濛濛細雨中淒厲地顫抖着。

「快點！」連蓮叫船家加快去追那艘很小的畫舫，莫傳芳的心情不問可知。但他一言不發，接過槳由他自己來划，去勢如箭。

顏鳳妮的畫舫較慢，因爲她不會操槳，冷雪舫也不行。

然而，唐耕心那艘小畫舫也許正因爲太小之故，行駛如風，加之湖上不久前許多畫舫圍成一圈，散開後很亂，自然阻擋連、顏二女畫舫的去路。

但唐耕心那小畫舫却不受此影响，因爲他是最早離開的，所以連、顏二女的畫舫不久就追丟了唐耕心的畫舫。

兩艘畫舫追到岸邊，二女先掠上岸，莫、冷二年輕人交換了一個十分無奈的眼神。

不必說一句話，他們都可以自對方的眼神中猜出對方想說的話，似乎不論對她們多麼好，也無法取代她們的唐大哥。

冷雪舫自然知道唐耕心這個人，莫傳芳沒見過，加之他們呼叫「耕心哥」而沒呼全名，他不能不想，她的「耕心哥」到底帥到甚麼程度？

二女當然並沒追上，這是因爲唐耕心不想讓她們追上，而且逕奔峭山而去。

「雪衣紫電」嚴如霜隱在峭山秘谷中，祇不過木屋數椽，門徒和傭僕十數人而已。

她本也可以有「一瓢山莊」和「潛龍堡」一樣的場面，過着門庭若市的生活，但她不此之圖。

此谷自然形成天險，易守難攻，加上住入後人爲的佈置，生人來此經常迷路。

唐耕心才入谷，就有個痲面婦人大聲嚷叫着奔上來，道：「小主人，你可回來了。」

「風姨，我師父呢？」

「在閉關。」

「我回來的時機眞不巧！」

「不不，主人就是今天出關。」

這位風姨本名馬大風，不知爲何取此怪名，却是嚴如霜最得力的助手，武功高强，內力過人。

嚴如霜的幾個徒弟除二徒（首徒是唐耕心）阮少芬之外，三徒黎蘭和四徒梅凝春的武功都由風姨代教。

另外這兒有忠僕十三人，有男有女，也都是內外兼修之輩。

風姨邊走邊大聲說話，她很高興，因此，他可以體會到菊嫂對顏鳳妮的呵護與關切。

因爲風姨曾作過他的奶娘，據說她曾背着他五天五夜，逃避敵人的追殺，所以他和風姨有一份特殊情感。

「小主人，你知道我爲你留了些甚麼好吃的和好玩的？」顯然，她還把他當孩子看待。

「好吃的？是空中飛的，陸上跑的，樹上結的還是地上長的？」

「都有。」

「都有？妳知道我最喜歡剛出生的小虎和小豹。」

「風姨爲你抓來了兩隻小金錢豹。」

「噢！風姨！」他抱住了風姨，還親了她一下。唐耕心有時以爲風姨的痲子也與衆不同，每次抱住風姨和抱着娘差不多。

「小主人，陰陽壁下的事，主人可急壞了。」

「怎麼？這件事我師父也知道？」

「甚麼事能瞞得住主人？」風姨道：「主人那時正在吃飯，聽到消息，放下碗筷就走。」

唐耕心道：「風姨，讓師父和妳躭心了。」

「我躭心沒有甚麼，祇怕你娘……不，不，你師父焦灼難安，她現在修得極勤，早已可以辟穀了。」

「風姨剛才不是說我師父在吃飯嗎？」

「你師父吃飯是不願招搖，傳出去她已能辟穀，會有樹大招風，名高惹妒的危險，越是地位崇高的人，越會居安思危。」

「莫非我師父已知我得救而沒死？」

「當然，不然她會回來？」

「這麼說，最近發生的一些事師父和風姨都知道了？」

「不能說都知道，也有十之八九。比喻說，少主人和連蓮以及顏君山的女兒在一起的事等等。」

唐耕心一凜，幸虧和她們都是規規矩矩的，道：「師父還知道些甚麼？」

「還知道顏君山和老叫化子司徒勤爲你療傷，且成全你三分之一的內功修爲，然後她悄悄離去，以後的事都交由一些眼線去辦了。」

「甚麼眼線？」

「武林中大大小小的事，我們幾乎都知道，難道他們有順風耳和千里眼不成？當然是放出眼線，有的是我們自己派出的，有的是其他門派的友人自動前來傳遞消息的。要不，住在這深山野谷之中，豈不變成了聾子或瞎子？」

「風姨，先去拜見恩師，然後去看看小豹如何？」

「還是先去看小豹吧！其實還有一頭小狗熊，正在由土狗阿黃餵牠奶呢！你師父出關後還有幾個時辰的功課要做。」

閉關是人類進入生理及心理活動的半停頓狀態，却又是進入另一種靜冥的活動狀態，正常人的生理及心理狀態，那是緩慢而漸進的。

唐耕心自幼喜愛小動物，尤其在風姨當年背他逃命，在山野中棲息了數月之久，見過剛出生不久的小虎、乳獅及小豹。

他每次回谷，風姨總會弄些小動物回來，但他走後又送了回去。

唐耕心童心未泯，正在抱着小豹和小熊，樂不可支時，風姨道：「主人來了！」

唐耕心放下小動物，回身拜下。

嚴如霜將近五十，看來三十許人，玄靈內蘊，寶光不洩，像一位普通美婦差不多，道：「起來吧！」

三人入屋，風姨親自弄來茶點，嚴如霜道：「你這一劫，連累了太多的人，影响深遠，牽連至廣。」

唐耕心道：「正是如此，而且惹下了仇恨，將會無休止地相互報復下去。」

嚴如霜道：「眞正的仇恨，自應報復，但却有人唯恐天下不亂，渾水摸魚，製造事端，冒張三之名去打李四，或冒王五之名去害張三，使原已充滿仇殺不安的武林更加動盪不安，各派之間的關係也更加詭譎莫測了。」

唐耕心道：「師父也知道有人以易容術冒充龍不忘等人……」他說了少林長老慧空敗在假龍不忘手下，武當護法無極以鐵拂塵擊敗崆峒派長老太乙道人，以及在酒樓上找事端擊傷崆峒派大弟子的假顏君山等等。

嚴如霜道：「這些爲師早已知道。」

「還有這個……」唐耕心取出一和本「易容妙要」小冊子，抄寫的筆蹟分明是仿宋徽宗瘦金體，雙手遞上。

嚴如霜翻了一下，道：「在哪裏弄來的？」

「是自武當派護法無極道人身上掉落的。」唐耕生道：「這個無極道人的拂塵上的絲不是馬尾，也不是鐵絲，應是銅絲才對，但這個却是鐵絲。」

嚴如霜道：「我來查查看，武林中有頭有臉的人物，誰仿瘦金體仿得如此傳神？」

「師父，本門似乎和龍潛早已有仇，不知是甚麼仇恨？」

「不久的將來，你風姨會告訴你。」嚴如霜道：「你要特別小心，因爲可能有人想在你身上打主意，而加深本門與『潛龍堡』之間的仇恨。」

嚴如霜又道：「還有一點，把你打下絕壁雖是辛南星，但此人生性耿介正直，且極看不慣潛龍的護犢作風，此人沒有錯，而是大空和尚的『輪迴刺』惹的禍，大空已被顏姑娘弄死，此仇已報，餘下的是顏學古爲你而死，至少是生死不明，而顏鳳妮又不顧生命及失節之險去賺大空，又要繼續對付龍家的人，這份至情却十分難得。」

「是，徒兒知道。」

「連姑娘固然也很不錯，且助你保住鏢銀，恩高義重，但比之顏鳳妮，似乎略遜了些。」

唐耕心本想說幾句話，嚴如霜又道：「龍三殺了顏學古，罪不可恕，但你也斬他一手，練武之人斷了右手，已經算是廢了，雖然傳言龍三在練左手，且教他的左手名家有三人之多，成就畢竟有限，龍潛祇此一子，得饒人處且饒人。」

「師父，學古兄爲徒喪生，不殺龍三，又豈能安慰學古兄的亡靈於九泉。」

「那你當初爲何祇斷他一手？」

「因他斷手後逃走，事後才知道，他藏在連蓮的轎中逃得一命。」

「所以，你也不欠連蓮甚麼了。」

唐耕心不以爲然，但不能立刻表達出來。

「你祇要和鳳妮結縭，也算報答了顏君山的療疾及鳳妮的救命之恩了。」

不知道爲甚麼，連蓮在他心目中的份量總是比鳳妮稍重些。

「司徒勤和顏君山各成全你的三成內功修爲，你尚未能充分利用，大風，來護法，我爲他行功導入正軌，收爲己用。」

大約四個時辰才算圓滿，嚴如霜語重心長地道：「你目前的功力，應該比龍不忘、華山的張克誠、辛南星，以及少林、武當、崆峒及丐幫等的長老及護法都可能高些。」

（未完・八）